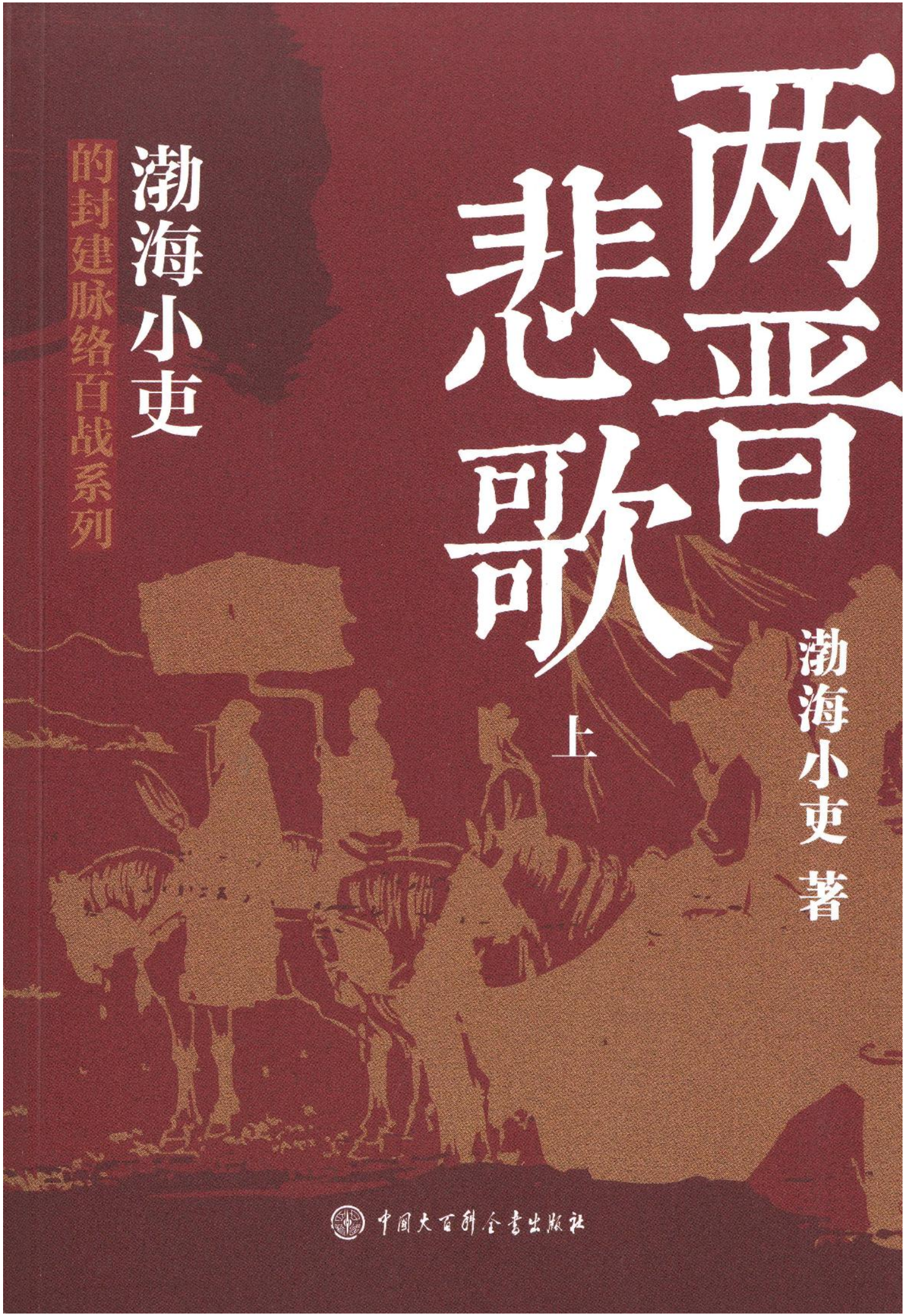
两晋悲歌

渤海小吏

的封建脉络百战系列

渤海小吏 著

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两晋悲歌

渤海小吏 著

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悲歌：全三册 / 渤海小吏著 .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9

ISBN 978-7-5202-1429-2

Ⅰ . ①两… Ⅱ . ①渤… Ⅲ . ①中国历史—晋代 Ⅳ . ① K23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71471 号

出 版 人　刘祚臣
策 划 人　赵　易
责任编辑　赵春霞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67
网　　址　http: //www.ecph.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3.75
字　　数　1081 千字
印　　次　2023 年 10 月第 1 版　2023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02-1429-2
定　　价　218.00 元（全三册）
审 图 号　GS（2023）3168 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 1 战　西晋平吴：十分伶俐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 / 001
第 2 战　凛冬将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长城内外 / 109
第 3 战　八王之乱：时无英雄显竖子，皇皇武德魂消散 / 199
第 4 战　永嘉之乱：“王与马”、石勒开始登场 / 307
第 5 战　石勒霸北：团结诸少数民族的密码 / 383
第 6 战　东晋立国：“光腚北士”与“散装江东”博弈下的门阀政治 / 469
第 7 战　王敦、苏峻之乱：走火入魔的门阀的自救之路 / 545
第 8 战　桓温灭蜀：桓家崛起的底蕴 / 633
第 9 战　石虎肆虐：超长待机的“狮驼岭”吃人算法之谜 / 667
第 10 战　冉闵屠羯：少年闵的奇幻漂流 / 735
第 11 战　桓温北伐：风云际会后的北国兴与衰，时运锁死下的南国天花板 / 797
第 12 战　雄主的膨胀之路：“开其慧”“助其狂”的两种选择 / 899
第 13 战　淝水之战：“摆拍仁主”与“网红门阀”的春秋笔法 / 989
第 14 战　兴复大燕：燃烧的北境，爆炸的关中 / 1047

第 15 战　拓跋珪复国之谜：揭开北魏被掩盖的历史 / 1101
第 16 战　参合陂之战：北魏与后燕的终极对决 / 1149
第 17 战　桓玄篡晋：早悟夜宴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 1237

上册目录

第1战　西晋平吴：十分伶俐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

一、“君权神授”的信仰崩塌 / 003

二、为什么政治人物要进行演戏般的表态？ / 025

三、为什么门阀在西晋开始走上巅峰？ / 036

四、当你重病卧床，会发现这世间有太多的算计与背叛 / 047

五、灭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058

六、为什么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 069

七、从头到尾推诿扯皮的党争之战 / 081

八、司马氏终极诅咒的炸弹安装完成 / 093

第2战　凛冬将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长城内外

一、算计一辈子后的可悲结局 / 111

二、螳螂捕蝉，“贾黄雀”在后 / 123

三、自古未见睦邻友好，满眼落后就要挨打 / 141

四、汉末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鲜卑的足迹？ / 153

五、为什么要小心身边的“盖茨比”？ / 163

六、数十万“弹药包”涌入中原 / 173

七、一个老对手的百年阉割之路 / 185

第3战 八王之乱：时无英雄显竖子，皇皇武德魂消散

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隔辈安排 / 201

二、妖后死，封印除，群魔舞 / 213

三、史上最强皇子造反天团登场 / 223

四、为何华夏的皇皇武德在西晋开始走向崩塌？ / 234

五、看一个人的行为逻辑，要从他的家族思维惯性入手 / 245

六、“精满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睡” / 256

七、所有咬死你的狼，都是你自己养出来的 / 269

八、刘渊吃透了政治运行的规律 / 283

九、神龙尽死，永夜将至 / 295

第4战 永嘉之乱：“王与马”、石勒开始登场

一、盛世与末世的落差，本质都是人才的差距 / 309

二、公元 307 年，三百年剧本框架的奠基元年 / 322

三、史上最传奇的奴隶登场 / 336

四、胡人版“刘备”的起家背景 / 345

五、石勒的招抚策略 / 355

六、匈奴版“八王之乱”开打 / 364

七、第三次会攻洛阳 / 374

第5战 石勒霸北：团结诸少数民族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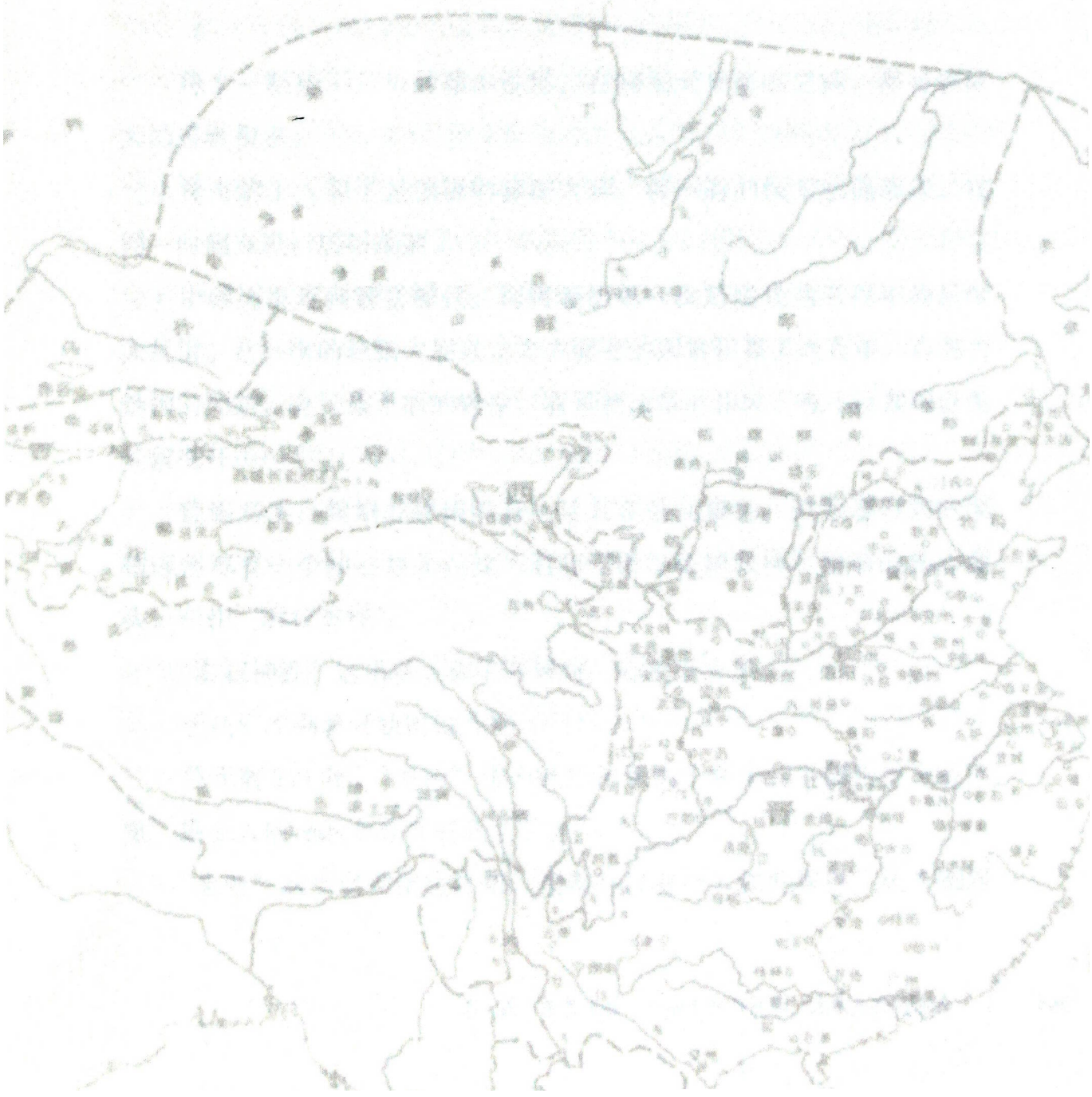
一、改变 4 世纪历史走向的三个月大雨 / 385

二、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剧本和秦汉帝国比起来少了那么多滋味呢？ / 395

三、全程魔幻的河北一哥之战 / 407
四、北方第一轮拐点出现 / 418
五、石勒的无中生有，刘琨的千古流芳 / 429
六、两晋之交唯一能够逆天改命的晋将是谁？ / 440
七、六百年纠缠对手，从此退场了 / 453

第1战

西晋平吴：十分伶俐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



一、“君权神授”的信仰崩塌

每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凛冬乱世，在暗无天日来临之前，都有着巨大的逻辑积累。

神奇的上天似乎是顶级的算法大师，将所有的线索收拢起来，在同一时间点进行层层爆破。

中国历史走到魏晋禅代，即将经历第一次跨度长达三百年的超级大乱世。这一次的超级大崩盘，方方面面的因素积累了六百年，有权力结构的死结、有民族矛盾的爆发、有军制改革的积弊、有小冰期肆虐的气候变迁……

确确实实，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万事万物的荣枯起落都有一个核心源头。这六百年“秦汉帝国政体”崩塌的核心源头，叫作“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这出戏，到了西晋时，唱不下去了。

让我们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吧。

公元前221年，“皇帝”这个此后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最沉重、最令人敬畏的专有名词诞生了。

“皇帝”这个名词诞生之初，其实并没有让人如此敬畏，让人感到

如此沉重，它只是对嬴政本人的雄才大略和不世之功进行了背书。

改这个称谓是嬴政提出的要求，他原话是：赖祖宗之灵保佑，我以个人之力兴兵扫平天下，现在那哥六个都被我打倒了，天下大定，要是不改个名字不足以标志这一阶段性的成功并传至后世，你们赶紧议议。[①]

众大臣的回答是：您有“平定天下”“海内郡县”“法令一统”这三大功，自上古以来前所未有，五帝都要靠边站，我们这群没文化的翻了好多资料，五帝再上面就是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了，三皇之首是“泰皇”，要不先凑合着用“泰皇”？

嬴政似乎预感这个词不堪大用，于是大笔一挥，删了“泰”字，再添个“帝”字，今后朕就叫“皇帝”。

嬴政用来炫耀自己文成武德、泽被苍生的这个名头，此时并不神秘，也没有排他性，更多的是对他顶级功业的冠名。换句话说，谁将来要是也有如此神功，谁也就有资格叫这个名头。

嬴政以五十岁的高龄离开秦国人民时肯定没想到，同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他已经过了更年期，有的人却刚到青春期，而且这个人仅比他小两岁。

大泽乡一声炮响，沛县刘邦在四十九岁高龄睁眼看世界，随后用仅仅七年的时间上演了古往今来华夏大舞台出演过的最浓缩最精彩的惊天大剧本。刘老三立下了顶级功勋，后来自然也用了嬴政发明的尊号——皇帝。

让我们把镜头推到公元前202年二月的定陶汜水之阳，再次推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举皇帝时的现场。当时大臣们表示汉王应该当皇帝，刘邦是这么回答的："我听说呀，当皇帝的必须得是好人，我不是好人，这岗位我不敢干呀！"

大臣们是怎么说的呢？"你从泗水亭长干起，一路平定四海，功劳太大了，我们知道你不是好人，但当皇帝跟是不是好人没关系，小小功劳的是王，大大功劳的是皇，这个岗位你必须干，我们很拥护。"①

"皇帝"在刘邦装蒜时候的借口是"贤人"，同意时候的硬件是"功业"。此时此刻，虽然"皇帝"这个名号已经很威猛了，但相对于"王"，仅仅是把剂量给加到头了。

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梦阳入腹"的"太阳王"刘彻降世后，"皇帝"这个名号的"编制属性"突然间起了巨大变化。

刘彻执政的五十年将整个中华大地炙烤得水分全无，服务于刘彻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和理论也全部集结、跑步靠拢，供他肆意收割折腾。

在诸多大才之中，董仲舒创造性地一脚将球踢到天上，构建了"天人感应"理论。"皇帝"这个名号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自此受命于天，是天老爷的代理人，跟功劳又没关系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刻，自此皇权开始神秘，开始专属，开始人为地阻断很多兵强马壮者的想象。

这套理论伟大在哪儿呢？它阻断了兵强马壮者觊觎皇权导致的功业内卷化！军备竞赛没什么意义了，别再想着胳膊粗拳头大就能立山头当皇帝了。

儒家也开始在这套理论中生根发芽，全方位服务于"君权神授"的这套政体：皇帝是天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孝敬爹的？所以在每年的岁

---

① 《史记·高祖本纪》：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如此沉重，它只是对嬴政本人的雄才大略和不世之功进行了背书。

改这个称谓是嬴政提出的要求，他原话是：赖祖宗之灵保佑，我以个人之力兴兵扫平天下，现在那哥六个都被我打倒了，天下大定，要是不改个名字不足以标志这一阶段性的成功并传至后世，你们赶紧议议。[①]

众大臣的回答是：您有“平定天下”“海内郡县”“法令一统”这三大功，自上古以来前所未有，五帝都要靠边站，我们这群没文化的翻了好多资料，五帝再上面就是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了，三皇之首是“泰皇”，要不先凑合着用“泰皇”？

嬴政似乎预感这个词不堪大用，于是大笔一挥，删了“泰”字，再添个“帝”字，今后朕就叫“皇帝”。

嬴政用来炫耀自己文成武德、泽被苍生的这个名头，此时并不神秘，也没有排他性，更多的是对他顶级功业的冠名。换句话说，谁将来要是也有如此神功，谁也就有资格叫这个名头。

嬴政以五十岁的高龄离开秦国人民时肯定没想到，同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他已经过了更年期，有的人却刚到青春期，而且这个人仅比他小两岁。

大泽乡一声炮响，沛县刘邦在四十九岁高龄睁眼看世界，随后用仅仅七年的时间上演了古往今来华夏大舞台出演过的最浓缩最精彩的惊天大剧本。刘老三立下了顶级功勋，后来自然也用了嬴政发明的尊号——皇帝。

让我们把镜头推到公元前202年二月的定陶汜水之阳，再次推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举皇帝时的现场。当时大臣们表示汉王应该当皇帝，刘邦是这么回答的："我听说呀，当皇帝的必须得是好人，我不是好人，这岗位我不敢干呀！"

大臣们是怎么说的呢？"你从泗水亭长干起，一路平定四海，功劳太大了，我们知道你不是好人，但当皇帝跟是不是好人没关系，小小功劳的是王，大大功劳的是皇，这个岗位你必须干，我们很拥护。"①

"皇帝"在刘邦装蒜时候的借口是"贤人"，同意时候的硬件是"功业"。此时此刻，虽然"皇帝"这个名号已经很威猛了，但相对于"王"，仅仅是把剂量给加到头了。

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梦阳入腹"的"太阳王"刘彻降世后，"皇帝"这个名号的"编制属性"突然间起了巨大变化。

刘彻执政的五十年将整个中华大地炙烤得水分全无，服务于刘彻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和理论也全部集结、跑步靠拢，供他肆意收割折腾。

在诸多大才之中，董仲舒创造性地一脚将球踢到天上，构建了"天人感应"理论。"皇帝"这个名号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自此受命于天，是天老爷的代理人，跟功劳又没关系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刻，自此皇权开始神秘，开始专属，开始人为地阻断很多兵强马壮者的想象。

这套理论伟大在哪儿呢？它阻断了兵强马壮者觊觎皇权导致的功业内卷化！军备竞赛没什么意义了，别再想着胳膊粗拳头大就能立山头当皇帝了。

儒家也开始在这套理论中生根发芽，全方位服务于"君权神授"的这套政体：皇帝是天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孝敬爹的？所以在每年的岁

---

① 《史记·高祖本纪》：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首皇帝得祭天，打仗之前也得祭天；你得跟天汇报，你得这样跟天汇报，我教给你怎么汇报……

汉武帝能够在五十年间把中华好羊群全都薅秃了还没出事，就在于“君权神授”极大降低了他的统治成本。

之前“皇帝”是人，是在黄老之学影响下进行七十年无为而治的人，皇帝找老百姓加税，老百姓就不开心。

现在“皇帝”不是人，是老天的儿子，他把老百姓家的房子拆了老百姓都得感到庆幸，没让他爹打雷把你给劈了就算走运了。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带有宗教性质，具有将组织成本极大降低的效果，而汉武帝当政时的“皇权”其实就已经具有宗教属性了。

董仲舒在帮刘彻低成本融资的同时也开了个后门，将这个理论更加完善化：老天爷这个爹也不是吃着你就向着你，你这儿子要是当得不好，导致民不聊生，你爹就降灾警告你了；你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知悔改，老天爷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①]

之前的“皇权”仅仅和功业挂钩，维度太单一，秦汉帝国政体的根基，其实是在董仲舒这里才进行了彻底地加固，然后定型的。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既让皇权开始变得稳定没人敢觊觎，使国民总内耗降低，同时又是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自古无不灭之朝，有德者居之，就算换了朝代，这套理论也可以循环往复地使用。

总之，天道在“德”，大家都把刀放下。

九十年后，王莽有德，最终全天下投票把他选出来了。他上位之后瞎折腾，迅速把德都败光了，于是王莽又被天给抛弃了。

强汉开国两百年，直到灭亡之时仍然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只不过

---

① 《汉书·董仲舒传》：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是皇帝的宝座换了姓王的。

天下豪杰痛定思痛，发现皇帝不能换，看来老天爷的儿子真姓刘，因为自打换了姓王的，天下人口十年时间就少了一半多。

所以各大豪族势力开始在各位刘姓后裔身上投票（除了自封的公孙述），哪怕是泥腿子出身的赤眉军也得选出来放牛的刘盆子当名义上的领导，要不担不住这天命。

最终刘秀这个终结汉末超级大乱的好孩子被老天爷“选”了出来。

刘秀的这次选秀成功，不仅挽救了天下百姓，挽救了“儒教”，更重要的是他给天下进一步夯实了这种理念：“皇帝”是姓刘的，别人担不住。

随后修修补补又是二百年。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政治体制也永远没有一成不变、长治久安的。秦汉政治体制在运行了四百年后，在人才选拔、军制改革、东西地域歧视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弊病。

小冰期的降临也使得胡马开始逐渐南下内附或侵袭，西北的百年羌乱让国家对百姓的盘剥日益严酷，士族高门和外戚宦官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自安帝开始的地震、水旱灾、蝗祸、瘟疫等种种天灾叠加在一起，使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随着汉明帝年间的佛法东来，佛法不但开始强烈启发中国的本土思想，也开始“中国化”。

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启发的道教率先从社会底层崛起，打响反对压迫的头炮！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什么君权神授，砸碎的是锁链，得到的是世界，起来斗争吧！

由于其他宗教的出现，“君权神授”这个“皇教”的链条在中原大地已经不再一家独大，越来越多的怀疑的种子被种下，并从底层逐渐侵

入高层。

怀疑不断蔓延，但这时炎汉武德仍然充沛，别管内部糟成什么样子，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黄巾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了。

照着这个趋势下去，虽不知路究竟会去往何方，但“君权神授”的信誉度大概率还能维持很多年。因为只要世家大族们还拱卫着皇权，只要台面上还都是“懂套路”的玩家，“君权神授”作为四百年政治遗产的沉甸甸的果实，一定会被保护得很好。

因为它意味着极低的统治成本，意味着无上的宗教权威！

懂套路的玩家会怎么保护“天命”呢？就是“天命”即便有变更，也不能靠打砸抢，而是要靠“禅代”给它接过来。

也就是说，还得是王莽那个套路，在地震、日食、刘家皇帝等的配合下，找老天爷办手续。

这个过程必须体面！

但是，在189年汉末第一大导演袁绍的惊天大剧本中，董卓一脚踹塌了已经存在四百年的皇权统治结构。董卓就属于“不懂套路”的玩家。

随后汉献帝在董卓西北军的七年凌辱下，历经长达一年落水狗般地东归并如叫花子一样流落到河东后，在朝廷开会时被当兵的倚着篱笆墙当被耍的猴看。这不仅让所有明眼人都看清了“君权神授”的真实面目，而且连老百姓都不信了，什么“君权神授”啊，“天子”都成要饭的了。

就算老天抛弃了汉献帝，也应该是那种“禅让”的官方仪式，汉献帝怎么让人虐得这么惨呀！老天这个爹不是这么当的啊！

最关键的是，凌辱天子的还是天下最没有德的流氓团伙。看来科学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还有待我们探索，至少“君权神授，德者居之”这个理已经说不通了。

董卓导演的“献帝流浪记”开始让汉末知识分子们生不如死，悲痛欲绝。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儒家经典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信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察举、征辟的方式又给了他们明确与稳定的政治出路，所以两汉的读书人通常没工夫展开深入灵魂的思考。用现在的一句话讲就是：带团队就一个绝招，绝对不能让员工闲着。

后来，在党锢之祸的二十年禁锢中，自成流派的士族圈子开始整天在无所事事中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思辨力：此时仅仅是皇帝无道，“天子”也许会换人，也许我们某个“修德”的儒家高门会得到上天的垂青，但“天道”是不会错的。

但是，汉末的瞬间大崩盘及汉献帝的凄惨遭遇让所有知识分子意识到，曾经的信仰和所学的理论可能是错的，巨大的灵魂暴击让汉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神经病”和“行为主义者”。

那个时代没能诞生写出《呐喊》和《彷徨》的鲁迅式人物，倒是在痛苦、惊惶、迷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口出狂言、嗜酒成性。

不仅信仰开始崩塌，三国年间的不断战乱和超级瘟疫也促使文化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生来众生苦，人间不值得。”

屠城不眨眼的曹操在脑子正常的时候能写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能描绘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的人间地狱。

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那场带走鲁肃、天不佑孙刘的超级大瘟疫中，建安七子全部报销。

刚刚当上太子的曹丕，本该意气风发，却变成了伤感的诗人，他回忆起过去的美好岁月，慨叹道："曾经我的那些朋友，现在都成鬼了，人间不值得啊！"①

曹植在《说疫气》里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那一年家家户户都在死人，全家死的一个不剩很常见，甚至全族都死的也不是少数。

死亡永远是促进人思考的最佳手段。

今天大部分人面对死亡是没感觉的，但死亡对少部分特殊的人会产生至少四种影响：

1. 痛骂老天，肆意妄为，透支人生。

2. 珍惜时光。

3. 反思自己，悔改做好人。

4. 思想升华，产生智慧。

上面四种影响，第一种是因为见识不够，而今天我们遇到"死亡"叩问之时之所以会有后面那三种想法，是因为"儒释道"三家融合后的中国化信仰观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法：

"儒"为你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法；

"道"为你提供了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解法；

"释"为你提供了人与万物甚至来世的关系解法。

平时就有大量阅历与思考的人会在面对死亡或目睹死亡后，借鉴并领悟出儒释道里的顶级智慧。

但在当时，刚刚经历了信仰崩塌的士人们在目睹如此多的人生无

---

① 《与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常后，在新信仰还没建立起来的空窗期，只能够思考到上面的第一种解法，因此就开始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这也是人的基因自我选择的结果。

《稀缺》这本书详细阐释过这样的观点：穷人家的孩子习惯把到手的东西迅速吃掉，富人家的孩子则相对有较强的自制力；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通常相对短视，富人家的孩子则更容易专注远期的长久规划。

这其实和环境资源的基因选择有关：资源少的人专注于当下怎么活下去，资源多的人专注于长期的稳定性。

当寿命这种资源越来越让人感觉到不靠谱后，再加上信仰的摇摇欲坠，人们基因的自我选择开始引导他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快活一天是一天”。

什么传统节操，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建功立业，都一边去吧！来吧，快活吧！自三国中期开始，醉饮、裸奔、玄谈、赌博、斗富等不务正业的行为开始大批量地出现于人物列传中。

每个“纵欲”为底色的时代，通常都是和信仰崩塌有关的。

兵荒马乱不可怕，家园毁灭不可怕，只要过去凝结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那个政治结构还在，曾经的国民认同感还在，就一切都能翻回来！

但是一旦信仰崩塌，所有人出现了精神的真空，那么亡国灭种就是大概率的了。这个时候，再想重回巅峰就要看老天爷是否再给你分配圣人及国家大运了！

也因此，在这个时代，以蜀汉为代表的最独特的草根奋斗者所担纲的三国精神才显得如此可贵！

在忠义被扔到尘土里的时刻，关二爷关羽千里寻兄，抛弃到手的功名富贵。

在努力被视作何苦来哉的时刻，汉丞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直努力到了生命的尽头！

与魏晋主流的巨大反差也让这两位的英魂最终洞穿了浑浊迷茫的汉末三国大网，使他们名动后世，永垂人间！

作为这个时代的异类，随着蜀汉这个富有“人味儿”的努力奋斗的小政权最终被主流收走，三国时代开始随着曹魏主流们的肆意放纵迅速奔向万劫不复。

魏晋那些坐天下而享福的“二代们”开始在老一辈的惯性下思考“我是谁”“人生在世意义为何”“人怎么就这么脆弱渺小”“怎样才能在精神上超脱满足”……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传统儒家学说中是很难找到答案的，再加上曹操时代立山头大搞“唯才是举”，对不合作的士族集团展开了冷酷无情的打击并予以全体消灭，从而形成了“一个声音”。

无论是希望政治宽松、言论自由，还是基于大乱之后需要与民休息，士族集团的二代们看到了汉初的黄老之治被“杂王道以霸之”取代，在时代背景下，道家思想在张角太平道的崩溃疗法后，以另一种哲学性的存在又一次来到了时代的舞台。

最开始的是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夏侯玄提出的“道本儒末”理论。所谓“道本儒末”，就是在重建的新的权威思想中，以强调个体的道家学说为主干，以注重社会功能的儒家学术为枝叶。

这个理论具体有什么意义就不拆开说了，主要说一下它在两方面的影响：

1. 由于各种各样的新奇理论开始在这个时代喷薄而出，所以士人们见面后总是要掰扯掰扯，看看谁的理论思想更先进。最时尚的游戏开始变为头脑风暴，双方在引经据典阐发新思想中唇枪舌剑，这也渐渐演变成了著名的“魏晋清谈”。

永远不能否定精神思辨的讨论对时代和思想的推进作用，但是，

还是要多做事情，在“扯淡”和“做事”之间，永远专注于“做事”。

因为好多事情，做着做着，慢慢就有头绪了，阶段性地沟通一下心得和方向，然后接着做。

当你干成一件复杂的事情，再回头看，和你当初设想的那个执行方案实质上很不一样了。

2. 由于提出新理论、砸碎旧框架的曹爽集团走得过于前卫，思想指导了行动，不管嘴上是多么地“贵无”，在利益上这个时尚团体可是一点儿没犹豫地向老臣们开抢，在私生活上更是一塌糊涂，天天纸醉金迷地大搞派对，代表性的就是曹爽在执政后期已经不满足于容易得到的女人了，连先帝曹叡的女人都给圈家里头去了。

司马懿最终咸鱼翻身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被一点点培养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懿的接班人司马师虽然前半生一事无成，但曾经和这帮人打得火热。

曹叡在位期间，曾针对这帮天天扯淡不做正事还奢侈无比的时尚达人进行过专项打击，时称“浮华案”。

曹叡的思路相当清晰，将这帮思想家全都清扫一空。

能够硬刚巅峰期汉丞相诸葛亮的曹叡心里明白：非主流诞生的意识和思想绝对得和政治分开，无论你搞出了什么高级哲学，我都得看看能不能服务于我的政治大厦，能用就逐步地引进来，不能用就到一边去，别到台前来掺和；如果你的所谓哲学在民间影响大了，我还是得剿灭你；你爱故作高深，爱语出惊人，那也请一边待着去。

在曹爽时代，这帮思想家又回来了，何晏等人不仅将扯淡带进了上层建筑，还代言推广了嗑药的丑陋行径！

嗑的这个药叫作“五石散”，也叫“寒食散”，之所以又称为寒食散，是因为服散后一定要吃凉食、睡凉地、洗凉水澡、穿薄衣裳。

五石散最开始是作为药用的，对于特定的病症是有疗效的，但作

为刺激性药品是从何晏开始的。[①]

五石散的组成成分属于大热，从吃完它后洗凉水澡恨不得光屁股才好的那通折腾劲儿，大家也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药。

《晋书·皇甫谧传》中记载，皇甫谧吃了五石散发散不当，天寒地冻也不能穿衣服，三九天吃冰降温，皮肤肿胀溃烂，被折腾得想自杀。

难道单纯是这帮人浪得难受吗？肯定是有什么疗效！这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录的何晏的故事讲得很明白了。

1. 何晏“耽声好色”。

2. 吃完这药，“体力转强”。

3. 吃完这药，“心加开朗”。

说白了，何晏就是奔着兴奋剂的功能去的。

回想一下，曹爽被司马懿惊天逆转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满世界安放不下他了，他全家组团旅游的规律已被司马懿纳入了政变规划，其实这也和所谓“正始之风”没有节制性地无边放纵有着巨大关系！

五石散对身体是有巨大危害的，所有毒品对身体都是有巨大危害的！延伸一下，所有的成瘾性食品都是有巨大危害的！再延伸一下，所有支持放纵自己欲望的人、事、物都是有巨大危害的！

长期服用五石散，会出现“舌缩入喉，痈疮陷背，头痛欲裂，腰痛欲折，腹胀欲决，心痛如刺，百节酸疼”等诸多症状，基本上这个人的寿命是不长久的。

推广者何晏吃药吃到最后就是“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就算司马懿不杀他，他也已油尽灯枯了。

---

① 《诸病源候论》：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言仲景……及寒食之疗者，御之至难，将之甚苦。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高级的爱好与风气通常都是从顶层流行开的，人们会迷信上层建筑的生活方式。何晏作为曹爽时代政治与思想界双高峰的巨星，将嗑药的丑陋行径通过哲学的包装迅速推广开来。

单纯的毒品并不可怕，在道德的约束下受众永远只是极小部分人。但是毒品如果被包装成了时尚品，对社会的摧残就将是毁灭性的。

整个社会风气由于种种不良的引导，开始渐渐将秦汉贵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上马杀敌建功、下马治国安民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尚武勤学的气质给扭转了。

想我炎汉锦绣文治，皇皇武德，君子行健，自强不息，可最近半个世纪浓度极高的天翻地覆，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信仰开始崩塌，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一泻千里！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正始之风的代表何晏、丁谧、邓飏、毕轨等一大帮人被司马懿弄死，创业一辈子的司马老爷子夺回了已被带偏的最高政权。

时代貌似要回到正轨了吗？并没有！社会风气不仅没有扭转，司马家反而成了这几百年积弊的总催化剂！

华夏民族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寒冬，从司马家的缺德中款款走来了。在经历了父子三代谋国的道路后，司马家看似扫平了所有的障碍，终于要成功了。

弑君的司马昭在灭蜀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将魏国最后的过户手续办齐。老爷子司马懿熬死曹魏三代高水平领导并在高平陵之变中奠定了家族基业，在死前还平定了另一个老臣王凌的叛乱，解决了淮南第一叛。

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顶住了吴国几乎与他同时上位的大能人诸葛恪的攻击，先败后胜，按下了东吴的反扑，随后灭异己、废天子、平淮南二叛，将篡国大业由司马懿老爷子那辈的草图升级成了蓝图。

司马家族几乎所有的理论基础与实力安排，在司马师这届班子中基本已经完成。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在父兄两代人留下的班子的拱卫下平定了淮南第三叛，弄死了当时势力最大的自家亲戚诸葛诞。

此时此刻，曹魏这匹三国时代的头马，要成为第一个被灭掉的了，眼看就要死马仔手上了。

但是，曹家的血脉不认输！

曹髦成了极少数王朝末年傀儡木偶中的血性爷们。他不光激素水平高，脑袋瓜子还转得快，在已经成为死局的棋盘上自杀求变，二十岁的孩子导演了“献祭版”的“珍珑棋局”！

司马家的大局已经定了吗？

曹髦胡乱下棋，将自己的这条命作为终局白子，放在一块已被司马家的黑子围得密不通风的白棋之中。

曹魏的这块白棋尚有一气，虽然司马家的黑棋随时可将白棋吃净，但只要黑棋一时无暇通吃，白棋总还有一线生机，苦苦挣扎。

曹髦用自杀的方式走出了自己的终局之棋！

公元260年五月初六夜，曹髦布置了A计划。

冗从仆射（宫中侍卫主官）李昭等接到命令开始部署甲士，准备趁第二天朝会干掉司马昭。结果转天却下起了大雨，有司奏事改日子了，天不佑曹魏！（详情回看《三国争霸》。）

曹髦最开始的计划一直被人们忽略了。他是想在殿中安排死士，趁着司马昭上殿的时候搞死他。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曹髦的希望浇灭了。因为一夜也许能够保密，但更长时间的保密工作就太难做了，隔墙有耳，人心难测，时间越久，情况越复杂。

曹髦随后使出了献祭的大招！

曹髦后面的所有行为逻辑，根本不再是奔着找司马昭拼命去的，

而是尽最大可能去扩大影响！

曹髦对铁杆的司马系眼线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要去弄死他！"随后又把消息嚷嚷到了司马家的战略合作伙伴郭太后那里。

曹髦的这一整套打法，就是让宫中所有人都去给司马昭报信。随后，曹髦敲锣打鼓地杀出了皇宫。

曹髦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影响搞到最大，让局面彻底不可收拾！

随着曹髦勇闯云龙门，中国历史第一阶段的最大变量出现了：本该暗箱操作的政治博弈变成了现场直播，天下最大的法人代表被当街捅死。

到司马昭掌舵时，司马家布局篡位已经十多年了，司马昭对于篡位这局棋的各种变化均已烂熟于胸。曹家随着越来越小的能动性，不论怎么蹦跶，都已经挣脱不出他编织的牢笼。

结果曹髦闹事搞直播，还直播自杀，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从来没见过政治中有如此解法。

但当曹髦勇闯云龙门、喋血洛阳城后，人们发现曹魏本该必死的珍珑棋局顿时开朗起来，司马家的黑棋虽然依旧大占优势，但曹魏的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了！

曹髦自始至终都是奔着求死去的，他用自己的死，给司马家下了一道诅咒！司马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撬掉曹魏的江山！

司马家撬掉曹魏江山的途径只有一个，叫作"承接天命"，但前提必须得是司马家德行很高，功德很大，老曹家不怎么样。

所以老天才让你承接天命做天下的主人，结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弑君，这还怎么接这个天命？

司马昭肯定是篡不了国了，等他死后，他儿子还有司马懿、司马

师、司马昭这三位的影响力吗？

司马氏建国的步伐就此停滞，司马炎此时仅二十四岁，无任何政治资本。司马孚一脉和司马懿一脉针对以后的权力分割很有可能图穷匕见。

这种局面，将非常有利于曹家伺机重新恢复皇权。只要司马家不封公建国，没办法名正言顺地将政治权力以遗产的形式传下去，那么曹家的皇族就仍然有机会。

霍光这么牛，死了之后刘病已恢复皇权成功；东晋这么弱，但世家大族彼此制衡；桓温那么强大，但只要他死前九锡没加成，谢安就有机会将头把交椅给抢回来！

本来司马家快成死棋了，司马昭没几年寿命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司马昭生生地再上难度，极富戏剧性地拿下了整个曹魏骨子里最怵的蜀汉，算是渡过了这次危机。

每当回看二士争蜀的全过程，总会慨叹历史的神奇。上天似乎不希望汉民族永远占据着舞台的中央，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也需要雄起的剧本和舞台。

秦汉帝国四百多年，走到了司马家篡位时，已经将乱世崩塌的剧本完成了。司马氏的“晋”国，自创立之初就是超级瘸腿的“独脚兽”公司。

所谓“第一帝国”的“君权神授”，几百年演化下来得到了治理中华大地的三条大粗腿：德、忠、孝。

“德”是总纲，一切合乎规矩与礼法、合乎事物运行规律的都统称为德。

“忠”是对官僚机构的控制手段。无条件地服从领导，皇帝才能够最大程度、最小成本地控制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孝”是对整个国家基层的控制方式。你得孝敬爹妈，听从老人

言，才能将大量的事情在家门内解决，从底层的毛细血管完成整个国家的自我整合。

德、忠、孝，这三条大腿，帮助中华大地实现了最小内耗。

天命有主，神圣不可侵犯，乱臣贼子会心虚，老百姓会臣服，皇帝只要差不多就能接受，皇帝就算是神经病也不见得皇家每一代都跟得了狂犬病一样（还真的有），忍忍也就过去了，这样整个社会稳定的根基就不会变。当国有忠臣，家有孝子，整个社会就能够平稳地走下去。

结果司马家在谋国的道路上将所有不可控的因素全都玩砸了。除了“孝”表现得还算没捅娄子外，“忠”就别提了，“德”就更缺了，当街弑君更是将“君权神授”这个统治基座彻底轰塌了。

天命自此不再神圣！

在司马家谋国之前，有过两次禅让。这两次禅让其实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天命的神圣。也就是说，只要核心体制的大厦根基没被推翻，后来者都能继续按照原有的政治逻辑走下去。

王莽自不必说，别看他后来十五年祸乱天下，但他在上台前，确确实实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军队打底，通过民选上台的皇帝。

曹魏代汉，从天命的角度来讲，可以包装成替天行道。因为东汉最后一百年是持续性地不可救药，最后的群雄割据，其实就是各阶层认为老刘家早就该让位了。尤其当195年西北军阀内战后长达一年的献帝东归，更是扯掉了汉王朝最后的遮羞布。

曹操这个奉天子令不臣的军阀，其实是当时维持住天命论不堕的最好的过渡人。

当时的大汉遗老虽然心中不接受曹家代汉，但确实认可天命另授。尤其是曹操在汉家的名义下缝合了天下，这就给出了自圆其说的另一种可能：老天选了曹魏做下一任接班人，但同时给了“旧天命”一个

体面，消灭了各路蠢蠢欲动的“山寨天命”，权力的过渡也是在“新天命”和“旧天命”和平交接的仪式下完成的。

天命还是有所归的，不然打着刘家招牌的曹操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看来“天命”可能需要这样过渡一下的。

汉献帝晚年的待遇还是挺好的，董卓的出现对汉献帝来说可能就是个磨难。

本来曹操建魏时好不容易将“君权神授”的天命打马虎眼给糊弄过去，结果司马家上来就把桌子掀了。

曹家干得好好的，国家平稳，百姓安定，司马家却趁着曹家的接班人总是在壮年就死去，导致后继乏人，在洛水发誓后一把攥住了曹魏的命脉。

这其实无所谓，外戚专权的时代有的是，但司马家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如果说在司马懿和司马师两代谋国阶段，“君权神授”还有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话，那么在司马昭时就彻底没有了。因为司马家的铁拳连天的儿子——皇帝都敢杀，杀完后，司马家居然没受到惩罚，而且还即将成为天上派下来的下一任皇帝。所以，这就让很多后来者受到了启发。

最关键的是，这个启发是面向全民族、全阶层的，这点相当重要！

后面“五胡”的首领们自封皇帝的时候腰杆都硬着呢！在司马家篡权之前的几百年，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敢动当皇帝的心思呢？吓死他！

“天命”真的不神秘，不是上天指派的，老天爷也从来不是个好爹，那是糊弄人的，是大拳头为之的。看来，天命是扯淡。

既然是扯淡，那司马家就不再是大臣们的信仰了，而是奋斗目标！

凤凰是高贵的，是供人遐想瞻仰的。而一旦凤凰落难，那就不如鸡了。因为鸡就是鸡，不是所有人都对鸡有兴趣。但是凤凰不一样，所有人都是梦想把凤凰当鸡消遣一回的。

天命不神秘了，忠诚不值钱了，也就是说，拢住官僚集团的最关键一环掉了。

当然，不是说就一定拢不住了。只是成本开始变得极高，大臣们各种各样的野心再也压不住了。

比如说，几百年来都在宣扬忠臣，西汉时周勃父子两代人在不同的时代分别挽救了危亡的大汉，虽然最后周亚夫死得憋屈，但后世对其是高度褒扬的。

霍光废了皇帝，虽然他的子孙作乱，但他这个人对于大汉来说是砥砺忠臣、擎天巨柱，最终在麒麟阁十一功臣的排序中，霍光居首。

张骞越狱，苏武牧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都不失汉节。

班超孤身于万里之外，在几乎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将西域捋得明明白白，到老了他叶落归根，回到了长安。

这一个个忠臣良将，是如符号一般的榜样，激励着后世的臣子们忠君爱国、为民操劳、明言直谏、守土安民！

很多时候，天子的一句“爱卿真乃国之栋梁、社稷之臣矣”，对于很多臣子来讲，比任何物质享受与爵位封赐都要更有效果。

到了司马氏，“忠”字就别提了，因为天命都让司马氏捅死了。让大臣效忠司马氏？不可能！

所以名头响亮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那个年代能写出反讽的《大人先生传》，阐明了如下经典的道理：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君主制自从存在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兴起暴虐，官僚体系确立后乱臣贼子就开始产生。

“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所以统治阶层创造礼法，一层一层地束

缚被统治的人。

“欺愚诳拙，藏智自神”，欺辱、诳骗愚笨的百姓，隐藏那些智慧的、核心的做事方法，显得自己像神一样。

“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强者天天睁大双眼不放过霸凌弱者的机会，弱者天天憔悴无奈地服侍他人。

“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高官装得很廉洁却个个贪污腐败，心如蛇蝎却貌似仁义忠良，罪祸当头不知悔改，幸运遇到贵人则骄傲自大。

……

活得不能再明白的阮籍对几百年前形成的礼法虽然耳濡目染，但不再搭理，天天喝酒。刘伶裸奔喝酒，那更是千古知名。嵇康因为不想搭理司马家，最终却被他不想搭理的钟会害死，潇洒弹完绝唱《广陵散》后从容赴刑。

活明白的孤独与不妥协的另一面，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王戎投入司马家的怀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情操。主义既然都已虚无，人生还有物质可以追逐。千万可别提什么道德情操，什么高风亮节，拿钱来吧！

那个时代看着司马家因为胳膊粗拳头大而拿下天子之位的见证者，基本都在做两件事：一边开始衡量自己家什么时候也能变成司马家；另一边则加入相当罕见的在王朝初年就开始全社会普遍道德滑坡及奢侈堕落的大军！

任恺可以说出狂到没边的话：“这顿饭一万钱实在是太便宜，我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有能下筷子的菜！”

王济和王浑打赌都是千万钱起步的，他还在家里用钱铺地。有一次，王济请司马炎到家里吃饭，司马炎觉得有道菜新奇，王济说那是用

人乳蒸的。

但与石崇相比这些都是小把戏了，这个时代奢侈的最大名头非石崇（西晋大臣石苞幼子）莫属。他家厕所的豪华级别我们可能在相声里有幸听过，厕所叫听雨轩，里面常备十多个女仆伺候着，上完厕所必须把旧衣服扔了，换新衣服才能出去。

在石崇家喝酒有规矩，一大堆美人在边上伺候着，美人斟酒客人要是不喝，石崇当场就让侍卫把这个美人杀了，因为不能惹他不高兴！

最著名的，是他和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斗富。

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的锦步障。

王恺输急了，他的皇帝外甥司马炎开始发力，赐给王恺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让他去石崇家显摆；石崇看了一眼就给砸了，并说别着急我赔你，然后拿出了好几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

真是荒谬的时代啊！

司马家在立国之初，统治需要的两条最粗的大腿已经折了。当然，司马家的统治还有“孝”这条大腿，但对不起，只有“孝”是不够的。因为人人确实都要孝顺自己的爹，但司马家却不是所有人的爹。

万物，有因必有果！

你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就必然会结出那样的花、果。恶之因，会盛开恶之花，最终结出恶之果。

司马家在烈火烹油后即将面临中国历史上最为可怕的因果报应！

司马昭灭蜀后面临立谁当接班人的问题，他有两个选择：大儿子司马炎，二儿子司马攸。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选择？不是嫡长子继承吗？没错，但这两人都是他的嫡长子。

有点儿乱，解释一下：老大司马炎，是司马昭这房头的继承人；老二司马攸是司马昭亲生的，但是过继给了他哥哥司马师作为继承人。

司马师很能干，但没有儿子。

司马师不是没能力，他的第一任夫人夏侯徽虽然二十三岁就死了，但两人却一连生了五个闺女！夏侯徽死后，似乎也带走了司马师的某些能力，他再也没生出个一男半女来。

拥有毋庸置疑的继承顺位的司马师却生不出儿子，成了司马家族遭到的第一个报应。

后面则开始了环环相扣的反噬。

史上最为神奇的家族互杀剧本拉开了帷幕……

二、为什么政治人物要进行演戏般的表态？

司马师在司马家族的创业道路上是毋庸置疑的接班人，为了明确统序，司马懿做主将司马昭家“年龄正好”的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

司马攸被过继给司马师后迅速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王凌淮南一叛，司马懿领兵出征时唯一带着的孙子，就是这个司马攸。

此役过后，司马攸获封长乐亭侯。

史书上说司马攸从小就被看出来比他大十岁的哥哥司马炎有出息，深得司马懿的器重。[①] 真的是三岁定八十岁，司马攸出众到如此程度吗？从司马炎后面步步为营的从政表现来看，此时十五岁的司马炎绝对要比仅仅五岁的司马攸更有成才的潜力。

司马懿是那个时代的顶级人精，之所以在人生最后几年不断给司马攸这个小孙子抬轿子，其实就是自己钦点、敲定了第三代接班人，明确了统序，免得将来自己家族出现内耗。

第二代接班人已经明确，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无论是继承顺序还是个人能力，都没得说。

---

① 《晋书·齐王攸传》：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

第二天就要政变，策划的是全天下风险最大的阴谋，如果失败大概率会被全家灭门，但司马师照样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心理素质，中国几千年来可没看见几个人有。

为什么说仅仅几岁的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是“年龄正好”呢？因为司马师此时不过四十出头，配上司马家的长寿基因，等司马师离世时司马攸肯定已经年富力强。

并非司马炎不出色，只是此时司马攸已经长大了，过继过来没几年就会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亲爹和宗法爹之间永远会有隔阂，难保后面不会在统序上出问题。所以司马懿早早地就把几岁的司马攸带在身边进行各种点拨与提拔。

司马懿希望自己的基业在大儿子这一脉中发扬光大。二儿子司马昭对他最大的孝顺，就是给他大儿子司马师生了个好儿子。

一个袁绍版本的故事貌似要再度上演了，司马攸这个过继来的孩子很有可能像当年的袁绍一样，占据整个家族下一代的大多数光环。

司马攸跟袁绍相同的地方在于，宗法爹死得都早；跟袁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家的家业比老袁家要大得多。

255 年，司马师平淮南二叛后病逝，司马攸年仅十岁。

权力过渡到了司马攸的亲爹司马昭手上。司马攸的前途看上去仍然有希望，毕竟司马昭是他亲爹。

司马昭一上来也虚情假意地将自己定位成一个看摊子的，向大臣们表示：这是我哥哥的天下，将来得把基业传给司马攸。[①]

无论司马昭是不是这么想的，他当时都必须这么说！因为他哥哥司马师的威望太高、功劳太大，他要是不这么讲，就根本没资格执政。

---

① 《晋书·武帝纪》：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

因为他三叔司马孚的资历和实力让人相当有想象力，他必须说自己作为弟弟替哥哥看摊子才能把所有人的嘴堵住。

十岁的司马攸在自己宗法爹司马师的葬礼上哭得非常悲伤。葬礼过后，司马攸袭封舞阳侯，然后孝顺服侍自己名义上的母亲羊徽瑜。

看见了吗？十岁的孩子就能把好多成年人都演不好的戏演好，这真不是一般的孩子。

司马攸成人后性情温和、亲近贤才、乐善好施、博学多才，一个完美少年的人设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名声比他亲哥司马炎要好很多。

司马攸历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十八岁的孩子在治军上相当有一把刷子，史载“绥抚营部，甚有威惠”。

这可不是瞎编的，因为后面他哥哥对他动手、削他兵权时，他手下的士兵可是敢站出来闹事的！

司马家真是代有才人出。继司马懿生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两个厉害的儿子后，司马昭也生了两个厉害的儿子。

说完弟弟司马攸，再来说说哥哥司马炎。司马攸的亲哥哥司马炎也是个棒小伙子，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外形，一个是岁数。

司马炎像刘备一样生了一双大长胳膊，双手过膝，有帝王相，这成了司马炎上位的广告。

内在的，是司马炎比司马攸大十岁。在司马昭接班司马师的时候，司马炎二十岁，司马攸十岁。

随后的八九年，司马炎开始接触大臣，打造班底，司马攸则刚刚进入青春期。在司马攸展现自己是棒小伙子的情况下，同样很有韬略的司马炎也表现出了“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的靠谱接班人潜质。

这个年纪和这种性格，让司马炎获得了很多大能量的士族大咖的拥护。

264 年，司马攸由舞阳侯被改封为安昌县侯。“舞阳”是当年司马懿的政治标志。随着司马攸“政治储君”的爵位被换，信号其实已经放出来了。

转过年来，265 年，三十岁的司马炎被正式册立为接班人。家族里的长老们和朝廷上的大臣们对于司马炎上位这事基本上都是拥护的。

在中国，爵位名号、特殊官位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皇帝对你是褒奖赞扬、锻炼培养还是哪儿凉快在哪儿待着，通常能从对你的封爵名号上体现出来。

因为司马炎性格宽厚，人也更成熟，他的继位能使政权过渡更加平稳、使各个利益团体的利益得到保障。

二十岁的司马攸，就这样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天下。不过司马攸这个孩子真不得了，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支持亲爹决定，拥护哥哥司马炎，继续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一般来说，任何时候，有个年龄差十岁、会来事还能干的好弟弟，对哥哥来讲都应该是幸福的。但司马炎对自己这个成熟能干的弟弟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

他倒真希望自己的弟弟是个标准的富二代：玩物丧志、过奢侈生活，没人逼着上进。

265 年，司马昭逝世，司马炎继位。

弟弟司马攸给他扔过来第一个难题。按理说，此时此刻，司马昭已经不是司马攸名义上的爹了，而是他的二叔。就算是他的亲爹，他们爷俩感情好，他对司马昭的逝世也不能表现得太伤心。这个哭得死去活来的秀要留给哥哥司马炎去做。

但司马攸却在居丧期间过度悲伤，甚至超过了礼节的规定，好几天水米未进，大有亲自送老爹一程的架势。亲娘王元姬哪能让司马攸这样做呢，司马昭死了不能再搭上个儿子，于是亲自下场逼司马攸

吃喝。[①]

你说你这个“侄子”让亲儿子司马炎怎么办！司马炎表示，我要居丧三年！这就很尴尬了，如果真要居丧三年，难道大臣们还要等他三年不成？赶紧即位，我们都等着封赏呢！

八月，司马炎“无奈”接班，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晋这个出生即夕阳的国祚，正式开始了它黑色幽默的篇章。

司马炎暂时还顾不上这个上进的弟弟，他有很多事情要办。

虽然他在众多利益集团的拥护下完成了承接天命的开国大业，但此时三十岁的司马炎算是开国之君中相当弱势的一个。（要不是考虑到顺治皇帝，我就直接写最弱势的了。）

整个代魏建晋的过程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出征或镇守地方的经历，所有过户的关键步骤包括灭蜀封王、开建五等、制定礼律、建天子旌旗、建晋国百官等都是他爹司马昭走的程序。

司马炎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而且司马家在取代老曹家的整个过程中，砍掉了至关重要的两条大腿，根基相当不稳固。

腿不够，利益凑！他要用大量的利益去安抚、示好拥护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分两方面：自家人和外姓人。

司马炎做出了如下安排：

对于自家人，封王。司马家开国，靠的是整个家族的力量。老爷

---

① 《晋书·齐王攸传》：居文帝丧，哀毁过礼，杖而后起。左右以稻米干饭杂理中丸进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若万一加以他疾，将复如何！宜远虑深计，不可专守一志。”常遣人逼进饮食。

子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虽然带了两个儿子，但司马昭其实都排不上号，三号人物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

司马孚和司马昭同时知道消息，随后司马孚毅然决然地把脑袋别裤腰带上跟哥哥司马懿玩命去了。

家族第二代掌舵人司马师初掌大权时，吴国的诸葛恪第二次率领二十万大军倾国而来伐魏，司马师自己没上，也没有派弟弟司马昭，而是请处于大坎儿之年的七十三岁的叔叔司马孚莅临寿春指导抗吴。

司马孚到了前线后，拿出家传绝学的“拖”字诀，合肥前线的将领们更是因为人质制度而拼命抵抗吴军。吴军被拖得兵疲师老，且当时瘟疫流行，不得不退兵，最终司马孚的阻击任务圆满成功。

255 年司马师死，姜维领蜀兵数万攻陇右，雍州刺史王经战败，家族第三代掌舵人司马昭还是祭出了老法宝司马孚。七十六岁的司马孚又一路奔波到关中，领诸军。

司马孚一出现在关中，军心迅速恢复稳定，不久邓艾把姜维耗走，司马孚回洛阳交差。

260 年，司马昭导的戏崩盘了，受害者曹髦被杀，在全都傻眼的情况下，又是司马孚第一时间前往事发现场，将曹髦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大哭道：“让陛下被杀是为臣的罪过！”[①]

不要总说政治是虚伪的，是虚情假意的，特殊的行业有特殊的规矩和套路！政治人物遇到很多事之所以都需要去演戏，是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表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意义！

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政治上的表态是假的，但政治人物为什么还是要去做呢？有两个原因：

---

① 《晋书·安平献王孚传》：及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

1. 面向低认知水平的人群。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认知水平，所谓的作秀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看来是真情流露。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经过引导就跟着走的，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无论多么低级的骗术，永远都会有大量的受害者。

2. 向每个明白人和每个利益集团表态，我是不会撕破脸皮的，我是有政治套路与打法的，我是有底线、可预判的。

曹髦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这是历史走到那个时代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公关难题！天子说你是反贼，然后被你弄死了，你打算怎么办？

按照董卓的打法就是天子被弄死就弄死了，这皇帝早就该他来当！但这是低级别的军阀思维，这样会有两个负面影响：

1. 绝大多数的利益集团不会跟他合作、跟他走的，因为他是个神经病。

2. 他从此一脚踢开已经演化了五百年的政治名分，以后他就和所有的利益集团与高门大姓在同一个水平线了，不就是看谁的胳膊粗嘛！

司马昭虽然大错已经铸成，但他必须得想办法承认“天命”的正当性，因为他需要靠着“天命”的名分去低成本地统治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千万的国家。

捅死曹髦后，司马氏辈分最高、功勋最大的司马孚站出来了，代表司马家进行政治上的作秀，就是对低认知水平人群和高认知水平精英的一种政治表态。

对绝大多数的“不明白人”，司马孚表达了弑君是意外，是小角色成济干的，不关司马家的事。这算盘打得精明：就算司马昭倒台了，我司马孚还是干净的，我司马家还有余地。

对一些“明白人”，司马孚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政治结构与天命我

们家是认可的，是不想砸烂推翻的。曹髦剑走偏锋与我们家玩同归于尽，我们家这是没办法！

光哭还是不管用，紧接着还有巨大的难题要解决。曹髦说司马家是反贼，所以必须把曹髦的行为定性为十恶不赦，才能让自家的执政从合法性上持续下去。

司马氏的盟友郭太后明白司马家的困境，下令将曹髦的葬礼定为草民级别，打算草草地埋了。但要是真这么干，司马家就没法混下去了，这手段实在太卑劣了。可如果不对曹髦的行为进行严厉定性，天子讨伐的乱臣贼子又何以自处呢？

最终还得是司马孚出面打圆场，将可怜的曹髦改以王礼安葬。这样司马家的统治在法理上是说得过去了，对全体阶层的人也有了一个交代。

无论是否出自真心，司马孚以他的威望和辈分，代表司马家完成了最凶险的一次公关。

但是，从司马昭的角度来看，这又是极度尴尬的！没他三叔司马孚，这关他铁定过不去！他三叔这通表演后，就更衬托出了他是笨蛋，司马孚拿走了大量的政治分。也因此，此后无论大事小情，司马昭再也不让司马孚露面了。

基本上，司马孚在司马家每次的关键时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超强能力与持久待机甚至让人难以评价他和司马师之间的功业高低。

不仅司马孚本人于晋有大功，他的子孙也对家族出力甚多。比如他的次子司马望。

司马望被司马孚过继给了司马家罕见早死的“司马八达”之首司马朗。司马望随司马懿平过淮南一叛，后来由于姜维的不断闹腾被安排到了西北，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镇抚西北八年之久。作为曹魏关中的大梁，他一直没让姜维占到便宜。

后来年年“打大牌”的姜维在蜀中因谯周的文学作品引发的负面舆论而受到限制，魏国对西北基本放心了，司马望回到朝廷被拜为卫将军，领中领军，掌管禁军。

司马炎篡位成功后，仍然需要司马家的人站在最要紧的岗位上拱卫政权，司马望因资历成了军事一把手，所谓“宜登上司，兼统军戎，内辅帝室，外隆威重，其进位太尉，中领军如故”。每次东吴搞点儿小动作，都是司马望带着中军去督阵。

司马孚的三儿子司马辅，后来徙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四儿子司马晃为长水校尉、南中郎将，后来出为镇东将军，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

别的房头就不说了，要紧岗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司马家的。关键位置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位置还得是自家人，这其实也为后面幻想篡权的乱臣贼子开出了一个标准配置：家族的人才水平要足够高，足够达标！

最终司马氏三代人谋国成功，背后的基础是老前辈司马防当年出品了高品质的“司马八达”系列。在谋国道路上，司马氏家族的多人在诸多重要的岗位上都顶在了第一线，并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到了司马炎这里，谋国终于成功了，于是各房头的贡献也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你篡位了，意味着从今以后你是君，我们都是臣，司马家创业的最大股份和红利让你抢走了！没错，你们房头是主营的，是出力最多的，但没我们这帮兄弟，你不是也不灵嘛！

尤其是司马昭的伯伯和兄弟，到了司马炎这里就变成爷爷和伯伯了，司马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好自己的这帮家人。

于是，史上最大手笔的开国封王出现了。司马炎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个王！

从房头上来讲，要按司马懿这一辈人来算。

老大司马朗这一支有三人封王：继子司马望和司马望之子洪、桃。（其实是司马孚出品的。）

老二司马懿这一支有九人封王：包括司马懿六子幹、亮、仙、骏、胤、伦以及司马师之子攸，司马昭之子鉴、机。

老三司马孚一支，共有七人封王：司马孚本人，以及其六子辅、晃、瑰、珪、衡、景。

老四司马馗一支三人封王：权、泰、绥。

老五司马询一支一人封王：遂。

老六司马进一支两人封王：逊、睦。

老七司马通一支两人封王：陵、斌。

老八司马敏没捞着。

总体来讲，还是以司马懿和司马孚这两支为主，算上老大司马朗房头的三人，总共有十九人。

这二十七个王中，作为司马炎真正铁杆力量的，也就是他爹司马昭亲生的司马鉴和司马机。

司马攸就算了，这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司马炎自己的子孙都还小，所以在家族按功分红的此次封王中是不能参与的。毕竟，司马炎本人当了皇帝就是得到最大的红利了！

这二十七个王中，是有等级的，邑两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一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两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

具体谁被分封为什么王、分了什么国，就不介绍了，总之，这二十七个王是足够多了。不过不用担心这二十七个王让我们傻傻分不清，大部分王都是道具般的非玩家角色，没必要记住，真正的主角不多，主角出场，自然会让人印象深刻的。

但在这里申明一下，封这么多人为王，并非后面“八王之乱”的

原因。很多解释是说司马炎大肆封王，每个王还都有地盘有兵，凭什么司马炎当皇帝，结果就打起来了。

实际上，这些王“徒享封土，不治吏民”，那些封邑中的子民，纸面上归诸王，但仅仅是每年每户调绢的三分之一和田租两斛米作为诸王的租子，这就是变相的分红了。

对封国里的士兵，诸王是没有权力增员的，太平时候靠着这点儿武装，对中央是起不了什么威胁的。

此次对诸王的分封，其实更类似于对有功宗室的一次股权分红。

司马家这一路走来的谋国之路，使司马炎彻底对外姓人失去信心了，他的终极构想是这样的：皇权牢牢地攥在他这一支中，分封诸王既安抚众人，又让他们众星捧月般地拱卫中央。这也杜绝了外人作乱的可能性，而被封王的小股东们只有一点点军事权力。人事权和治理权都在中央的自家房头中。

这样，天下就彻底稳在司马家手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构想，如果真按照司马炎想的这样去实施，这个政治结构的稳定状态是不容易被打破的。

但是，他的构想却由他自己慢慢修正成了他不认识的样子。这是因为他的牛弟弟司马攸和他的傻儿子司马衷。

三、为什么门阀在西晋开始走上巅峰？

通过分红安抚宗室后，司马炎对外姓功臣进行了调整和安排，基本上也是大封大赏异姓高门士族。

外姓人的封邑也分三等：大国一万户，次国五千户，小国五千户以下。大量的外姓出力者得到了应有的分红。

晋朝第一任掌权者班子成员分别是：王沈、裴秀、荀勖、羊祜、贾充。简单介绍一下前四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称呼应该是：

太原王氏，汉护匈奴中郎将王柔之孙，魏东郡太守王机之子，魏司空王昶之侄，大晋骠骑将军王沈。

河东裴氏，汉尚书令裴茂之孙、魏尚书令裴潜之子，大晋尚书令、右光禄大夫裴秀。

颍川荀氏，荀氏八龙、汉司空荀爽曾孙，汉射声校尉荀斐之孙，魏合伙人荀彧侄孙，魏太傅钟繇之堂外孙，大晋中书监荀勖。

九世二千石之泰山羊氏，汉南阳太守羊续之孙，魏上党太守羊衜之子，晋景献皇后之弟，大晋中军将军羊祜。

介绍这个时代的汉民族人物时，我们要了解这样一种现象，就是

要在前面加上他的地望，比如琅邪王氏[①]、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

在光武中兴时代，我们说的最多的词是“豪族”。当时整个天下都是豪族投票拿下来的，但我们最多会说寇恂、耿弇的幽云代表队，南阳颍川的河南代表队。当时像“地望＋姓氏”的这种表述还很少见。

这并不是说他们实力不行，他们都是有着巨大能量的地方势力，比如刘秀的丈人新野阴家，西汉末年就已经是巨富了。[②]上谷豪族的寇恂在选择投票时能代表上谷地区喊出“我们有资格决定自己的未来”。[③]

也不是说东汉豪族的文化底蕴没有两晋那么高，东汉的豪族大多文化水平相当高。清朝学者赵翼就曾说过大意为“西汉功臣多无赖，东汉功臣多近儒”。

西汉时代，史书中对豪族的描写往往是“横行乡里”“侵渔小民”“武断乡曲”“兼并役使”这种贬义词。但是到了东汉时代，像“赈赡宗族”“赈济贫乏”“好施周急”“著姓”“豪贤”等褒义词则开始在史书中大量出现。

在“党锢之祸”中，我们详细讨论过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刻原因，除了刘秀从顶层建设上推崇儒学外，更重要的是，各地豪族基本上已经

---

① 琅邪，古代地名因为演化，导致用法不一致，有些文献、图书或资料用琅琊，本书统一用琅邪，有三个依据：1.《晋书》用琅邪，如《晋书·怀帝纪》：“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晋书·王祥传》：“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2. 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三国·西晋时期》《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皆用“琅邪”。3. 田余庆先生代表作《魏晋门阀政治》一书采用“琅邪”。综上，因为本书多引用《晋书》原文资料，作为阐述资料和推理依据，因此为了保持地名的统一，本书全文选择采用“琅邪”的用法。

② 《后汉书·阴识传》：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③ 《后汉书·寇恂传》：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

将本乡本土打造成了本家的地盘，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更方便薅羊毛，开始注意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论豪族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以及豪族的综合实力，西晋豪族和东汉比起来差得很远。之所以西晋与东汉豪族的咖位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魏建国后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

作为“人才”，要对你定品。你是“二品上才”还是“六品下才”，就基本上决定了你的人生。（见图 1-1）



图 1-1　九品中正制

如何为一个人定品呢？

1. 看家世，也就是你的出身，要看你爸、你爷爷乃至你祖宗混得好不好，有没有名望。

2. 看行状，就是对你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比如“德才兼备”“德优能少”“天材英博”。

开始还走走样子，注重人的能力，但制度实行的时间一长，谁还看你有什么能力，上来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爷爷、你爹、你老丈人都是谁，然后就定品了。

比如说太原王氏的王沈。准确来说，太原王氏有两支，一支是太原祁县王氏，大名鼎鼎的王允就出自这支；另一支就是太原晋阳县王氏。

王允攒局干掉董卓，从此太原祁县王氏成为海内名门，但李傕、郭汜乱长安时将王家几乎屠灭干净，导致王氏后继乏人。幸好王凌从长安逃了出来，随后仗着叔叔王允的名头重振了家门。

由于王凌和司马懿处于竞争关系，在淮南一叛中，王凌被连根拔起，太原祁县的王氏就此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沈出身于太原晋阳县王氏，这个家族是串联两晋头和尾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王沈的儿子王浚，算是胡马乱中原的开门人。

太原晋阳县王氏自东汉后期开始上场，王柔为护匈奴中郎将，弟弟王泽为代郡太守，都担任边疆要职，掌握兵权。子侄辈的王昶是司马氏的铁班底，曾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后来升为司空；王机为东郡太守。

在魏晋时代走上历史舞台的高门基本上都有如下节奏：东汉后期，家族中就得有人是中级以上的官员，在曹魏时得跟上时代脚步再往上进一步，进入高级别的圈层，或者和司马家结为姻亲关系。

太原王氏族人在东汉末年混到了官场的中层级别，到了王昶这辈人，完成了家族的圈层突破，来到了三公级别。

河东裴家，在汉、魏两朝，都有人担任尚书令级别的官职，属于权力的核心层，而且河东裴氏几乎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最神奇家族，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名声在外了，更神奇的是，裴家还要牛上千年之久。

在两晋南北朝这么乱的时代，裴家维持着家门的威名不堕，到隋

唐的时候，裴家走向巅峰，有唐一代出了宰相十七人，正史立传与载列者六百余人，七品以上官员达三千余人。（裴家的超长待机之谜，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会重点介绍。）

羊祜的祖上是九世两千石，而且羊祜的姐姐嫁给了司马师。

荀勖就更不必说了，荀爽时代号称荀氏八龙，在荀彧时代，荀氏更是颍川的头马。由于曹操弄死了荀彧，因此司马氏在换房本的过程中相当看重荀家并一直拉拢他们，就是要利用荀家在颍川的历史名望与地位。

这四个人中，王沈在曹髦骂街时，头脑清楚，站队明确，飞奔到司马昭那里告密，彻底成为司马家的“自己人”，后来被安排在边疆掌兵。司马炎篡魏后，王沈转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领城外诸军事。

羊祜、裴秀、荀勖这三个人最终能够成为西晋最核心圈层成员，和一个人有着巨大的关系：钟会。

钟会造反后，羊祜、荀勖、裴秀三人顶替了原来钟会的岗位，共掌机密。[①]

这三个人都不是只说不练的虚名者，全都身负大才，扛起了钟会的那摊儿工作。在此也缅怀一下钟会这位顶级大才，他造反时说的那句“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也确实有他的底气。

钟士季（钟会）、邓士载（邓艾）、姜伯约（姜维），要是没有他们三人，三国的末年该是多么无趣、多么虎头蛇尾啊！

权力的游戏似乎从来都不吝惜让顶级的人杰“零落成泥碾作尘”。

---

① 《晋书·羊祜传》：钟会有宠而忌，祜亦惮之。及会诛，拜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晋书·荀勖传》：会平，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

最好的戏，总要献祭最好的角儿啊。

王沈、羊祜、裴秀、荀勖这四人成为司马炎的心腹，主管了尚书事、占据了机要之职、统领了禁军。

王沈是弄死曹髦时彻底向司马家表态的，在晋开国后的第二年就死了。裴秀、羊祜、荀勖这三位，则是在钟会死后填补机要空缺的，根基相对较浅，跟司马炎上位在同一个时间。

王沈、裴秀、羊祜、荀勖四人，是司马炎彻底放心的心腹。唯一有疑问的，是贾充。并不是贾充的政治面貌与站位有问题，司马炎比较担心的是贾充辈分高、实力超群，而且他还把闺女嫁给了司马攸。

从整个西晋国祚的兴衰角度来看，很难讲清楚贾充是定鼎的功臣，还是催命的符咒。

来看一下他的履历吧。

贾充不是名门世家出品的，他家在东汉一朝并没有人进入中层官员队伍。贾充的不一般，在于他爹贾逵靠着自己一辈的努力，就给贾充铺就了几乎不弱于任何一个名门出身之人的起步台阶。

贾逵出身于河东郡的落魄豪族，《魏略》中说，“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但他的家族应该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三国志》的本传中记载了这么一段，说他从小就爱玩骑马打仗的游戏，他爷爷觉得这孙子很不一般，于是给贾逵口授了兵法数万言！[①]

这么能背诵的老头在东汉末年并不少见，比如司马懿他爹司马防更能背，“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

在两汉时期，学问通常是一个家族的“家法”，很多关键的诀窍都是通过族内的私密教学而传授的，尤其军功型家族。整个东汉从头到尾

---

① 《三国志·贾逵传》：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

我们都能看到耿家的子弟在领兵，就是因为很多带兵打仗的诀窍在耿家家族内部成了“家法”，耿家打仗确实是有一把刷子的。

贾逵的爷爷能背出兵法传授给孙子，说明他家在兵法上有功底，曾有军功，再结合他家“世为著姓”，基本可以说明贾家是个垄断地方的豪族。

东汉末年分三国后，贾逵在烽火连天中靠着家族的真传，在曹操时代因军功而发迹，渐渐混到了曹丕的班子里。

曹操刚死，青州兵几乎要暴动了，贾逵力主安抚，平息了一次政治事件。[①]

贾逵作为谏议大夫筹办曹操的丧事，当时曹彰从长安第一时间赶到了洛阳，而曹丕从邺城还没赶到。曹彰问先王的玉玺在哪里，贾逵把曹彰给怼了，拉着曹操的棺材直奔邺城。[②]

贾逵是曹丕的人，曹丕又是有名的对自己人掏心窝子的主，后来因为贾逵在豫州刺史任上政绩突出，曹丕钦点其为曹魏的官员楷模。

贾逵在豫州一直干到了去世，死后豫州吏民因为太思念他了，自发给贾逵立了祠。后来贾逵的这个祠，有过以下的待遇：

1. 曹叡亲自下令修整过。

2. 王凌被司马懿逮捕后，对着贾逵的祠堂嚷嚷，说自己是忠臣。

3. 曹髦亲自下令修整过。

贾逵虽然生前一直是豫州刺史，级别并不太高，但却是大魏忠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

① 《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

② 《三国志·贾逵传》：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

所以，贾充算是个个例。别看九品中正制已经实行，他爹贾逵在东汉时还没有咖位，在曹魏时代也不是顶级的圈里人，但却能帮贾充走进顶级的圈子。因为贾逵是忠臣的榜样，是符号般的顶级隐形官僚。

看到贾充，大家普遍的反应是：这是大魏忠臣贾豫州的公子！

贾充是贾逵老年得的子，入仕的第一步就任职为尚书郎，在皇帝身边处理政务，奠定法律法令兼督查组专班成员，干得相当不错。贾充后来迁任黄门侍郎（皇帝近侍，传达诏令）、汲郡典农中郎将（汲郡屯田地区主管），干得都很棒。于是好苗子贾充就被司马师发现了，进大将军府参了军事。

虽然老爹贾逵是大魏的忠臣楷模，但贾充却早早就抱住了司马氏的大腿。这也是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虽有足够的威望将政治财产世袭化，但却什么也不干，而是要留给儿孙去走换房本这最后一步的原因：老臣对大魏有感情，但年轻的官员不一定。

贾充对老一辈人创业的情感与艰辛并没有耳濡目染，倒是和这帮二代一起长大，有了感情。贾充开始给司马师当参谋，司马师死后，司马昭回洛阳接掌权力，留贾充在许昌监诸军事。

司马昭主政后，贾充作为心腹亲自去试探诸葛诞。司马昭平淮南三叛时，贾充献计：用深沟高垒消磨敌方的锐兵。平叛结束后，司马昭先回洛阳，留贾充殿后收尾。

再后来贾充转任中护军，也是在此任上，作为副手帮司马昭导演了锤杀曹髦的大戏。贾充靠着曹髦的鲜血进封安阳乡侯，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

贾充作为“大魏图腾”贾逵的公子，几乎是亲手捅死了“大魏天子”，从而走上了时代之巅。这也给整个时代做了一个极坏的示范，这世道还有什么节操！

264年，灭蜀后的钟会在成都谋反，贾充以中护军假节、都督关

中、陇右诸军事，到汉中驻守。

晋开国，贾充又被指示制定新法律。贾充担纲了晋初主要律令的制定，除了编撰《晋令》四十卷外，还有《刑法律本》二十一卷流传，而晋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也从侧面突显了贾充确确实实是身负大才的。

贾充干过法律工作，干过屯田工作，干过军事参谋，干过方面军司令，干过很多年的护军将军。

还记得护军将军有什么职能吗？能提拔下级武官！

司马师在中护军岗位上干了三年，阴养了三千死士，贾充在这个岗位上可是干了好多年。

司马昭执政时期，基本就是拿贾充当左右手使用的。司马昭临死前，向司马炎指明贾充可辅助他，随后司马炎称帝，拜贾充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鲁郡公。这些头衔里最重要的是尚书仆射。

尚书仆射和尚书令作为尚书台的长官，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此时都已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在司马家几乎所有夺权的关键环节，贾充都扮演了荣辱与共的重要角色，按理讲司马炎应该对他是最信任的。因为锤杀曹髦的大戏就是贾充导演的，这是一种自污到遗臭万年的政治投名状，立场上就不用怀疑了。

更关键的是，在皇位争夺战中，贾充力挺了司马炎。[①]

不过随后几年，司马炎对贾充的感觉却越来越复杂，因为贾充将闺女嫁给了司马攸。

---

① 《晋书·贾充传》：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

这其实也没什么，就算司马攸跟贾充结了亲又能怎样！司马炎是皇帝，皇位自然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算弟弟司马攸再牛，他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此时司马炎三十多岁，宗室功臣们都是叔叔辈的，再过十几年就都死绝了，司马炎也就彻底消化了家族权力，坐稳天下的任务就该完成了。

这样想是挺好的，但莫名其妙的，司马家机关算尽，料到了每一招，却有一个环节非人力所能及地出了差错：接班人的脑瘫问题。

司马炎是开国君主，此时群臣拥戴，宗室听命，正是大伙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好时节，不管谁有想法，按理来说，天命已定，司马昭、司马炎这一支的皇权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是，问题来了。

司马炎的嫡长子司马轨，早早就夭折了。将来要继承大统的孩子轮到了老二司马衷，但这孩子脑子有点儿问题，通俗来讲就是白痴。

司马炎受禅那年，司马衷六岁。267 年，八岁的司马衷被立为皇太子，成为法定意义上的皇位接班人，但他脑子不灵光的言论已经传开了。史书中是这么说的：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

中华词语博大精深，记住：骂人时不要总那么直接，可以骂对方“纯质”，对方还以为你夸他呢。

司马炎不顾司马衷的弱智因素，早早就将皇太子的法定流程走完，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司马攸：“弟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现在立嫡长子，合乎礼法，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确实，谁也不会有异议，太子是白痴这件事也只是群臣间的窃窃私语。

虽然总有关于太子二百五的传言，但司马炎刚刚三十多岁，还可

以再生儿子，而且古代男孩的夭折率又这么高，一百多年来洛阳宫中的男孩想长大都挺费劲的，弄不好哪天太子死了就该轮到老三司马柬了，这孩子就挺聪明的。

当时还没有将司马衷和司马攸往一起摆的声音，大致就是今天的大集团高层内部议论董事长的傻儿子，大家最多就说说下任董事长不靠谱，却并不敢对董事长的任命产生异议。

但是，司马炎在确定司马衷的太子之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不自信却日渐浮现了出来。他眼睁睁地看着傻儿子司马衷身体棒吃饭香，除了脑子不发育哪里都挺茁壮，担心自己万一跟老曹家那哥几个一样也四十不到就过早离开晋国人民，这愚蠢儿子弄得过自己的聪明弟弟吗？

司马炎放眼望去，看到了目力所及的最大炸弹——贾充。这位爷是司马师、司马昭和他的重要心腹，到他这里就是“三朝老臣”了，能力与威望都太高。

最可怕的是，贾充是司马攸的老丈人！

四、当你重病卧床，会发现这世间有太多的算计与背叛

贾充的特殊身份和司马炎对于自己傻儿子的日渐忧虑，使得司马炎开始出招了。

271年，秦、雍两州的羌、氐少数民族叛乱，天下并不太平。司马家的西北柱石司马望这一年也死了，贾充的政敌任恺和庾纯提议让有威望的重臣去安抚边疆少数民族，于是司马炎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西镇长安去平定叛乱。

贾充对于这个任命十分恼火。

他现在属于既得利益群体，平叛的活儿属于利益没多少、责任无限大，而且远离权力中心，这种任命传递出来的是一个即将失势的信号。

贾充左思右想也找不出好办法，即将启程了，老伙计们给他饯行于夕阳亭。在这个颇为伤感的地方，贾充求计于跟他一同制定开国律令的荀勖。

身为中书监，在皇帝身边的荀勖准确地做出了判断："皇帝对你不放心是因为你那位姑爷，你根子太深，你姑爷威望太高，你让皇帝怎么放心呀。"

荀勖建议贾充："赶紧把你的另一个闺女嫁给现在的太子，你跟皇帝做亲家，皇帝就放心了。"

贾充说："没问题呀，那谁能帮我当媒人啊？"

荀勖自告奋勇，与冯紞（他爹是汲郡太守，跟贾充屯田时是兄弟单位）做媒人，去司马炎那里提亲："贾充的女儿才色绝世，如果纳入东宫，必然能扶助未来人君，就像《诗经·关雎》所歌颂的后妃之德一样。"

唉！媒人的话是不能信的。

其实司马炎是打算给司马衷娶卫瓘的闺女的，因为卫家的闺女不仅温柔贤惠，又白又美，还专门生儿子，司马炎希望能够改良一下太子后代的基因。所以一听说贾家的闺女那是相当不乐意，因为贾家闺女的基因实在不行，家传的嫉妒心极强又丑又黑还生不出孩子。[①]

但在贾充找了杨皇后等多方门路，在走关系的情况下，史上著名妖后贾南风与低能儿司马衷的婚姻最终被敲定下来了。[②]

"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是可以商量的。一国之君，要讲政治，"贤而多子，美而长白"的姑娘有的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利益平衡。

"元后固请"的这位杨皇后此时并不知道，就是她铁心娶过门的这个儿媳妇最终让她杨家断子绝孙。

贾南风以容貌与性格著名，算是丑出了风格，残暴出了名，更是直接引爆天下大乱的第一人。

司马攸娶的是贾充与前妻李婉生的女儿。

---

① 《晋书·惠贾皇后传》：初，武帝欲为太子取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② 《晋书·惠贾皇后传》：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

李婉是谁呢？就是当年密谋颠覆司马师政权的李丰的女儿。因为李丰的政变直接导致曹芳被废，随后曹髦接了这局“珍珑死棋”。

李丰被杀后，李婉因为是直系亲属，被流放到乐浪，到朝鲜戍边去了。贾充迅速宣布与李婉离婚。

后来天下大赦，司马炎同意李婉回来，为了给贾充面子，说给贾充特设个“左右夫人”，都当正妻。这也算是给他弟弟司马攸一个面子。但当时贾充特别会留有余地，表示不要这个媳妇，跟李婉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讲的，永不相见。

贾充算是通过了司马炎的第一次政治试探：你闺女是我弟弟的媳妇，你这个老丈人是否会给姑爷面子，接纳这个有政治问题的夫人？

贾充拒绝，再次间接地选择挺司马炎。

贾充在休妻后娶了司马氏家将郭淮的侄女郭槐当老婆，生了贾南风。

这次，贾充把正妻的闺女嫁过去后，司马炎的态度马上就转变了：“关中不用去了，婚礼上还得讲话呢。”

贾充的政敌任恺、庾纯，自此以后开始被司马炎疏远了。

通过这场联姻也可以看出，司马炎是不想和贾充决裂的，毕竟他的根太深了。

禅让的政体，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结构的稳定，把几十年的老树拔掉，人家扎在土里的根和开在枝头的叶都是不答应的。

贾充这几十年的根扎得太深了，当年就是司马昭的左右手，而且极擅结党，太多的人跟贾充都是有利益绑定的。[①]

司马炎不仅给司马衷拉来了贾充，自己还开始了大规模的选妃活

---

① 《晋书·贾充传》：从容任职，褒贬在已，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

动，满世界地结亲戚：娶了安定胡氏（魏晋将门）和琅邪诸葛氏（海内名门）的闺女，又将自己的五个闺女分别许配给了琅邪王氏、平原华氏、太原温氏、河东卫氏和范阳卢氏。

封皇太子，给太子娶贾南风，总之，司马炎不断地给自己打造朋友圈的同时，也间接地向自己的弟弟砍过去了两刀。

很快，第三刀又来了。

公元275年八月，司马炎在晋国建立的第十个年头，又搞出来一个新花样。

司马炎给故去的安平献王司马孚、石苞、郑冲、王沈、荀顗、裴秀，以及还在人世的齐王司马攸、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共十二人在太常寺设碑铭，在庙中附祭。

这叫作“配享太庙”，后世子孙进太庙给祖宗磕头的时候捎带脚也给他们磕了，算是对臣子的最高奖赏。

上述这十二人，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对晋都是有赫赫功勋的。

以建立的功勋来说并不配进入太庙的，是司马攸。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为了兑现他“宗法爹”司马师的功勋。实际上并不是，司马师的功勋早已经兑现了。司马炎在登基的同时就尊司马师为晋景帝，因为司马师的功劳实在太大，大量的手下都是当今的一方大员，司马炎实在惹不起。

要不是因为司马师的巨大威望必须被追认为皇帝，司马攸的光环还不至于如此耀眼！

瞅瞅司马家这畸形的政治死结吧。

司马炎让司马攸进太庙的唯一目的，就是继册立皇太子后再次从法理上彻底断了弟弟司马攸继位的可能性。因为“配享太庙”的人，在名分上就永远是臣子了！是不可能有机会从庙里的配角挪到主祭的台前的。

这是司马炎继夯实儿子皇太子的名分后，又一次从制度上封杀了司马攸。

司马炎登基后的前十年，政策非常平稳，国家也一片升平，此时的司马炎四十岁，年富力强。但是谁也没想到，大变化，在转过年来发生了。

公元276年，咸宁二年，司马炎病危，非常突然。史载咸宁元年（275）十一月，司马炎大阅于宣武观。[①]

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大瘟疫，死了一大半的人。[②]

咸宁二年正月，洛阳市紧急宣布因疾疫取消新年朝贺。[③]

在古代，瘟疫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而司马炎得病的这个时间段非常要命，是春节。

他因病取消的这次大会，是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几乎所有的中高层亲王、官员、番邦都要来洛阳做述职报告并祝司马炎新年快乐，这标志着司马炎是老大。

司马炎突然取消朝贺，让所有官员都打起了小九九：皇帝难道不行了？

大量来朝贺的官员返回原地，边疆的少数民族开始躁动，洛阳的权力核心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盘算。

此时，司马炎身边最亲近的有三个人：贾充、荀勖、司马攸。[④]

荀勖是贾充的老朋友兼媒人，是唯贾充马首是瞻的。所以说，贾充和司马攸决定着整个晋帝国的方向。

---

① 《晋书·武帝纪》：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宣武观，至于己巳。

② 《晋书·武帝纪》：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

③ 《晋书·武帝纪》：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

④ 《晋书·贾充传》：会帝寝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

此时贾充的身份是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太尉是虚职，录尚书事就不解释了，已经说过多次了，那么太子太保是什么呢？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是东宫官职，负责教育太子。理论上，太子太师教文，太子太傅教武，太子太保保护太子安全。

贾充这个太子太保，也就是太子保镖的意思。

此时的司马攸，任镇军大将军、开府、加任侍中、太子太傅。镇军大将军是虚职，表地位高；开府，表示有自己的小班子；侍中很厉害，秦汉时就有这个官职，原来是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到曹魏时已经很厉害了，成为出入禁宫的加衔，司马懿、曹爽执政都要加衔侍中。

晋开国后，侍中再进一步，不仅开始成为三公、执政的加衔，而且直接参与朝政，类似于录尚书事。

大家可能会纳闷，司马炎不是一直在打压司马攸吗？司马攸这些年怎么不声不响地做了这么大的官？

来看一下司马攸这些年的表现吧。

司马炎开国时，司马攸表态：坚决拥护大哥司马炎。司马攸受封齐王，总统军事，抚国内外。

哥哥给面子，弟弟也是投桃报李。司马炎的封王政策中，诸王是可以自选封国官员的，司马攸对此三度上书反对。

司马炎表示这个可以有。司马攸坚持这个真没有。司马炎表示你不要再坚持了，省得让咱家宗亲认为咱哥俩唱双簧。司马攸仍坚持他的封国官员不仅现在要让朝廷派，就算将来有遗缺也要坚持由朝廷任命。

司马攸用行动表态："大哥，我绝对不结党，不搞小团体。"不仅如此，当时宗室的一切衣食开销全是由国家负责的，但司马攸又表态了："我有封国了，此后所有的开销全由封国出，不要国家的钱了。"

司马攸虽然一直在洛阳没有去封国，但自己封国的官员士卒们每

有疾病和丧葬，司马攸都是随份子的。每当有天灾水旱时，司马攸也会赈灾与救助百姓甚至免其租税。[①]

二十多岁的司马攸成为爱民如子的广告代言人，所谓“攸在国仁化洽物，义利结于民心”。

面对这位诸王榜样和百官楷模，司马炎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也不能说全不高兴，因为这位皇弟的高风亮节，会给天下人起到示范效应，会增加皇家的权威。

这对于缺德的新兴晋王朝来说，很重要。

但是，问题又来了。不仅皇家的权威在增加，他弟弟司马攸的权威也在增加。

司马攸的每次漂亮出牌，都成为司马炎越来越重的心病！面对这么优秀不出错的弟弟，司马炎哑巴吃黄连，只能进行非常隐性的曲线打击。

晋国开国后不久，司马攸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炎要收他弟弟的兵权了。但是因为司马攸深得人心，数千营兵根本就不走，表态就要跟着骠骑将军干。司马炎最终准许他们继续在司马攸麾下。[②]

司马攸不仅级别又高了，军权还没罢干净，司马炎真是闹心。

后来司马攸再任为镇军大将军，加任侍中，任太子太傅。他跟贾充，一个太子太傅，一个太子太保，算是司马炎给司马攸在强化名分：你就是太子的臣子。

在司马炎身体健康时，他并不担心司马攸会威胁到他和他的傻儿

---

① 《晋书·齐王攸传》：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

② 《晋书·齐王攸传》：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

子，毕竟一系列的法律和封赏已经将司马攸装进了笼子。他只需要再稳固下政权，过几年等诸如贾充这些老臣们都死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就能砍掉自己弟弟的戏份。

但是，276 年也就是继位后的第十年他得的这场凶险大病，让一切都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年，太子司马衷十六岁。岁数不大，却傻得天下皆知。

晋朝仅仅开国十年。

如果司马炎就此倒下，难道国家就真的要交给他这个傻儿子吗？

十年来光芒闪耀、口碑极佳且年富力强的司马攸成为人们心中的接班人。虽然此时一系列的法律文件都已经摆在那里了，司马衷的的确确就是官方正式册立的太子，二十多岁的司马攸年纪轻轻就被搬进了太庙给列祖列宗站岗，而且他还是太子的太傅，太子还没登基就是太子名分上的嫡系了。

但这仍然让群臣产生了无数想象：他们会再次回顾司马氏得国的丑陋历史，发现司马昭当年所做的那震古烁今的篡权丑闻；而在缅怀司马师当年为高平陵之变所做的奠基工作和淮南平叛时的壮烈豪情，他们又是一番心情，此时此刻，司马师的接班人司马攸又是那么地英明神武，为什么就不能再换一回天呢？要知道，司马师是“景帝”，司马攸是有资格的。

司马炎胆子再大，也不敢把司马师的帝号给废了。

于是，司马炎就在得病的当月，做出了这样一个政治决定：对庙号定了调，司马懿是高祖，司马师是世宗，司马昭是太祖。

太祖和高祖其实都是表示开国皇帝的意思。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而不是传统印象中的“汉高祖”，刘邦的谥号是“汉高帝”。曹操是魏太祖，曹丕是魏高祖，所以按照先例，“太”应该在“高”之前。

结果司马炎给他爹和他爷爷的庙号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爹怎么跑

他爷爷前头去了？难道是太想强调他爹的开创之功了吗？

更重要的是，司马炎给司马师的庙号是“世宗”，暗喻世系传承转移，支系入继大统，等于再度从宗法上写清楚大晋的继承法统已经转到了他们家这一支。

司马炎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司马攸这个弟弟，方方面面都想封堵死他。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这个弟弟太容易让人想象了：司马攸的父亲司马师是皇帝，虽然司马攸在法律上已经无法继承皇位了，但仍然有操作的空间。

《世说新语·品藻》中曾经这样描述司马炎病重时的情景：“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

在舆论发酵的大环境下，人心开始惶惶，司马攸也发觉自己的机会来了。

司马炎重病期间，河南尹夏侯和找到了贾充，说：“老贾你这两个女婿都是一样的亲，立人当立德，咱可不能选二傻子啊！”

河南尹夏侯和此时的职位相当于洛阳市市长，很重要，在这样关键的政治时刻，向贾充公开了对司马攸的支持。这肯定不是夏侯和脑袋一热找贾充进行投机，因为皇储大事向来凶险异常，尤其在大位明确的情况下。

夏侯和的出现，基本上表明了两件事：

1. 你大女婿是有想法的，我代表他来跟你表态了。

2. 你大女婿身边已经积聚了很强的力量，为什么是我来呢？因为我负责洛阳周边，手里有兵！

稳了一辈子的贾充，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选择了继续保持沉默。因为此时如果表态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司马炎不死也得想办法帮

他死了！政变的风险实在太高了。

万一玩砸了呢？万一群臣并非那么支持司马攸呢？表态支持司马炎，则彻底跟司马攸撕破脸，万一将来司马炎没挺过来，司马攸玩兵变，我还是得倒霉啊！

面对极大风险的站队问题时，只要不张嘴，将来两头就永远有余地。“不张嘴”不是说拿废话把这事搪塞过去，搪塞就是表态！而是根本别理这回事，一个字也别说！

万一司马炎没挺过来，到时候司马攸的朝野呼声还是那么高，没问题，我力挺姑爷司马攸；万一司马炎挺过来了，我属于“定海神针”。

两边嫁女的贾充选择了继续稳妥的路线。

但是，贾充在这种情况下，却仍是两边都得罪人了。在司马攸看来，会说他这老丈人是老狐狸；在司马炎看来，则是他这老小子立场不坚定有贼心眼。

这种得罪是值得的，虽然贾充在哪个方面都有损失，但对于这种局面却是最优解法。一种选择是百分之五十的胜利和百分之五十的必败，一种选择是百分之百地继续留在牌桌上。贾充选择了后者，尽最大程度保存了能量，可以继续坐在牌桌上，依然具有决定结局的分量。

四月，司马炎病了一个多季度后，终于恢复了健康。闯过生死关的司马炎开始审视过去的这一百多天发生的事情。

自己病危期间，朝野上下关于拥立司马攸开始了种种密谋，司马攸身边已经积累了如此多的力量，太可怕了。

贾充这个老小子，跟我玩沉默，就你那丑闺女我看着就恶心，我选你当亲家是让你两头押注吗！

四十岁的司马炎开始思考下一件事：司马衷的顺利接班问题。

自己的傻儿子是变不了了，我是使不上劲了。万一自己将来有意

外，这个帝位能否顺顺利利地传到这个傻儿子手上都是未知数。

1. 群臣们是随风摇摆的。

2. 贾充是靠不住的。

3. 自己的好弟弟司马攸不光有贼心还有贼胆！

司马炎开始了如下对策：

1. 要打击亲家贾充。

2. 要打击弟弟司马攸。

3. 要对群臣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不能再这么好说话了，得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话事人！

司马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两个密谋者：撸了夏侯和的河南尹一职，让舅舅王恂接替了这个职位，安排夏侯和做光禄勋养老去；夺了贾充的营兵。虽然此时贾充并未掌禁军，但晋开国后对于三公和开府的大臣，是允许有营兵的。

同年八月，进贾充为太尉，司马攸变成司空。两位全都给“尊”到闲职上了。

十月，封正妻杨氏为皇后。

十二月，封杨后之父杨骏为车骑将军、临晋侯。

继何进和太监被袁绍玩死后，近百年没有看到的现象出现了：外戚，这个东汉的祸头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五、灭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东汉的中后期就是一段外戚跟太监的血泪史。

窦宪、梁冀这帮外戚头子对东汉群臣的弹压，再加上外戚何进把董卓这个恶魔召进洛阳，导致那个时代的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外戚是极其厌恶的!

曹魏开国后，曹丕直接规定后族不得干政。黄初三年（222）诏书明确规定："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天下共诛之"，这么狠的话，上一次出现是四个半世纪前西汉开国的"非刘姓不得封王"。

司马炎安排外戚进入核心圈层，仿佛在西晋的政坛上扔了颗炸弹。

他改变了曹魏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使外戚参政这一绝迹了近百年的现象再次出现。

西晋的士族高门通常在东汉就有家族积累的历史了。西晋的官员大都起自士人家族，祖上大多见识过东汉乌烟瘴气的朝堂以及暴发户般没有水准的外戚，当年党锢之祸的痛彻心扉更是爷爷讲给孙子的恐怖故事。

司马炎的这一安排让士族集团对弘农杨氏顶着外戚标签再次走进历史舞台，很是深恶痛绝并进行抵制。

但是，这挺不公平的。贾充按理说也是外戚，怎么就没有被非议呢？

就算因为贾南风此时还不是“皇后”，贾充还没到外戚的级别，但羊祜可明明白白地就是外戚，他姐姐是司马师的遗孀羊皇后，羊祜的官怎么就当得好好的呢？

其实还是因为杨家不是自己人的原因！

杨家在东汉末年是能跟袁家比一比的顶级豪门，也是“四世三公”。但自东汉末年的一百年来，杨家没有赶上曹家的这班车，后生中名头最大的杨修更是在曹丕上位前就被曹操带走了，所以这支传统高门在近几十年并不显贵，也因此和现有的官员根本混不到一起去。

这一百年，杨家的政治进步和婚丧嫁娶这两条路都没有走好，杨家不是自己人！这也就意味着，杨家这个“远古”豪门突然走上前台，必然会引来巨大的排斥与不满。

所有禅让的政权，通常都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前朝的几乎所有积病，都需要承接过来；前朝的几乎所有权力结构，也需要全部承接过来。

曹魏从本质上来讲，并非接受的禅让，而是曹操一手打下来的。曹魏的权力架构就是宗室掌军权，士族治天下。这套系统将原来百官、太监、外戚的东汉政治结构做了改良，加大了百官的分量，将太监和外戚变成了宗室。

这些宗室呢，通常是一帮没有任何皇位继承权的亲戚。有权也别想篡逆，第一没资格，第二掌权的宗室有很多。

百官呢，则踏踏实实治国，给名望，给待遇，但对不起，没有兵。

这套权力结构按理说是比较合理的。

但曹家的算盘打得再好也抵不过继承人短命的暴击，曹家的小伙

子一个接一个地早死。诸葛丞相又一个劲地嚷嚷打到洛阳去。这就让曹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叫作司马懿，最终让魏国瘫痪死机了。

司马家族把曹魏这台机器的操作系统换了标志，重新开机了。因为这套操作系统不是司马家从零建立起来的，而是偷来的，所以司马氏的这台机器只能尝试去修复，却不能搞大破大立，要不还得死机。

因此，司马炎还是得照着魏国的权力架构来治理晋朝。

他增加了宗室的权重，将百官明确升级成了九品中正制下的名门士族。众多宗室虽然都分到了军权，但关键州督军事则是他的姻亲与密友。文官系统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自上层的士族圈子。

司马炎的这次系统修正，收到红利的是司马家族和上层士族圈子。

没办法，司马炎就是靠着士族上来的。这个权力架构，也是双方都认可的。

宗室和上层士族也在不断通婚，权力的交互与传递也在这个越来越密不透风的圈子中继承。

慢慢地，都是自己人。

自两晋开始，我们说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着庞大的关系网络。

在这种政治稳态下，司马炎因为自己儿子是弱智、亲家的不给力以及弟弟的太给力，所以选择了在宗室和高门这两股势力中间再加一股抗衡的势力来帮自己的傻儿子，也就是外戚。

但是，此时的外戚却再难向两汉那样向皇权抬头了。

西汉后期的外戚政治，本质上是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变种，以及史上罕见的寿命最长的皇后之一王政君老太太对西汉末年政治的影响。

东汉后期的外戚祸国，是因为刘秀对于功臣集团的“释兵权”导致外戚没有对手。更重要的是，东汉的皇帝一个赛一个短寿。这也逼着小皇帝长大后找太监帮自己从外戚手中夺权，从而演变出太监与外戚的

百年互杀。

现在，对晋王朝来说，宗室的力量很强大，天下就是司马家族撬下来的。

士族力量同样很强大，士族与司马家族是一个阵营的，都是在九品中正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司马炎现在当了皇帝，能不认士族这帮老兄弟？

对司马炎来说，他根本没法不认，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各种各样的通婚让血脉趋近于同。当年钟会造反，除了钟会过继的倒霉蛋儿子外，钟家剩下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在其他朝代，这种结局根本无法想象。

钟会的父亲是钟繇，是活着的传奇，是位居天下官品之首的太傅；钟会的哥哥钟毓是地方实权派，平定淮南之后为青州刺史、后将军、都督徐州军事、假节，后来又转往都督荆州军事；钟会的从外甥是大晋的核心功臣荀勖；钟会的侄孙女钟琰嫁给太原王氏的王浑，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闺女。

都是亲戚，司马炎能宰了谁？

不要说外戚这种有历史遗留阴影的群体会被排斥了，只要你不是自己人，就算真刀真枪为大晋立下赫赫功勋又能怎么样？高门士族子弟为主导的官僚体系大厦对非高门群体极度排斥，尤其是出身低微的后起之秀，在他们眼里如草芥一般。

举个最残酷的鄙视链例子，寒门中最后一波冲出来的司马家的打手石苞，在司马炎开国诏书中封赏异姓功臣时因功排位第一。我们看看他的境遇，基本就能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的。

像石苞这么有能力的人，因为是寒门上来的，在官僚系统里，职位比他高的、比他低的，都能怼他几句。石苞在淮南做一支军队的将领时，他手下的高门子弟孙楚第一次与石苞见面时就毫不客气地对石苞

说："天子命我参你的军事！"[①] 孙楚的爷爷是司马家的恩公孙资。

这并非个例，淮北监军王琛也看不起石苞，嫌他出身低贱，动不动就弹劾石苞通敌叛国。[②]

石苞是司马师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司马炎通过多方"消息汇总"后决定要拿这个外人开刀。他派太尉义阳王司马望率大军进驻淮南，取代石苞掌管兵权，又命琅邪王司马伷领兵由下邳移驻寿春。

石苞被挤兑得差点儿冤死，只好用属下孙铄的计谋离开军队到都亭待罪，随后回洛阳接受调查，还不敢有怨言，史书中的原话是"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

功勋卓著的石苞被打倒了，司马炎觉得也怪不好意思的，决定把石苞提拔为司徒给"尊"起来。但是，却被有司阻挠了，有司认为石苞这辈子就这样了，以现在的待遇退休就可以了。[③]

这个"有司"很耐人寻味，其实也可以看作士族集团的整体意见。

这么一位久经考验的功勋将领最后被定性为"不堪其任""不宜擢用"，说到底就是因为石苞是寒门出来的，不是自己人。司徒这种三公高位是我们自己人养老的位置，石苞这种"低贱人"也配？

目前这天下的股权结构是司马昭一支为法人、司马家族和高门士族占重要股份。做个初步估算，司马炎占股百分之四十，司马家族占股百分之三十，高门士族占股百分之三十。

司马炎要稀释另外两家大股东的股份，变成司马家族占百分之二

---

① 《晋书·孙楚传》：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

② 《晋书·石苞传》：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

③ 《晋书·石苞传》：有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

十，高门士族占百分之二十，杨家外戚占百分之二十，以改变权力结构。也就是说，要将之前的两股势力各砍掉百分之十的股份，这必然会受到司马家族和高门士族的强烈反对！

司马炎并非不明白动人家奶酪的后果很严重，但是他没办法！他为了让帝位顺顺利利地传到自己傻儿子的手上，必须再度扩大自己的力量，培养完全忠于自己的政治班底。

所有的高门士族现在都是环环相套的，都像贾充一样进行两头押注，因此，司马炎只能引入外戚。

这一切死结的源头在于司马衷是天下闻名的傻子，以及在司马师的光环下司马攸的优秀能干。

唉，司马炎那么多孩子，怎么单单这个傻子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司马炎一共生了二十六个儿子，有十六个早早死了，这个二傻子身体却是最棒的。

西晋的崩塌之路，就是围绕司马炎这个傻儿子为圆心展开的。

司马炎在大病半年后的十月，封正妻杨氏为皇后；十二月，封杨后之父杨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

非议铺天盖地而来。

杨家这个东汉的海内名门在司马懿时代开始将根扎到了弘农老家，退居二线了，为什么杨家会选司马炎做姑爷呢？

这也是个关键问题，司马炎的皇后家族如果是琅邪王氏、河东裴氏那种圈内人，不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嘛！司马衷的外祖父如果是顶级大咖，司马炎也不至于这么累得慌！

司马昭当初之所以给司马炎挑了二流的弘农杨氏联姻，是因为当时他哥哥司马师如日中天。

接班人序列妥妥地掌握在司马师的手中，选最有实力的高门家的姑娘，是将来司马师给司马攸干的事。如果司马昭给自家儿子司马炎选

最有实力的高门家的姑娘做媳妇，有人就会想：他想干什么？跟司马师耍心眼不成！

司马昭知道他哥哥有多猛，所以很明智地给司马炎选择了二等高门弘农杨氏。

1. 老贵族，不惹眼，让他哥哥放心。

2. 在关中有地方势力，对家族有一定帮助。

这两条就可以了。

说到底，还是司马师的功勋问题。

司马家环环相扣解不开的死结啊！

司马炎这些年看见他弟弟司马攸和他儿子，血压就控制不住地往上升……

杨骏被封侯迁车骑将军后，群臣的攻击围绕“临晋侯”这个封号展开了。

大臣们说，拱卫王室的是诸侯，后妃家负责后宫，杨骏以“临晋”为侯，这是祸乱之兆啊！[①] 紧接着尚书系统又说杨骏不是当大梁的料，顶多算根棍子，小器量。

历朝历代罕见有敢直接开怼皇帝老丈人的，瞅瞅西晋官员们的这种火力，就知道高门士族对皇权的压力有多大了。

其实“临晋”这个地名早在春秋时就有了，司马炎之所以以此为封号，是因为杨骏的祖上杨赐曾经在汉末受封临晋侯。

司马炎追根溯源，以此名号来恢复弘农杨氏旧贵族的崇高门第，把杨骏抬高一点儿。

“临”字有“光大”的意思，“临晋”就是光大晋国。不久，司马

---

① 《晋书·杨骏传》：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

师的遗孀羊皇后之父羊玄之被封为兴晋侯，这其实是司马炎准备将外戚加入政治舞台所释放的又一个信号。

都是面儿上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司马炎是什么意思，但大臣们是怎么反对和解读的呢？“临”可通“监”，引申为“统治”的意思，“临晋”就是“统治晋朝”，外戚“临晋”，不祥啊！

虽然说自曹丕时就已经将后族之家不得辅政受爵作为规矩明示天下了，而杨骏封侯也引起了朝野的震动，但一向和稀泥的司马炎这次却没有丝毫让步。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双方开始产生抵触的心理。

平衡了十多年的司马炎，开始主动出击了。

他早先的想法是：耗死你们这帮老臣子，调理好高门的新一代接班人，一点点疏远弟弟司马攸。

但276年的这场大病让他看到了天有不测风云，同时又知道了卧榻边有大老虎在酣睡。

在把杨家加进来后，转过年的277年，司马炎再封诸王。此次封王中，司马炎立下了两个规矩：

1. 非皇子不得封王，推恩令也被拿了出来，其他房头要分割原封国的户邑，推恩给支庶子孙。[①]

这个补充条例一出，从根本上杜绝了其他房头成为诸侯王的可能，将王爵从此限制到了皇帝的嫡系正根这一脉，除了开国封的二十七王之外，其他房头再无机会分封为王。

对其他支系来说，封王之路被卡死了，由于绝嗣和不听话等原因，旧有的二十七王只会越来越少，但是司马炎自己儿子的封王数量会迅速增加。

---

① 《晋书·职官志》：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

继司马柬在270年封王后，司马炎这一支的玮、允、该、遐在此次被封王，司马炎这一支的力量得到加强。

2. 在封国中增加了中尉领兵的条例。[①]

中尉就是诸侯国军队的司令，由于各诸侯国中尉是中央派下去的，中央也就客观上把诸侯国的军权控制在手上了。

司马炎砍向各诸侯王的两刀，实际上是砍到了他弟弟司马攸那里。因为《晋书·职官志》中非常明确地写了这次封王调整的用意："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于武帝，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及吴平后，齐王攸遂之国。"

摆明了就是司马炎担心他的弟弟司马攸，而且此次调整分封政策的负责人是杨珧和荀勖。

荀勖是司马炎的老班底，杨珧则是杨家的人，在此次的政治调整中，司马炎把贾充这个法律出身的老臣给排除出去了。

砍完这两刀，司马炎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又增加了很多补充事项。

278年六月，司马师的遗孀羊太后死了，司马攸怎么参加丧礼变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

司马炎的舅舅、河南尹王恂说："司马攸不能行子礼！"[②]说话很直接，生硬地表明了态度。

但不让人家儿子行礼这事确实说不过去，贾充和了一把稀泥，说：

---

① 《晋书·职官志》：从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

② 《晋书·贾充传》：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

“司马攸还是服丧三年吧，但对外规格要如臣制。”[①]

这个建议被一些人批判了，说不要总搞创新了，都没有过先例，直接按诸侯之礼让司马攸走走过场就完了。[②]

司马炎最终选择了贾充的方案，毕竟私底下司马攸是羊皇后的儿子，场面上是个普通的诸侯王。

司马炎到底还是个明白人，西晋以孝治天下，实在是不能再把仅剩的这条腿砍折了。但司马炎也从礼制上昭告了天下：司马攸是个普通的诸侯王，并没有在羊太后的葬礼上继承政治遗产。

司马炎之所以会同意贾充的方案，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布局：他要培养自己的势力，增加自己的权威！

他这位守成之主，必须通过灭国的功业来压住各方的势力，才能保证自己的政治方案得以实行，保证自己的王位统序。

他要灭吴。

司马攸三年丧期，正好什么都掺和不上！

其实自 269 年开始，司马炎就已经着手准备灭吴了。他厚待刘禅等西蜀后裔的子孙，做出优待投降王室的样子，并调整整个南方的部署。

他派自己的心腹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派老爹司马昭的心腹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派五叔东莞郡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272 年，羊祜推荐知己王濬为益州刺史，都督益、梁州诸军事，命其在巴蜀建造战船，训练水军。

---

① 《晋书·贾充传》：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

② 《晋书·贾充传》：有司奏：“若如充议，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丧服从诸侯之例。”

但是灭吴的整体进程一直不紧不慢，因为灭不灭吴这事两可。不灭吴更符合当时的利益，因为政治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他弟弟司马攸一步步地被关进了政治的笼子，全国政局稳定，对吴开战，万一打输了呢？打输了司马炎的威望会下降，弄不好司马攸又整出什么花样来了。

但自276年司马炎从鬼门关闯过来之后，他便加快了灭吴的步伐，他每天想的是："必须得灭！我封个外戚都需要费尽口舌说服各方势力，我得让所有人明白，我才是这个国家毋庸置疑的老大，一言九鼎！"

276年十月，羊祜奏请伐吴，并提出了灭吴的计划书。总思路是从西蜀顺江而下，自襄阳夺取荆州，自合肥牵制吴军主力，三路军同时发力灭吴。

司马炎第一次将灭吴的计划在朝堂上拿出来，遇到的阻力很大。很多人反对，比如他的亲家贾充。司马炎看到如此大的阻力，选择了暂缓灭吴。

两年后，即278年，羊皇后去世了，司马攸要去守孝了。司马家以孝治天下，守孝的时候是不能上班的。灭吴的事，司马攸是一丁点儿也掺和不上的，灭吴的政治光芒将全部被司马炎占据！

这三年司马攸不能上班，势力就会萎缩，司马炎要挟灭吴之功在政治上给司马攸关键一击！他要通过灭吴，积攒出足够的功勋和话语权，让所有人闭嘴，让所有人听安排，让司马攸有多远就滚多远！

灭吴，说句实在话，要不是因为司马炎快被自己的傻儿子和牛弟弟给挤兑神经了，根本不是晋朝的刚需。

好多事，其实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魏灭蜀如此，晋灭吴亦如此。

司马炎的这场功勋之战，也将一个帝国盘根错节的、固化到极致的朽烂，彻彻底底地展现了出来。

中华大地上，透着糜烂气息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统一天下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六、为什么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这场大战，吴主孙皓应该已经等着急了。因为这场大战，他打的是被害者的旗号，结果我们一直在讲司马家族脏心烂肺的事，明显拿孙皓不当回事。

孙皓不要闹情绪，司马家族再怎么腐烂，毕竟还是主角。你爷爷孙权要是六十年前不背刺荆州，弄不好现在你就是主角了。一甲子过去了，真快啊！

现在说说吴国孙家那堆脏心烂肺的事。

话说公元 241 年，孙权的太子孙登病死。因为母亲受宠和孙登死前力荐，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孙权又偏爱鲁王孙霸，渐渐地，孙和与孙霸间的待遇规格几乎没有了差距。

孙和与孙霸都不是嫡子，孙权又总把他的父爱散播给孙霸，因此孙吴政权围绕着这哥俩开始了党争。

244 年，孙霸一党对孙和的太子党展开了一系列攻击，太子心腹顾谭等被处流刑，太子太傅吾粲死于狱中。245 年，太子党最大牌的政要陆逊忧愤而死。

太子党与鲁王党之间斗争了近十年，史载江东的党争已经打到了

政权一分为二的“举国中分”地步！[①]

这种“举国中分”的情况直到250年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被赐死，以二王同归于尽而收场，孙权九岁的末子孙亮被立为太子。

不管孙权在“二宫之争”中是否糊涂，是否有为了设局搞死那帮老臣后收权这样更深的目的，他的代价都是不可承受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出现党争，就再也回不去了。

252年，折腾半个世纪的孙权终于死了，顾命大臣如下：当年的太子党大将军诸葛恪和太常滕胤，当年的鲁王党中书令孙弘、侍中孙峻、将军吕据。

孙权刚死，党争就图穷匕见了。中书令孙弘矫诏准备政变，被诸葛恪反杀。同年冬，诸葛恪在东关大捷后兴师，准备与魏国一战而定击垮司马师，因此不顾全江东的反对对魏开战。

对魏开战，除了诸葛恪刚愎自用的性格，还有一定的政治深层原因。

眼光犀利堪称三国末年最毒辣、只要上书就都针砭要害、除了看不明白自己的命之外什么都看明白的邓艾，写过相当明白的一段话：孙权手下大臣的权力和实力很大，现在孙权刚死，他们都不听召唤，诸葛恪之所以穷兵黩武，是因为他想通过铁腕高压而立威让江东不散摊子，结果却玩砸了。

因为党争，江东在孙权死后出现了巨大的离心危机，军政一把手诸葛恪打算通过对外征伐，调动所有的力量让新一代领导班子建立权

---

① 《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通语》：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威，结果却失败了，鲁王党的孙峻乘机干掉了诸葛恪。

孙峻自253年到256年掌权，他死后，其堂弟孙綝于256年到258年掌权。后来又在一系列的宫斗政变后，吴国的末代皇帝、二级狂躁型精神病患者孙皓上位了。

这位孙皓杀起人来完全是妖孽行径，动不动就扒皮挖眼，而且被杀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句话不对自己的皮就没了。

吴国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比如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好几个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先是严刑拷打但不解气，最后砍他的头，砍完头还不解气，再把他的脑袋烧了。

孙皓喜欢开酒会，到会者必须都得喝躺下，谁也别走，互相打小报告，发现问题，当场办案，现场扒皮挖眼。

孙峻、孙綝这两位执政时就已极端残忍嗜杀了，孙皓算是这两人的威力加强版。

之所以会在王朝末年出现如此极端弑杀的暴虐之君，是因为整个江东政权已经相当分裂，对权力控制极度不安的年轻君主希望恢复权威却有劲使不出来。

整个两晋南北朝，会有很多这样年纪轻轻的“神经病”君主。

早在272年王濬在蜀中造船时，建平（郡治今重庆巫山县）太守吾彦就发现长江上游飘来了大量木屑。一叶知秋，吾彦向孙皓建议：“人家要动手啦，咱得增兵做防备。”孙皓不搭理。

274年，守荆州的陆抗（陆逊子）在病危时向孙皓建议尽快增兵，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因为晋军随时要打过来。孙皓还是不听。

此时的末代吴国，特别像商朝末年。虽然晋朝的武帝并非西周的武王，但灭这个从上到下失去民心与臣意的国家，其实就是走个程序的事。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吴国这间破屋子，甚至一度有可能比西晋

挺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不管这屋子再怎么一踹就塌，你要是永远不去踹，那就不会塌。司马炎这一脚，几乎是全世界抱他大腿推着他，他才伸出去把孙皓踢死的。

早在一年多以前，看透世态炎凉的司马炎就已经下定决心灭吴了。大病痊愈后的当年十月，司马炎将荆州军区的铁杆羊祜提拔为征南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随后羊祜迅速给司马炎上书，表示一定要伐吴。

羊祜在上书中表达了三个意思：

1. 当年蜀汉天险，咱都拿下来了，现在吴国之险不叫问题，我军军力之盛更是碾压吴国。

2. 现在我们有这么大的优势不趁机拿下吴国，年年损耗如此巨大的国防力量，对晋朝来说不是长久之事。

3. 方案我都想好了，从四川出水军顺流而下，荆州军南下江陵，豫州军直指夏口，淮南军攻打江东，在这数千里的防线上，吴国是无法以一隅敌一国的。

羊祜的奏表递上去后，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代表人物就是贾充和荀勖。[①]

是吴国很难打吗？并不是，现在吴国弱得跟司马衷的智商一样。

之所以大臣们大都不同意，根子还是人事问题。

贾充这些年一直在中央的核心区，枝根叶蔓遍布朝堂，这一派系是绝对不希望看到吴国被羊祜灭掉的。灭吴是此时的天字第一号大功，这些年一直由羊祜负责。此时又是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将成为大晋第一功臣。

羊祜的后台同样很硬，姐姐是司马师遗孀羊皇后，羊祜本人还属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紞尤以伐吴为不可。

于司马炎嫡系，这些年在荆州同样有自己的政治网络，一旦羊祜一党携平吴之功大规模入朝，贾充派系的权力大饼将被吞食走很大份额。

更何况此时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司马炎已经不信任贾充这个亲家了。所以贾充一党的既得利益者变得异常敏感，坚决不允许这种潜在威胁发生。

他们认为：伐吴，对国家，是统一大业；对司马炎，是莫大功德；对羊祜，是千古留名；唯独对我们，是潜在的巨大威胁。所以坚决不能让羊祜成功！

在朝廷里，比较有分量的只有度支尚书杜预和中书令张华跟羊祜是一个心思，对司马炎表示得伐吴。[①]

杜预和张华都是身负大才之人。在灭蜀时，杜预是被派去负责监视钟会的关键人物，后来成都兵祸，钟会的诸多僚属横死，只有杜预机智脱身，幸免于难。

张华几乎堪称最强政务人才，记忆力超强，涉猎极广，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司马炎曾经有一次心血来潮找张华问汉廷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门万户的情况，张华应对如流，画地成图，给身边听着的人都说傻了。他后来被司马炎引为左右手，连他妈死了都不许他回去守孝，理由是国家运转实在离不开他。

为什么这个时候杜预和张华跳出来了呢？

杜预后台硬，娶了司马炎的姑姑。张华不是司马家核心圈的人，属于落魄贵族，他爹曾是渔阳太守，但家道中落，同郡的刘放爱才，收他为姑爷，由此才渐渐进入高层圈子。

这两个人，一个根子硬而且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个希望借此机会继续进步。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帝意合，赞成其计。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所有的政治斗争说到底都是路线问题。由于对伐吴争议太大，在朝堂上就僵持上了，羊祜叹出了那句千百年来相当有名的话："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

由于利益集团搞破坏，司马炎这次的灭吴计划因为阻力太大而暂时搁浅了。

随着整个伐吴准备工作的深入，我们能够通过这场战役深刻了解到在这片土地上想要做成一件事，所需要的底色是什么。

羊祜没能及时动手灭吴，这一拖，就再也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是，羊祜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倾尽自己所能完成了整个平吴计划的"核心发射器的助推"。其中最关键的助推器，是一个老男孩——益州刺史王濬。

王濬，弘农人，家世两千石，娶的媳妇是司隶校尉后担任司空的徐邈的女儿。此君比较狂傲，导致名声相当不好，这些年混得一直很一般，直到五十多才混到了羊祜身边的职位。

一把年纪的老头了，却仍然被人看不上。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人志向远大，奢侈不节，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主，不可独当一面专任啊！"

羊祜对这个比他还大十多岁的狂老头则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说："淘小子出好的，我就爱看这老小子！"因此不断提拔这个老男孩，后来王濬从羊祜这里转任巴郡太守。

怎么说呢，人这辈子是真的不能狂的。所谓"通天大才"古往今来少吗？一群庸才死死地压住一个天才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是所谓的"庸才"有问题吗？人家才不是什么"庸才"，只是你不是"天才"。

真正的天才步步谨慎，如临深渊，干成一番事业尚需九九八十一难，更不要说你处处狂傲树敌了！

王濬之所以名垂青史，其实就是因为得到了羊祜的青眼相看。古往今来王濬这种“人才”数不胜数，但羊祜却不多。

羊祜之所以会容忍这个老男孩，并不是什么爱才，只是心更大，拿王濬当自己千古留名的一个好工具而已。

王濬在巴郡太守任上发现了一个现象：巴郡接壤吴国，兵士徭役极重，当地的营户生出来男丁直接就扔了。

王濬随后严定法律，宽限徭役，只要是生育者皆可免于徭役。在王濬任上，数千个“王濬宝宝”得以存活长大。①

后来王濬调任广汉太守，又成为广汉地区的青天大老爷。也许是狂傲了一辈子的王濬终于主政地方有功于一方百姓，也许是数千个“王濬宝宝”积了大德让王濬改命成功，他的人生开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在广汉太守任上，王濬梦见三把刀悬于卧室梁上，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把刀。王濬醒来后很不开心，满脑子琢磨这是哪来的四把刀想捅死我啊！

他的主簿李毅听说后向他道喜：“三把刀是个‘州’字，又飞过来一把是‘益’，您要当益州刺史啦！”没多久，王濬发现那四把刀真是给自己道喜的，益州刺史皇甫晏被地方黑恶势力张弘杀了，朝廷迁王濬为益州刺史。

王濬到任后部署剿匪行动，干掉了张弘团伙，以勋封关内侯，随后在益州任上政绩突出，远近蛮夷多来归降，司马炎于是调王濬回朝廷上班，想予以重用。

在这个时候，老上级羊祜出手了。羊祜给司马炎上了一封密表，表示一定要留王濬当益州刺史，司马炎同意了。②

---

① 《晋书·王濬传》：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

② 《晋书·王濬传》：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

羊祜很早就思考伐吴的方案，认为自曹魏以来，自襄阳南下攻击荆州的军事行动就没有成功的时候，想要攻破江陵重镇，应该将益州上游之势调过来。

羊祜早就知道王濬能干，但除此之外，羊祜还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传闻。在边境的吴国童谣中，有一段传唱度非常高："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

羊祜听到后受到了极大启发，破吴的是"水中龙"，大概率是水军建功！尤其这个时候朝廷征王濬为大司农，羊祜突然想起来，王濬的小名叫"阿童"。[①]

这个"衔刀浮渡江"的神秘"阿童"难道是王濬这个老头？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定要把王濬留在益州！

273 年，羊祜找关系留下了王濬，命他悄悄地修造舰船，将来准备顺流灭吴。就这样，过了三年，276 年从鬼门关闯过来的司马炎推进伐吴，也有了之前最早的那一次朝堂辩论。

由于刚刚提出来，尚需多方面协调，结果又推迟了两年。但这两年发生了重大变化，灭吴总设计师羊祜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278 年秋，羊太后死后不久，羊祜也得了重病回到洛阳。司马炎面见重病的羊祜，与他讨论伐吴之计。[②]

因为羊祜已经病得起不了床，司马炎多次派张华去询问计策。羊祜做了总结性的发言，说："现在主上虽然有开国之美，却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功业，吴国内部已经烂透了，一定要打啊！要是对面的老大孙皓

---

① 《晋书·羊祜传》：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会益州刺史王濬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

② 《晋书·羊祜传》：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中诏申谕，扶疾引见，命乘辇入殿，无下拜，甚见优礼。及侍坐，面陈伐吴之计。

突然死了，换一个正常人来接班，对方有长江之天险就算我们有百万之众也不好逾越啊！”①

羊祜几乎用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儿力气对司马炎表白：“你功业未建，别等了！别听朝里那帮人的了，你想要压住那帮人就一定得开天辟地！长江对面的孙皓更是不可遇的人，去晚了他就没了！”

司马炎已经做了决定，因为羊太后已死，他弟弟司马攸必须去守孝，他要收割吴国了。但这个时候伐吴的总指挥羊祜不行了！

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卧护诸将”，躺着回荆州去统领全局，因为前期都是他忙活的，换了人接不住！羊祜说：“我是去不了了，死半道上不吉利，得换人，我觉得杜预一定没问题！”

羊祜一病不起，导致伐吴链条开始出现连锁反应。最明显的就是司马炎再次征调益州刺史王濬回朝廷上班！

王濬在益州已经待了六年，整军备战、修造战船。羊祜快不行了，司马炎并没有十足把握控制住王濬。再换一层考虑，此时益州已经做了多年储备，司马炎也希望换个更亲近的人去摘桃。

王濬听说自己被调职后，在七十岁的高龄玩了把心跳，冒着被人弹劾的巨大风险，走到汉寿时派自己的参军李毅去洛阳再次表明自己建功立业为国效力的心迹，请求伐吴！②

他这么做是很冒险的，因为这个行为表明他不想交权！

最后又是羊祜，再次保举自己提拔起来的干将，稳住了王濬的益州刺史一职，伐吴大业不变！

---

① 《晋书·羊祜传》：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

② 《华阳国志》：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

278 年底，羊祜不行了，推举杜预代替自己，举荐张华代替杜预的度支尚书，负责伐吴的后勤事务，随后病逝。

司马炎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这一年的征吴行动由于羊祜的去世被再次耽搁。但羊祜在死前基本捋顺了所有的伐吴链条：总接班人找了杜预，王濬得以继续留在益州，后勤部长是张华这个算天星；伐吴的总方案全部准备妥当，找的理由也是充分的。

279 年初，司马炎在诏书中明确了伐吴时间：今年冬天必须灭吴！[①] 王濬官拜龙骧将军，这是干大事前的强烈催运将号。

即便司马炎已经将灭吴的时间点彻底敲定，但阻力派依然不断反对，没完没了。

279 年秋，就在总攻即将在一个季度后打响的时候，时任扬州都督的王浑传来报告，说孙皓即将北侵，请求伐吴之役再缓一年。[②]

王濬之前留在洛阳汇报的参军李毅听说这事后，第一时间给朝廷上书，并迅速将情况汇报给了益州的王濬。

王濬紧跟着也上书道："此时孙皓残暴，吴国上下离心，已到天变之时，要是孙皓猝死，吴国上下一心，我们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老臣已经在益州造船七年了，很多老船都开始朽烂，老臣已经七十岁了，还能活几天呢，陛下别再等了。"[③]

---

① 《华阳国志》：诏书拜濬龙骧将军，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除何攀郎中，参军事。以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郄坚为督，冬当大举！

② 《华阳国志》：秋，攀使在洛，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侵，请兵，朝议征，欲须六年。

③ 《晋书·王濬传》：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

贾充和荀勖也借着这个机会劝阻说不能打啊，再等等吧。只有后勤部长张华继续抗争，支持伐吴。

司马炎又被反战派搞得要变主意，史书中记载，伐吴总司令杜预奏表求伐吴的黄道吉日时，司马炎打算明年再说。[①] 作为主战派最大的腕儿，万般无奈下，杜预上书请战：

1. 听说我们要平吴，吴国已经全面戒严，但根本看不见吴国有什么援兵，估计此时吴国已是强弩之末，只会全力保扬州，而不会顾及荆州的边防了。

2. 咱们此次出征，赢了就开万世之业，没打下来也不过损失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为何不试试？再等一年，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这封上书，司马炎依旧没什么反应。于是杜预破釜沉舟，在半个月内再次紧急上书！

这次杜预搬出了已经过世的平吴总设计师羊祜，直接把话挑明了："那帮反战派结党营私，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之所以反对，不过是因为羊祜当年和陛下私下秘密筹划平吴之事。目前灭吴已是眼前之事，这帮人担心别人立功，所以一个劲地阻挠！[②]

"自秋天开始，双方都已经打明牌了，孙皓已经知道咱们要动手

---

① 《晋书·杜预传》：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

② 《晋书·杜预传》：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

了，要是给他一年时间做准备，明年不一定能拿下来啊！”①

这封奏书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跟张华下棋。等司马炎看过后，张华做了最后的推助：“皇上啊，别等啦，万事俱备，咱们开干吧！”②

在主战派与反战派如此反复的博弈后，司马炎又改了主意：伐吴不能等明年了。贾充、荀勖等人继续在司马炎面前争辩，结果司马炎爆发了，以暴怒的形式表态：全面伐吴！③

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朝廷博弈了四年的伐吴之战，终于启动了！

---

①《晋书·杜预传》：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②《晋书·杜预传》：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

③《资治通鉴·晋纪二》：贾充、荀勖、冯紞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

七、从头到尾推诿扯皮的党争之战

看一下灭吴的部署吧。

司马炎采用羊祜生前拟制的计划，发兵二十万，分六路进攻吴国，咱们从东往西看：

1. 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自下邳向涂中方向进军。

2. 安东将军王浑（王昶子，司马炎姻亲）自寿春向江西出横江渡口进军。

3. 建威将军王戎（琅邪王氏，司马昭提拔的嫡系，其从弟王澄之妻郭氏为贾充家亲戚）自许昌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4. 平南将军胡奋（司马懿的老部下，女儿为司马炎后宫贵人）自汉水南下向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区）方向进军。

5. 镇南大将军杜预（杜预妻为司马炎姑姑高陆公主）自襄阳向江陵进军。

6. 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的水军沿长江而下。

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筹粮运等事宜。

除了这些一线部队外，司马炎让最大的反对派贾充挂了个总指挥的名，给自己培植的外戚杨家的杨济挂了个副总指挥的名，这两人率中

军驻襄阳，节度诸军。

司马炎对贾充担任此职的安排有三个考虑：

1. 防备王濬。

此次伐吴除了被羊祜保举的王濬外全都是司马炎的亲友团。司马炎之所以全用亲戚，就是因为他回顾十多年前的历史，考虑到当年的钟会之乱，如果这次前线灭吴成功后，主将就地谋反了呢？

所有的水军都被带走了，尤其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王濬手中有着规模最大的舰队。老头在益州八年了，根深蒂固，他要是谋反，司马炎要想平叛连船都找不来。

贾充和杜预、王濬这些羊祜系的将领不和，将贾充布置到襄阳的战略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防王濬的。一旦王濬有什么异动，襄阳是拦腰截断王濬造反最好的地理位置。王濬在荆州反，贾充就直接南下扑灭；王濬在扬州反，贾充则拦腰截断上游的军队。

2. 通过这个安排暗示朝野：他扶持的外戚杨家已经有机会和贾充这个老牌权臣平起平坐了。

更重要的是，伐吴之战打输了，作为副总指挥的杨济没什么关系，都是总指挥的责任；打赢了，被扶植的杨家也跟着分享战功。

3. 打输了，贾充这个总指挥背黑锅。

打赢了，我对你贾充是安抚，你之前嚷嚷着不能打的各种理由，都会被这个挂名总指挥取得的战功所掩盖。将贾充架到平吴大业上，逼着贾充正向做功。

按理说司马炎考虑得已经很周全了，但还是有一点儿草率了。贾充这个泥鳅已经滑到了超出想象，谁说打输了他就要背黑锅呢？不知道他甩了一辈子锅吗？

司马炎十一月下诏全线开打，等部队正式启动基本到了十二月，进入 280 年正月后，前方战报开始传来。

东线，王浑攻克寻阳、赖乡诸城，俘虏吴武威将军周兴。

中线杜预部已经包围江陵，但打不动；同是荆州战区的胡奋攻夏口、王戎攻武昌，同样无建树。

西线王濬部还没一点儿动静。

这个时候，贾充开始了第一轮的甩锅："现在没什么斩获，我到了前线才看出来伐吴全都是瞎嚷嚷，杜预根本就打不动，杀了张华以谢天下吧！"

司马炎一如既往地好脾气，不骂贾充惑乱军心，也没给杜预施加压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说："伐吴是我的意思，张华跟我想法相同而已。"

但是，贾充的这封上书又惹得朝堂上下吵吵嚷嚷，各种"别打啦、不能冒进啊"，逼得张华豁出去与全世界为敌，表态伐吴必克！

在政治游戏中，如果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很多组合拳是非常好打的。贾充还没做什么大动作，仅仅是没有建树，就已经逼得司马炎说话，又逼得张华表态。

只要这次伐吴不成功，司马炎的政治威信就将大大受损，张华也必死无疑。无论在战前谋划时多么有信心"伐吴必克"，真等战争开打后，主战派是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的。

在西面的艨艟巨舰驶出峡口后，战况改观了。

这里要专门说一下，王濬此次的舰队规模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支航母编队。

王濬在益州建造的战舰每艘足以装两千人，堪称水上堡垒，在船上马都随便跑。船不光大，王濬还创造性地在船头画了大怪兽打算吓唬江神，造型那是相当拉风。史载"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王濬伐吴之时，还看到十多年前自己种的树都结果子了，当年在巴郡因为王濬得以成活的数千名"王濬宝宝"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到了服

役的年龄，出门时巴郡的父母们都告诫孩子：你们这条命都是王府君救的，去了千万别怕死，对吴国要往死里干！[①]

司马炎的开战诏书时隔一个多月自洛阳传到了成都，280年正月，王濬终于带领这支憋了八年的舰队扬帆起航！

驶到三峡，王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三峡之险。之所以一定要选在冬天过三峡，就是因为三峡中的很多礁石只有在冬天才会露出水面。

王濬的船都是艨艟巨舰，吃水深，要是看不见那些暗礁而航行将是非常危险的。

三峡之险已经不同寻常，吴国这些年又做了各种各样的战略防御，在礁石之外的舰队必经之处布下了很多铁索和铁锥。[②]

按理讲，过三峡是伐吴最难的环节，因为三峡地区本来就水流湍急，江岸狭窄，万一大船触礁搁浅，整个舰队就全堵那里了，随后会造成重大的追尾堵塞事故，根本赶不上会攻江陵。但这个难关，羊祜早就帮王濬破解了。当年羊祜抓到过吴国的技术间谍，直接就送到王濬那里了。[③]

到了铁索铁锥处，王濬放出了之前准备的几十个大木筏，每个木筏方百余步，筏上扎草人，披甲执杖，令善水的士兵乘筏先行，江中的铁锥扎到筏上都被筏带走了。又做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锁，就拿火炬烧，将铁锁熔化烧断，吴国设置的人工天险就此被突破。

二月初一，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攻克丹阳城，擒丹阳监盛纪。两

---

① 《晋书·王濬传》：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② 《晋书·王濬传》：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

③ 《晋书·王濬传》：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

天后，王濬舰队克西陵，杀西陵都督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

围攻江陵不下的杜预之前就已经分兵向长江北岸上游进军，准备接应王濬，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小胜。此时听说王濬已克西陵，于是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

这八百奇兵渡江之后多张旗帜，于巴山起火，威吓乐乡（今湖北浴市镇）守军，以壮声势。

当初，司马炎给了王濬这么一封诏书，就是舰队行至建平，受杜预节度；到了秣陵（今江苏南京），受王浑节度。[①] 说到底是司马炎真不放心王濬。

在江陵，杜预知道这封诏书时就对属下将帅说："如果王濬能够抵达建平，说明威名已震，不能再让他受制于我；如果他到不了，我根本就没机会控制这支舰队，所以提前跟你们打预防针，看见王濬时都客气点儿。"[②]

王濬拿下西陵后，杜预给王濬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濬，说："你已经突破三峡天险了，一定要继续努力，一直打到长江下游，然后自长江入淮水，再由泗水、汴水转黄河，率领这支舰队一直回洛阳受封，这是旷世奇功啊！"

杜预早早地就对王濬表明："我不和你争功，你放心可劲折腾吧。"这几乎成了此次灭吴能够成功的最关键的一封信！

王濬这人志大但不懂克制，自己的欲望喷薄得全世界都知道，尤其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有着过把瘾就死的心态。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的

---

① 《晋书·王濬传》：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② 《晋书·王濬传》：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

功劳有可能会被别人分割甚至抢走，很难讲他不会做出什么不可预测之事。

王濬收到杜预的来信后，将这封信直接原件上表了司马炎。什么意思呢？这老小子赶紧告诉司马炎："让我玩命干吧，您看看，杜预已经全权放手了，有证据的。"

他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我真的拼命帮杜预拿下荆州，杜预要是反悔，突然夺我兵权，或者他本来就是拿信骗我玩命，到时我可有话说，您也都看到了。

拿到了杜预的保证，王濬开始爆发小宇宙，在攻克西陵后的两天，于二月初五攻克荆门、夷道二城，随后一路推进到乐乡城下。

乐乡的吴国都督孙歆虽然是宗亲，但却是个废物，早在杜预八百奇兵渡江放火的时候就被吓破胆了，说这是飞渡大江啊！他这种士气是别想打赢眼珠子已经憋通红的老王的。吴国舰队碰到老王的舰队被血虐，孙歆兵败，退回乐乡城中。

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之前杜预安排埋伏在周围的八百奇兵居然跟着败兵一起进了城，谁都没发现。[①]

吴国当年赫赫扬名的长江水师，无论是从战力还是从军纪、综合管理等诸多环节来看，都已经彻底朽烂了。孙歆被这个八百人小分队拿下，乐乡被攻克。至此，江南已经没有吴国的武装势力了。

八天后，二月十三，已经孤木难支的江陵被杜预攻克，杜预斩江陵督伍延，长江上游的所有重要据点都已被晋军攻占。

江陵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指向长江中游的江北都督胡奋、豫州刺史王戎也已进抵长江边，围困夏口和武昌二城。

---

① 《晋书·杜预传》：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

拿下江陵后，司马炎传达了最新指示：

1. 王濬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升平东将军，继续东下，与胡奋、王戎共伐夏口、武昌，一路打到建业去！

2. 杜预往南扫荡，安抚荆南四郡。

3. 荆州南境拿下后，杜预分一万人加入王濬舰队，分七千人加入唐彬舰队；夏口拿下后，胡奋分七千人加入王濬舰队；武昌拿下后，王戎分六千人加入唐彬舰队。

4. 贾充别在襄阳待着了，去项城吧。

司马炎看到王濬寄来的杜预的信，赶紧进行了官方部署，既是肯定杜预的大局观并让王濬安心，也是防止杜预变卦跟王濬互撕，直接明确了益州舰队的归属权，并鼓励已经满眼通红的王濬捅死东吴。

江陵被拿下，归属明确后，王濬的长江舰队势如破竹，连克夏口、武昌，直奔江东而来！

此时看看东线，自打正月开战后，东路军的王浑和司马伷在长江北岸基本没碰到什么阻力，轻轻松松就饮马长江了，然后就待在那里看着。

这两位比较油，一直在观望上游的战事，与此同时也不想得罪贾充，天天在江北欣赏大江东去的美景。

此时吴国内部对于即将到来的亡国展开了抢救探讨，丞相张悌总督三万人去江北决战，至牛渚。丹阳太守沈莹说："咱不能过江打啊，还是集结水军等着和王濬决战吧！"

病入膏肓之人就不必讨论什么药方的事了，沈莹在反对出战江北的理由中说了："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

都知道王濬在蜀地治水军的事，都知道王濬憋着劲要来攻打吴国

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呢？

张悌反驳道："要是听你的，等王濬大船开到，咱们的军心就完蛋了！王濬一路势如破竹气势如虹，咱们还等什么？现在就在江北与晋军决一死战吧！赢了还能提振士气，也才有资格跟王濬打最后一战！"

作为丞相，张悌同样也知道，吴国这艘破船早就散架了，晋军杀过来就得投降，现在打，吴国还能有口气！

结果在渡江作战中，王浑和周浚大败吴军，张悌殉国，王浑进屯横江。此时此刻，摆在王浑面前的灭国的机会到来了，因为他击败的是东吴的核心国防军。[①] 江东士气已经土崩瓦解，过了江就该收割了！

这个时候，东方面军也听说王濬已经扫清一切障碍前来赶场。扬州刺史周浚的别驾何恽说："张悌带的是吴国最后的精锐，现在吴国朝野已经丧胆，王濬已经攻破武昌顺流而下，吴国土崩瓦解之势已现，现在咱们要速速过江！"

周浚认可，于是派他去跟总指挥王浑说。何恽走之前，对周浚说："王浑不得罪人的自保神功已经修炼到化境，他肯定不搭理我。"

何恽到了王浑那里，得到的回答是："皇上诏令是在江北打吴军，不要轻进，听说你们这支军队很牛，但有本事独平江东吗？况且违命之胜，没有奖励，输了反而是重罪，皇上已经诏令王濬受我节度，等他开过来，再发起总攻。"[②]

何恽说："王濬已经扫清了整条长江上的贼寇，马上就要一锤定音了，肯定不会受你节度的！"[③]

---

① 《晋书·周浚传》：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

② 《晋书·周浚传》：浑果曰："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

③ 《晋书·周浚传》：恽曰："龙骧克万里之寇，以既济之功来受节度，未之闻也。"

王浑不搭理何恽。

王浑为什么如此保守呢？因为贾充在王濬拿下武昌、吴国西面最后一道关卡被打通、几乎大局已定的时候，又一次上书了："吴国不一定能打下来，已经快到夏天了，我这天天都热死了，江淮湿气大，肯定得传染病，咱先打住吧。"[①]

朝廷里中书监荀勖也带头复议，杜预在荆州听说贾充又发招了，赶紧又跟着上书说灭吴就在眼前，千万别听那帮人的话。

从头到尾的党争啊！做点儿事是真难啊，天下不如意事，恒十之七八！

王浑考虑的是等王濬杀过来后，他先接手长江舰队，再请示司马炎下达最后临门一脚的命令。这样不仅在战役层面更稳妥，将来也不得罪贾充：老哥您多担待，我这可是尽全力在拖了。

他的算盘打得挺好，却忽略了一个因素：不是每个老头都像他这么求稳的。西面的那位老王可是青春期了一辈子，他会受你的节制？

三月中旬，王濬的舰队杀到了距离建业二百里的牛渚。王浑遣使去找王濬，让他来军营讨论平吴方案。王濬指着帆说："此时风向大利，舰队航行有惯性，不能停！"[②]直接去打建业了。

舰队的副总指挥唐彬感觉要坏，王濬过把瘾就死了，他还得接着混呢。于是他对王濬说："我突然生病了，我的舰队给您指挥吧。"[③]

王濬的超级舰队开到建业时，孙皓派了最后的舟军万人出战，结

---

① 《晋书·贾充传》：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

② 《晋书·王濬传》：及濬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濬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

③ 《晋书·唐彬传》：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邺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

果军队没抵抗就降了。孙皓听说王濬的舰队旌旗器甲，布满长江，于是递了降书。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木，跟刘禅的造型一样，来到王濬大营。

吴灭！

恼羞成怒的王浑和志得意满的王濬两人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争功大战。王浑上表王濬违诏不受节度，有司判定：要把王濬用槛车拉回洛阳治罪。

司马炎打圆场，下诏责备王濬："老王你的功我都给你记着呢，但咱还是应该步调一致听指挥，团结一致才能取胜，应该按诏书行事。你在最后关头肆意而行，朕将何以行令于天下呢？"

王濬赶紧上书说："我之前快到的时候确实看见了王浑的信使，但他原文写的是'可暂来过，共有所议'，根本不提我现在归他节度了。当时风太大，我根本来不及调整我的舰队，那大风呼呼地就给我刮建业去了，我还蒙着呢，孙皓就投降了，然后我就赶紧汇报总指挥王浑，说我肆意而行，我忒冤枉了。"[①]

王浑又向司马炎汇报王濬拿了孙皓的宝贝，很像钟会呀！司马炎赶紧把两位老王召回洛阳，避免邓艾、钟会的往事重演。

王濬到洛阳后，这事根本没完！因为他得罪的是司马炎自己人的王浑，开始被核心集团疯狂围攻，先是有司表示，王濬不受诏书，大不敬，赶紧交司法部门处理。[②]

司马炎说：王濬在作战时确实没看见这个诏书，而且王濬有大功，

---

① 《晋书·王濬传》：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遣使归命。臣即报浑书。

② 《晋书·王濬传》：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

这事就算了。

有司又表示，王濬灭吴后烧了贼船一百三十五艘，这船已经是大晋的资产了，王濬造成了大晋资产的巨大流失，得交司法部门论处。[①]

司马炎传达了全都闭嘴到此为止的判决结果，算是给王濬被核心集团反攻清算的讨论画上了句号。

任性了一辈子的老男孩王濬可以说是这个高门时代的异类了。他大半辈子不得志，快到晚年才遇到伯乐羊祜，七十岁高龄又遇到可遇不可求的羊祜的继任者杜预，最终又碰上了开国之君中少数厚道的司马炎。

如果不是这三位顶级贵人，如果不是自羊祜决心平吴后的一系列机缘巧合，王濬别说建功了，可能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王濬的家门其实并不低，也是弘农的两千石家世，老丈人也是刺史级别的，但在他跟王浑正面硬碰的时候，他的弘农王氏瞬间就被太原王家（王昶为曹魏司空，司马氏嫡系）的顶级高门给击垮了。

更重要的是，“弘农”因为外戚杨家的上位现在是臭大街的地名，是高门集团的眼中钉。

王浑怼王濬时直接就拿侮辱人格的话招呼，说：“你不过就是个‘瓶罄小器’的小把戏，算什么东西！”

后面各种“有司”没完没了地找碴儿，也没见到王濬有什么像样的反击，如果司马炎是个刻薄寡恩的人，王濬很有可能就在最成功的时刻凋谢，转眼就没人记得他来过这世界了。

同样是跟贾充针尖对麦芒，敢上书互撕的杜预在平吴后就没有任何人敢找他麻烦，是他真的无懈可击吗？并不是，只不过因为他是司马家的嫡系，平蜀时就是监视钟会的，还是司马炎的姑父，他再怎么样都倒不了台，哪个“有司”也不会去做无用功！

---

① 《晋书·王濬传》：有司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

再回看此次平吴之战，晋军之所以能赢，并非王濬智谋超群、威武豪迈，伐吴总共二十多万大军，就没看到整体性作战，换当年刘备出夷陵的四万大军大概也一路能打到南京了，只不过是因为末代吴国已经朽烂到一踹就塌罢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司马炎以几乎任何一位开国之君都不会具有的宽容在做各方面的妥协。

贾充自始至终反对伐吴，整个高门大族目光短浅，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如果不是羊祜在一开始就看重了“老男孩”王濬，这次伐吴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大笑话！

当年羊祜说“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然后开始了十多年的灭吴筹划。对羊祜这样的伯乐之才，史书留了一笔：“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

如果不是身份特殊的杜预有着这个圈子的人所罕见的做事与创业精神，伐吴这件事在羊祜死后极大概率会被一拖再拖。

王濬当年上书说要是孙皓死了，吴国再立个正常人做国君，吴国很可能就拿不下来。

这不是没有可能，又过了两百年，南梁彻底覆灭后，陈霸先在混乱中崛起，就硬生生地将南北合一又拖了几十年。

禅代就是如此，前朝的所有关系网络与积病陋习都会继承过来，更不要说司马家此时已经埋下了太多无解的炸弹。

此次伐吴之战，与其说是开国一统，但更像是落日余晖中的最后一抹晚霞。

八、司马氏终极诅咒的炸弹安装完成

自公元189年袁绍扔出惊天大剧本后，用了整整九十年的时间，中华大地再次统一。不过“统一”后面的宏大字眼，还是等李唐开国后再说，因为没到三十年，又一次大崩盘了。这回崩盘可不再像两汉末年那么幸运，因为当时天降大神还能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平吴成功，也算是为二十多年后的大分裂提前埋好了爆炸的引线。如果这次灭吴没有成功，也许对于晋来讲，反而可能会是件好事。因为就在平吴成功后，司马炎获得了巨大的功业加成，他要完成他的权力部署了。

这次权力部署，最终催生出了极度凶险的政治大比武。双方在互拼内功后两败俱伤，在场的人没有一位赢家。

平吴后的当年九月，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开始嚷嚷要司马炎封禅，司马炎没同意。后来卫瓘这帮人又奏请了三次，司马炎依旧没同意。

按理说，事不过三，为什么司马炎要放弃封禅的机会呢？因为还有一大群人没表态，比如说伐吴总指挥贾充。

这个贾充啊，司马炎是真不能与他翻脸的，原因如下：

1. 每一步走得极稳，几乎不犯错。

2. 本身有才干，有干法律干政务的经验，不然不会被司马师看重，开国后也不会主持修订律法，而且修订的律法水平极高。

3. 结党水平极高，动不动就提拔党羽的势力，太多的人是跟贾充利益绑定的。[①]

4. 长时间在禁军干，提拔了大量的中下层武官。（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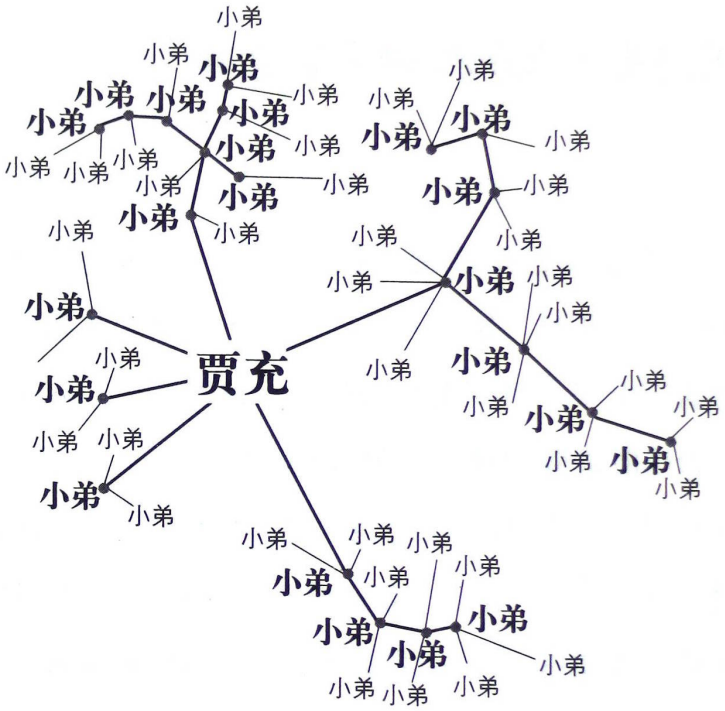


图 1-2　贾充提拔中下层武官示意图

面对这种权臣，除非他已经尾大不掉到了威胁皇位，需要立刻干掉他，否则最好的方法就是等他死。

只有等他死，他的权力网络才会出现松动，他阵营的人才会重新观望，才会给人分化、拉拢、打击的机会。（见图 1-3）

① 《晋书·贾充传》：从容任职，褒贬在已，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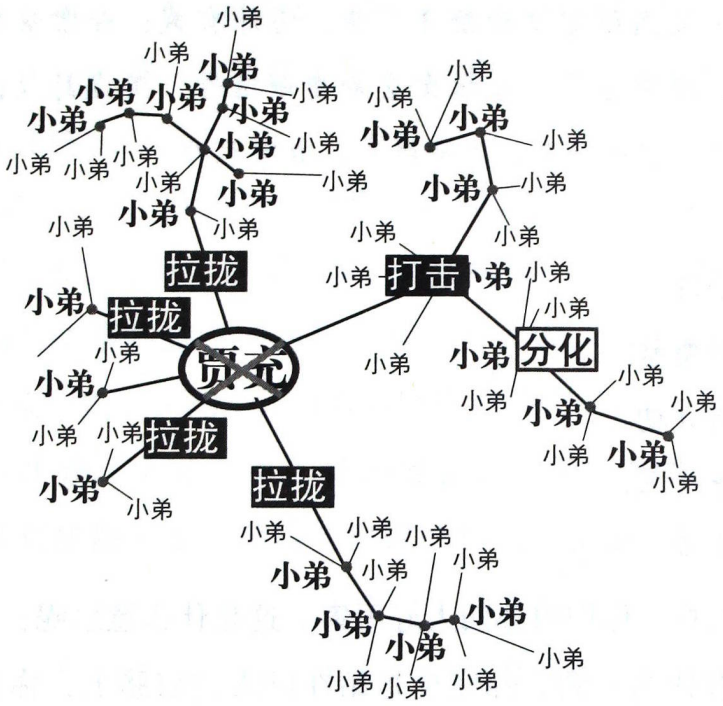


图 1-3　分化、拉拢、打击贾充的人才阵营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一旦撕破脸开战，就算除掉他，整个政体也将面临崩溃。

贾充自平吴后开始向司马炎请罪，司马炎则继续哄着他，但封禅这么大的事，贾充这个最大牌的老妖精不表态怎么行呢！

贾充为什么不表态呢？因为封禅将使伐吴的功勋最大化，从而使羊祜系的官员进一步分享政治资本。

最关键的是，将进一步强化司马炎的皇权权威。这是权力已经登峰造极的贾充所不愿意看到的。

一直到满朝文武第五次联名上奏，司马炎才看见贾充署了名字。但是司马炎还是没同意。有司的措辞很有意思，下面列一下《晋书·志第十一》中的原文。

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

史籍……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

潜台词是说：

1. 你爷爷奠基。

2. 你大爷立功。

3. 你亲爹开国。

4. 你小子统一天下。

最后一汇总，你们祖孙四人好厉害。这是什么意思呢？

平个吴有什么牛的，你完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家的家业是我们这帮老兄弟给打下来的。

面对贾充为首的文化流氓集团，司马炎彻底拒绝了封禅，随后再一次进入了蛰伏状态。

这可是封禅啊！没有皇帝不在乎这种天地间最珍稀的千古留名权的！司马炎晚年曾念叨“我平天下而不封禅”，他是很在乎这事的。

为什么他忍下来了呢？因为总有太多要考虑的政治维度。

有一说一，司马炎这个古往今来最挠头的守成之主，其实真算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家了。

司马炎又忍了一年多，282 年四月，贾充去世，他终于把最大牌的老家伙熬走了。

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出手了：他在与外戚杨珧和亲信荀勖密谋后搞了突然袭击，任命司空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并立即赴任。

司马炎认为，司马攸的老丈人贾充死了，自己作为平天下之君，安排自己弟弟去藩国上班应该不叫个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继东汉

党锢之祸后，两百年来，最疯狂的政治斗争风暴刮起来了。

朝野上下几乎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这次提出反对的人，包括了所有阶层！

先说宗室系统，曾经平乱西北、司马炎此时几乎最有能力的叔叔司马骏恳切上表，最后“以帝不从，遂发病薨”，居然气死了。

由于司马骏堪称宗室中最有分量的发言人，他的“遂发病薨”很难不让人想象，这是司马炎让所有人闭嘴的操作。

中护军羊琇（羊祜堂弟）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北军中候成粲打算直接做了设局司马攸出镇的杨珧，吓得杨珧连家门都不敢出。[①]

羊琇是司马炎年少时的好兄弟，司马炎做抚军将军的时候，他是嫡系的参军；司马炎继王位后，他是禁军中关键的左卫将军；司马炎禅代后，他又是中护军。他是司马炎一朝干的时间最长的禁军将领，司马炎大事小情都会跟他商量，对他优宠极厚。[②]

这算是与司马炎一起扛过枪的弟兄了，而且明摆着就是死忠司马炎的，但这次羊琇步调和司马炎不一致了，他劝告司马炎别让司马攸离开，否则将来会出乱子的。羊琇这也算是帮禁军表态了。

对于这位好兄弟，司马炎掀翻了几十年的友谊小船，将羊琇迁到了太仆的闲职上。

羊琇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一病不起，随后也气死了。

司马炎之所以选择282年十二月让司马攸回齐国，是因为每年正月会有大型朝贺，他要让每个场面上的人都看到：“我让我弟弟离开朝

---

① 《晋书·杨骏传》：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

② 《晋书·羊琇传》：琇在职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

廷了，今后都别瞎琢磨了，我现在说一不二！”

本来司马炎想露脸，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司马炎往茅坑扔炸弹后，自己的内部圈子先炸了，司马攸也选择了再看看，先不走。

在这个过年朝贺喜气祥和的特殊时刻，所有人都看戏般地等着事情的发展，司马炎因此没有选择地被架上了硬刚到底的战车。

283年正月，刚过完年，司马炎将济南郡划给了齐国，还打破了规矩开了口子：封司马攸之子司马寔为北海王。要知道此时非皇子不能封王，司马炎可谓给足了弟弟司马攸面子。

与此同时，司马炎对齐王司马攸本人继续给大礼、给面子，备物典策，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并“命议崇锡之物”。

司马炎一再提高司马攸的待遇，潜台词就是：赶紧走！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所有人都看着了，你不能不识好歹！

按理讲，司马攸是必须得走了，因为这几乎等同于“捧杀”，这种潜规则信号你要是不给出反应，那就是公然与司马炎撕破脸了。

但是，司马攸还没来得及表态，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由于司马炎给了他弟弟超高级的礼仪规格，专门负责礼仪事项的太常博士们找到了自己加入高层混战的切入点，七位太常博士说：“礼仪有问题，我们不同意齐王走。”

司马炎彻底怒了：“我轰我兄弟走跟你们这帮人有什么关系！你们算什么东西，有你们说话的份吗？”

太常博士们跳出来也让司马炎更加忌惮司马攸的势力：怎么什么人都帮你呢？到底是谁的天下！

司马炎下令司法部门治七博士的罪，并免掉了博士们的上司太常郑默的官。

不过这根本就不能消灭反对意见，博士祭酒曹志说：“把我也一起

算上吧，我陪着死。”当年司马炎的棋子，跟贾充死磕的庾纯仅仅看过这个诏书就去廷尉自首，表示把他也算上！

这么多人求着一起治罪，已经是政治斗争中双方最大的决裂了。

司马炎出离愤怒！

廷尉刘颂最终以“大不敬”的判决要处决上书派。

这是司马炎自继位以来第一次要诛杀上书谏言的大臣，政治斗争的信号已经由红变紫，即将爆灯。

就在这个时候，尚书夏侯骏、左仆射魏舒、右仆射司马晃又上书求情，说：“廷尉的判决我们不认可。”

最终司马炎选择妥协，改杀头为罢官，但对司马攸必须走这件事，谁说也不好使！

大家会纳闷：为什么群臣一定不让司马攸走呢？

是因为司马炎那傻儿子的原因吗？有这个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

是因为司马攸的政治势力庞大吗？并不是，有很多别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史书中对齐王出镇记载的最详细的一份重量级上书。

刚刚灭吴的王浑上书劝谏：不能让司马攸走啊，将来最好的政治格局是太尉司马亮、太子太保司马攸、卫将军杨珧共理朝政。[①]

王浑不是仅仅甩出了这个方案，他还给司马炎做了四段价值连城的分析：

1. 司马攸和你是至亲至近的，将来是能效仿周公辅政的，我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看到他的人品是靠得住的！[②]

---

① 《晋书·王浑传》：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

② 《晋书·王浑传》：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

2. 你现在担心司马攸声望高，让司马亮代替他，但你别忘了司马亮是你四叔，他三哥司马伷都督青州诸军，他七弟司马骏都督关中诸军，论到祸患，可是一点儿都不小啊！[①]

3. 司马攸走了以后，将来的趋势就是会发生像吕氏、王氏一样的外戚之祸！[②]

4. 不能因为担心你弟弟就什么事都防着他，正常推着走挺好的，弄得满朝人心惶惶是不可取的啊！[③]

王浑这份上书之所以是重量级的，是因为他的三重关系：

1. 他爹是司马懿的嫡系、荆州总指挥王昶。

2. 他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闺女。

3. 他自己在伐吴之战中立了大功。

三重关系叠加，王浑才敢说得这么露骨，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朝野上下对此次司马攸出镇事件的解读和所持有的态度。

上书的人中，有宗室、嫡系、姻亲、百官，把官员系统都涵盖全了。群体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弹，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利益。

他们的痛恨点在哪里呢？

1. 司马炎亲手扶植起来的外戚杨家是巨大祸患！

2. 司马亮、司马伷这些司马懿的孩子同样是巨大祸患！（看得真准啊。）

这次政治抗议事件，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的政治稳态，是大家都

---

① 《晋书·王浑传》：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

② 《晋书·王浑传》：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

③ 《晋书·王浑传》：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

接受的，是符合所有高门集团利益的。

司马攸走了，这个稳态是容易被打破的。司马攸走了，司马炎的力量相对来说就弱了，而且他那个接班的儿子还是个傻子。

司马炎开始重用外戚，尤其这次齐王出镇还是在杨珧的谋划下实施的，将来极大概率又会上演东汉外戚掌权的故事。这群暴发户和没文化的人又开始嘚瑟，到时候损害的还是高门的既得利益。

不光杨家现在被群殴，司马懿的儿子们同样被王浑这种有姻亲关系的人又深想了一步："你弟弟可怕，你叔叔们就不可怕了吗？你将来死不死无所谓，不死最好，一旦死了，你儿子继位，有能耐有威望的叔叔帮皇室撑着，震慑宗室中的老臣，制衡你留下的外戚，延续今天的执政思路，维持今天的权力格局，这是很重要的。

"本来我们对司马攸有没有本事没感觉，但你如此玩命地提拔外戚，反倒让我们觉得司马攸这个圈里人简直太好了！他那么明事理尊重老前辈，我们甚至觉得将来他接你的班是挺好的，因为你那个傻儿子肯定会被杨家控制！

"司马攸在朝廷，将来皇帝是谁，我们的利益大概率是不受损的。司马攸要是走了，将来你那傻儿子让杨家卖了还帮着数钱呢！我们就惨啦！

"我们要稳定！我们要司马攸！

"尤其此次齐王被放逐的命令还是你圈子里那几个最无耻的人搞的。想跟我们玩突然袭击，太拿我们不当回事了，我们坚决不同意！"

就在一百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撕裂即将走到僵局之时，身处暴风眼中的司马攸死了。

司马攸得病了，请求给母亲守陵。司马炎不同意，派了整个太医院的医生轮流给司马攸看病。

带着使命去看病的太医们给出的诊断报告都是司马攸没病，但此

时司马攸已经病得很重了。司马炎仍然不顾体面地催他上路，司马攸不久吐血而死，年三十六岁。关于司马攸的死法，有必要看一下《晋书·齐王攸传》中的记载：

> 攸知勖、纶构己，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

说一下要点：

1. 病是气的。

2. “诸医希旨”是太医们揣摩上意，配合司马炎说已经重病的司马攸身体没毛病。

3. 司马攸被强制离京，与司马炎辞别时，他装坚强，跟好人一样。

4. 司马攸很快就吐血而亡了。

整个过程，让人无比怀疑。联系到整场政治斗争中好多关键人物都迅速过世了，史书中都用了飘忽迷离的记载：

司马骏因为这事直接病死了。[①]

羊琇因为这事直接气死了。[②]

司马攸去辞行的时候，史书上说了一大堆，说他强撑病体装坚强，让他哥哥都看不出来他有病，然后没多久就吐血而亡了。

司马攸说自己有病，去见司马炎却装没病，这比较扯。很难讲太

---

① 《晋书·扶风王骏传》：及齐王攸出镇，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

② 《晋书·羊琇传》：及齐王攸出镇也，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

医们是不是真的“误诊”了，也许司马攸就是没病，因为要是重病司马攸怎么可能跟司马炎装坚强！

司马攸到底怎么死的不好说，但我们有极大的理由去怀疑，司马炎通过某种形式“隐诛”了跟他彻底对立的关键人物，并在局面不可收拾之时，“隐诛”了弟弟司马攸。

据《晋书·齐王攸传》记载，司马炎知道弟弟死了，哭得很伤心。心腹冯紞说：“齐王水平挺一般的，却天下归心，现在死了是社稷之福，您有什么可哭的。”司马炎马上不哭了。[①]

在司马攸的传记中，史官莫名其妙地写了这么一段，其实是代表司马炎态度的：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司马炎下诏杀了所有给司马攸看病的御医（意味深长的操作），随后大操大办，令葬礼规格与他三爷爷司马孚同等，这相当于司马炎最后仍然表了个政治姿态：你就是我的弟弟，一个帮手；就像司马孚那一支对司马懿这一支一样，你永远是个打工的。

终于没人能威胁到他傻儿子的地位了！司马炎松心的这一刻，也彻底埋下了权力崩盘的伏笔。

这场政治大比武，仅史书记载的就有司马骏、羊琇、张华、王浑、王济、甄德、向雄、曹志等十七名反对者公开表态，包含了宗室、外戚、禁军将领、清流名士等多方面的政治力量！

早在司马炎搞突击前，灭吴的粮草总调度、西晋后期最有政治才华的张华就因为替司马攸说话而被外放了。

宗室中有名望和大才的司马骏、司马攸先后去世，禁军重臣羊琇气死，郑默、曹志等九名大员被免官，中书令、中护军、侍中、河南尹

---

① 《晋书·齐王攸传》：帝哭之恸，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

等一大堆关键职位都空出来了。

司马炎不得不仓促调整，但这么关键的位置，又只能调整到信得过的人手里。

杨家的外戚权重开始越来越高。

这场政治大比武，包括外戚杨家，所有人都是输家！

1. 作为皇帝的司马炎输了，其稳固的核心圈子散了，他能信任的人大幅减少，朝野上下处了近二十年的关系崩了。

2. 高门士族输了，大量高门大姓因此受到牵连，被气死的气死，被贬官的贬官。

3. 中下层官员也输了，本来就掺和不进去高层的事，这下更不遭待见了。

4. 包括看上去很美的杨家其实也输了，杨珧作为始作俑者和最终的既得利益者，遭到了整个宗室集团和文官系统的憎恨，杨家从此开始在西晋朝野名誉扫地。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围绕着齐王出镇的大戏，西晋朝堂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由于与一些利益集团撕破了脸，因此，司马炎在最核心的权力分配上只敢相信在这场政治比武中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大臣。

支持司马炎的新贵派和抵制外戚势力的高门集团由此开启没完没了的党争！

六年后，时间来到了司马炎死前一年的公元 289 年，司马炎生了大病，结果又挺过来了。

十一月庚辰日，司马炎“赐王公以下帛有差”，庆祝自己又活过来了。但是很遗憾，就在他庆祝的这一天，洛阳的章鞠室、修成堂、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纷纷起火。

病刚好，刚庆祝就发生大火，这很扫司马炎的兴。

已经无孔不入的党争仍然继续，反对派借着这个理由，把上书再

次递了上来："汉末王氏五侯把持了大司马大将军，现在杨家三大佬全在高位，所以老天总降灾，我们替陛下担心呀！"

"王氏五侯"是什么意思？是指外戚王氏兄弟五人同日被封侯，最后推出来的代言人叫王莽，而王莽篡汉。现在老天爷总降灾，司马炎您琢磨琢磨吧。

杨家彻底臭大街了，杨珧请求退休，司马炎批准了。

这是很不寻常的信号，因为当年贾充也总玩这套，但司马炎从来不理贾充的退休申请。

司马炎批准杨珧退休，说明他确实开始思考自己近几年来的执政路线了：杨家的权重太大了。

四天后，司马炎再次调整诸侯王！

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

改封司马柬为秦王，司马玮为楚王，司马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

立皇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

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羡为西阳公；

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淮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

司马炎当了二十五年的皇帝，调整来调整去，最终调成了这个结果。

用来帮傻儿子的外戚势力被扶起来了，他又不放心了，担心这帮外姓人干掉他的傻儿子。怎么制衡这帮外戚呢？万一出来个王莽呢？

司马炎的本纪中已经强烈地表达出司马炎开始防范外戚的想法，他和心腹王佑谋划，派儿子秦王柬、楚王玮、淮南王允分别镇守要害方镇

来拱卫帝室，又怕杨氏搞阴谋，于是让王佑做了北军中候，典卫禁兵。[①]

还是靠儿子们吧。

开始加强一群儿子的封国里的力量，除了司马柬八万户、司马颖十万户外，全都上调成了五万户，地盘也都是三四个郡，最重要的是，开始“各统方州军事”了。这就相当于把儿子们变成了一个个手握军政大权的诸侯王！

有威胁的弟弟司马攸被他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搞死了，但一个个巨大的火药桶——手握军权的诸侯王，却在他二十五年的政治生涯即将到站时被他埋好了。

自秦并天下后，最强大的各路诸侯王势力出现了。更可怕的是，这些王从血缘来说是都具有继承人资格的。

围绕这一个个诸侯王，各地方开始生长出了一个个梦想着飞黄腾达的新圈子！

锁妖塔崩塌了，群魔下界！

290 年，司马炎再次病倒了，死神在他将火药桶全部埋好后终于带走了这位晋国的开国皇帝。

司马炎的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很有意思。

他开国守业。

他开创了所谓的“太康盛世”。

他平定东吴，完成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

但司马师的威望、司马攸的资格与才干，以及司马衷的愚蠢成为司马家莫名其妙的诅咒。

历史为我们导演出了这样一场逻辑大戏：

---

① 《晋书·武帝纪》：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

1. 司马懿指洛水发誓，噩梦就此开始衍生。

2. 司马师奠定开创大业，但生不出儿子，过继了司马攸。

3. 司马师早死，司马昭继位。

4. 司马炎比司马攸大十岁，团结各利益集团拿下继承人的位子。

5. 司马炎和司马攸都非常优秀，司马炎从继位起就要防着本来具有继承人资格的优秀能干的弟弟。

6. 继位前十年，司马炎通过立皇太子，让司马攸配享太庙、封其为太子太傅等方式，明确了司马攸的臣子名分，但276年的一场大病让司马炎看明白了贾充这个老狐狸的政治投机、司马攸的政治企图，以及朝野上下对司马攸的期望。

7. 病好后的司马炎一改前十年等老臣自然死亡的执政思路，开始打造外戚杨家来拱卫太子，筹备平吴增加功业与威望。

8. 伐吴成功及贾充死后，司马炎志得意满地认为突然赶走弟弟司马攸不成问题，但已经板结的高门集团因为司马攸被赶走担忧外戚分走权力大饼而殊死抗争，声势浩大，图穷匕见，涉及所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大比武正式开打。

9. 因司马攸之死，此次政治风暴的参与者没有赢家，全部元气大伤。

10. 西晋朝堂党争愈演愈烈，司马炎因为与一些利益集团撕破脸而不得不继续加大外戚的权重，外戚弘农杨家的杨骏、杨珧、杨济全部位列高位。

11. 随着司马炎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死亡再次让他意识到外戚似乎已经尾大不掉，有违初衷，无可奈何之下，将几乎所有皇子分封为王并出镇地方，大规模调高皇子的实力权重。

洛水盟誓、闹市弑君，司马炎作为司马家族的貌似福报最大的接班人，对之前通过机关算尽得到的一切，一步步地安装了政治爆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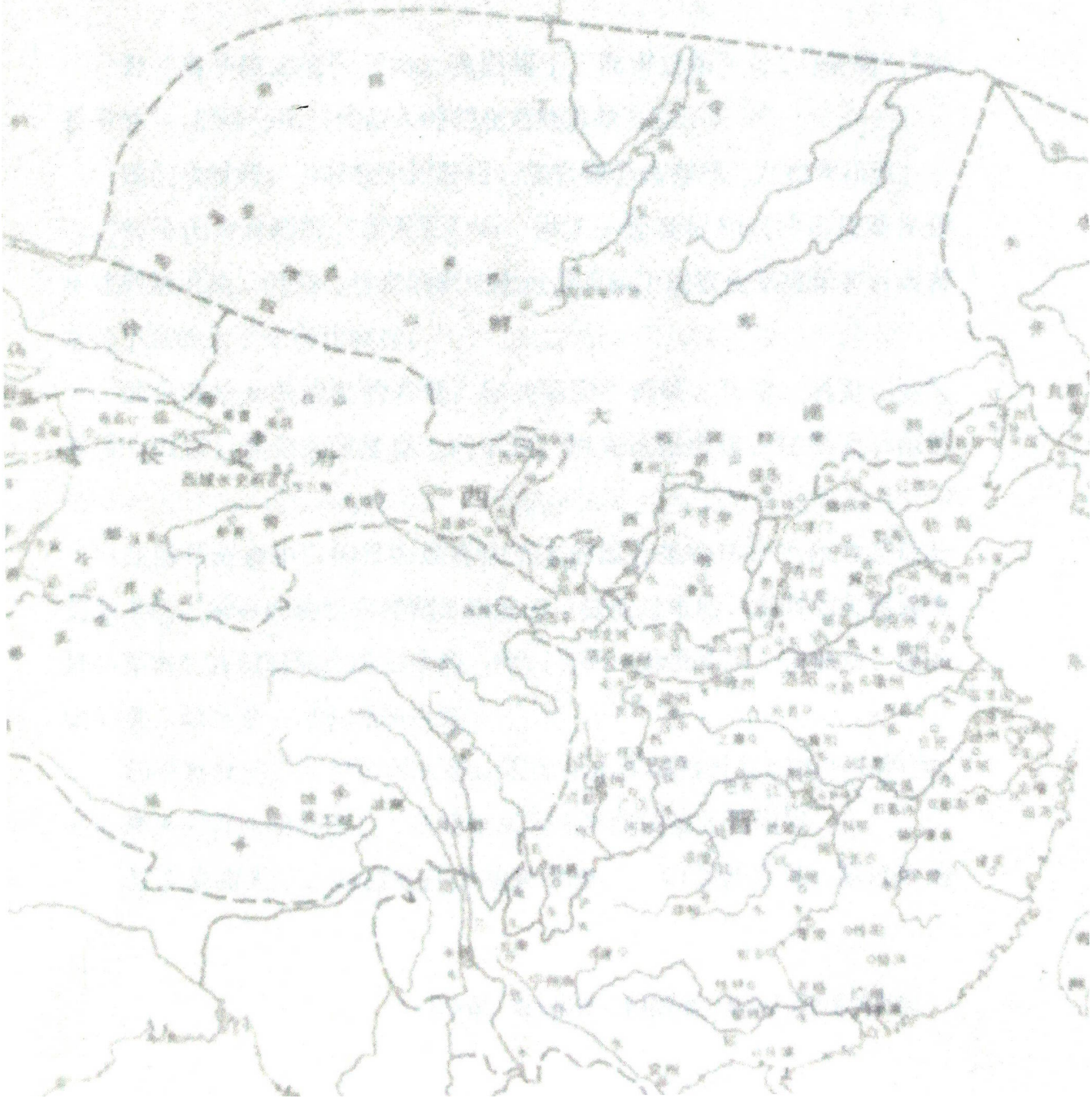
炸弹。

如是因，如是果。得国奸险而来，亦将可笑而去！只是可怜了我神州大地的好儿女。

中华大地三百年大乱，即将拉开帷幕！

第2战

凛冬将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长城内外



一、算计一辈子后的可悲结局

自“高平陵之变”开始，我们写了“淮南三叛”“二士争蜀”“西晋平吴”，把司马家三代四人的创业之路算是写全了。

我们会看到，当家族大运旺时，怎么做怎么有理，万物皆让道。

司马氏为后面的“篡天下”者，做了一整套标杆式的篡权动作分步骤拆解示范。但是，抢来的家业永远没有挣下的家业来得踏实，向来是打下来的天下坐得比较稳。

因为战争是最残酷的考卷，你的聪明、机敏、判断、威望、运气等所有因素，都是这张考卷上的试题。答完这张考卷，往往天下面目全非。

在满目疮痍中，你作为最终活下来的综合生命体，生命力是最旺盛强大的。所有的功臣宿将都是跟你刀口舔血过来的，所有的文臣谋士都是军帐后方殚精竭虑筛出来的。他们与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关键的是，你有着一言九鼎的威望。

和平篡权的，往往传不久远。因为你不仅要接过前朝的所有弊病，还要消灭向着前朝的民心，还要收买为你摇旗呐喊的新团体。

打下来的天下，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切百废待兴。篡过来的

天下，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面隐患太多。尤其像司马家这种篡了一个正属于上升期的政权，面临的难度极大。这一方面说明了司马家的人是真有能耐，另一方面也注定司马家的谋国之路要遭到大反噬。

司马懿指水发誓、司马师血腥镇压、司马昭闹市弑君，这一路走来，司马家族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摁平的山头越来越多，但自身的戾气却也越来越重。

司马家抢了曹家的天下，靠着自家的谋略和布局，在司马炎这一代终于拿下了天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外面的各种不服势力都被摁平了，但自家的反噬也开始出现了。司马家最大的命门，是司马炎的那个傻儿子。

司马炎生了二十六个儿子，都挺正常的，为什么继位的偏偏是个二傻子呢！人在做，天在看，凑巧的事情多着呢！

司马炎的“牛弟弟”司马攸成为他的心病。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能继位，司马炎引入了外戚。在和司马攸两败俱伤后，他借助外戚的力量，最终艰难地把江山传给了司马家的命门死穴：司马衷。

这是司马家遭到的第一轮反噬。

司马懿和司马孚这两支对司马家贡献最大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全部扫到历史的垃圾桶中去！

辛苦来，辛苦去，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两战的故事史称“八王之乱”。因为有八位司马氏的诸侯王在家族混杀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晋书》中被归为一传，所以史称“八王之乱”。

实际上，西晋的诸王混杀牵扯了十多个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叫“贾南风中兴”；真正让天下彻底大乱的，是第二个阶段。

这段故事的脉络，其实不在司马诸王，而是整个中原大地被掏空

的过程。中原大地如果不被掏空，“五胡”不会乱起来。

在司马家的谋国反噬下，历史算是在刘邦斩白蛇于芒砀后，历经了五百年，终于要对华夏大地进行彻底洗牌，做大的调整了。

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崩于含章殿。

调整了一辈子的司马炎，留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他死前一年的布局，抬高了叔叔司马亮的地位，将其提拔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将几个亲儿子放到了各镇去督军事，心思算是操碎了。

司马炎的最后一步调整，是打算让外戚杨家最没水平的杨骏、辈分高的窝囊废司马亮，以及在外镇督军的亲儿子们三权分立。（如何没水平和怎么窝囊废后面会讲。）

司马炎的算盘是：三方都是自己人，能起到制衡的效果。傻儿子是一点儿也指望不上了，那丑儿媳妇贾南风也不能给一点儿机会，她太狠，不会容下我钦点的第三任皇帝的；只要皇位最终能够顺利地传到我特别看好的孙子司马遹手上，我这半辈子的心力交瘁就没白费。

提前介绍一下司马衷的太子司马遹，这孩子并不是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所生。

贾南风这辈子肚子从来没争过气，由此可见当年她公公对她的那句评价是多么地到位：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在司马炎的政治遗嘱中，司马遹在他爹司马衷继位后没多久就敲定了太子之位。[①]

在皇后尚年轻的时候，司马遹作为非皇后的嫡子却如此迅速地拿下太子之位，这种现象是罕见的。

先来看看司马遹很有意思的身世吧。

话说司马衷到了该婚配之时，司马炎寻思自己的这个傻儿子不知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

怎么操作，于是派去了后宫技术骨干谢才人前去指导，结果去了以后谢才人就高效率地命中了。[①]

这就有点儿疑问了，被派作侍寝的技术骨干肯定是被司马炎看在眼里的，在真刀真枪后被司马炎高度评价的，那么谢才人生的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战果呢？

爱谁谁，看待遇。

司马炎对这个孩子做了如下的安排：

1. 知道有孕后，谢才人就主动申请回后宫了，在前男友、现公公司马炎的庇佑下生下了孩子。[②]

司马家的辈分是真乱，贾南风本来是司马攸的小姨子，最后成了司马攸的侄媳妇。现在又是司马炎和司马衷爷俩共用谢才人，同成长，共分享。

2. 司马遹自幼被养在司马炎身边，和他的儿子们天天一块儿玩。[③]

3. 司马炎对廷尉傅祗说："这孙子将来当兴我家。"

4. 司马炎对群臣说："这孙子像我爷爷。"[④]

他说这一堆话，就是跟他爷爷司马懿当年提拔他弟弟司马攸一个意思，明确统序。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算司马炎看不上贾南风，但隔代的继承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早就确定下来了呢？他不知道这样以后会产生多大的风波吗？万一贾南风将来生出了孩子呢？就算贾南风死了，或者被废了，将来要是又涌现出新

---

① 《晋书·惠羊皇后传》：玖清惠贞正而有淑姿，选入后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

② 《晋书·惠羊皇后传》：贾后妒忌之，玖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

③ 《晋书·愍怀太子传》：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恒在左右。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

④ 《晋书·愍怀太子传》：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

皇后的一股政治力量呢?

一个才人的庶子，却让司马炎下这么大的功夫，他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甭管怎么琢磨的吧，司马家的诅咒好神奇：这种隔代钦点的接班人，最后都不得善终。

最要命的是，这两个隔代钦点的接班人，都成了先后两次引爆西晋的导火索。

很可惜，司马炎再怎么机关算尽，也误不了被打脸的命运。他精心布置的二元辅政，在他死之前就崩塌了。

司马炎死前根本没有明确安排辅佐自己傻儿子司马衷的顾命大臣，或者说，还没来得及进行下一次的官方调整，他就不行了。

史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司马炎快不行的时候，杨骏开始把大量的自己人安插在朝廷并亲自守着司马炎。[①]

司马炎也不是傻子，清醒的时候看到身边一大堆不认识的人，于是骂了杨骏一顿，随后下诏以司马亮和杨骏共辅朝政，但这封诏书后来被杨骏以借走瞅瞅的机会给扣下了。[②] 也就是说，让司马亮辅政的这封诏书并没有成为合法文件被传阅。

最终的遗诏是在司马炎要死的时候，杨皇后启奏让父亲杨骏辅政，杨家自己拟的诏书。[③]

---

① 《晋书·杨骏传》：及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

② 《晋书·杨骏传》：会帝小间，见所用者非，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

③ 《晋书·杨骏传》：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

遗诏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当年司马家篡位前，自司马懿开始全都是这套官位配置。

史书中说杨骏把遗诏给司马炎看了，司马炎没说话，所谓“诏成，后对曷、劭以呈帝，帝亲视而无言”。

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就是司马炎已经油尽灯枯，因为但凡司马炎还有一丁点儿清醒，就算病得再严重也会撑起最后一口气咬死杨骏的！

第二就是司马炎已经被软禁、被控制了。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司马炎本纪中对任命杨骏的时间进行了详细描写：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八天后，“己酉，帝崩于含章殿”，司马炎才真正驾崩。

八天的时间相当长，很可能他已经被严密控制起来了。总之，司马家的政权在司马炎调整了一辈子后，外戚居然和他爷爷司马懿当年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一样。

真的好讽刺。

杨骏上位后的第一项人事调整，就是把司马亮外放，出镇许昌督豫州诸军事。

杨骏是怎么想的，不好说。贼心贼胆永远是跟实力相辅相成的。但是，从他后面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德不配位的问题了，是他确确实实把自己看高了，突然支起这么大的一个摊子，他会吆喝吗？真要是那么容易，人杰如司马家用得着三代才最终吃下这张权力的大饼吗？

不管杨骏是怎么想的了，现在确实轮不着他琢磨更多了。

在宗室和门阀实力如此强劲的时代，你趁着船长倒下的空隙攫取了全部胜利果实，船上的大副跟水手们是不干的。

杨骏心里也明白，因此他在口述司马炎的遗诏时没忘给自己配齐

保镖，安排了大量的禁军武装。[①]

他的预感是对的。

七年前闹得举朝哗然的司马攸出镇事件，再加上这几年来杨家在司马炎小圈子里不断得宠，导致宗室、门阀两个集团早就想弄死杨家了。

杨骏也明白这些，因此司马炎出殡的时候他都不敢出殿，安排了一百名禁军保护他，生怕发生政变有人搞他。

杨骏刚接手朝廷事务，廷尉何勖等人就开始游说辈分最高、官衔最大的司马亮起兵讨伐杨骏。

司马亮马上发挥出了自己被司马炎看中的政治优点：怂。不怂是不会被司马炎拿出来做宗主代表搞平衡的。在众望所归之下，司马亮连司马炎的殡都没出就连夜奔赴许昌。

杨骏在司马亮走后，使出了巩固权力的招数：大肆封赏。朝廷内外群臣一律晋升一级，参与司马炎丧事的官员晋升两级，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一律封为关中侯，免除一年的赋税。

这种雨露均沾的大手笔是很罕见的。

为什么这样的大肆封赏之前的明白人很少用呢？即便是开国封赏也通常要弄成特别麻烦的三六九等，还要分时段、分批次地推进呢？

1. 待遇只要提上去了，就降不下来。

2. 全都一把尺子地提待遇，跟没提一样！

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全被封为关内侯，也就意味着不仅关内侯从此不值钱了，之前拼命得来爵位的那帮官员会心怀巨大的不满。这产生不

---

① 《晋书·杨骏传》：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了任何安抚众人情绪的作用。

必须有等级分别与差距，封赏才会显得有价值。有句话叫作“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奖励时，则是“奖不患寡而患平均”。

我们永远都要明白，奖励的目的是让人产生落差从而有奋斗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不要总用“级别”进行奖励，“级别”意味着责任，永远是能担多大的责，再提拔多大的官。非能力方面的奖励，尽量用钱和物质一次性奖励到位。

杨骏认为自己拿这样的利益能够封住两大势力的嘴，让宗室与群臣共同认可他的执政，但结果却是他们一边被提干一边骂杨骏。

杨骏的兄弟杨珧、杨济在这股暗流汹涌中已经意识到杨家的巨大问题了。司马炎不在了，杨家虽然明面上独掌朝纲，但实际上风雨飘摇。

大权独揽的背后，是无数双充满仇恨的眼睛。

杨济劝杨骏说：“权力游戏不是这么玩的，你现在变成群殴目标了，你得把司马亮召回来帮你吸引火力，那个怂人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要是不把他召回来，咱家会被灭族的！”

杨家不是没有明白人，不光杨济，其他人也都在劝杨骏赶紧把司马亮召回来，因为外戚跟宗室其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杨骏根本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不仅断然拒绝，还让有见识的两兄弟杨珧、杨济提前办退休了，都歇着去吧。[①]

杨骏的做法非常幼稚。他认为这样既削弱了对自己制约的力量，又给宗室和群臣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在削弱我家的势力，你们别闹了哦。

但实际上，已经撕破脸的权力斗争游戏，向来是图穷匕见的，哪里有什么中间地带！

注意，杨骏在那封遗诏公之于众之前，还是有选择机会的，但当

---

① 《晋书·杨骏传》：骏弟珧、济并有俊才，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

他宣布自己所拥有的如司马懿配置一般的头衔并把司马亮轰走时，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既然上了车，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大权独揽，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忽视另外两大巨头的感受，那么你就没有下一个选项了。

顶级外戚中，哪怕是几乎无法复制的霍光，也是死后断子绝孙的。（虽然说有霍家子孙自己作的成分在。）

杨骏只能选择成为第二个司马懿。而成为第二个司马懿，需要温水煮青蛙，需要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时不断地、间歇性地打击不服的势力。

司马家三代全族上阵才算谋了国，杨骏现在却开始了一厢情愿。他上来就把两个具有成熟执政经验的兄弟给废了，那他指着谁去把守这么多关键岗位呢？

司马家的宗室为何尾大不掉呢？

没办法，换房本时必须得让最信得过的人去掌握关键岗位。

盼着你倒霉和盼着你死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杨骏是怎么做的呢？他任命外甥段广、张劲为近侍，国家最高的红头文件要从他闺女那里转一圈然后才发布，其实就是他控制了诏命的输出。

他多树亲党，让他们领禁兵，安排了中护军张劭和左军将军刘预（有记载为刘豫）打入了禁军的关键环节。

但是这能达到对权力的全面把控吗？

杨骏确实在禁军中安插了自己人，但能每个角落都安插到位吗？不仅如此，在非常关键岗位的任命上，杨骏和他闺女看人的眼光也出了很大问题。

之前司马家创业的时候，我们说过禁军当中有两个关键的职位：中领军和中护军。简要来讲，中领军是管禁宫里面的，中护军是管禁宫

外面的。

中护军张劭的的确确是杨骏的铁杆，后面他也因杨骏而被灭了三族。但此时的北军中候（原中领军）王佑，杨骏以为是自己人，但他其实是个埋藏很深、和多方面都有关系的顶级间谍。

王佑的家族是太原王氏，平吴的王浑是他的族叔。在王佑儿子王峤的传中，王佑是杨骏的“腹心”智囊，杨骏赶跑司马亮的谋划，就是王佑的功劳。[①]

王佑表面上是杨骏的心腹，但他的真正上司是司马炎。司马炎过世前，担心儿子司马衷智商不够，自己的皇孙又不是贾南风生的，最后决定用王佑的计谋，把所有儿子都外放到地方掌握实权来做牵制，以便拱卫帝室。他又因为担心杨氏将来作乱，派王佑做了北军中候。[②]

王佑是司马炎对付贾南风和杨骏两人的关键人物。

要不是杨骏那眼光毒辣的弟弟杨济看出了问题，让杨骏外放了王佑，杨骏很可能会在后面那场政变中不仅体会到屈辱，还有让他刻骨铭心的背叛。[③]

从后面被灭族的杨家党羽中没有王佑，后来王佑之子在胡马南下渡江避难时被晋元帝嘉奖，从“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中可以看出，王佑确确实实是被司马炎安排在杨骏身边的真正忠于晋室的一

---

① 《晋书·王湛传》：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

② 《晋书·武帝纪》：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

③ 《晋书·杨骏传》：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

根暗线。

不仅杨骏看走眼了，他闺女杨皇后杨芷也看走眼了。杨芷少年时长于天水的舅舅赵家，当了皇后，安排舅舅赵俊做了官，并将舅舅的侄女赵粲也安排进了后宫为夫人。

按理讲赵粲应该是杨家铁杆中的铁杆，但根本想不到的是，赵粲在后面的政变中坚决站到了贾南风那边，后来还成了贾南风最得力的亲信，其叔父赵俊也成了贾南风的中护军。

王佑和赵氏这种级别的心腹全都看走眼了，全都让人渗透了，只能说明杨家待在顶级的权力场上真是不够格。

再细算一下禁军中，北军中候下辖七军中的长官支持比例（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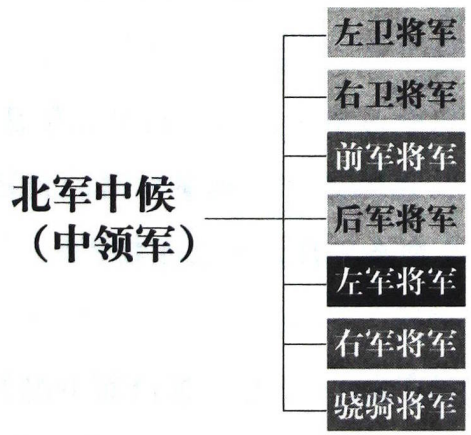


图 2-1　七军长官支持示意图

我们明确知道的是，除了左军将军刘预之外，右军、前军、骁骑三军不详，左卫将军司马越、后军将军荀悝、右军将军裴頠都不是杨骏的人。裴頠是贾南风的亲戚，荀悝是贾充的老同事荀勖的子弟，这两人在政变时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司马越传中也写了“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

结合后面贾南风大清洗时，诛杀的内外禁军中的高级领导只有中

护军张劭和左军将军刘预。这基本也可以说明，禁军中的大量关键岗位杨骏都没拿下。

当然杨骏一直在努力，他一直在往禁军中安插自己的势力，他的本传中所谓“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大概率是指往禁军的中下层安插亲信。因为他得罪了禁军中的很多中层武官，比如根本算不上太大能量的殿中中郎孟观、李肇。

这些小人物一向不被杨骏看得上，或者说由于位置关键，属于杨骏注定要踢掉的一帮人。这批不得志的禁军中下层将领开始寻找暗中搞掉杨骏的机会。[①]

人事即政治啊！

我们捋了这么多方面的事情，列出了杨骏在太多人事环节上的漏洞。

老辣如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后他在干什么呢？

> 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

司马懿在尽可能地低调，避免刺激台面上的其他玩家，以“装孙子”换时间，在要紧的人事岗位上开足马力进行换血。

杨骏刚入场，就让所有人把矛头对准了他。

当所有阶层防备、厌恶你的时候，你的效率是极低的！

就在杨骏不断表演的时候，后宫中一个人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妖后贾南风。

贾充的这位丑闺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

---

① 《晋书·杨骏传》：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

二、螳螂捕蝉，“贾黄雀”在后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贾南风，这个“美貌与智慧并存，英雄与侠义的化身”的女人登上历史舞台了。

贾南风嫁给傻太子司马衷之后，就一直把控着这个傻太子，从不让别的嫔妃雨露均沾。

司马衷虽然人傻，但冲动是本能，有的嫔妃因此怀上了意外的果实，被贾南风看见后，直接拿戟亲自给那个孕妇做“剖腹产”了。

此时贾充已死，司马炎一怒之下要废了这个丑儿媳妇！靠着皇后杨芷和杨珧的求情，靠着当年贾充的心腹荀勖等人的四处活动，才最终保下了贾南风的太子妃的地位。

好遗憾，输家只有一个，那位被迫做“剖腹产”的嫔妃。

按理说，杨家是贾南风的恩人，她应该对杨家感恩戴德。但是，并没有。

子系中山狼。很多时候，伸出援手，是要看对象，并讲究方式方法的。

身为皇后的婆婆杨芷为了救她，多次数落她，说她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这一边是劝贾南风改脾气，一边是骂给司马炎看的。意思是，

行啦，我都骂她啦，差不多得了。

但贾南风对杨芷的怨毒却早早地就埋下了：这辈子没人敢惹我，你竟敢说我！

不管贾南风怎么想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小圈子说到底还是拿贾家当自己人的。虽然老臣走了茶凉了，但打断了骨头连着筋，贾家这丫头当太子妃对于老臣的小集团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贾南风这个未来的皇后肩负着继承贾充政治遗产的关键使命！允许又丑又不能生孩子的贾南风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完全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但是，问题出来了，当年杨家保贾南风的时候，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怎么到了真正需要贾南风出力的时候就都忘了呢？因为大权独揽的是杨骏，他的两个兄弟都是明白人，但忠言逆耳，杨骏已经听不进去了。

天欲其灭亡，必使其疯狂。杨骏这辈子没生出来儿子，他这么可劲儿折腾，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杨骏总揽大权后并没有给贾氏任何的权力份额，说到底，还是杨骏这个暴发户不知道政治牌的打法。

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想要干成一件事，其难度堪比登天。

杨骏家族是没落豪门，家族里并没有在魏晋核心圈层供职的长辈，也因此太多的人脉资源和获取权力的诀窍是没人传给家族后辈的。

贾南风在兵变的时候水平并不高，为什么？贾充再没有能耐，也不会把带兵擒敌这事交给闺女，所以贾南风不知道武库有多重要，这都是认知水平的问题。

但贾南风杀人不见血的政治手腕，那真是得到了老爹的真传。就贾南风那狠劲儿，指着无师自通是不可能的，老爹领路、家族底蕴、自身天赋，缺一不可。

有句很火的话，叫“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除非靠着运气；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又会靠着实力亏掉”，其实就是说杨骏呢。

这也是说我们自己。下注之前，想想这句，拯救人生、挽救家庭的大功德神句啊。

贾南风看到杨家准备单干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她敏锐地发现了一批不得志的禁军中下层将领对杨骏极度不满，并通过黄门董猛联系上了这股力量，对这帮愤愤不平者进行了暗中收买。[①]

贾南风利用贾家这些年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和门阀威望，不断地把反对杨家的力量往自己这边拉。司马家的那么多宗室都在外面掌握实权，让他们加入这个牌局，贾南风就有机会浑水摸鱼。

贾南风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司马亮。你辈分最大、资历最老，你振臂一呼，联合其他藩王“清君侧”吧。

贾南风抛出的政治分红方案是将来司马亮主外，贾南风主内，他们两个分了杨家的权力大饼。

但她找错了人。连殡都不敢出的怂人司马亮，他能听贾南风的谋划吗？

司马亮说：“杨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咱等他自取灭亡就行啦！”

贾南风没再指望司马亮这个老草包，她给司马炎的第五子楚王司马玮送去了暗示。司马玮此时二十岁，正值荷尔蒙纷飞的青春期，属于诸王中一直喊打喊杀的。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司马玮请求回朝。

---

① 《晋书·杨骏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黄门董猛，始自帝之为太子即为寺人监，在东宫给事于贾后。后密通消息于猛，谋废太后。猛乃与肇、观潜相结托。

司马玮现在是都督荆州诸军事，地方的实力派。杨骏对于不服不忿的、掌握地方实权的小年轻司马玮也一直不放心，早就想把他调回来了。

二月二十，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司马炎第五子司马玮和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第十子司马允来到了洛阳。史料中没有说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岗位，但贾南风拉回来司马玮和司马允是怎么考虑的呢？

先来看一下他们的履历。

司马玮：初封始平王（277），历屯骑校尉。太康十年（289），徙封于楚，出之国。

司马允：咸宁三年（277），封濮阳王，拜越骑校尉。太康十年（289），徙封淮南，仍之国。

这两位王爷分别做过屯骑校尉和越骑校尉，这两个岗位都是禁军中的比两千石官位，在禁军中有一定的实力基础。

从后面政变中两位王爷承担的当天任务来看，他们的新岗位应该是宿卫皇宫的禁军军官，毕竟藩王回京，不能给安排得太寒碜了，他们外面还有一帮兄弟看着呢。

这下贾南风不仅帮手多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下一步的布局方向正确了。

让皇帝的兄弟杀杨骏这帮外戚，可远远要比作为外戚的贾南风亲手火并另一家外戚名正言顺得多。

二王仅仅回京半个月后，三月初八晚，贾南风就发起了政变。

贾南风的整个政变过程跟老祖司马懿相比，水平简直差了一个维度，但对付杨骏，足够了。

贾南风先是借司马衷之手下了一道诏书，宣称杨骏谋反。[①] 随后，

---

① 《晋书·杨骏传》：及玮至，观、肇乃启帝，夜作诏，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

司马玮屯兵司马门。[1] 老景点了，这一步是没错的。

又派司马繇（司马懿之孙，司马伷第三子）领殿中兵四百人讨伐杨骏。这就杀出去了。

杨骏此时在干什么呢？

杨骏府邸是当年曹爽的宅子（好风水），在武库之南。[2] 此时的杨骏并非跟当年曹爽一样在外面旅游，而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听到宫中有变，杨骏召集班子商量对策。

太傅主簿朱振说：“宫中有变，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概率是宦官为贾后设计谋，咱们的处境很不利。现在应该放火烧了云龙门向他们示威，让他们交出制造事端的首恶分子，打开万春门，引出东宫及外营兵为援，您亲自带着皇太子，入宫索取奸人，殿中必会震惊斩杀奸人，这样我们才能免于此难。”

朱振无论是判断谁在政变还是提供对应解法，都给出了一百分的对策。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他判断出来此次宫变跟司马诸王都没关系，是贾后的主意。

2. 现在有宫变，只能往最坏的方向去揣测，那就是要杨骏的命。

既然想要杨骏的命，杨骏手里有什么筹码呢？

太子府离你不远，皇帝死不死都无所谓。你把太子攥在手中，未来皇帝跟你一条心，你属于保护接班人；跟你不是一条心，在宫变中哪怕死了，你有国家正式合法手续的太子，就不怕将来的权力覆灭。

东宫手中是有武装的，你可以暂时接管东宫先把自己武装起来。你手中有外营兵，中护军张劭是你的人，你从数量上占大多数，而且你家旁边就是武库，来了就能武装。

---

① 《晋书·楚王玮传》：杨骏之诛也，玮屯司马门。

② 《晋书·杨骏传》：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

你先烧云龙门制造混乱，然后武装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云龙门在哪呢？皇宫东门。（见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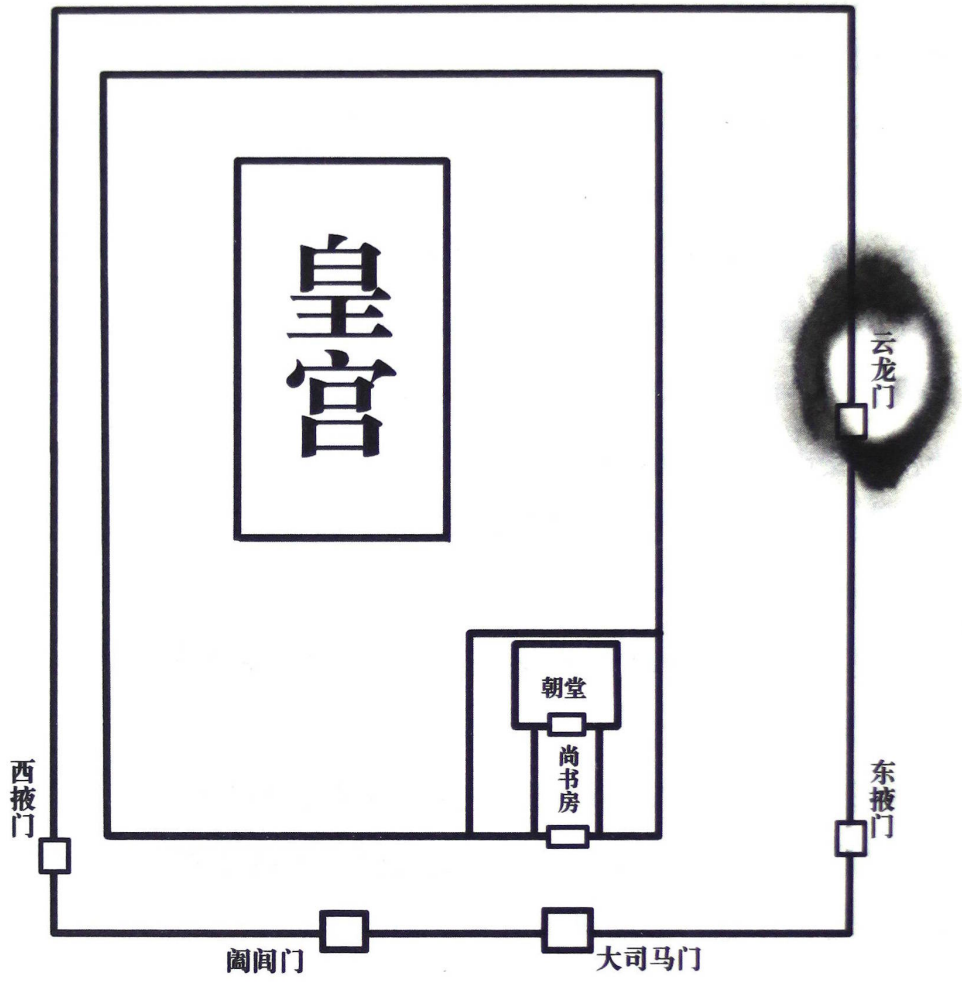


图 2-2　云龙门位置示意图

看上去比较复杂，咱们重新画一个图。（见图 2-3）

从杨骏手中的筹码来看，其实贾南风的处境相当危险。贾南风的这场兵变要是搁司马懿手里，那就成为被反杀的案例了。

杨骏守着武库，手里有外营兵和太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贾南风政变的基础根本就不牢！

1. 当初司马懿最重视的武库却没人去占领，这是能源源不断撒豆成兵的关键位置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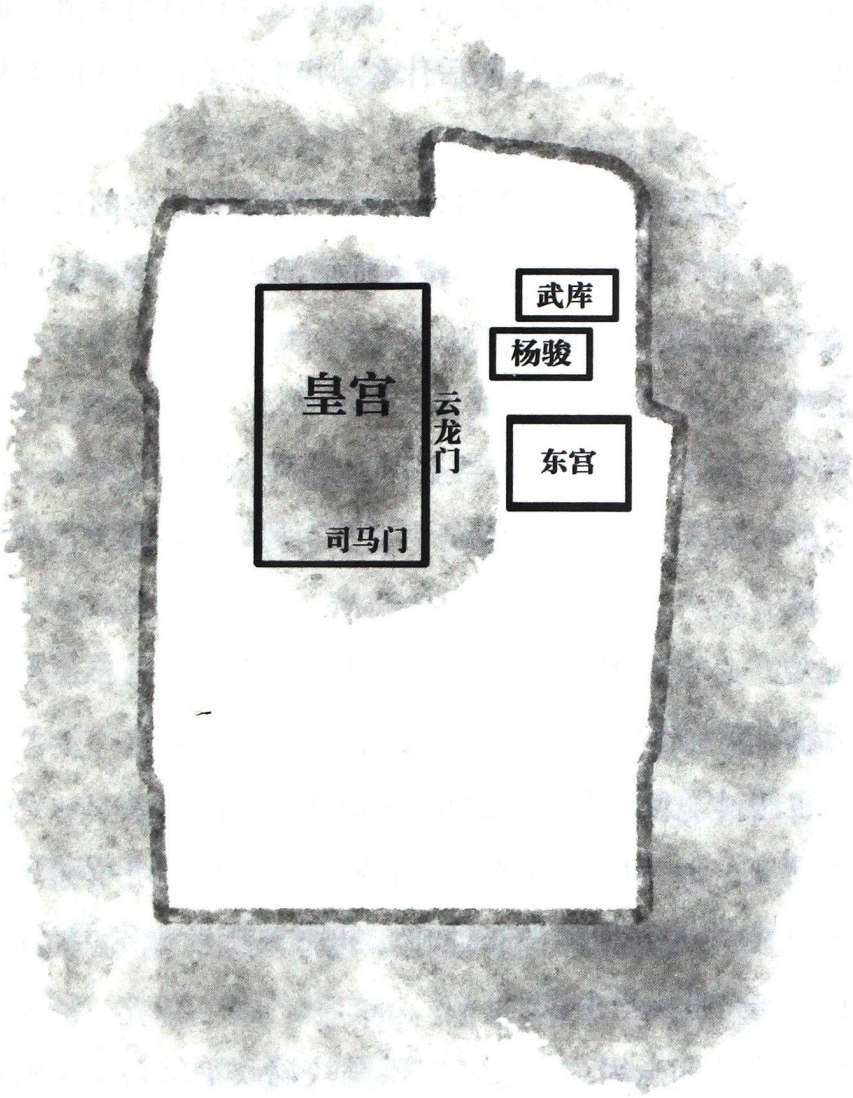


图 2-3　云龙门位置示意图

2. 离杨骏家不远的太子府也没做安排，这就相当于当年司马懿放弃了占领司马门，贾南风给了杨骏一个政治合法的机会。

3. 贾南风在杨骏身处皇城中心的情况下，仅派四百人就去砍杨骏，万一杨骏武装起了外营兵再以太子名义造反呢？

总之，贾南风的水平并不高，但对付杨骏还是够用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骏干什么了呢？

他吓坏了。

杨骏化身成爱护公物的形象大使，说："云龙门是当年曹叡建造的大工程，怎能一下子烧掉呢？"然后什么动作也没有。大家一看杨骏就是个傻子，就全跑了。

杨骏生生等来了可笑的四百名殿中兵，先是烧了他的房，然后占领了制高点，安排弓弩手上到了阁楼向他府中射箭，最后打进他的府中，在马厩中把躲猫猫的杨骏宰了。[①]

这么怂的人，还玩权力的游戏，真是可笑。

随后杨珧、杨济、张劭等杨党被诛灭三族，数千人被杀，司马炎最后十年费尽心思培植起来的外戚势力被贾南风以比较搞笑的政变方式一口气就摧毁了。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杨骏根本就没有气魄和本事总揽晋朝的大权，何苦为难自己呢？

贾南风也闯过了自己走上政治舞台的最难一关。

继承了贾充一肚子阴谋诡计的贾南风对于策划军事行动还是相当稚嫩的，好几个关键点她都没有抓住，和阴谋家老祖宗司马懿的稳、准、狠比起来实在是小学生级别。

贾南风的成功完全因为杨骏实在不是块搞政治的料，要是司马懿当年兵变要搞掉的是杨骏，连洛水誓言都不用发。

贾南风打掉杨家后，开始分割权力大饼。虽说贾南风的兵变水平不高，但她随后开始展示自己大神级的政治手腕。

贾南风第一时间派人烧了杨骏家的所有文件，因为她不希望司马炎当年的顾命诏书流传下来。[②]要不是因为贾南风后来也完蛋了，谁知

---

① 《晋书·杨骏传》：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士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

② 《晋书·杨骏传》：又令李肇焚骏家私书，贾后不欲令武帝顾命手诏闻于四海也。

道历史最后会被改成什么样呢。

贾南风的想法是：刚灭杨家，我不能成第二个杨家，我不能当群殴的目标。你们都是我爹的人，我是不会亏待自己人的。

贾南风把牌桌支起来，参与的人都有份分享利益，其乐融融。

她先是给这帮有权的宗室提高待遇。

把老窝囊废司马亮喊回来，再把高门士族中老资历的卫瓘也喊来，一起录尚书事辅政。

秦王司马柬被封为大将军。

东平王司马楙（司马孚之孙）为抚军大将军。

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兼北军中候。

下邳王司马晃（司马孚第五子）为尚书令。

在政变中表现突出的司马繇被封为尚书左仆射，晋升爵位为王。

其次就是贾南风自己的家人，哥哥贾模、从舅郭彰、妹妹贾午之子贾谧也被带上了权力的舞台。

什么意思呢？这是贾南风在表姿态：我确实要掺和掺和，但是，咱是打麻将，我吃一张，吐一张，咱几方势力有来有往，全都有红利，我可不搞赢家通吃那一套，那样实在没意思。

贾南风把娘家势力带上权力舞台后，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谋划，她知道现在提起来的这帮玩家水平太低了。

绝大多数政权或者利益集团的覆灭，都是自己作死导致的。尤其是有了点儿能力后，没有水平的人很容易就狂妄了。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司马繇，他加入核心圈子后肆无忌惮地打造自己的山头，一口气连诛杀带提拔地动了三百多人，这让贾南风与司马亮都非常不满。更可笑的是，他居然还打算废掉贾南风。[①] 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

---

① 《晋书·惠贾皇后传》：繇密欲废后，贾氏惮之。

司马繇是司马懿第三子司马伷的三儿子，并不是司马懿、司马孚这种大支的血脉，他作为远房宗亲还打算搞政变，就算成功了，他又凭什么执政啊？

可笑归可笑，但司马繇的心态已经客观反映出很多潜在的情绪了。本来没有任何做梦资格的人，却对皇权没有敬畏。

十年后，司马氏全族的无敬无畏，将引来滔天祸水！

司马繇跟二哥司马澹一直不对付，司马澹知道三弟司马繇的野心，向四叔司马亮告状去了。早就看司马繇不顺眼的司马亮在司马澹的证词下，把司马繇贬走流放了。

贾南风还没出第二招，已经有人主动退出舞台了。贾南风真的想就这么把麻将打下去吗？

并不是。

她胃口很大，她真正想玩的是赢家通吃！只不过，需要一个过渡。

所谓的干成一件大事，从来没有一步到位的，中间的那些迂回环节，是不传之秘，是成功者自传不写的暗码。

贾南风的爹是贾充，她是皇后，她家身兼高门和外戚两项属性。她的对立面是宗室和其他高门。

她为什么要把司马亮喊回来呢？因为司马亮资历最老，当年他和杨骏都是被司马炎写在托孤手续里的。把他喊来，谁也没话说，最能安抚宗室情绪。

为什么要把卫瓘喊来呢？这是贾南风深谋远虑之后走得相当高明的一步棋。

卫瓘的资历也很老，当年是司马家的灭蜀大监军、在边境阴谋肢解鲜卑的老人精。（后面会细说。）

他的资历牛到什么地步呢？

在司马昭时代，他做过都督关中诸军事、都督徐州诸军事。

在司马炎时代，他做过都督青州诸军事、都督幽州诸军事。

对外，在大军区都干过；在朝，干过尚书令加侍中；虚名，升过司空，还领过太子少傅。

他算是这个时候的顶级高门中最高辈分的人了。但是，众所周知，卫瓘和贾南风有仇，曾犯过路线错误。当年在司马衷的太子生涯中，卫瓘表过态。

卫瓘有一次宴会后假装自己喝多了，跪在司马炎的龙椅边上，摸着龙椅说："可惜了这么好的座位啊！"司马炎说："你喝多了！"①

这说明两件事：

1. 卫瓘真的是资历老到一定程度了，敢说这种话。

2. 司马衷算是傻得天下闻名，不然卫瓘说"此座可惜"这种话，司马炎第一反应会认为卫瓘说他不配坐皇帝的位子！

"此座可惜"事件后，基本上就确定了在新利益集团掌权时卫瓘该回家养老了，而且跟身为皇后的贾南风算是彻底结仇了。

但是贾南风把他请回来了。为什么说贾南风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呢？这一步对安抚高门士族有着巨大的政治效果。类似于当年刘邦论功封侯时听说群臣要造反，于是听张良的计谋先封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最恨的雍齿，朝野遂安。

朝野上下看到贾南风的操作后第一反应是：卫老爷子都回来了，我们还能没指望吗？贾南风瞬间就把门阀集团的那股子不安的火苗给浇灭了。

司马亮和卫瓘是贾南风稳定政局的最重要的两个棋子。但是，这

---

① 《晋书·卫瓘传》：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

两个棋子又臭又硬，只是个过渡。目的达到后，贾南风就得把这两个棋子吃掉。

怎么吃呢？

不能自己亲自上！（高级选手和普通选手的差距就在这里了。）如果自己亲自上，贾南风前面这一堆秀就白做了。

贾南风很快找到了一杆好枪：司马玮。

司马玮在政变后被调整为了北军中候，岗位原名叫领军将军，也就是宫内禁军的总指挥。

年纪轻轻千万别掌高位，太多人性中的弱点你根本绕不开！

二十岁的司马玮做洛阳卫戍军总指挥让很多人害怕。不仅是他手里攥着刀，而且这孩子比较招摇，喜欢搞排场、弄声势，还制定了许多酷刑让别人觉得自己惹不起。

这让爷爷辈的司马亮很看不惯。

司马亮跟卫瓘开始谋划把愣头青司马玮踢出这桌牌局，让临海侯裴楷代替司马玮担任北军中候的职务。[①]

裴楷的长子裴舆娶了司马亮之女为妻，裴楷之女又嫁给了卫瓘之子，裴家与司马亮、卫瓘算是双料姻亲关系。

权力中心的信息传播是很快的，司马玮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开始暴怒。裴楷听说司马玮怒了以后，不敢蹚这浑水，表示自己没本事干北军中候。

司马亮跟卫瓘决定全面开火，上奏朝内的藩王太多了，建议藩王们都回藩国。这让脾气暴躁的司马玮更加愤怒。

在矛盾公开化后，贾南风出手了。她先是暗中营造司马亮和卫瓘

---

① 《晋书·贾惠皇后传》：后母广城君养孙贾谧干预国事，权侔人主。……及太宰亮、卫瓘等表繇徙带方，夺楚王中候。

图谋不轨的舆论新闻。[①]

六月，仅在杨骏被搞掉的三个月后，贾南风夜里给司马玮发了一道密诏，说："司马亮跟卫瓘谋反，你去废了他俩。"[②]

废朝廷的台辅级人物，哪有这么儿戏的。即便真要废，那也从来都是光天化日在朝堂上下达旨意的，需要国家的正式合法文件，需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明正典刑！

但这次，是密诏。

司马玮想当面确认一下，毕竟这是废录尚书事啊！但传诏黄门说："为什么是密诏啊？就是怕泄露啊！"[③]

年轻的司马玮被贾南风当枪使了，本来他与司马亮、卫瓘就有仇，这回皇帝哥哥让他弄死两人，那就干吧。

司马玮统率自己的部队并诈称皇帝的诏命，召集内外三十六军，下手令向他们宣告说："现在大晋有难，之前杨骏祸国时全仗着你们拨云见日，现在司马亮和卫瓘图谋不轨打算废了陛下绝武帝之嗣，我奉诏免二公官，都督中外诸军，正在值勤、担任卫护、防守之职的人，都要严加警戒，在外诸营跟我去替天行道！"

这三十六军，大概率是晋国中央军的总兵力，司马柬传中曾写过一段司马炎阅兵的旁证：秦献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识量……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摘脱谬，帝异之，于诸子中尤见宠爱。

与此同时司马玮还矫诏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命司马亮和卫瓘上缴

---

① 《晋书·卫瓘传》：贾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骋己淫虐；又闻瓘与玮有隙，遂谤瓘与亮欲为伊霍之事。

② 《晋书·楚王玮传》：而后不之察，使惠帝为诏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③ 《晋书·楚王玮传》：玮欲覆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玮乃止。

印绶，所担任官职全都罢免；一个是对他们二人的下属表态，没有你们的事，提前投奔过来的封侯受赏。

所谓的“密诏”，通常是皇帝的手书。密诏基本上是没有玉玺盖章的，可能是皇帝平时用的小章，或者皇帝的笔迹，总之会让接受密诏的人知道这确实是皇帝的意思，但皇帝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给予官方的授权。

司马亮和卫瓘现在同录尚书事，只要是官方的文件，他们就一定会知道，因此，司马玮也认可这种密诏的形式，但要注意的是，此次司马玮政治行动的所有关键点都是不合法的。

1. 召集三十六军的文件，是“矫诏”，并没有官方文件。

2. 宣布捉拿司马亮和卫瓘的命令，是他的“手令”。

3. 罢免司马亮、卫瓘的官位及其下属的命令，是“矫诏”。

所谓的“矫诏”有两种情况：

1. 手中有各种印章文件，编造或篡改皇帝的旨意。

2. 手中没有印章符节，假托说受皇帝的旨意去做什么事。

司马玮此时仅仅是北军中候，所有的符节文件他都没有，所以此次的矫诏，就是他下的手令，假托皇帝旨意而进行的不合法行动。

为什么司马玮不把那封密诏给大家看呢？

密诏是没有官方印章的，就算下层军官看了也不知道密诏的真假，他们又不认识皇帝的笔迹，所以还不如下达自己的手令，因为司马玮的手令是有效力的。

但是，这就好比皇城卫戍军的老大签署了军事行动文件，但下级军官们却没看到文件，所以从行动本身上来说，军官们心里是打鼓的。

这也为后面司马玮的最终结局埋了伏笔。

司马玮派其长史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当夜带兵围了司马亮府。司马亮帐下督李龙对司马亮说：“外面有变，咱们反击吧。”司马亮

不听。

没多久禁军就跳上了墙头，司马亮惊道："吾无二心，怎么会到如此地步，你说你们有诏书，能让我看看吗？"

公孙宏根本不搭理司马亮，继续围攻司马亮府。

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这必然是奸谋，现在府上也有兵，咱们跟他们干吧！"

司马亮还是不听，最终被李肇抓了。

司马亮为什么会投降？因为司马亮觉得：

1. 如果真的是皇帝的意思，抵抗就是造反。

2. 如果不是皇帝的意思，这就是司马玮的兵变，他还敢杀了我不成？诏书中仅仅说是废了我，可没说杀了我！

司马亮已经被逮捕了，司马玮安排清河王司马遐去拿卫瓘。

卫瓘的下属同样也看出来此次行动的不正当性，都在劝卫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废黜方式，咱们还是先抵抗一下，然后上书看看是不是真的让咱死。"

卫瓘也没同意，大概率和司马亮的思考是一样的：别着急，我这么高的辈分，让子弹飞一会儿看看。但是，卫瓘没料到的是，当晚他不是被罢官，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事态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当年卫瓘得罪了一个手下，现在这个手下成了司马遐的手下，趁着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杀了卫瓘全家。[①]

卫瓘挺冤的。

时光一转，回到二十七年前，钟会造反伏诛，邓艾本有机会恢复自己的荣光，但当时官职最大的卫瓘因为和钟会一起陷害邓艾，于是一

---

① 《纲鉴易知录·晋纪·孝惠皇帝》：初，瓘为司空，帐下督荣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从遐收瓘，辄杀瓘及子孙共九人。

不做二不休，直接派兵杀了邓艾。

本来朝廷对邓艾的处置是押回洛阳受审，届时随着钟会造反，邓艾的结局尚有变数。但卫瓘杀了邓艾，直接又给邓艾和属下扣上了趁机还要谋反的帽子，于是邓艾诸子在洛阳全部被杀，女眷和孙子流放西域。

邓艾也挺冤的。

同样的方式，卫瓘是否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全家也是如此结局呢？

卫瓘被杀了，司马亮此时还在等待被处理。

快到正午了，司马亮仍然什么事都没有，这时候司马玮出手令干了件相当出格的事："能杀司马亮的，赏布千匹！"①

司马亮随后被乱兵所杀，被砍得都没人样了。

干掉卫瓘和司马亮之后，司马玮的手下岐盛说："现在已经杀红眼了，应当借着军队的气势，咱顺便除掉贾后一党，扶正王室，安定天下。"

司马玮面对这个现状，犹豫了：我凭什么安定天下呢？那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司马玮也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了。

次日天明，宫中的殿中将军王宫带来了最高旨意和驺虞幡。

什么叫驺虞幡？驺虞是神话中的仁兽，虎躯猊首，白毛黑纹长尾巴。据说生性仁慈，连青草都不好意思踩，不是自然死亡的生物不吃。

军中严令，所有人一看到这个驺虞幡，必须无条件放下兵器。王宫打着幡就说了一句话："楚王矫诏！"随后所有禁军全跑了。

驺虞幡这么有用吗？造反时做个假冒伪劣的不是更好吗？其实用处不大，不过要看对谁用。

司马玮此时掌管禁军刚三个月，根本没来得及对整个禁军进行控

---

① 《晋书·汝南王亮传》：将及日中，无敢害者。玮出令曰："能斩亮者，赏布千匹。"

制与笼络，禁军根本犯不上为他扛雷。

当年跟司马师造反的三千死士，难道不知道自己干的是杀头的事吗？肯定知道。但对这支队伍来说，你打什么幡来也没用。

司马玮落到这番田地，真的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从头至尾，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有这个诏书，更关键的是，他根据这份无效的文件去召集了所有的禁军，还杀掉了朝廷的要员。

就算卫瓘的死亡是意外事故，但他为什么要杀司马亮呢？轮到他去杀了吗？

这个时候，皇帝拿这个驺虞幡出来，很容易让禁军人人自危。再加上禁军本来就不是他的势力，因此禁军全跑了。

司马玮被斩，同党被灭三族，死前司马玮拿出那个没有章的诏书，在要砍他头的刘颂跟前哭呢。[①]

司马亮和司马玮这两匹马在前后脚被杀，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第一个回合告一段落。

贾南风用一次水平并不高的兵变和年轻宗室的稚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宗室仇视杨家，她引入了藩王力量，通过政变让藩王干掉了杨家，随后作为第一轮政变的背后操盘手，均衡灭杨家后的政治秩序，她召回了窝囊的司马亮，奖赏了各藩王，平衡了宗室这一路。

她拉入了之前跟自己有仇的卫家，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团结了高门这一路。她引自家人进入牌局，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利用宗室间的内斗，她把年轻的司马玮当枪使，干掉了老资格的司马亮和卫瓘，打掉了这两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人还不脏自己的手，然后

---

① 《晋书·楚王玮传》：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

灭掉哑巴吃黄连却没人同情的司马玮，为司马亮和卫瓘平反，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

至此，权力的牌桌虽然仍是贾南风、宗室、高门三股势力，但是，贾南风一家独大了。

她的一系列做法，并没有激怒任何一个阶层，所有这些残杀，都是被搞掉的那些人自己干的。

她一路上展示的，是相当明确的合作态度，以及深不见底的政治手腕……

三、自古未见睦邻友好，满眼落后就要挨打

在杨骏一党、司马亮一党、卫瓘一党，以及愣头青司马玮伏法后，坐庄的变成了贾南风，权力结构也开始趋向于默认贾南风掌控大局。

为什么反对杨家的那些人，到了贾南风开始坐庄就不再反对了呢？按理说贾南风也是外戚干政啊，只不过变成了她直接干政，这不就是第二个吕后嘛！

这里面有四个原因：

1. 最可恨的杨骏一党全被干掉了，官员们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2. 司马亮是在司马炎死前被扶植的政治符号，卫瓘是司马昭时代的最高辈分的门阀代言人，这两人被打包干掉，导致宗室和门阀暂时没能推出新的代言人，出现了权力真空。

3. 贾南风继承了贾充当年的政治网络，她的符号不仅是外戚，还是庞大贾系势力的代言人。

4. 贾南风的一整套政治手腕让所有的圈内人都胆战心惊，她太有能耐了，又阴又狠！

贾南风在清盘司马炎布置的这些老臣后，自公元 291 年到公元 300 年的时间里，西晋一度迎来了相对稳定和谐的十年。史称“虽当暗主虐

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这句记载来自《晋书·张华传》。

当年平吴的后勤总指挥，因为司马攸事件被边缘化后，又回到了政治舞台中央。为什么呢？

因为张华不是士族高门，方便控制，而且这些年他的确干了好多实事，有一定的政治声望。[①]

贾南风让有才华不逼上的张华、裴頠等人为行政班底去治国，自己则大权在握，专注于残暴荒淫的私生活，但并不干预实际的行政事务。[②]

抛开贾南风的残暴和荒淫，这个女人和著名的女政治家吕后其实是很像的。在贾南风掌权的近十年中，她擦干净了司马炎留下来的脏屁股，妥善解决了司马炎调整了一辈子的政治构想，让权力在自己这一支传下去。

司马炎泉下有知，应该会猛拍大腿：“早知道这丑儿媳妇这么能干，我还调整什么啊！”

但是，司马炎早些年要是能看到贾南风的妇科报告，估计在第一天就不会让她进门。因为司马家是以孝立国，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司马家的剧本真的很有意思，一波看似平息了，其实只不过是上天在酝酿一场更大、更猛烈的风暴而已。

贾南风主政的这些年，整体比较安静，除了一个地方：西北。

好神奇，每次天下大乱，风似乎永远从这个天下金角刮来。一晃

---

① 《晋书·张华传》：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

② 《晋书·张华传》：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

五年后，296 年夏天，西北又闹腾起来了。

都督雍、凉二州军事的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被调回到朝廷，在朝廷的梁王司马肜（司马懿第八子）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去代替司马伦平叛。

这是一次看来很普通的人事变动：八哥帮九弟解决问题，谁也没被处理。

但是，司马伦的回朝却成为整个西晋帝国土崩瓦解的开始。司马懿这个最小的儿子，亲手点燃了自己家族灰飞烟灭的导火索。

先来看司马伦惹出来的第一个乱子。当年立秋后，八月，秦、雍地区的氐、羌全都叛变了，拥立氐族统帅齐万年为帝。

这下少数民族也出皇帝了，闹大了！继曹操打汉中的武装占道冲突后，氐族终于又进入我们眼帘了。

氐族自古居于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汉书·地理志》记武都郡的武都、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皆为氐族所居。（见图 2-4）

本来氐族人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但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中郎将郭昌打败了所谓的氐王，置武都郡。

这是氐族被汉族虐的开始。没错，被虐。后面还会提到很多少数民族，先别说少数民族带给汉人的屈辱，来看看汉人是怎么做的。

要是算总账的话，也就没那么不平衡了，人家各少数民族可是让汉族活活踩了好几百年脑袋。

涉及国家民族层面的问题，永远就那一句话：放弃幻想，落后就会挨打。

武都郡设立之后，好地方被汉人占了，大量的氐族人本着惹不起就跑的原则开始往山谷中迁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谁家祖祖辈辈的地被别人抢了谁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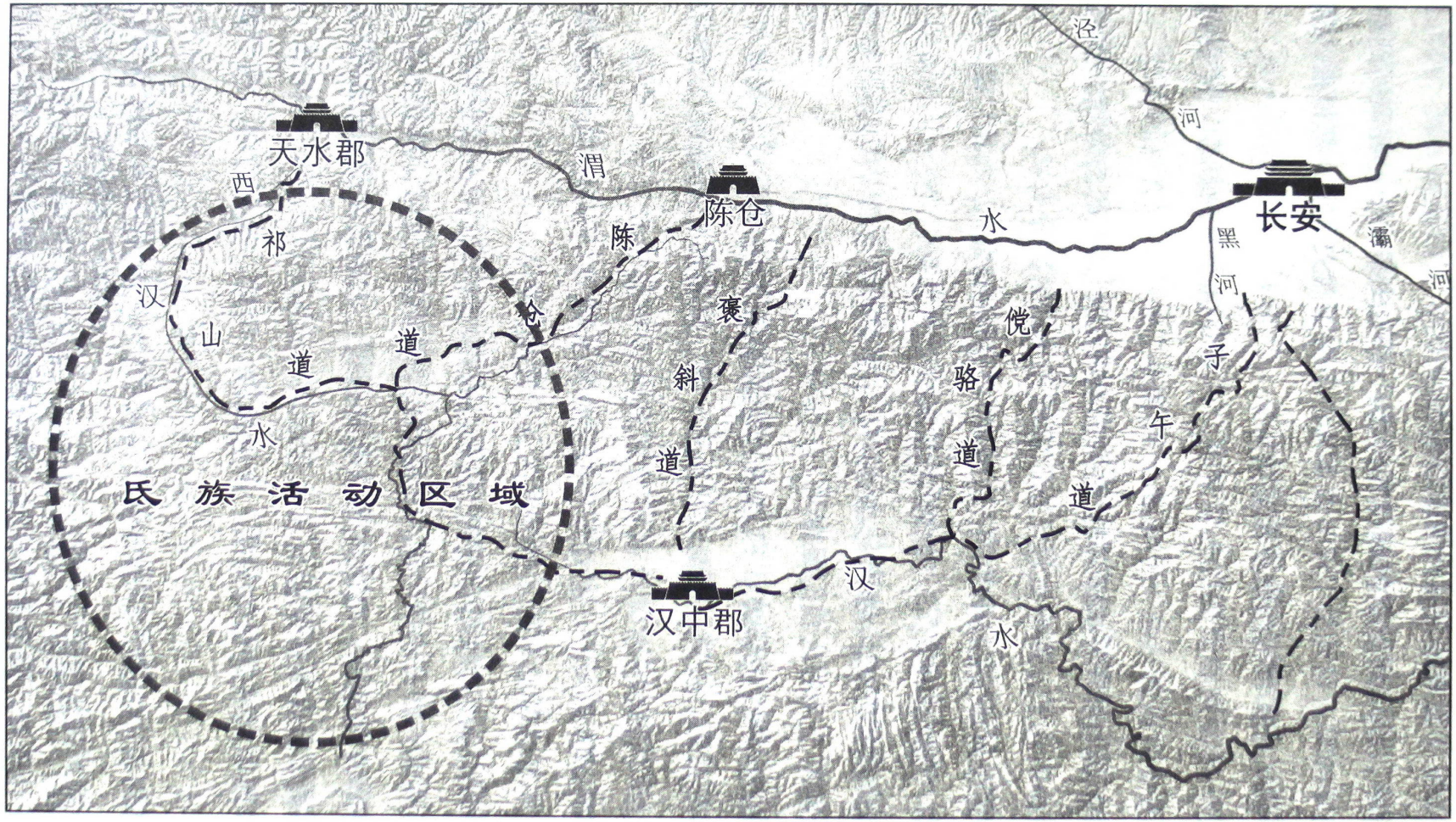


图 2-4　氐族活动范围

不干。七年后，氐族人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闹事。结果带头闹事的那帮人被武帝打到酒泉戍边去了，这回家乡不仅不属于自己了，还到西北啃沙子去了。

没办法，这是赶上了西汉武帝时代，有什么冤屈也就都忍着吧！因为同时代的汉族老百姓也在忍着，大漠南北的人也在忍着，西域诸国也在忍着，西南诸夷也在忍着。

这是整个东亚都心惊胆战只有汉武帝一个人自由飞翔的时代。

由于武帝年间的两次征伐，武都地区的氐族人元气大伤，因此三百年间再没有氐族人的新闻。

直到三国年间，继汉武大帝后，氐族人又赶上了魏武挥鞭。这个民族跟“武”实在是犯克。

此时，居于陇、蜀之间名气比较大的有三大氐王，一个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秦安东北），一个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成县西），一个是河池氐王窦茂，居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这三王各有万余落的家底，此外下辨等地有氐帅雷定等七部，共万余落。

等于氐族目前大约有四五万落的户口，二十万人左右。

公元 211 年，兴国氐王阿贵和百顷氐王杨千万跟着马超打曹操。

多少年不出山了，见识有问题，汉末建安时代，阿贵和杨千万也不打听打听谁才是老大。

214 年，号称“三日五百，六日一千”的“长跑运动员”夏侯渊西征讨灭了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被打秃后跟着马超投奔了刘备。

217 年，汉中会战轰轰烈烈开打，前期张飞、马超来到下辨，氐帅雷定等七部万余落这个时候起兵响应了。还不长记性，还跟马超混！

曹休率虎豹骑出现，负责牵制与阻击曹休的张飞并没有在此地坚

持到底，氐族人再次品尝到了风投失败的心碎。

219年三月，曹操至汉中，开始布置撤退事项，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徙氐人五万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

刘备占领汉中后，杨阜又迁走了剩下的氐族部落，与汉人一共凑了万余户，分居到京兆、扶风和天水。

这加在一块的五万多户，其实就是那群氐王的家底儿。

虽说还有一定数量的氐人散落在武都阴平地区，比如曹丕代汉那年，重要的政治作秀中就有一项是“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但这帮氐人已经很少了。

这是氐人被又一个武帝（魏武帝曹操）所带来的伤害。

总体来讲，氐人被迁到了关中和陇西两个地区。关中氐人分布在扶风、京兆，主要在扶风郡，扶风郡的氐人又集中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南）、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汧（今陕西陇县南）、隃麋县（今陕西千阳县）。陇西氐人主要分布在天水、南安、广魏（晋略阳郡）三郡。（见图2–5）

总体来讲，氐人渐渐向关中移动。因为魏蜀之间常年争夺人口，曹魏总怕这帮从蜀汉过来的氐人会反抗，于是开始渐渐迁徙陇西的氐民，比如240年姜维出兵陇西，郭淮“徙氐人三千余落以实关中”。

但是，最终让氐族留名史书的，却是少数派的陇西略阳氐人。

先胖不叫胖是个弱势者崛起的永恒命题，因为先胖的通常在和优势者拼杀的过程中率先成炮灰了。

略阳氐人的后裔在几十年后先后建立了两个政权，其中一个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幅员面积直到隋王朝时才被突破。

被魏内迁的氐人最开始是归“安夷”和“抚夷”二部护军监管。氐族人由于体量小，欺负他们的成本低，所以主流政权对他们并不像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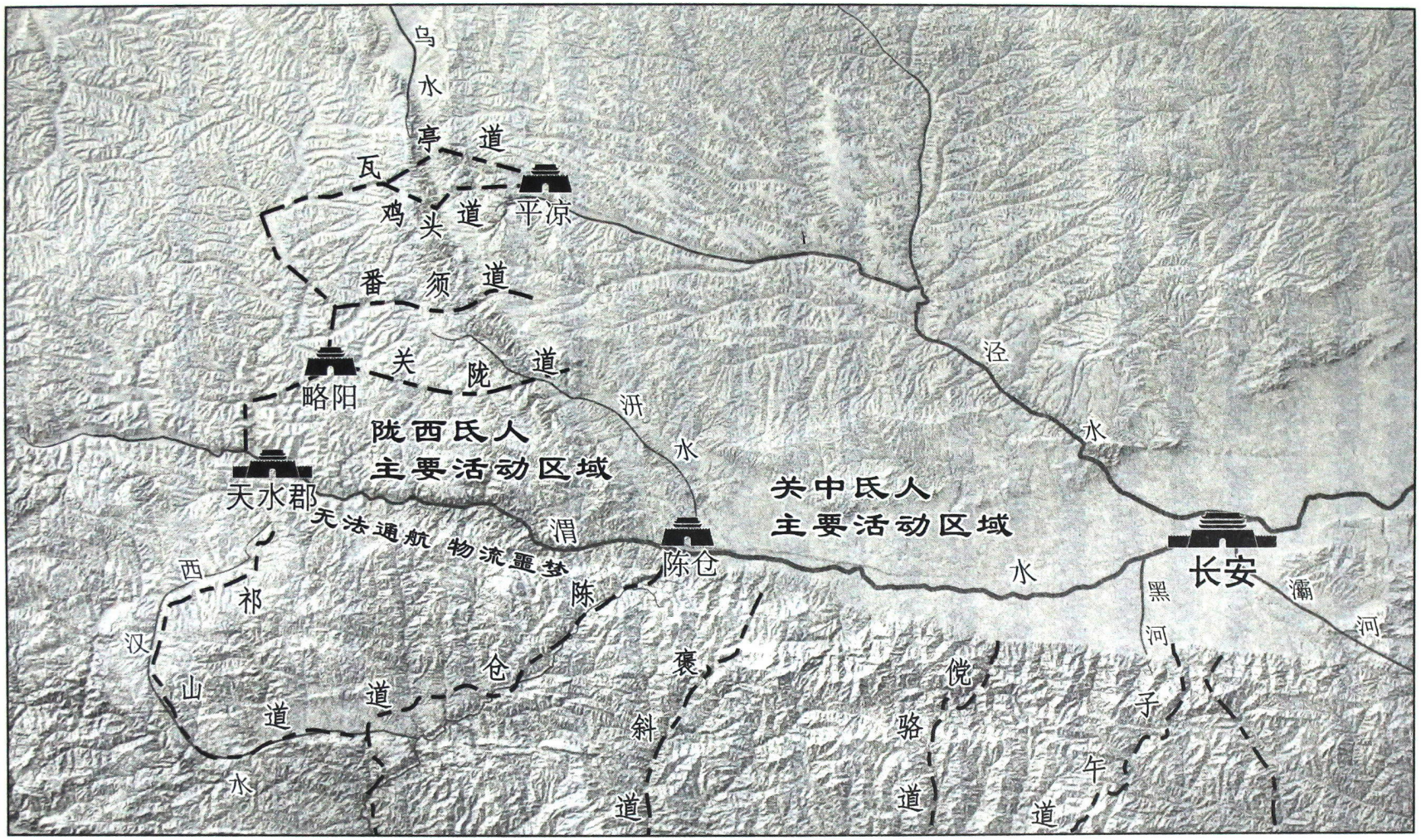


图 2-5　迁移后氏族活动范围

羌人那样防备得那么紧，迁入的地方也和汉人居住地较近。到西晋建国的时候就被强硬地同化成编户了，司马骏被封为扶风王时直接拿氐户增的封民。[①]

编户，就是清算户口与人数，以便每年征收税赋，这基本上意味着氐族已经被纳入了汉族政权的毛细血管。

等氐人适应编户制度后，过个几十年再把他们彻底打散，分散到别处，就离彻底征服他们没多远了。

氐人由于威胁性不大，和汉人杂居较深，因此虽然“归化”较晚，但却“进化”得非常快，比如大量氐人在进入陇西关中后没多久就改成汉姓了。[②]

比如这次的氐人齐万年造反，地方官汇报反贼情况时说得很明确：齐万年是编户已经很久的氐人，这次羌乱开始只是内附羌人的造反，结果羌叛还没能解决，编户氐人又闹起来了。[③]

为什么羌、氐会反叛呢？这跟东汉中后期的百年羌乱是一个原因：天朝上国拿人家不当人！

首先晋朝的税比魏就多了近一倍，曹魏时田租是“亩收四升，户调绢二匹，绵二斤”，到了晋时变成“五十亩收租四斛（亩收八升），户绢三匹，绵三斤”。

司马炎在泰始年间曾以“戎蛮猾夏”为题，展开官员遴选的策论问答，阮种的回答相当出彩：

---

① 《晋书·扶风王骏传》：徙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

②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

③ 《徐陵集校笺》笺注二十七：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九十二·马汧督诔》：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

现在少数民族迁入内地和百姓杂居，地方官吏又拿人家不当人，好多年没打仗了，边境已经忘了怎么作战，地方主政的一把手又不是那块材料，不懂得安抚少数民族，天天要么薅人家羊毛，要么就对人家肆意杀伐，现在西北出现了巨大问题，并非造反的声势有多么厉害，而是咱们对人家使唤得实在太过分了。①

虽然阮种说得挺在理，但他说的这话和说话的语气，太没品了，拿“蛮夷戎狄”埋汰少数民族都不行了，史料中称他们为“丑虏”“群丑”。

言辞和语气相当能反映出此时大晋对于异族边民的鄙视与不屑，别看阮种在朝廷说地方官“边吏扰习，或以狙诈，侵侮边夷，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其实他下去做地方官也这样！

这种民族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一直积攒到了296年，在羌人反了无数次后，氐人终于也加入了。

这次西北叛乱起源于匈奴人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两地的马兰羌和卢水胡起事，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

为什么反的呢？因为关中总督司马伦干得太不像话了，被调回了洛阳。所谓“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这是司马伦本传中的文字，比较照顾他的面子，遮着说的。实际情况是司马伦贸然弄死了羌人酋长数十人，所以人家才彻底不干的！②

此时距离司马炎泰始年间的“戎蛮猾夏”策论遴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阮种说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

---

① 《晋书·阮种传》：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

② 《文选·卷二十》：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朝议召伦还。

啗利，妄加讨戮”的现象变了吗？

并没有！根深蒂固，还是那德行！

当时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都往朝廷告状：不能拿少数民族不当回事，得出一个替罪羊来安抚人家！史料记载：赵王伦甫用孙秀为相，杀羌酋事皆秀受赵王之旨而行，故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各具表奏伦之罪恶，并请诛孙秀以谢氐、羌。

由于朝廷一直没什么反应，因此元康六年（296）八月，“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彻底跟朝廷拼了！

没过几个月，到了297年正月时，齐万年手下已经聚集了七万多人，紧接着这一整年关陇大旱又闹了灾荒，司马彤平叛也是越平越乱，关陇地区的百姓开始往汉中、蜀中逃荒。

转年298年，在兵乱大灾了一年后，众多的巴氐人和关陇人活不下去，南下找生路。略阳賨人（土家族祖源）的望族李家，成为这帮难民众望所归的大姓人家。

李家的扛把子叫李特，他在州中任过职，身高八尺，为人勇武，善于骑马射箭，性情沉稳刚毅有度量，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可谓略阳民间老大哥。

李特带领数万人南下逃荒路过剑阁时，长叹道：“刘禅有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投降别人，难道不是个傻子吗？”

同行的许多小伙伴都惊讶于他的口气。也不怪李特叹气，剑阁那种天然的鬼斧神工，如果不是刘禅主动放弃，得多大能耐才能砸开呢？

李特这话说完不久，在299年正月，朝廷终于在张华推荐的孟观带队下生擒了齐万年，压平了此次叛乱。

在西北大乱、民乱风起云涌的时刻，太子洗马江统写下了这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一篇策论文上书：《徙戎论》。

1. 先说了榜样秦王朝，秦当年虽然暴虐天下，却也打跑了东南西北的蛮夷，毕其功于一役，从此没了后顾之忧。

2. 说了如今西北羌乱的历史原因。

3. 关中现在戎狄内附的人口过半了，时间长了这不是个事啊！这段必须上原文，相当重要的一段话，写明了此时关中的少数民族数量："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

4. 不光西北现在不让人省心，洛阳正北边的并州诸胡中，匈奴现在又成为心腹大患了，要远比西北的忧患为重："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江统最后总结道："把这帮蛮夷赶出我们的国土吧！"

江统的这封奏书并不是孤例，早在二十年前，西晋刚刚平吴之时，侍御史郭钦就将徙戎上书递到了司马炎那里，详细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发现问题：戎狄自古为患，魏初人少，西北诸郡全都安排了内附之胡，甚至京兆、魏郡、弘农这种内部州郡也被安排了胡人。

2. 发出预警：现在蛮夷虽然服从咱们，但百年之后，如果有叛乱之患，胡骑自平阳、上党不出三日就可来到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等地也将尽数沦为狄庭！

3. 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借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严控四夷出入，这是万世的长策！

从当时的诸多史料中可以发现，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过高、并州匈奴日渐崛起。自西晋开国就不断有大臣提醒司马炎一定要注意少数民族问题。

泰始年间，阮种仅仅揭示了西北叛乱是因为官僚欺压凌辱而导致

的。到了平吴后的太康初年，郭钦就已经针对西北边患问题进行深刻预警了。

299年艰难平定齐万年叛乱之后，江统拿出了集大成者的《徙戎论》。核心观点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未来是大祸患！

尤其此时的北境，已经开始压力重重，在江统的口中，甚至要远比刚刚大乱后的西北形势严峻得多！

凛冬之下，要细说已经沉寂很久的北境了……

四、汉末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鲜卑的足迹？

在很久很久以前，虞姬还跳舞，汉王还叫刘老三……

在塞北高原，冒顿一个人完成了从头到尾谋划实施的政变，创下了世界历史范围内几乎无法复制的传奇。司马懿父子发起的高平陵之变，算是在谋划人数上高度靠近了冒顿。

冒顿把他爸射成刺猬，然后自己上位，东边有一个大联盟想跟匈奴碰碰，要马要美女最后要地，结果被冒顿一通忽悠后反杀了。

这个大军事联盟叫东胡，与冒顿的匈奴帝国一战而败，东胡王战死，人口牛羊被兼并，自此匈奴开启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在这次大会战中，有两个东胡的组成部分逃离了蒙古草原，一个逃到了乌桓山，一个逃到了鲜卑山，这就是后来的乌桓和鲜卑。

乌桓和鲜卑同时从东胡的母胎中分裂出来，两族的生活习惯在很多方面也都是相似的，但开始进入中原王朝视野的只有乌桓，中原王朝根本不知道鲜卑是何许人也。

原因在于乌桓的地理位置。

随着匈奴被太阳王刘彻不断炙烤变得越来越弱，乌桓和鲜卑都趁机壮大，而乌桓率先占据了和西汉交界的东北国界，挡住了更北边鲜卑

的南下，因此西汉史料中能够看到乌桓之名，却无鲜卑的记载。

到了东汉，鲜卑的名字终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公元 41 年，《后汉书·祭彤传》记载："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就是说匈奴、鲜卑和赤山乌桓组成强盗团伙，在东汉塞内边境展开了打、砸、抢、烧等，让朝廷很头疼。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鲜卑与中原政权的接触之始。

为什么鲜卑终于见于史料了呢？由于匈奴的日渐式微及小冰期到来的双重作用，这使得北境的真空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开始了南下填补地盘空白的步伐！鲜卑和乌桓一度分别与匈奴合作南下抢汉家大户。

公元 45 年，匈奴与鲜卑分兵侵北边，匈奴寇上谷、中山，鲜卑寇辽东。

看到周边少数民族组成了联盟，辽东太守祭彤则开始不断地使出离间手法，挑拨游牧民族非常脆弱的联盟关系，常常利用鲜卑去对抗匈奴和乌桓。

直到这个阶段，东汉整个北境最大的祸患仍然是匈奴。

公元 46 年，匈奴出现内乱，连续死了两位单于，而且小冰期开始发威，草原大旱接着是大蝗灾，匈奴人死伤大半，实力大减。匈奴新继位的单于遣使向东汉提亲，表示友好。[①]

匈奴认怂的消息送往了渔阳，但是渔阳和乌桓接壤，乌桓人知道了匈奴的现状。

趁你病要你命的生存逻辑写在了每一个草原民族的基因中。乌桓

---

①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春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乘势而起，一刀差点儿捅死匈奴。匈奴随后北徙数千里，刘秀趁机赶紧招降，鼓励敢想敢干的乌桓。[①]

公元49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又挑唆偏何攻击匈奴左伊秩訾部。偏何战后献上了两千多人的脑袋报功，自此匈奴与鲜卑也彻底结仇，年年互杀。鲜卑人将杀匈奴人当成了买卖，匈奴人的脑袋是去东汉边关领赏的硬通货。[②]

至此，东汉幽云边境的匈奴势力被乌桓和鲜卑逐渐挤出了塞北东南。

那是刘秀“以夷制夷”思想的巅峰时代：匈奴衰弱，边无警患，鲜卑、乌桓定期入贡。（其实就是变着法地从中原王朝要走更多的东西，但对中原王朝来说是值得的。）

公元48年，匈奴内部因为王位之争而发生内乱，匈奴再次分裂成南北二部。50年，南匈奴效仿呼韩邪，对汉称臣。

南匈奴派使者前往五原塞，表示誓愿永远做汉王朝的藩属屏障，抵御北方的敌人。

冰期已至，草原越来越难活下去。

刘秀的内附移民政策，就在小冰期所带来的不可抗力的大趋势下神奇地颁布执行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即将活不下去的南匈奴人，去对抗死活要往南冲的北匈奴人。

南匈奴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拼死抵抗北匈奴侵略者。双方在火并之后，实力都会下降。北匈奴在活不下去又冲不进来之后会向汉朝称臣，会依附南匈奴，放弃尊严寻求活命。

---

①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以币帛招降乌桓。

② 《后汉书·祭彤传》：即击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

与此同时，南迁的南匈奴实力渐渐壮大，但武力随着南迁内地却渐渐减弱，却又足够对抗人口越来越少的北匈奴。

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推演中，匈奴人最终自己阉割了自己：草原回不去了，也不想再回去受罪了。

匈奴人在失去了辽阔草原提供的空间机动性这个关键优势后，拼人口体量又打不过汉族人，南下的路因此被堵死了。

在《两汉风云》中“班超通西域”一战时，我们说过：

如果不是中原顶层自己崩盘大乱，如果不是汉族政权实力彻底被掏空，如果不是骑兵装备战术突然升级这三者同时发生，内迁的南匈奴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颠覆中原政权的！最终的发展路线，就是南匈奴在为汉朝守边防的过程中渐渐被同化。

如果没有刘秀的南匈奴迁内地政策，整个匈奴民族会在小冰期的恐怖天灾下抱团取暖，然后与东汉王朝拼了。

随着南匈奴被收编成东汉的“安保力量”，东汉的北方边防瞬间改观了。

刘秀死后，东北闹过一段时间的不太平，赤山的乌桓部又不听话了。

辽东太守祭肜派鲜卑老大偏何征讨乌桓，屠灭了赤山乌桓部。由于偏何干得实在是太出色、太成功，塞外震慑，西自武威、东尽玄菟，鲜卑各部大人皆来内附，因此，东汉从此罢了边防屯兵，再次省了钱，每年由青、徐二州给钱两亿七千万作为对鲜卑人的雇用军费，明帝、章帝两朝的东北边境都没再出现什么问题。[①]

---

①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辽东太守祭肜使偏何讨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魁帅。塞外震詟，西自武威，东尽玄菟，皆来内附，野无风尘，及悉罢缘边屯兵。《后汉书·鲜卑传》：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乌桓在此役后，位居塞外的部落被屠灭吞并，根据地尽失，转入塞内，内附了东汉。自此在蒙古草原的东部，鲜卑一家独大。

换句话说，就是南匈奴和鲜卑成了东汉花钱雇的保镖。这两个保镖，开始逐渐实现刘秀当年的构想，在大汉的后援下一点点地耗死了北匈奴。

又过了三十多年，班超在西域发威，彻底拿下西域后，北匈奴被断奶。

公元85年，鲜卑、丁零、南匈奴及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发动了草原上永不落幕的“趁你病要你命”会战。史载：“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太惨了。

隔了两年，公元87年，更惨的来了，鲜卑人再次给了北匈奴以巨大打击，北匈奴大败，连单于都让鲜卑人扒皮了。

此战后，北匈奴下属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余人至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降东汉王朝，北匈奴基本上濒临破产。

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东汉开始了灭亡北匈奴的终局之战。

公元89年，窦宪、耿秉扬大汉国威，“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去塞三千余里，勒石燕然！

公元91年，窦宪再次率军出塞，将北单于部包围于金微山（今蒙古境内阿尔泰山地区），再次大破北匈奴军。这回连北单于他妈都给逮回来了，再杀五千多人，北单于再次逃走，不知所踪。

窦宪把北匈奴的家底全打没了。

北单于之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最后的几千人驻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地区，遣使者入塞，表示臣服东汉王朝，恳求别再打了。

东汉授北单于玺绶，同时以中郎将任尚持节护卫，屯驻于伊吾，与南单于同等对待。转年北匈奴再反，长史王辅仅率骑兵千人与中郎将任尚就将北单于于除鞬斩杀并尽歼其部落。

至此，和大汉打擂长达三百年的匈奴民族，在塞北高原及西域地区被彻底推倒了。

北匈奴作为塞北具有号召力的政治标志被消灭后，并不意味着它的联盟组成部分从此全部消失了。有十多万落的匈奴人并没有跟北单于逃走，而是开始和草原上的新霸主鲜卑人进行磨合与重组，并渐渐自称鲜卑兵。

鲜卑在草原上开始一家独大，成为草原新的代言人，所谓“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

这段记载相当重要，有必要细说一下。原文记载是出于王沈的《魏书》，前面一句话是：“后乌丸校尉耿晔将率众王出塞击鲜卑，多斩首虏，于是鲜卑三万余落，诣辽东降。”

北单于遁逃是在和帝年间，大约在公元 90 年到 100 年之间。“后乌丸校尉耿晔将率众王出塞击鲜卑”发生于 127 年，此时距北单于远遁已约三十年了。

这说明了一件事：匈奴在草原上的十余万落遗民是历经了约三十年的融入与杀伐才开始逐渐鲜卑化的。

再次敲黑板，虽然史料少，但从来没有任何民族与新政体的融入是一蹴而就的！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鲜卑诸部中，分布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最北边的一个部落开始向蒙古草原的中部、西部、南部迁徙，在各地不断与匈奴残余部众进行融合。

这个部落叫作拓跋。

从白山黑水中走出来的部落似乎都有着它们特殊的剧本。

在逐渐吸收匈奴余部后，时间又过了三十多年，鲜卑终于储备好第一次跟中原政权面对面过招的实力了。

草原上出现了一个跨时代的鲜卑族大领导，叫檀石槐，他将整个草原的鲜卑各部组织成了一个大联盟，势力范围相当大。史载："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并非什么鲜卑贵族，而是普通牧民之子。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能够单骑追回异部大人卜贲邑抢夺走的他外婆家的牛羊，长大后由于为人"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被部民推举为首领。

檀石槐上位后，在桓帝时期（147—167 年）成立了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

这里有一个疑问：檀石槐并非鲜卑部落传统贵族，鲜卑各部是如何完成统一集权的？

真的是檀石槐有这么大的能力吗？怎么可能！

我们说过：一旦长城的南边是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长城的北边势必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草原政权去和中原王朝进行生产资料上的博弈。

北匈奴被打掉了，草原上一盘散沙，势必会角逐出一个新的王者。

檀石槐将鲜卑联盟分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

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

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

这些大人中，有几个要介绍一下，后面有重头戏。

1. 东部大人中的槐头，据姚薇元先生的考证，为宇文氏的祖先宇文莫槐，"莫槐"为"莫槐头"的简译。

2. 中部大人中的慕容，据《资治通鉴》中的胡三省注，此为慕容氏之始。

3. 西部大人日律推演，据《资治通鉴》中的胡三省注，为拓跋氏始的推寅可汗（北魏宣帝），马长寿先生认为此推寅为北魏献帝拓跋邻。

此时的鲜卑各部都是各有地盘、独立自主的，只在团伙打劫时才步调一致听指挥，用《三国志·田豫传》中描写东部鲜卑的原文就是："自高柳以东、濊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

所谓的统一草原，不过是将鲜卑诸部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为了和东汉抢夺生产与生存的物资应运而生的一个组织。

从 156 年到 178 年，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檀石槐带着鲜卑诸部发起了诸多侵袭掠夺之战，铁蹄遍及幽州、并州、凉州诸郡。对东汉朝廷来说，几乎每年都会出现鲜卑边患，史载："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168 年，十二月，鲜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169 年，十一月，鲜卑寇并州。

171 年，冬，鲜卑寇并州。

172 年，十二月，鲜卑寇并州。

173 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174 年，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

175 年，五月，鲜卑寇幽州。

176 年，鲜卑寇幽州。

177 年，四月，鲜卑寇三边。

178 年，鲜卑寇酒泉。

179 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180 年，冬闰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181 年，十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这是十三年间鲜卑十三次对东汉边郡发动攻击的记录。

鲜卑军事大联盟的不断侵袭让汉桓帝相当头疼，曾经派凉州三明的张奂带着南匈奴和并州的部队征讨过，但不好使。（本战篇尾会详细讲解南匈奴战斗力衰落的原因。）

桓帝又想给檀石槐封王然后和亲，被檀石槐严正拒绝，继续没完没了地骚扰。

檀石槐为什么不接受呢？说明他脑子是真有东西的，但也说明此时的鲜卑大联盟相当脆弱。各部大人推举他为老大，安排各部有组织地抢劫，他要是靠这个平台机会独吞了汉朝给的好处，其他人就该不干了。

不患寡，患不均。

鲜卑此时的大联盟还没有发展出匈奴那种稳定的统治结构，所以鲜卑闹得再凶，其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最多就是南下抢东西，完事也都退回草原了。

在檀石槐真正崛起的时候，东西两羌叛乱已经被“凉州三明”中的“最凶一明”段颎连根拔起，所以客观来讲，东汉并没有陷入四面受敌的尴尬局面中。

181 年，檀石槐死前，对他奋斗的一生做了第一次过分的试探：他的位置由其子和连世袭，并没有经过全体鲜卑大人的推举。

他试探了草原的规则。

但是，子不类父，和连水平不行，贪淫且不公平，不能代表最广大鲜卑部落联盟的根本利益，因此，鲜卑联盟解体，半数鲜卑部落叛离，宣布不再承认鲜卑联盟盟主和连。

不久，和连也死了，统治集团在继承人的争夺上开始崩塌，鲜卑

第一次联盟解体了。[①]

由于檀石槐开了继承人的世袭制度，自此各地鲜卑部落的领导人，也都开始了世袭的制度尝试，史载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

檀石槐死的时候正是东汉末年，没多久董卓就要闯进洛阳了，中原的袁绍、曹操因此非常幸运地得到了面对北境鲜卑解套的机会。

东汉末年的大乱中，重头戏是184年开始的弃凉弃关中的西北羌乱和横扫全国的黄巾起义。

北方的鲜卑联盟之所以根本都没进入东汉政要的眼中，其实就是因为鲜卑联盟第一任盟主檀石槐过早地离世，鲜卑联盟分崩离析，各部落也开始了世袭的制度重建过程。

任何制度的重建都将面临巨大的消耗。鲜卑这个汉末真正隐形的心腹大患，在中原群雄逐鹿进行重组的时候，也进入了自我演化的下一个阶段。

三国时代，进入我们视野的反而是规模并不算很大的乌桓，不仅闹得很欢，东部乌桓还成立了三郡乌桓合众国。

---

①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灵帝末年数为寇钞，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小，兄子魁头代立。魁头既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

五、为什么要小心身边的“盖茨比”？

第一任鲜卑联盟盟主檀石槐死后三年，黄天当立的张角张教主拉开了全国大乱的帷幕，沉寂了十五年的大西北风云再起，羌乱重燃烽烟，边章、韩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中平二年（185），陇西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灵帝命皇甫嵩出兵，同时以张温为车骑将军，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至关内与凉州叛军交战。

结果因为待遇问题和积累的矛盾，乌桓骑兵全都跑了，《后汉书·刘虞传》载：“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稟逋悬，皆畔还本国。”

实际上，袁宏在《后汉纪》中给出的史料对原因描写得更为详细：“乌桓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今不堪命，皆愿作乱。国家作事如此，汉祚衰亡之征，天下反覆，率竖子，故若英雄起，则莫能御。”

其实跟羌、氐造反是一个原因，大汉把乌桓薅得太狠了。

这次乌桓叛逃看上去不算什么，但从蝴蝶效应的角度来讲，却可以说是三国初期的一个关键性大事件。因为率领三千突骑的人，叫公孙

瓒。[1] 从此这位辽西猛将开始了和乌桓不死不休的东北乱战。

乌桓和公孙瓒之间的恩怨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河北的归属与袁绍统一河北的时间。

乌桓叛归后，和原泰山太守张举等人联盟，大闹幽州，杀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乱军一度达十余万人。

张纯又引来了外援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前来帮场，张举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传檄天下表示要代汉，告汉天子避位，各级官员赶紧来拜见新天子。

张举的政治头脑让人很难想象这种人是怎样当上泰山太守的，他等来了幽州牧刘虞。

刘虞被灵帝授予幽州牧，由于刘虞之前干过幽州刺史，在东北干工作时和乌桓的关系相当不错，乌桓和公孙瓒之间多了个刘虞做缓冲，因此，一切也变得有了调和的可能。很快乌桓撤退，张举张罗的这个妄图代汉的可笑联盟没多久也崩盘解散了。

乌桓各部参与这次短暂叛乱有一个间接的好处：辽东、辽西、右北平的三郡乌桓一度联合了起来。

一场战役打下来，各部落首领会发现谁最有头羊潜质，谁最能代表部落的利益，各部族在战斗中凝结了鲜血的友谊，血与火的战争永远是松散个体间的黏合剂。

虽然刘虞一度分化了乌桓联合体，但随着 190 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他的侄子蹋顿上位，这个雄才大略的接班人又一次把三郡乌桓统一了起来。

三郡乌桓之所以会走向统一，除了蹋顿本身的能力之外，还有一

---

① 《三国志·公孙瓒传》：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

定的时局与客观原因。

刘虞在东北内战中被公孙瓒反杀。当时东北军的军力之强盛还是很可怕的，出于和公孙瓒的世仇关系，乌桓内部也因此变得更加团结，来跟公孙瓒死磕。

与此同时，乌桓内部也趁着汉末大乱开始得到了相当规模的汉族人口，史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

在袁绍的儿子们被打跑后，跟着袁家远迁东北的汉人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多万户。[①]

虽然后投奔过去的汉人并不一定会被蹋顿吸纳为己用，但人口的大量涌入尤其是有着先进生产力的河北民众流向东北，都客观地为蹋顿乌桓的政治结构带来了稳定，为基础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我们读历史时要仔细观察每一个落后民族腾飞前的接收移民问题，也要树立一个观念：没有任何民族和国家是凭空突然崛起的！一定是得到了大量的"意外之福"！

一个国家和政体的突然崛起有三个要素：

1. 制度建设。（秦得魏国商鞅。）

2. 大量的高水平人才。（优势国家出问题后的人才涌出。）

3. 大量的人口基数和财富积累。（优势国家出问题后的人口涌出，暴力劫掠后的横财，两强相争后得到了溢价红利。）

纵观几千年的历史，无论中外，"落后者"在弯道超车的时候基本都在"先进者"身上得到了上述三要素的"意外之福"！

推及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像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钱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谜一样的年轻人）一样的人物。如果你在和他深交一段时间后，仍然看不明白或是问不出来他是如

---

① 《后汉书·乌桓传》：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

何成为盖茨比的，那通常有两种可能：

1. 他的营生见不得人。

2. 他的营生以迷惑为起手式。

无论是哪种可能，你都要远离他了，因为你很有可能是他“意外之福”的献祭猎物。

史载蹋顿在接纳袁尚、袁熙后，边境各部长老已经开始将他比作冒顿了。[①]

这其实是个相当有含义的信号。

冒顿当年能够驰骋大漠，是因为匈奴在他手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冒顿说的话在北境是相当好使的，整个草原能在他的带领下拉出四十万骑兵吓唬刘邦。

乌桓也迎来了自己民族共同体的巅峰，这个时间长度是十六年。直到 206 年，一统河北的“浪漫”的曹操，在“浪漫”的郭嘉的怂恿下，大冬天“浪漫主义”拉练，奔袭乌桓，然后迎来了自信很多年的“浪漫”的蹋顿。

双“浪”碰撞下，蹋顿被刮倒了。

山西猛将张辽自白狼山俯冲而下，虎豹骑乱阵斩蹋顿。蹋顿及各王大批量被斩杀，乌桓高层集团瞬间出现真空，胡汉降者达二十多万。

辽东单于苏仆延、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与袁尚、袁熙仅率数千骑逃奔辽东郡。

二十多万人投降，几千人被带走，这也客观说明了蹋顿的集权水平。

曹操自柳城班师至易水，代郡和上郡地区的乌桓单于带着他的中

---

①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雄百蛮。

级官员发来了“贺电”。

至此，乌桓这个民族被曹操一战安排明白了。大运在时，有的浪到极致的军事操作确实是能大力出奇迹的。

这二十多万降卒中，有一万余落，约六万人的乌桓精锐被曹操强制迁到了内地。

在人质制度登峰造极的曹魏整编下，乌桓人从此成为天下名骑。[①]

曹魏的奴隶兵使用水平是相当高的，《魏略》中有一段记载相当有看点：

话说曹操死前不久，拿下了汉中回到长安，派家属已被扣到太原的乌桓王率部队去屯兵池阳，以夷制夷，用来防御卢水胡。结果乌桓王实在是太想媳妇了，于是叛变了，率其部五百骑兵逃回了并州。他到达太原附近后，先是把五百骑兵藏在了山谷中，自己单独去见媳妇，并偷人成功，他们出城后才有人发现乌桓王把媳妇偷走了。汉兵想追又担心乌桓王箭术了得，于是太原官员梁习又找鲜卑雇佣兵去追杀，最终成功射杀驮着媳妇跑不快的乌桓王。[②]

这位乌桓王的影响力是不小的，曹操知道他叛逃后担心会对边境造成巨大影响，听说梁习顺利弄死了他，便提拔梁习为关内侯。

这有什么看点呢？

1. 在人质制度的控制下，这位乌桓王是曹家的“骑督”。

---

① 《三国志·乌丸传》：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② 《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以备卢水。昔有爱妻，住在晋阳。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归，乃以其部五百骑叛还并州。留其余骑置山谷间，而单骑独入晋阳，盗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觉；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习乃令从事张景，募鲜卑使逐昔。昔马负其妻，重骑行迟，未及与其众合，而为鲜卑所射死。

2. 曹魏的异族奴隶兵制度确实有些惨无人道，堂堂乌桓王，因为一个女人铤而走险，估计实在憋得受不了了。

内迁的三郡乌桓被组成奴隶兵军团后，其家属后来基本上完成了编户齐民的改造，就此被统治阶层驯化了。

当时还有独立自主性的是代郡乌桓，有骑兵数万，很有点儿威势。

建安二十三年（218），关二爷作为总牵制点闹得中原反曹声浪此起彼伏之时，代郡、上谷乌桓叛变了。曹操派曹彰前去平叛。

这伙看上去很猛的乌桓武装被曹彰打残，曹彰顺便也吓唬住了在旁边观战的鲜卑能人轲比能。（他的故事下一节会说到。）

乌桓，这个贯穿两汉的少数民族，后面还会被不断提起，在历史进程中也还会有很多支乌桓势力参与，直到东晋末期，慕容垂复国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乌桓人投票参与的情况，但乌桓的体量由于被曹魏一朝太过凶猛地摧残，主体已经被打散，再没有机会以一个强大民族的形式进入历史大视角的舞台了。

由于乌桓和汉族交界，接触最早，冲突也最为频繁，乌桓也因此属于最早被汉族渐渐同化的民族。很遗憾，他们倒在了东汉一头栽倒的前夕。

但是，乌桓在前期的一系列试错对接棒的后来者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在汉末三国的这段时间，河北的北迁汉人对北境的鲜卑腾飞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还记得曹操击败袁绍集团后，十几万汉人逃到了辽东吗？鲜卑拿到了巨大的跃迁红利！

大量没有家园的能工巧匠、战败流离的阴谋乱臣来到了北境，帮助鲜卑人兴建城寨，发展农业、手工业，批量制造武器盔甲，引导鲜卑高层学习、了解汉文化与制度。

河北汉人使鲜卑的升级与进步是全方位的，跟蹋顿的“意外之福”

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是“慕容”和“拓跋”能在“五胡时代”占据重大戏份的关键起点！

乌桓被曹操消灭后，地盘开始被东部鲜卑接手，直到西晋初年，在经历鲜卑各位东部大人的漫长混杀之后，东部鲜卑中的三个强大势力最终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慕容部、段部、宇文部。（见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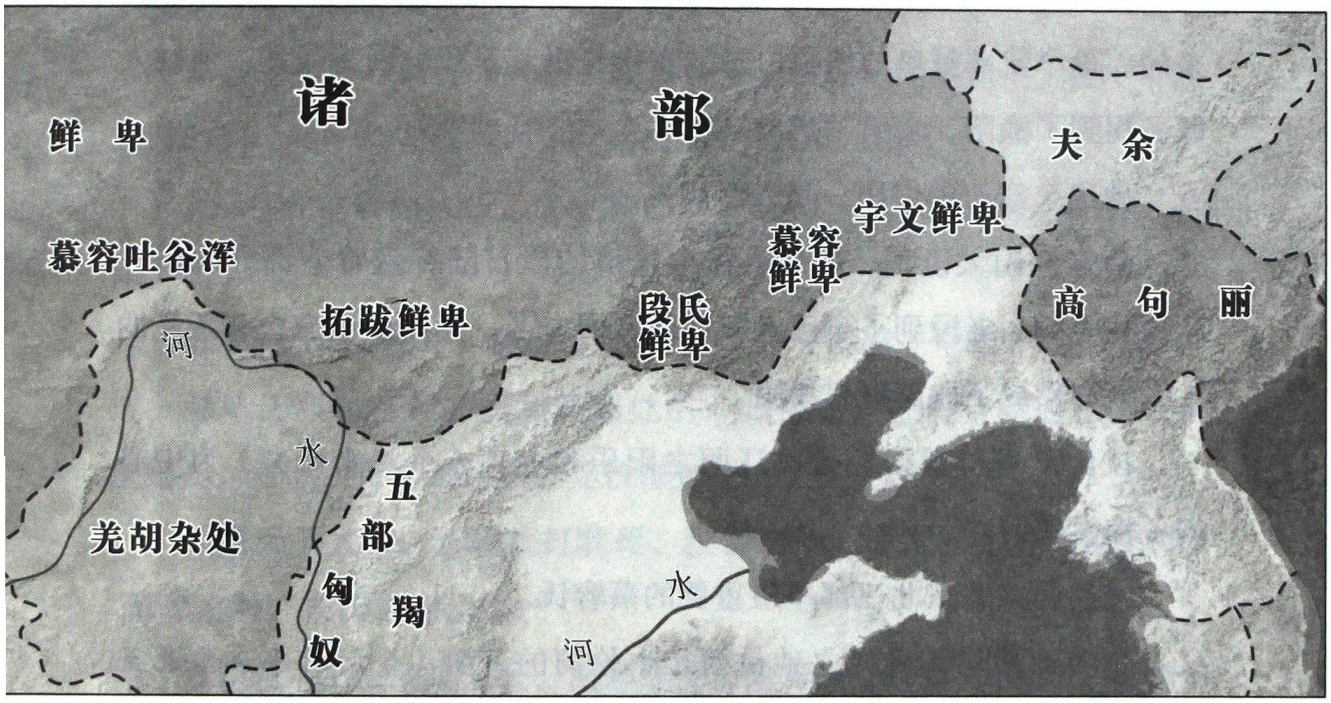


图 2-6　鲜卑诸部势力范围

先看最北面的宇文部。

“宇文”这个姓是匈奴姓，出自匈奴的远支，根据地在辽西紫蒙川（今辽宁朝阳）。

在东汉中期，北匈奴被打得被迫西迁，有十余万落开始到辽东去讨生活，最终都入了鲜卑籍。

这个宇文部，部落首脑还是匈奴的宇文氏，部落名也没有变，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部众已经开始“杂胡”化、鲜卑化，成为鲜卑

的联合体，受当年鲜卑联盟盟主檀石槐的领导和指挥。

再来看西边的段部。

一提到段氏，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把慕容表哥弄得很没面子的大理段氏。其实在我国，最早对历史走向产生影响的是鲜卑段氏。

而且吧，和金庸先生写的相反，真实历史中是慕容表哥凌空一通瞎点，把段公子给弄死了。

段部是由辽西本土鲜卑发育而成的，并非像宇文部那样是迁徙过来的。最早段部鲜卑的始祖段日陆眷出身极其卑贱，因为战乱，他被人贩子拐到了渔阳，卖给了当地乌桓大人库辱官做家奴。

他这个家奴的作用，是人形痰盂。[①]

后来渔阳大饥荒，库辱官派会来事的段日陆眷带着一部分队伍去辽西找吃的，老段到了自己老家后就不回去了，开始招诱流亡和叛乱的人，渐渐形成了段部鲜卑集团。

段氏鲜卑的根据地是以辽西之阳乐和令支（今河北迁安）为中心向各地发展的。

最后再来看东北三部中最重要的慕容氏。

慕容部最早的龙兴之地是西拉木伦河的上游（今河北平泉县北至西拉木伦河的西段地区），此地原属于檀石槐分割的中部之地。

在檀石槐死后到轲比能崛起的这段时间，慕容部几经辗转，最终在首领莫护跋的带领下，率部向东迁徙，到达了辽西郡。

确实是树挪死人挪活的，到了这个地方后，慕容部赶上了自己部落有史以来的第一波超级政治红利。

慕容氏的第一个大恩人，是司马懿。

---

① 《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

司马懿此时被曹叡扔到东北平公孙渊。莫护跋紧紧抱住司马懿的腿，在剿灭公孙氏的过程中与司马懿步调一致听指挥，随后因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个外地部落因此顺利扎根并开始发展壮大。[①]

四十多年过去了，慕容部的翅膀开始硬了，281 年，慕容部传到莫护跋之孙慕容涉归时叛晋，慕容涉归派儿子慕容廆攻打昌黎。

转过年来 282 年的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会战中击败慕容廆，杀伤数万人。慕容部东迁到了辽东北。

慕容部叛晋导致元气大伤，使得身边的饿狼们伺机而动。284 年慕容涉归死，儿子慕容廆继立，开始被宇文部和段部欺负。

289 年，慕容廆认怂，遣使降晋，不久南下，迁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

五年后，即 294 年，慕容部又南下，徙居于棘城（今辽宁锦州附近）。

鲜卑三部的首领并非和睦相处的，而是经常进行争夺战争，在 4 世纪初，东北三部中最强盛的是段部鲜卑。

后来天下大乱，石勒攻打冀州，段部参战，张宾、孔农对石勒说："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

晋愍帝（313—316）时，河东裴嶷为昌黎太守，扶兄丧东归，欲仕慕容廆。兄子裴开问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

为什么一开始段部最强大？其实就是因为接壤西晋，所以段部的汉人多，也继承了最多的乌桓遗产，人口基数大，能工巧匠多，具备先进的生产力，就有了先发优势。（见图 2-7）

为什么后来慕容氏脱颖而出？我们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回看慕容氏那段迁徙的路线，可以看作是慕容部由游牧渐渐开始汉化的过程。

---

① 《晋书·慕容廆载记》：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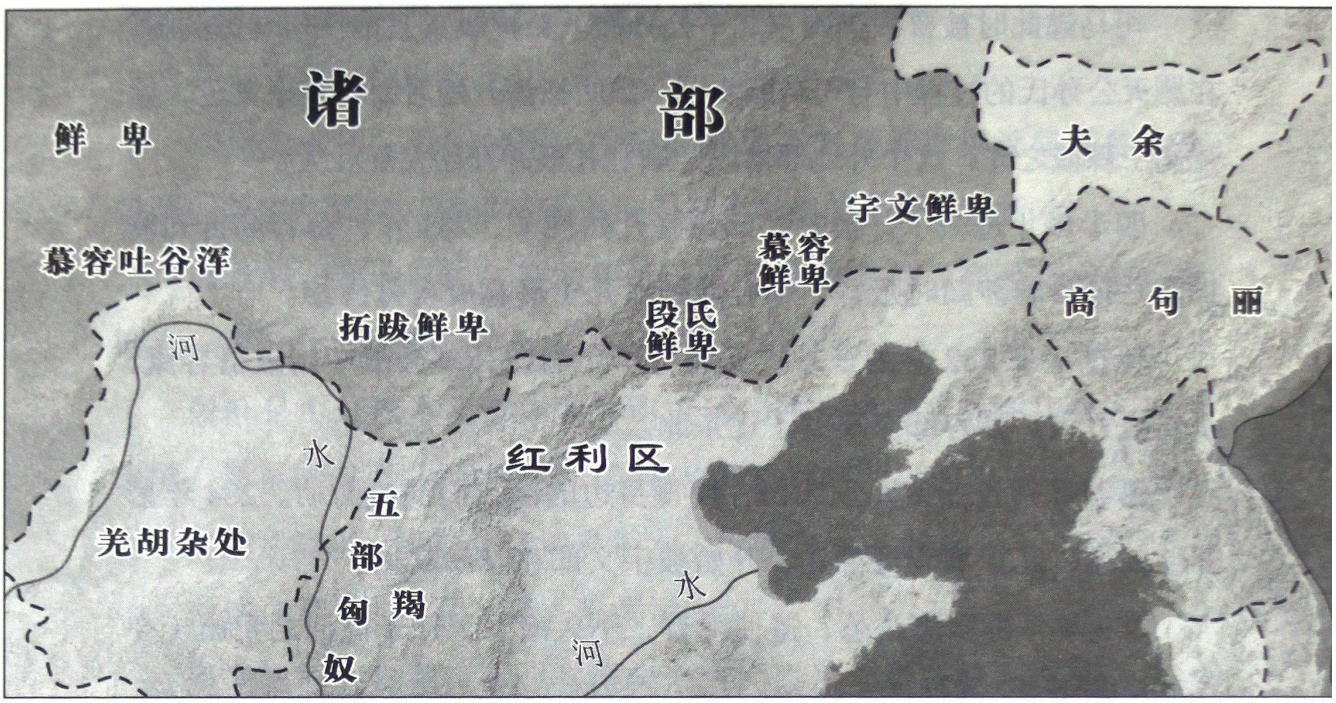


图 2-7　段氏汉化红利区

据史料记载，慕容廆移居棘城后，开始和广大汉人的农业区接壤，也在部落的发展中加入“农桑”元素，也开始学习西晋的法律制度，《晋书·慕容廆载记》载：“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

304 年，是慕容部的汉化之始。早早开始搭建的汉化制度框架，将汉化的成果巩固下来，是慕容部不同于段部和宇文部的发展轨迹。

这也使得后来中原崩盘时，慕容氏成为河北汉人的众望所归。这也最终帮助慕容部拿到了东北三部中唯一一张进入中原的门票。

纵观两晋历史，所有少数民族的飞黄腾达，都获得了汉民族馈赠的“意外之福”！

“此消”“彼长”，上天在不断地平衡长城两端的力量。

东北的布局还有好久才会登场。

天下大乱的第一波炸药原料很快就要输送完成了。

六、数十万“弹药包”涌入中原

塞外鲜卑在汉末大乱中杀出了曹操的包围圈后，也渐渐交出了自己重新上阵的答卷。

在后檀石槐时代，鲜卑解散为三个地域主体：

一个是上一节说到的东北三部；

一个是檀石槐后裔的步度根集团，辖数万落，控制着云中、雁门、北地、太原等郡的一部分地区；

一个是轲比能集团，控十余万骑，散落控制渔阳、代郡、上谷郡地区。

檀石槐之后的鲜卑能人，是轲比能。史载他的来历为“小种鲜卑”，原来势力很弱，因为他有当年檀石槐的气质，为人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被部落推举为首领，他和檀石槐起步时的做法基本是一致的。

轲比能腾飞的关键一步是袁绍统一河北给他带来的助攻。

黄巾、黑山以及一些和袁绍有仇的豪族逃入了北境，教作兵器铠楯和文字，给落后的轲比能集团带去了巨大的生产力，升级了他们的战斗力，轲比能集团由此开始走向强盛。

轲比能集团也开始尝试采用中原化的管理，史载：“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

还是这句话：每一个“落后”民族，要是没有“先进”民族的输血和帮它升级，是根本谈不上崛起、弯道超车的。

大约在公元233年，轲比能集团吞并了步度根集团一统漠南，鲜卑中、西二部再次重组成功，并于次年击破了魏国并州刺史毕轨的讨伐军。

轲比能的异军突起，也吸引了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目光，在北伐曹魏教司马懿打仗的陇西会战中，诸葛亮就联络了轲比能一起出兵。貌似来自漠北的鲜卑即将再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

但是，每当我们回顾曹魏这个王朝时，总会为它已经达到艺术水准的成本控制能力而惊叹。

曹魏在保本大战中，除了关二爷的襄樊战之外，这些年基本上没怎么吃过亏，而且成本控制极佳，总是能一下子抓住重点。这回是幽州刺史王雄派了一名剑客韩龙出塞，成功刺杀了轲比能。

刚刚崛起的少数民族牛在哪里？首领嘛！刚刚起步，制度建设还不成熟，弄死他们的首领，短时间内到哪里能再找这么一位拢得住摊子的强人？

在这里也引申一下，无论是公司还是团体，在剧烈上升过程中，核心领导人一定要防范被竞争对手“斩首”、闹“丑闻”之类的。该配的安保力量和舆论公关部门一定早下手、早打算，千万别大意。

当你剧烈上升时，通常牛的是你这个人，或者说是在你指挥下的那个“优秀兵团”，规模化可复制的一整套东西还都谈不上，对手实在竞争不过你了，直接给你“斩首”就全都解决了，你的下属根本接不住你留下的这一摊。

注意，我是建议大家修炼自己的内功，是堂堂正正地练金钟罩，

而不是启发你去害别人。曹魏一朝做事太过阴损，他家最后的下场，人人也都知道。

轲比能被刺而亡，刚刚统一的鲜卑因此在上升期中戛然而止。由于没有了绝对威望的首领而再次变成一盘散沙，互相攻打，大部落开始远遁塞外，小部落开始请服曹魏，曹魏的边境又没事了。

轲比能之死虽然意味着鲜卑作为一个统一政治体的腾飞再次戛然而止，但这次历史车轮的前行并没有白费功夫，巨大的底蕴与势能开始在整个北境孕育、沉淀。

因为有一个部落迅速地接过了轲比能的烂摊子。

话说鲜卑族中最北端的一个部落萌芽于大兴安岭之北，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后来由于条件太过于恶劣，他们迁徙到了呼伦贝尔大泽附近。

再后来，这个部落继续西迁，终于和蒙古草原接触上了，他们遇到了祖辈的老对手匈奴，双方开始了长时间的杀伐、通婚。这个部落被称为拓跋。

在漫长的岁月里，拓跋部日益壮大，在檀石槐组成鲜卑联盟的时候，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邻已经成为西部大人。

檀石槐死后第一届鲜卑联盟解体时，拓跋邻与时俱进，不仅学着檀石槐搞起了世袭制度，还创意性地搞出了八部大人制度。

一旦草原民族的制度和“八”这个数字有了关系，很多冥冥中的腾飞之锁就开始解开了封印，这似乎是以小博大的关键密码。

拓跋部在多年演化后，就并非当年起于白山黑水的那支鲜卑了，因为多年来不断吞并、通婚的其他部落，比如后面要说到的“帝族十姓”中的“纥骨氏”和“乙旃氏”，就原来分别是丁零族的部落。（史书中出现丁零、敕勒、高车、铁勒时，其实说的是一个民族。）

拓跋邻的这个拓跋部，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联盟。所谓的八部

大人，是拓跋邻将整个拓跋部所控制的部落拆分成了八份，派遣自己的七个兄弟各统摄一部，各为一姓氏，分别世袭罔替，七个兄弟部落拱卫他这个主部落，这也就是后世鲜卑八国的最早根基。

1. 拓跋氏由拓跋邻摄领，至魏孝文帝迁洛阳后改为元氏。

2. 纥骨氏由拓跋邻的大哥摄领，后改为胡氏。

3. 普氏由拓跋邻的二哥摄领，后改为周氏。

4. 拔拔氏由拓跋邻的三哥摄领，后改为长孙氏。

5. 达奚氏由拓跋邻的大弟摄领，后改为奚氏。

6. 伊娄氏由拓跋邻的二弟摄领，后改为伊氏。

7. 丘敦氏由拓跋邻的三弟摄领，后改为丘氏。

8. 俟亥氏由拓跋邻的四弟摄领，后改为亥氏。

拓跋邻又在编外加了乙旃氏和车焜氏，后分别改为叔孙氏和车氏，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帝姓十族”。

因为都是亲戚，所以拓跋邻定下了规矩：“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

拓跋邻此次改制的最大意义是他不仅确定了拓跋氏的世袭制度，还取消了原来异姓部落的酋长资格，将自己的兄弟换过去做了老大。当然，他也做了妥协，他的兄弟改成异姓部落的姓，不过至此所有部落的控制权都在拓跋氏及其有血缘关系的人手里了。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一个门阀有十个儿子，其中一个人继承本家家产，剩下九个儿子给其他九个大姓当上门姑爷去了，连姓都改了，但是，这九个姑爷带着对方家产入股本家来了，十家变成一个巨大的联盟。

最初的部落联盟组织，讲究推举，比如檀石槐、轲比能等人，都是被推举出来的，通常是各小部落推举出小帅，然后在小帅之间再推举出一个代表大部落的大人。各大人之间再推举出盟主，当然，实力越强

的部落说话权重就越高。

檀石槐时代，拓跋部所在的西部有二十多个“邑”。[①] 史载留名的有三个大人，相当于平均一人管理七个“邑”。

拓跋邻改制的这“八部大人”，大概率就是原来他下辖的八个“邑”。

在这个开始世袭的时代，拓跋邻最大化地固定与夯实了拓跋部的家产。

到了拓跋邻之孙拓跋力微时，拓跋部兼并了五原郡强大的没鹿回部，随后诸部大人开始归附。

除了之前的八部大人拓跋十姓之外，又有原匈奴部、高车部、柔然部等诸多民族的部落加入了拓跋部，此时拓跋部的实力已经达到控弦上马者二十余万了。

大概说一下，原匈奴籍的有：贺赖氏（后改为贺氏）、独孤氏（后改刘氏）、须卜氏（后改卜氏）、丘林氏（后改林氏）、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

丁零籍的有：乞伏氏（后改为扶氏）、解批氏（后改为解氏）、奇斤氏（后改为奇氏）、贺拔氏（后改为何氏）、屋引氏（后改为房氏）。

柔然籍的有：阿伏干氏（后改为阿氏）、叱吕氏（后改为吕氏）、尔绵氏（后改为绵氏）。

东部诸族的有：乌桓氏（后改为桓氏）、薄奚氏（后改为薄氏）、莫舆氏（后改舆氏）、素黎氏（后改为黎氏）、匹娄氏（后改为娄氏）、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莫那娄氏（后改为莫氏）……

今天的太多姓氏，很难知道家族的根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因为

---

① 《后汉书·鲜卑传》：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有太多的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都改成汉姓了。

拓跋部在壮大的过程中，其实有些类似于又一次变成以阴山为中心，盘踞边塞的一个大规模联盟共同体，不过这个网络的进化开始能够看出不同于以往的状态了。

最核心的是拓跋氏。

外面一层是帝族九姓拱卫，这是每年跟着拓跋氏有祭祀资格的。

再外面一层，是后面不断归附的部落，拓跋氏会跟其中一些实力派部落进行通婚，起到慢慢同化对方的作用。

拓跋部在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曹魏产生了接触。

258 年，拓跋力微迁徙部众到定襄郡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以北），他吸取了轲比能的教训，本着要买卖不要杀害的原则，开始和曹魏进行友好往来。

261 年，拓跋力微遣长子拓跋沙漠汗到洛阳为人质，目的就是与曹魏建立互市。

此时是司马家代魏的关键时期，司马昭即将伐蜀，拓跋力微送人质的信号属于给司马昭面子，所以拓跋部也得到了很多红利性政策，从此每年都有许多中原的金帛缯絮从洛阳运输到盛乐。[①]

在禅代之际，安抚成本特别高，我们的通常印象都是对官僚阶层的收买成本高，但其实高成本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比如为了渲染这种内附的“祥瑞”以及保证边境的暂时平稳，中原王朝就需要对北境付出高溢价。

待遇提高了就降不下来，以后就都是事。晋初的时候，拓跋部已经有部落数万家进入云中地区，[②] 因为拓跋部扩展的速度太快了。

---

① 《魏书·序纪》：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

② 《宋书·索虏传》：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

解决拓跋部尾大不掉问题的，是老臣卫瓘。

267年，拓跋沙漠汗从西晋回到拓跋部准备接替年老的拓跋力微，但是拓跋力微越活越硬朗，时隔八年，275年六月，拓跋沙漠汗再次以太子的身份到西晋去朝贡，这回就被扣留在西晋了。

司马炎都已经准备放拓跋沙漠汗走了，但征北将军、幽州刺史卫瓘说："不能放他回去啊，他爹这些年很不老实呀！"

司马炎本来是不同意扣人的，但卫瓘说要做局，请求收买拓跋部的各部股东让他们互相残杀，于是就扣下了拓跋沙漠汗。

过了一年多，在卫瓘已经把礼都送给拓跋部的执政官和外部各大人之后，司马炎才让拓跋沙漠汗回到拓跋部。

听说儿子回来了，拓跋力微派了各部大人去迎接，大家喝酒喝得很开心。

喝一半时，拓跋沙漠汗看到天空中有鸟，于是说："看我把它射下来。"

拓跋沙漠汗为什么喝多了要打鸟呢？因为男人嘛，炫耀属性多多少少是有的，他这些年在"国际大都会"洛阳学会了玩弹弓子。

拓跋沙漠汗拿出弹弓子，"啪"的一声就把那鸟给崩下来了，各部大人都看傻了。显摆的人，通常就不会有好结果，而且他们本来就都收了礼准备害他呢，正好他自己送了这么大的一个口实。

各部大人私下沟通说："这小子太牛了，空手打鸟，这是在晋国学了法术回来的，不是过日子的人啊！他继位后肯定会走改革的道路，咱们肯定都得不了好，不如其他的王子更能代表我们的根本利益。"①

各部大人达成共识后，开始陷害拓跋沙漠汗，他们先跑回拓跋力微那里告状，说："你儿子太牛啦，空弓打鸟，他在晋朝都修成魔法师

---

① 《魏书·序纪》：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

了，这是乱国害民之兆啊！这儿子您可得掌掌眼！”

恰好拓跋力微心里也有了波动，由于这些年拓跋沙漠汗不在身边，就挺喜欢身边其他孩子的，而且他已经年老昏聩，听到各部大人都说拓跋沙漠汗已经被晋国洗脑了，因此，拓跋力微说道：“要是你们都觉得不行，那就杀了吧。”于是诸部大人又飞奔回去弄死了拓跋沙漠汗。

其实，拓跋沙漠汗已经汉化很深，他回来继位是非常符合晋朝利益的。为什么司马炎要听卫瓘的建议扣住他，又为什么要做局弄死这个太子呢？因为这仅仅是老阴谋家卫瓘的第一步。

杀了拓跋沙漠汗后，卫瓘是这么走的。

此时塞外乌桓已经式微，归顺于拓跋部，卫瓘的后招是乌桓王库贤。

库贤是拓跋力微的亲信，在拓跋力微得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背叛，收了卫瓘的礼去挑动诸部离散，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调地磨刀霍霍。[①]

部落大人们都问：“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库贤回答道：“拓跋力微恨你们杀了他儿子，正打算将各位大人的长子全都抓来给他儿子陪葬。”[②]

各部大人纷纷感谢库贤的示警，他们觉得拓跋力微现在重病，不用担心他的报复了，于是纷纷带领部族散去。拓跋力微没多久就病死了，拓跋部在拓跋力微时代的壮大联盟被卫瓘的连环计给摧毁了。

卫瓘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亲晋的统一大联盟，他希望看到的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松散小部落。

玩阴谋，中原政权的这帮老臣真是祖宗。

---

① 《魏书·序纪》：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

② 《魏书·序纪》：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

当然，还是那句话，人太阴损了真的不好，卫瓘这辈子这种事没少干，最后结局是看着自家被灭门，黄泉路上一家老小不孤单，也挺悲惨的。

拓跋部虽然解体，但跑的都是外部大人，相当于回到了拓跋邻时代，之前称雄西部的八部大人老底子的基本面还是在的，不过拓跋部仍然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恢复与重振当中。

背叛的那些部落，有的重新回到了拓跋部怀抱，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兼并，但大多数则南下投入了晋国的怀抱。

自打277年拓跋力微死，整个晋朝北境迎来了罕见的大规模内附。

277年，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人又来降；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279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

284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

286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率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

其中，277年和286年两次内附的人数最多，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余万。

《晋书·地理志》载：晋初雍州户九万九千五百，按一户以五口计，雍州人口约五十万左右。

自东汉以来，氐、羌纷纷内迁雍州，这计算出来的五十万口不完全是汉人户口，还包括“编户氐人”。

上述两次最大规模的北境内附数量，就几乎达到雍州原有户口的

一半，实际上内迁的数量远不止于此。上述剩下的内迁并没给出人数，但总量应该不在少数。

对于这些海量的移民内附，中原王朝给出了一个统称，叫“杂胡”。

“杂胡”之称，最早出现于280年司马炎平吴后郭钦的“徙戎”上疏：“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所说的五郡“杂胡”，其实就是拓跋力微死后，从拓跋鲜卑母体上分离出来逐渐融入中原的各族部落。[①]

“杂胡”在短时间内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北境长城，进入并州和关中。不仅北境如此，东北边境也出现了大量的内附人口。

280年，六月甲申，东夷十国归化。

281年，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

282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

286年，八月，东夷十一国内附。

东夷诸国人口的大批归化，也和东北的慕容、宇文、段部三鲜卑的迅速壮大与不断杀伐、兼并地盘有着极大的关系。

等于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大量被打败的、不受待见的、非主流的“杂胡”从北境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原内地。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早不内附？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此海量的“杂胡”纷纷开启了内附之路呢？

有两个原因：

---

① 《晋书·扶风王骏传》：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晋书·武帝纪》：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率种人部落内附。

1. 明面上原因是此时西晋平吴，声威远播。

2. 深层原因是司马炎需要这种“万国来朝”的政治造势！

当时是什么时间段？是司马炎、司马攸暗战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

282 年年底，西晋一朝发生了最大的政治武斗——齐王司马攸出镇事件，司马炎在和他弟弟司马攸对垒。

司马炎允许如此大规模的“杂胡”内附，不顾西晋王朝的承受能力，不过是因为“万国来朝”的面子问题！

他需要借助海量“杂胡”的内附，来给自己的灭吴功德添砖加瓦，从而一掌震死那个恶心了他二十年的弟弟！

但是，他因为面子问题和政治动机而开放边境允许“杂胡”大规模内附，却给华夏民族带来了悲惨的三百年的大动乱。

是否可以把这一长串的历史逻辑链条连接起来了呢？后来胡马南下中原之所以如此迅速，以致风起云涌，他们闹事的人力基础是怎么来的？是从司马炎允许“杂胡”大规模内附来的。

一切历史，都是演化的，都是有逻辑的，都是环环相扣有因有果的。历史的布局草蛇伏线，灰延千里，将大戏的所有重要元素沿着长城两边在同一时间凑到一起了！

司马氏因无敬无畏而带来了诅咒的死局。

数十万“杂胡”带着“百年仇恨”涌入内地。

看起来一切都有条不紊，但就等待风云际会后的那一嗓子终极引爆！

在这个时间段涌入华夏的几十万“杂胡”，极大程度上成就了所谓“五胡乱华”中的前两胡。

为什么贾南风能够兜住司马炎死后的十年政局？因为历史本身在等待几个关键角色的蓄力和成熟！

数十万“杂胡”在二十年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主人。这个主人

的部落曾经拥有着数百年入侵中原的历史，但如今已经被中原政权成功地阉割与改造了，在阉割与改造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刻骨铭心的屈辱，数百年来，使他们在心中蕴藏了血海深仇。

它的名字，叫南匈奴。

七、一个老对手的百年阉割之路

南匈奴自打公元49年内附东汉充当边境防卫军后，就逐渐掉入了刘秀对他们的阉割陷阱中。

一晃，百年时间匆匆而过，很多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140年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叛乱了，率三千余骑兵攻西河郡。

五月，左部又勾搭了南匈奴右贤王抑鞮等，合兵七八千骑围攻美稷，杀朔方郡、代郡长史。

朝廷安排度辽将军马续和护匈奴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等人征发了边郡武装和乌桓、鲜卑、羌胡的雇佣兵，凑了两万多人进行反击，成功平叛。

对于此次叛乱，朝廷给了政策：只要投降，这事就算过去了。度辽将军马续把这个政策带给了叛军，被左部勾搭的右贤王抑鞮率一万三千余人投降了。

事后汉顺帝比较生气，派人痛骂了南匈奴单于休利，说他管理失责，要对此次叛乱负主要责任。其实休利单于一直以来乖得很，根本没敢造反，听到汉家皇帝怒了，赶紧来向护匈奴中郎将谢罪。

朝廷派来的新护匈奴中郎将陈龟是个铁腕人物，对于南匈奴造反这事很愤怒，展开了疯狂的精神压迫大法，休利和其弟左贤王竟然自杀了。[①]

堂堂的南匈奴单于被大汉的监军逼死了。

陈龟说“单于不能制下”，为什么把单于的弟弟左贤王也给逼死了呢？因为右贤王归单于直接领导，左部归左贤王直接领导，这两部都叛变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还有脸活着？

虽说陈龟因为这事被免官下狱，但这次外交事故也从侧面说明了南匈奴为什么会叛乱。

百年来，东汉把南匈奴欺负得太厉害了，南匈奴觉得太屈辱了。

再深入想一想，是东汉的管理水平已经到很高级别了吗？也不是，只是因为鲜卑已经逐渐拿下了塞北，所以南匈奴回不去塞外了，雄起呢，又日渐失去资本。

单于作为部落权威在汉朝的阉割下失去了整个南匈奴的民心，内部开始四分五裂，南匈奴这只青蛙已经有点跳不出东汉这口锅了。

说到底，还是当年刘秀熠熠生辉的好想法。

让人家攥着命门，生死就永远取决于人家的心情。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辱，就要“摇尾乞怜”。

由于南匈奴的继承统序是左贤王继位，现在单于和左贤王同时自杀，因此，南匈奴单于之位没有了法理上的接班人。

叛逃的左部王吾斯拥立车纽为单于，南匈奴进入了没有“汉朝领导人”的状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43年，护匈奴中郎将马寔刺杀了匈奴内叛的首领吾斯，汉顺帝派了个叫兜楼储的人回南匈奴做被大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

汉认可的单于。

144 年夏四月，马寔再出击叛逃出塞的南匈奴左部，大破之，跟着叛乱起哄的胡、羌、乌桓也全都投降了，东汉算是彻底帮“儿单于”兜楼储坐稳了南匈奴单于的位子。

这个兜楼储，据说是南匈奴的“守义王”，所谓“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守义”，顾名思义，就是汉朝的人。

兜楼储继承单于的法理在哪里，已经不清不楚了，既不是兄终弟及，也不是父死子继，完全是汉朝直接安排的。

没两年兜楼储就死了，147 年继位的新单于叫居车儿，其世系史书更是无载。极大概率还是东汉所立的一个傀儡代言人。因为桓帝时代南匈奴又闹事了，张奂上书说：“这个居车儿实在是个废物，换一个吧。”

桓帝回答说：“居车儿作为傀儡一直相当听话，别瞎折腾，你把他安排好了。”[①]

东汉朝廷的种种做法，实在太不拿老牌强人匈奴当回事了！太不拿南匈奴联盟中的所有部落当回事了！

最起码新立的南匈奴单于应该根据单于家族的世系进行筛选，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或者也要考虑南匈奴内部的想法，进行新一轮的代言人角逐，从中挑选一个来扶植。

结果东汉朝廷从洛阳直接空降一个，不清不楚地就给安排了，太不拿人家当回事了！

158 年，南匈奴诸部全都叛变。

由此也看出来所谓的单于根本没有权威，得不到南匈奴各部的拥戴。

---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不过东汉武运绵长，这次叛乱又被“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平定了。[①]

东汉后期的“凉州三明”，其历史作用被严重低估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奂谏言汉桓帝不能再让居车儿做单于了，应该立其左谷蠡王。[②]

张奂之所以会这样上书，是因为他身在一线，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南匈奴已经被安置在塞内了，当初对南匈奴的阉割步骤中很关键的一项是让他们作为防御力量去打塞外的游牧民族。

现在南匈奴已经四分五裂濒临破产，动不动还需要汉王朝去讨平反叛，实在不符合东汉朝廷的国防要求。

让南匈奴内附是要靠他们以夷制夷的，是花钱让他们去收拾别人的，不能总让东汉朝廷花钱去收拾他们！

所以此时有一个匈奴内部认可的单于出来主事是相当重要的。

但汉桓帝被这个居车儿奉承得实在太爽了，这傀儡当的让东汉朝廷没话说，桓帝坚决不准换。

此次平叛后，南单于的继承顺位在居车儿这一脉传了下去，檀石槐于塞外崛起后，张奂曾经带领南匈奴武装出击过，但大败而回。

单于像东汉朝廷的小弟一样，这样的南匈奴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179 年，单于传到了居车儿的孙子呼征，呼征单于居然不听话了，忘了当年他爷爷是汉廷的小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跟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不对付，结果张修把呼征单于给杀了，就地立了右贤王羌渠为单于。[③]

动不动就当着人家的面杀人家村长，还随便指派下一任村长。这种让南匈奴感到极度屈辱的行为，当年东汉朝廷经常干。

---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

③ 《后汉书·南匈奴传》：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

张修后来被朝廷下狱，以此平复南匈奴的面子难堪问题，但承认了张修擅自立的羌渠为新单于的既成事实，表示呼征单于我们杀了就杀了，你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别太拿自己当人。

九年后，188年，黄巾起义已蔓延四年的中原大地四处松动，张纯和乌桓又在幽州搞起了叛变，灵帝诏令征发南匈奴出兵幽州，羌渠派遣其子左贤王于夫罗率兵前往。

面对这次调兵，南匈奴内部再也不忍了，他们看到东汉已经成了破屋子，因此组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叛变，杀了羌渠，十万人宣布不再服从东汉的调遣！[①]

在此次南匈奴举族皆叛、反杀羌渠的事件中，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凶猛部落终于冒头进入史书的大视角了：休屠各。

休屠各这个名字貌似很陌生，但其实是因为几百年的音译传称有所变化，它的原名，叫休屠。

话说二百七十年前，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太阳王刘彻派出了匈奴的命中杀星霍去病去打通河西，随后就是各种惊悚战报传到了匈奴王庭。

第一次河西之旅，霍去病率领万骑汉军对匈奴河西分区两大分支实施了小型“核爆”打击，生擒浑邪王太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八千九百余级，休屠部的祭天金人都被霍去病装兜里带回长安了。

同年秋，霍去病再去河西，浑邪王和休屠王两部再次被霍去病搞死好几万人。

本部的匈奴人大怒，伊稚斜单于要他俩来本部进行年底述职报告。浑邪王和休屠王一合计，决定投降霍去病。走到半路，休屠王反悔，被

---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醯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浑邪王杀了，浑邪王率领两部四万余人投降汉朝。

休屠部算是最早内附中原王朝的那批匈奴部落。休屠部的王子我们更加熟悉，就是马夫界有史以来出过的最大领导金日磾，是武帝托孤五大臣中的二号人物。

金日磾的出息，很大程度上也给了休屠部巨大的政策红利，休屠部的足迹随后辗转武威、北地、五原、朔方、西河诸郡，一直在北境线上来回溜达，在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中不仅没有被吞并、离散，反而扮演着兼并人的角色，在中原边境始终保持着部落的名号与自由度。

这在内附部落中相当不寻常。因为两汉时内附的匈奴王没上百，也得有数十，但最终并没有剩下几个。他们要么被灭了，要么被吞并了。

总之，休屠部是一个活得很坚挺、一直扮演吞并角色的部落。

在两百多年的演化过程中，休屠的名字逐渐成为休屠各，慢慢又变成屠各。

休屠部第一次进入史书记载是桓帝永寿年间（156），休屠部和朔方乌桓反叛，烧了五原度辽将军的办公室。

张奂接到休屠部反叛的消息后，按照游牧民族“海誓山盟不如眼前利益”的轻车熟路套路，勾引了乌桓内鬼，搞了次内部暗杀，杀了休屠各的头目们，随后再一出击，休屠部就都投降了。[①]

蛰伏三十年后，来到东汉末年，休屠各这回的反扑相当凶猛，已经开始引领南匈奴的反叛了。

此次声势浩大的叛乱开端，就是187年底，休屠各叛乱，次年正月入侵西河杀其郡守，三月又杀了并州刺史张懿，随后成功勾引南匈奴

① 《后汉书·张奂传》：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左部杀了羌渠，南匈奴全族叛变。[①]

休屠各是此次南匈奴有史以来最大叛乱的“震中”。

羌渠死后，其子于夫罗想继位，但被全体匈奴人轰出去了，推举了一个叫须卜骨都侯的人为单于。

于夫罗向东汉求助，但此时很巧，灵帝死了。后面就是汉末崩塌大戏上演，并州的军力被丁原带进了洛阳进行政治豪赌，整个并州几乎成为无政府状态，于夫罗率数千骑的嫡系与白波黄巾合兵攻打河东郡诸县，屯兵落脚在了平阳。

并州虽然没有了州军，但自保的能力却相当强。由于并州地处羌胡杂居之处，地方豪族的防范意识本就很强，外加三晋大地千沟万壑的地理环境，因此自保条件很优越。黄巾起义此时已经过去了五年，坞堡组织再次林立于三晋大地，于夫罗根本没什么大作为。[②]

于夫罗一度想再回南匈奴，但没提继位的事，史书上说“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

近五十年，只要是单于，就全都是东汉立的，这个印象已经在南匈奴内部根深蒂固了。

南匈奴内部自立的须卜骨都侯单于在一年后死了，南匈奴从此不再设单于，改由有资历的部落酋长行使国事。在这个时间段，南匈奴联盟开始重新走上推举制的道路。

无家可归的于夫罗在讨董卓时，加入了袁绍、张杨的大军；又变主意劫持了张杨，被袁绍痛打，逃到了黎阳；在袁绍四面受敌时想占便

---

① 《后汉书·灵帝纪》：十二月，休屠各胡叛……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

宜，却又被曹操教训；和袁术勾搭过，但又被曹操一通暴打……

总体上活得很悲催。196 年，于夫罗死，其弟呼厨泉立。

呼厨泉一上位就赶上了献帝东归，在献帝走投无路之时，有白波军背景的杨奉来求救，呼厨泉派右贤王去卑帮着白波军打李傕、郭汜。[①]

接下来，史书中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就出现了：呼厨泉在此次政治投机后去了洛阳，随后又去了许都，再之后，就顺利“归国”了，并且又变成了南匈奴单于。[②]

之前于夫罗死活归不了国，在外面飘了七八年。怎么现在于夫罗的弟弟呼厨泉就回得去了呢？怎么又神奇地变成南匈奴单于了呢？

从呼厨泉“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的行程来看，很明显，曹操成了他的背后金主。

曹操手上有献帝，能给他开出官方的南匈奴单于任命文书。但是，呼厨泉的上司并非曹操一个。袁绍成为呼厨泉在归国过程中又抱上的一条大腿。因为直到袁绍病死，袁尚和曹操抗衡的时候，呼厨泉都是听从袁家调遣的。[③]

由于这个阶段的南匈奴实在登不上台面，所以史书中对呼厨泉单于的“流浪记”并没有详细描写，但呼厨泉之所以能够在离开南匈奴联盟七年后重新夺回属于自己家族的一切，是因为背后的金主是手里握着“大汉最终解释权”的曹操以及太行山东面实力雄厚的袁绍。

这个世界，永远是看实力的，永远是谁赢，他们帮谁的。206 年，

---

① 《后汉书·呼厨泉传》：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

② 《后汉书·呼厨泉传》：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③ 《三国志·张既传》：袁尚拒太祖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单于取平阳。

袁家败象大显，袁绍的外甥高幹再次向呼厨泉求救时已经得不到回应了，南匈奴回到了曹操的怀抱。[①]

并州被曹操收复之后，猛人梁习上任了，就是前面提到弄死乌桓王的那位，梁习从根本上完成了对南匈奴的阉割。

袁绍家族解体后，并州可谓群雄割据，各部落开始趁机吞并汉人的吏民，各土匪势力也各占山头为非作歹，针对当时的混乱情况，史载："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

梁习到任之后，秉承被曹操玩得轻车熟路的扣留人质的思想，分四步走，将"土匪"并州打造成了"大美"模范州。

1. 开始将并州的豪强们举荐到自己的幕府中。[②]

2. 等豪强们都派代表上班后，就开始征发其兵丁为雇佣兵，劝他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③]

3. 等这帮小伙子出征后，就把他们的家人都送到邺城做人质。[④]

4.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不听话的人，梁习就一改温和面孔杀人不眨眼。[⑤]

在梁习的治理下，并州是什么样子呢？

史书中举了南匈奴的例子来说明并州的状态：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也就是说呼厨泉很温顺，部落长老们见

---

① 《三国志·武帝纪》：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

② 《三国志·梁习传》：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

③ 《三国志·梁习传》：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

④ 《三国志·梁习传》：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⑤ 《三国志·梁习传》：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到梁刺史要下跪行礼，部曲们指哪里打哪里，和汉人的编户一样。

由于并州成了模范州，我们在三国季时基本没看见这个地方有什么剧情，梁习的工作也为曹操进一步改组、阉割南匈奴提供了底层支柱。

216年，曹操晋升为魏王，呼厨泉来拜码头。

来了就回不去了，曹操用上宾之礼将其扣在了邺城，派其右贤王去卑监管南匈奴诸部。[①]

去卑监国后不久，曹操实施了新政策，将并州的南匈奴集团和屠各集团拆分成了五部，选择了联盟中的豪贵族姓为帅，每一部都派了汉人司马做监军。[②]

此时南匈奴的地位连东汉时代都比不上了，史书中明明确确写了这样一句话："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

这个时候，曹操不仅对南匈奴下手了，而且连屠各也被一起混编进五部进行统一管理了。

此前，曹操对于南匈奴和屠各一直是分别管理的，是各有官印的，比如出土官印有南匈奴的"魏匈奴率善佰长"，屠各的"魏屠各率善邑长"，而且建安二十一年（216）十月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将两个部落进行平等的罗列："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

南匈奴是南匈奴，屠各是屠各，虽然都是匈奴族裔，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政体。

---

① 《三国志·武帝纪》：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② 《晋书·北狄传》：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具体此次混编屠各部在五部中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并不好确定，只是知道屠各首领刘豹被任命为左部帅。[①]

这次改编，曹操不仅将整个并州的匈奴族裔进行了重新整编，还对姓氏提出了汉化要求。

同化一个民族，从姓氏上下手是必须的，是首要的。怎么才能让他忘了自己是谁？第一步就是让他连自己以前姓什么都不知道。

曹操的一生堪称试错大神，当年宛城招嫖被扫黄打非后就搞出了曹魏腾飞的人质心得，随后越老越妖，在人性的制度建设上不断有新突破。别管是哪种战斗，曹操一直在战斗中成长。

南匈奴的单于呼厨泉和去卑见于史书时都没有改名，但后来他们的家族都改成刘姓，比如于夫罗之弟、拥立刘渊的刘宣就改成了刘姓，去卑之子刘猛也改成了刘姓。

在这次改姓中非常有意思的是，曹操让南匈奴跟了屠各的姓。[②]因为屠各很久之前就已经改成刘姓了。

《晋书·刘曜载记》中说："曜父某、祖防、曾祖广、高祖亮均为刘姓。"刘曜是左部帅刘豹的孙辈，说明在刘豹的祖辈刘亮、父辈的刘广时屠各部就已经改姓刘了。

不仅呼厨泉和去卑的南匈奴一族改姓了，南匈奴其他部落的贵族也一并都改了。

南匈奴中，有四个部落是类似于大股东级别的，史书中称其为"国中名族"，分别是呼衍部、须卜部、丘林部、兰部。这帮"国中名族"后来分别改成了呼延氏、卜氏、乔氏、兰氏（是不是又有熟悉的姓氏了）。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

② 《晋书·刘元海载记》：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

曹操改编的这五部中并没有出现上述姓氏，说明此时是南匈奴和屠各的首领分掌这五部。

但是，屠各部对于南匈奴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二十多年前就撺掇南匈奴叛乱，此时南匈奴联盟中所谓“国中名族”的四姓跟屠各刘氏都有通婚以及合作的关系。

又过了三十年，事情起了重大变化，所谓的南匈奴刘氏不行了，刘豹的屠各部实质性地将这五部统一成一部了。（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

当时曹魏知名的“谏官”邓艾（你就说邓艾上过多少份书吧，真的是人才）给司马师上过一份书，说了三件事：

1. 非我族人其心必异，时时刻刻都要小心这帮蛮夷。[①]

2. 屠各刘豹已经一家独大，要把他分为两国削弱他的势力，南匈奴那支中，去卑作为监国傀儡，这些年干得很不错，但他的儿子已经说不上话了，要给去卑之子一个显号，使其在雁门为我们戍边，把刘豹放在内地继续监管。[②]

3. 现在的胡汉杂居不是个事，汉人都失去了礼仪，这是给那帮蛮夷输送“友谊弹药”呢！[③]

司马师当时忙着抚平内外，顾不上这事，司马昭接班后落实了邓艾的这份建议，先是将五部首领的称呼“帅”给改成都尉，并排查了户口。刘豹统一的匈奴家底有三万落左右，五个匈奴自治县，约十五万

---

① 《三国志·邓艾传》：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

② 《三国志·邓艾传》：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

③ 《三国志·邓艾传》：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人。[①]

禅代魏国前，司马昭又将刘豹统一的地盘划分成了三部，让去卑之子刘猛为中部帅，并让刘豹的儿子刘渊来洛阳当了人质。[②]

去卑之子刘猛在271年正月看到西晋西北有乱，于是举起了叛乱大旗。但是，没人搭理。

十一月，刘猛攻打并州，被并州刺史刘钦所败，又过了两个月，西晋监军何桢讨刘猛，屡破之，后来又开出了暗花悬赏，利诱其左部帅李恪，李恪杀了刘猛投降了何桢。

南匈奴最后的官方旗帜被灭了，屠各成为并州匈奴毋庸置疑的主人。

总体来说，由于东汉中后期南匈奴单于一系的威信被东汉王朝彻底打掉的历史原因，屠各部经过了近四百年的辗转，终于在魏晋禅代时期达到了作为匈奴民族代言人的权势顶端。

对于屠各部来说，这又没什么好自豪的。“帅”都成“都尉”了，继承人也被扣在了洛阳，所谓的统一为一部还是被司马家随便摆布，想拆成什么样就拆成什么样。

但屠各部也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积攒了不少潜藏在暗流下的巨大底蕴和能量。

比如说，在整个匈奴共同体内部完成了足够多的联姻和利益捆绑。

比如说，在整合为一部的过程中，屠各完成了对自身实力的整体排查。

---

① 《晋书·匈奴传》：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

② 《晋书·江统传》：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晋书·刘元海载记》：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晋文王深待之。

比如说，刘豹在洛阳的那位继承人，已经逐渐将汉人的精髓学到了脑子里……

汉人聪明、勤劳、勇敢，创造并发扬光大了华夏文明，随后牢牢占据了主赛道，优势越来越大，但是，几百年过去了，这个民族总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出现有史以来的脆弱。

这个时候，恰巧少数怎么打也打不死的异族中冒出来了几个民族，成为陪汉族跑到这一时刻的危险变量。

奇妙又残酷的事情随后就发生了。

西北少数民族被汉人驱逐到艰苦的边境，也总会有最顽强的羌、氐后裔幸存下来，等待汉人变得虚弱。

大漠被冰期煎熬得再苦难，也终归会有拓跋、柔然坚挺于塞北荒原。

关外苦寒，风霜雨雪，却仍然迎来了慕容入关……

天道有情亦无情，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肃杀之怨。一旦拉长到一个时间轴我们就会发现：自古无不灭之朝，自古无长盛之邦。

灭与兴皆源于人在做，天在看。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看之前六百年华夏政权对“蛮、夷、戎、狄”都做过些什么，才能够心理平衡一些地看待之后汉人所经受的摧残。

大运在时，你心安理得；别人抓住机会坐庄后，人家亦会依样画葫芦。

时间来到4世纪，公元300年，此时此刻，长城南北是什么样子呢？

长城塞外：拓跋在恢复中开始重组上市，东北鲜卑三部悄然崛起。

中原内地：羌、氐大乱刚刚平息，关中虚弱；屠各统一了匈奴联盟成了并州隐患；数十万“杂胡”遍布塞内，处处是火药桶！

整个北境摩拳擦掌，战马嘶鸣！

第3战

八王之乱：时无英雄显竖子，皇皇武德魂消散



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隔辈安排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家族群殴，就要上演了。

一窝兔崽子手里拿着整个中国的家底去进行家族群殴的，也就是这一战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无论是老败家子还是小王八蛋，他们纷纷交出了致敬祖宗的可爱答卷，史上独一档的败家子天团，粉墨登场了。

在说司马家之前，先说一个老天爷的算法。

在老天爷的眼中，所有的物种其实都有概率。在东亚，汉人率先脱颖而出，在积累了一系列文化礼仪、人口数量等优势后，汉人创业政权的成功率也许是百分之五；其他民族最多也就百分之一。

一个汉族创业团队想要打造一个政权的成功概率是百分之五，那么失败的概率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看上去好高，但二十个创业团队一块上呢？

别看还是百分之五的成功率，但从二十个团队中，最终异军突起杀出来一个，创业成功的概率就变成百分之六十四点二。（1−0.95 的 20 次方。）

如果是一百个创业团队呢？其实就趋近于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了。

在这一百个团队中，就一定会出现刘邦、刘秀、曹操的队伍。

游牧民族的创业成功率是百分之一，失败率是百分之九十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算二十个游牧民族团队上阵，成功率也低得可怜。

那么一百个有着百分之一成功率的游牧民族创业呢？就开始变成让人不能再忽视的六成，这概率就很高了。[（1-0.99）的100次方=0.634。]

所谓“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天则一算”其实就是上面的公式。

现在很多风险投资机构也在模仿老天爷的公式密码，靠“大数定律”赚钱。投资一个企业，风险是很大的，但投资一百个呢？将个体的风险平摊到足够多的群体时，成功的概率就开始变得高了。

投资人所做的，就是从一千个平均有着百分之一成功率的企业中，选出一百个有着百分之五成功率的企业进行投资，随后坐稳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从头部创业者那里拿到数十乃至数百倍的回报。

这个公式仅仅告诉我们是要广撒网吗？

不！不！不！

能有资本去进行“大数赚钱”的毕竟是少数，这跟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关系。我们要将它进行个体的转化。

对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来说，是找到自己的天赋点，找到自己成功概率为百分之五的那个点，围绕这个点投资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努力二十次，我们成功的概率就变成百分之六十三点四。努力一百次，成功的概率就接近百分之百！

对于自己的天赋，一定要专注。

我们的天赋，可以将小的成功率，在重复多次后，变成大的成功率，这是我们逐渐甩开他人的秘密。

回到大道层面，把单一民族创业成功的不确定性，变成所有民族

最终会筛选出少量胜利者的确定性，则是老天爷挑选天地万物的秘密。

在长时间轴的大样本下，无论“优势群体”再怎么一骑绝尘，也会在极低概率下出现司马家的孝子贤孙将一切毁灭的结果；无论“弱势群体”过得多么暗无天日，也终会有一日登上时代的舞台唱一曲出头天。

西晋自司马炎死后，“最伟大”的执政者贾南风，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天赋兢兢业业地坚持到底。在无敌状态下寂寞了十年之久，她终于不再敏感，不再警惕。

“天欲其灭亡，必让其疯狂”，在她将“杀、盗、淫、妄”推向极致后，终于亲手按下了毁灭一切的总开关。

上一轮政治斗争中的“贾黄雀”，这次变成“螳螂”了。

司马家的诅咒，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份。参与度越高的，被诅咒的神奇程度也越高，比如负责光天化日弑君的主理人贾充。

贾充在抱紧司马家大腿后，和李丰的闺女离了婚，娶了郭淮的侄女郭槐，然后，生了两个儿子。

贾充天天在朝廷一肚子阴谋诡计压力很大，下朝后最大的乐趣就是逗逗自己的接班人。也不知道他是在奶妈喂奶的时候逗孩子呢，还是亲自上阵指导了奶妈的工作，总之，这两个孩子的奶妈都被大脾气夫人郭槐给弄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很神奇地也跟着死了，据说是思念奶妈。

贾充和郭槐还有两个闺女，怎么就没弄死这两个闺女的奶妈呢？当然也有可能，贾家的奶妈存活率比孩子还低，但这两个丫头怎么就没随奶妈而去呢？

其实还是和司马炎剪不断理还乱的无解接班人死局一样。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就算不弄死两个奶妈，也总会有别的方式和原因让贾家断子绝孙的。

贾充亲手拉开了无敬无畏的、大动乱三百年的序幕，以他这辈子的成绩单，要是子孙昌盛那实在是没天理了。

到了贾南风这里也一样，她延续了自家良好的家风，作为皇后最关键的配套设施——儿子，却死活生产不出来。但贾南风是有规划的，按照她后来的部署，她是有后招的。

但是，历史走到这个阶段，开始不断展现它的特殊美感：看着你在事与愿违后一步步地作茧自缚，最终自作孽不可活。

在贾南风对于未来的种种谋划中，眼下这个名正言顺的太子非常碍眼，尤其这孩子还满脑子小聪明根本不懂得保护自己。

来看看此时的太子司马遹吧。

这孩子看起来应该是个好苗子。五岁时，宫中晚上失火，司马炎登楼远望，司马遹却拽着爷爷的衣襟走到暗处。

司马炎问："你干什么呀？"

司马遹说："大半夜的，应防备出现非常的变故，不应让火光照见陛下。"他怕他爷爷大半夜被打黑枪。这哪是孩子说的话啊！

有一次司马炎带着他去参观皇家猪圈，司马遹说："猪这么肥，为什么不宰了犒劳大臣，让它们在这里浪费粮食干什么？"小小年纪就政治素养过硬。

司马炎曾传出过话，说"此儿当兴我家"，更是当着群臣的面，官方认证这个孙子像自己的爷爷司马懿。

公元289年，司马炎在临终前的大分封中，把据说有天子气的广陵封给了司马遹，而且足足封了五万户！[①]这相当于早早就钦定了司马遹将来的统序。

司马衷继位后，辅政的杨家很快就运作了司马遹为皇太子。杨家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故封为广陵王，邑五万户。

的意思是：贾南风爱高兴不高兴，司马炎生前的种种铺垫已经相当于政治遗嘱了，而且这个孩子不是贾家的，却是杨家未来布局的推手。

但是，司马炎死后不久，他生前所做的各种调整都白折腾了。贾南风当家，这个跨时代安排的太子的处境开始变得极其危险。

万幸的是，贾南风当政的十年中，虽然各种胡搞乱搞，但就是连个傻儿子也生不出来，这也让司马遹的皇太子之位一直稳当。

如果司马衷智商稍微给点儿力，做主将司马遹过继给贾南风，或者说如果司马遹能够哄好这个蛇蝎心肠草包肚子的后妈，也许这孩子最终是能够接班的。

但是，这个“小时了了”的皇太子，却成了“大未必佳”的“伤仲永”。他爹司马衷自幼弱智，这辈子就没佳过，但司马衷身在大位稳稳当当地待了几十年。司马遹这孩子倒是聪明，却并没有形成智慧。

任何的小聪明，都上不了大台面。

他要是像他爹一样也许就没事了。

这孩子长大后不好学，喜欢玩，不尊敬师长，专爱做买卖，还脾气暴躁。经常在太子东宫开设市集，牛到什么程度呢？卖肉时随手一拿就能掂出来斤两，所谓“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堪称大晋活秤砣。

司马遹的日常工作就是把东宫打造成菜市场，搞农产品贩卖，大到米，小到面，钱不够他挣的。

按说爱做买卖，司马遹应该很会过日子啊，能够“自负盈亏”，但朝廷每月供给东宫五十万钱仍然不够他花的。[①]

日常的快乐消遣，就是玩小马拉车，因为他玩马比较个性，准确说他是玩人。他专门弄断马的缰绳和车的扶手，让身边的人骑马上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

车，然后他玩命抽马，看着马狂奔然后把人给颠下来，他觉得是无上的享受。

他不仅会玩，还会看风水，墙塌了就塌了别瞎动，东宫的所有工程连个瓦片都不让碰。

太子舍人杜锡经常谏劝他："您是储君，是接班人，得修德尽善，更关键您那后妈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司马遹施展聪明才智，把针藏在杜锡的坐垫中，给老爷子放放血。

这个熊孩子跟另一个熊孩子还特别不对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自己的悲惨生活开了头。另一个熊孩子就是贾南风的外甥贾谧（贾充幼女贾午的儿子，改名后继承贾充的爵位）。

贾谧到了东宫，司马遹就撇下他到后庭玩去了。裴权劝谏司马遹说："贾谧在中宫很受宠，又有不顺从你的心思，如果有一天他搬弄是非，那你的未来就没戏了，你对他应当谦虚礼让，以防其变。"

司马遹表示："我要是理他，我就是个大傻子。"

司马遹怎么和贾谧结仇了呢？因为女人问题。

贾谧比司马遹强点儿，好歹文章写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可以去给太子讲文化课。贾谧因为是贾家人，在东宫侍讲时态度很傲慢，跟司马遹下围棋时也跟输房子输地一样，极其认真，动不动还跟司马遹抢棋子。

两个熊孩子动不动就闹急眼了。按说两人都打起来了还下什么棋呢？但他们俩还就爱凑一起下。

有一次下棋两人又吵起来了，让司马遹的十六叔成都王司马颖看见了。颖叔当面叱责道："贾谧，你小子怎么不懂规矩呢！"

贾谧回去就告了司马颖一状，贾南风立刻下诏令司马颖出镇邺城。这从侧面释放出了一个政治信号：皇后在打压太子。

随后的一桩桩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贾南风时隔九年后，开始布局

第二盘大棋。

贾南风的荒淫指数跟年龄呈正相关指数增长。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不断给司马衷戴绿帽，越来越过分，让她自家人都开始担心了。

族兄贾模不断劝贾南风，贾南风不理反而疏远贾模，没多久，贾模郁郁而终。

表哥裴頠甚至想和贾模、张华一起预谋，废掉贾南风，他们两人不同意才作罢。

母亲郭槐，当年跟贾充过日子时就是出了名的善妒忌大脾气（弄死两个奶妈），但这老太太却一点儿也不糊涂，经常劝贾南风："你得跟太子搞好关系。"

贾谧多次对太子无礼，被郭老太太多次批评。老太太是明白人，还打算让小女儿贾午的女儿去做太子妃，也就是贾谧的妹妹。

难得的是，司马遹并没有因为贾谧这个未来大舅哥那么讨厌而拒绝娶这个姑娘，但贾南风和贾午却都不同意。

此时此刻，已经可以基本判定贾南风的后手了：她确实要废太子！

按理说让太子娶她外甥女，将来再生下孩子，贾家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啊！但贾南风下的棋更大，她很可能要完成她爹的梦想，让司马家到头来为贾家辛苦为贾家忙。

贾南风为司马遹选定的太子妃是王衍（琅邪王氏，王导、王敦的族兄）的小女儿。王衍的大闺女是有名的大美人，于是问题来了：贾南风把王家大闺女许配给了贾谧。

这是第二个政治信号：我看不上你这个太子！我就明明白白地欺负你了！

贾南风在等待朝中势力进行自我站队。

郭槐死前，仍然再三叮嘱贾南风："千万要对太子好，他是咱贾家的希望。"

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闺女的惊天大计划，临终还在说："赵粲（司马炎嫔妃，当年杨皇后的亲戚）、贾午一定会把贾家的事搅乱，我死后，别再让这两人进宫了！"

郭槐死了没多久，贾南风集团开始向司马遹发力了。起因就是贾谧再到太子东宫时，太子总不搭理他，把他晾那里。毕竟看见他，司马遹就想起自己漂亮的大姨子，瞅着贾谧就来气。

贾谧回去就向贾南风告黑状，贾南风也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开始派人广为宣传司马遹的黑料，相当于对司马遹开战了。[①]

与此同时，贾南风突然宣称自己有孕很久了，还在宫内大广播，准备接生用品。她在暗中接来了贾午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进宫，打算当作自己即将生出来的儿子。[②]

这也太拿司马衷不当人了。

这是知道贾午生出来的是儿子后，贾南风才能开始实施的计划，要是生的闺女就还得再等时机。这也就意味着，贾南风的肚子不能昨天还是平的，今天就要生了。她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演戏，因为孩子长得最快的时间就是前几个月。

届时以贾午孩子的个头，无论贾南风的骨盆再怎么大，她也生不出来。再说刚生下来的孩子什么样？贾午的孩子什么样？

贾南风明目张胆的先决条件就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傻子司马衷。

司马衷这个当爹的，怎么也得看看自己的皇子吧？再傻也看得出来那不是自己的孩子吧？谁家孩子刚生出来这么大个？但是，这个最关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后纳其言，又宣扬太子之短，布诸远近。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

② 《晋书·惠贾皇后传》：初，后诈有身，内稿物为产具，遂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托谅闇所生，故弗显。遂谋废太子，以所养代立。

键的环节，贾南风就是不用担心。

无论怎样，贾南风这个有主意的狠娘们和司马衷这个众所周知的傻爷们搭建出来的第一家庭，即将让野孩子“出生了”，生出来就是皇帝和皇后的嫡子啊！

贾南风怀孕的新闻再加上贾谧四处宣传司马遹的黑材料，导致整个朝野都知道又要有一阵腥风血雨了。

矛盾被公开后，太子党开始担心了。毕竟很多官员早就将未来赌在了司马遹身上，毕竟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司马遹这个太子继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谁知道这么铁的事会出现变化！

掌管宫外禁军的中护军赵俊就劝过太子要废掉皇后，[①]司马遹不听。

这有两种可能。

1. 这个赵俊是贾南风的人，是当年杨家的亲戚，在灭门杨家时站队过来的投诚者，司马遹把他当作了贾南风对自己的试探。

2. 司马遹没文化，不知道怎么下手。

根据司马遹后面的行为逻辑，应该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他此时的筹码，搁他老祖司马懿手里，早反八回了！现在局面已经明确了，贾南风连孩子都怀上了，你还琢磨什么？等着人家拿刀砍过来？

就算不把赵俊的表态放进去，不算禁军中的中护军筹码，他还有保卫太子的前、后、左、右四卫率领的万人精兵，自己又是法定皇太子，老爹是傻子，后妈风评差，如果此时他想发动政变，是具备一战之力的。

但是，司马遹在最该动手的时候，选择了试探政敌一手提拔起来的大臣。他命左卫率刘卞去探张华的底：“您身居台辅要职，如果能够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

得到您的命令，皇太子便能入朝总领录尚书事，这样把贾皇后废黜在金墉城，只需两个宦官就能办到了。”

是这么简单的吗？

尚书事确实是国家关键的权力部门，但却是在武力保证下的。

还记得武帝司马炎死后，“录尚书事”这个职位开始牛的时候前面有什么吗？大司马大将军。无论何时，录尚书事很牛的前提是手里得有兵！

张华是贾南风提拔起来的，是录尚书事不假，但手里却一个兵也没有，司马遹派人征询他的意见干什么！这和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不是一样的吗！

很快刘卞就被调任雍州刺史了，刘卞知道自己要完蛋了，于是服毒自杀。

299年十二月，贾南风假称惠帝身体不适，召太子入朝。太子进宫后，没见着爹，见着酒了。一个婢女拿来三升酒，说：“这是天子赐酒，赶紧干了。”

司马遹表示太多了，干不了啊。

婢女说：“不孝呀！天子赐酒你不喝，难道你怀疑酒中有脏东西吗？”

西晋立国什么都没有，只剩孝了，司马遹一听，只能把酒全干了。

司马遹喝多了以后，贾南风拿出了准备好的草稿，诈称惠帝下诏命令他抄文书，还一个劲儿地催他。司马遹酒后抄文书，根本不知道文章的内容。[①]

司马遹大醉后写的字据说好多都缺笔画，被补上笔画后拿到他的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

傻子爹那里去了。[①]

这篇文书的内容大致是："陛下应当自己了断，自己不了断，我就替你了断。皇后也抓紧自己了断，自己不了断，我也帮你了断，我在皇宫内外一起举事，在日、月、星的见证下设盟饮血，老天爷派我下凡就是干这事来的。"

这个过程实在太过于神奇。谁又不是没喝多过！司马遹除非神经不正常，否则不可能会抄写这篇文章，哪怕是在大醉的时候。因为醉不意味着傻，以他东宫第一活秤砣的人设，这是个聪明孩子，绝对干不出来这事。

真喝得傻到没有防范意识了，还能拿得起笔呀？更关键的是，喝多了以后的笔迹和正常笔迹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事的真实性很低。

事情原貌大概率是贾南风模仿太子笔迹，等太子入宫后栽赃给他。

让司马遹喝多了，是为了营造"酒后吐真言"的效果和"烂泥扶不上墙"的人设。

司马遹写完后，贾南风把这篇杀气腾腾的作文送到司马衷那里去了。

转过天来，司马衷召集百官，出示太子的信及青纸写的诏书，说："这小子大逆不道，现在赐死。"[②]

这件事充分反映出司马衷的智商：你儿子是傻子啊，拿封信造反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贾南风对司马衷智商的了解。

贾南风是个能布局不脏手搞死卫瓘的阴谋大师，搞掉太子的这个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

② 《晋书·愍怀太子传》：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遹书如此，今赐死。"

弱智般的操作，其实完全是因材施教。贾南风怕写得委婉点儿或者搞得复杂点儿，傻子司马衷就看不懂了。

那么，司马衷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我的观点是：真傻，也许能自理，但智商绝对有问题。

因为贾南风的水准是在线的，但一涉及司马衷的环节，她就主动降难度。这就好比一些平台是很牛的，但为什么会拍一些脑残的广告呢？就是怕稍微拐个弯，要精准传达的那批受众就看不懂了。

由于贾南风前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王公百官没有敢说话的，但谁都知道是她下黑手了！

最后，是贾后自己阵营里的张华提出了反对意见："杀太子是国之不祥，您再考虑考虑。"表哥裴頠甚至认为应该再仔细查查笔迹和整个案件的合理性。

贾南风阵营里的两位大佬突然不同意，让事情僵持起来。百官一看这事原来并非铁板一块，看来有缓和的迹象，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商议到了太阳偏西，嘚嘚一天，仍然没有结果。

贾南风害怕这事再拖下去会有变化，决定退一步，最终把太子废为庶人。[①]

太子被废后，太子党不干了。你动人家前途，人家就该动你生路了。

贾南风十年来的无敌太寂寞导致了她这只母老虎也出现了打盹的时候，或者说，当皇族的所有人都想过一把皇帝瘾的时候，再强的保镖也是看不住那扇一踹就开的门的！

---

① 《晋书·愍怀太子传》：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

二、妖后死，封印除，群魔舞

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等密谋干掉贾南风：我们投资十年了，你现在说这只股票退市了，我们跟你拼了！

但恢复太子之位，必须得找一个领头的，他们这帮人是师出无名的。

太子党挑了半天，觉得掌管尚书事的张华、裴頠两人不可能掺和这事，毕竟太子之前试过了，因此找到了风评“贪功冒进”，此时掌握部分禁军兵权的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①]

司马伦在贾南风上台后，于291年迁为征西将军镇守关中，结果他杀了好多少数民族酋长，氐、羌随后大反叛，齐万年称帝，于是他被调回中央。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辈分高，跟贾家的交情很深，属于后党。他在调回朝廷后曾经要求录尚书事，也掺和掺和朝政，但张华、裴頠坚决不同意。

---

① 《晋书·赵王伦传》：以华、頠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

司马伦虽然是后党，但实在不是干政治的料，他在西北闹得烂摊子朝廷还没找他算账呢，贾南风也没帮着他说话，这暗中埋下了司马伦不满的种子。

司马伦没录成尚书事，但别人录成了。299 年，他的八哥司马彤在征战三年后携灭齐万年之功还朝，成功拿下了录尚书事和领军将军两个关键岗位！

司马彤替他擦的屁股，回来后拿下了他始终想干的岗位，这都让司马伦的老脸蒙羞，他的不满也开始生根发芽。

史书中虽然没有明说司马彤，但极大概率也是个后党。因为他在贾南风政变几个月后，就担任了卫将军、录尚书事。他接替的前任，是被贾南风玩死的司马玮。结合他功成还朝后又回到了“禁军 + 中央”的老岗位，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就是后党。

在过去的十年中，司马伦、司马彤两个爷爷辈的宗亲跪舔贾南风，让贾南风很爽，贾南风也以为他们是两枚棋子。

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们姓司马，家族基因里就是喜欢不走寻常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司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巧取豪夺的百科全书，而且各种各样的政变和阴谋信手拈来，简直不要太轻松。

大晋皇帝宝座，司马家的任何人皆有可能坐上去。太子党劝司马伦的心腹孙秀道：“太子被废，社稷危险，大臣会起事，你们是后党，太子被废，你们将来一定会被反倒清算，大祸临头，为什么不提前想想出路呢？”

孙秀当场就拍胸脯，表示早就想废妖后了！这是常见操作，干不干另说，要是不理太子党，孙秀很可能就被灭口了。

回去后，司马伦也认可这事了，于是和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

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等约好了内应的时间。[①]

事实证明，太子党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司马伦真的是有缝的蛋。

让政敌能轻易地找到己方阵营的漏洞和弱点，去沟通玩命的活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客观现象：贾南风的权力之网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即将起事时，孙秀觉得这事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预期，因为自己算是哪根葱呢？太子就算回来了，自己的现状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必须得帮助听自己话的司马伦成功上位！[②]

他琢磨出来一个连环计。

孙秀先是跟司马伦说："太子性格刚猛，咱们是老牌后党了，救太子出来，他也会因为宿怨不给咱们好果子吃，这是取祸之道啊！还是先想办法让贾后弄死太子，咱们给太子报仇，这样效果更好呀！"

司马伦也觉得这个方案更好，这回轮到贾南风当"螳螂"了。

孙秀先是答应了太子党的诉求，随后又四处散播消息，说出太子党的废后谋划，然后再去贾谧那里告状，说："太子是个祸害啊，建议早早弄死太子，断了太子党的念想！"[③]

没过多久，贾南风派人下了毒药，要毒死已经被押到许昌监狱的司马遹。司马遹自从被废后，所有的饮食制作都要亲自过目，又改行当厨师长了。

对贾南风的陷害，司马遹说什么也不上套。

---

① 《晋书·赵王伦传》：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

② 《晋书·赵王伦传》：事将起，而秀知太子聪明，若还东宫，将与贤人图政，量己必不得志。

③ 《晋书·赵王伦传》：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

看管司马遹的孙虑实在没办法了，贾阁王让你三更死，怎敢留你到五更！撕破脸逼着司马遹吃药。司马遹逃到厕所，大声呼号，周边的人都听见了，史载："太子大呼，声闻于外。"被孙虑带一帮人拿棍子给打死了。

本来是密谋的，贾南风最后把这事办成了向爷爷司马昭致敬。很快，西晋版"曹髦"的死法走进了大街小巷，著名"声优"司马遹的呐喊传遍了洛阳街头。

很多情绪，开始酝酿。

司马遹死后，有司建议以平民规格埋了，贾南风表示还是按广陵王规格吧。贾南风以为，打完这一棒子给个枣这事就完了，毕竟她无敌太寂寞很多年了。

但这回，她大意了。

不管司马遹是司马炎的孙子，还是司马炎的儿子，但他无论从血缘上还是统序上来说，谁都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贾南风的那堆破事洛阳人都知道，抱贾午的孩子进宫更不可能做得滴水不漏。

明眼人都会收到情报，贾南风要给皇统"换种"，这就开始触及整个司马家族的底线。

司马家族开始警惕起来，因为子孙后代的饭票有危险了。司马遹被杀，成为汇聚司马家族政变的一个信号。

司马伦和孙秀开始了下一步的动作。

孙秀与右卫佽飞督闾和（属右卫将军，统佽飞虎贲以供宿卫）密谋，约定四月初三晚三更一刻以鼓声为号。

四月初三晚，司马伦用假诏书敕令三部司马，宣布："贾后与贾谧等人杀我太子，现在皇帝命我入宫废除贾后，听命者赐爵关中侯，不听命者诛灭三族！"

司马伦为什么这么硬气呢？因为他八哥司马肜是领军将军，赞成这事；司马伦自己是右军将军，属于禁军七军之一，本身就负责宿卫。

三部司马，为左、右二卫将军所属的宫殿宿卫士，是“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的合称，分别掌管戟盾、弓矢和硬弩部队，负责夜执白虎幡监守诸城门，编制约为百人左右。召集这部分人手，就是为了方便开门用的！

大半夜的，三部司马被架上了司马伦的战车，因为司马伦掌管右军，虽然不直接管辖他们，但兵力远比他们多，他们不合作就是个死。

贾南风作为经过考验的阴谋家，没想到在人事问题上看走眼了，禁军中关键的两个核心位置，蹦出来两个演一辈子戏的老爷爷：司马伦、司马肜。

司马家全都是演员啊！

事实证明，不仅仅是把两位老爷子看走眼了，外甥也叛变了。

司马伦正式发动宫变，矫诏开门，派齐王司马冏带三部司马百人去抓贾南风。这位司马冏，是司马攸的儿子，时任左军将军。[①] 相当于贾南风的领军将军（司马肜）、右军将军（司马伦）、左军将军（司马冏），全都出问题了。

为什么司马冏会担任左军将军这么关键的禁军岗位呢？因为司马冏的母亲是贾充前妻李婉的闺女，司马冏是贾南风的外甥。

为什么司马伦又派司马冏去抓贾南风呢？因为贾南风跟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关系不好，司马冏表面上是个乖外甥，内心深处却一直想弄死他姨。

总之，还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贾家的男丁少！

---

① 《晋书·齐王冏传》：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

不是每一个阴谋都叫司马，你以为复制司马家那么容易啊？你有那动辄下八九个崽儿的生殖能力吗？

贾南风夜半惊醒，看到司马冏道："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说："有诏书要逮捕你。"

贾南风道："诏都从我这里出，你哪里来的诏！"

贾南风最后一个问题是："起事者谁？"

司马冏说："梁王肜、赵王伦。"

贾南风说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感悟："拴狗应该拴脖子，我拴的是狗尾巴，活该啊！"①

贾南风在被带走的路上看到了司马衷，拼尽全力地朝他喊了一句话："二傻子，我让人废了以后，就没人能保护你啦！"②

贾南风的谢幕很伤感，也很有预见性，前尘往事成云烟，这一切的一切，就要消散在所有人眼前了。

司马伦宫廷政变拿下贾南风后，又迅速逮捕了赵粲、贾午、贾谧、张华、裴頠等后党的骨干力量，把他们全部诛杀并灭族。

第二天，司马伦坐于端门，屯兵向北，派尚书和郁持节把贾南风送到金墉城，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倒清算，大量朝廷内外的官员被罢免。

第三天，司马伦把自己封为：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如他父兄辅魏故事，增兵至万人。③

完成对内部的把控后，司马伦开始兑现政变红利，封侯者数千人，

---

① 《晋书·惠贾皇后传》：后曰："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

② 《晋书·惠贾皇后传》：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

③ 《晋书·赵王伦传》：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兵万人。

基本完成了抢班夺权。

这一次，史书中没有记载司马伦是怎样和另一个股东——他八哥司马彤博弈的。司马彤是谋划者之一，职位是禁军领军将军，而且之前在司马冏与贾南风的对话中，顺位是梁王彤、赵王伦，排在司马伦之前。

但最终司马彤仅拿下了太宰的虚名和一系列物质待遇。九弟是怎么把八哥给阴了的呢？史书中为什么不写呢？

不好说，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哥俩怎么博弈的已经不重要了，司马家的互杀马上就要开始了！

司马伦的这次政变，准确说应该叫兵变，可以看作是整个时代的转折点。因为这次兵变，属于彻彻底底的“伪劣产品”。

1. 根本就没有任何官方法律文书做依托。

2. 甚至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政治招牌。

3. 更甚者，连当年司马懿那样的四朝元老的政治威望都没有！完全就是利用了掌管禁军高层人士的不满而完成的权力抢夺。最可怕的是，还成功了，司马诸王都开始觉醒了。

如果说之前有一个阴狠的贾南风在朝廷镇着，诸王还都不敢怎么样，毕竟朝廷是很稳固的，自己挑头干了，万一将来是给别人作嫁衣裳呢？这就相当于贾南风手中有一把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指着拿着刀的司马诸王，谁也不敢第一个跳上去。

贾南风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被司马伦突然给偷袭了。司马伦的这次兵变给司马诸王解开了两个封印。

第一个封印，是皇统保护人贾南风。别看贾南风给司马衷戴了无数顶绿帽子，但她却是皇权最直接的保护人。她被打倒了，西晋王朝就犹如小孩子抱着个金娃娃，谁都恨不得抢一把。

第二个封印，就是法定的皇统不被重视了，不需要有什么政治名

义，执政也不需要和皇权有什么直接的继承关系，只要有兵就可以搏一把！

司马伦给同族兄弟们做了个榜样。司马诸王都开始思考：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想复杂了，只要手里有兵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贾南风虽然要立个野孩子，但仍然能延续政治的稳定性。如今，保卫皇权的贾南风被搞掉了，此时此刻突然回到了公元189年——一百多年前，袁绍设计的那场皇权崩塌大戏：董卓这头公牛闯进瓷器店后，天下开始大乱。

司马伦完成政变后，西晋没落的大势开始不可逆转！宏观上第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四川开始失控。

司马伦召贾南风的姻亲益州刺史赵廞入朝担任大长秋，让成都内史耿滕代替赵廞任益州刺史。

赵廞看到贾南风被打倒后开始了自救，拿出仓库中的粮食赈济流民收买民心，开始和关中南下的流民首领李特兄弟等走得很近。

不久，赵廞干掉了司马伦安排顶替他的耿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发展私人武装，开始截断北来的道路。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地区开始逐渐脱离西晋的掌控。

不过，眼下司马诸王根本看不上四川的那点儿动乱，小蛋糕谁都不稀罕捡，都瞄准了大蛋糕。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司马炎的第十子司马允。

司马伦政变成功后，任命司马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之职依旧，兼任中护军。

由于太子已经死了，贾南风和那个野种孩子也被打倒了，因此朝中有人提议立司马衷还活着的下一个顺位的弟弟司马允为皇太弟。

司马伦搞这么一出之后，谁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司马允此时是法统上第一顺位的接班人，这点燃了他欲望的火苗。

司马允开始学太爷司马懿称病不上朝，又学同宗爷爷司马师养死士。[①]但没过多久，被孙秀等人看出了端倪，于是晋升司马允为太尉，实际上是想夺他的兵权，但司马允称病不去交接。[②]

都是“狐狸家族”的传人，那点儿小心思谁还不明白。司马伦率先对司马允发力，孙秀派御史逼司马允逮捕他的官属。

司马允看到诏书是孙秀的笔迹，大怒起兵，带着自己的淮南国兵和帐下卫队兵七百人去攻打司马伦。

司马允先是带队杀入皇宫，打算抢占政治制高点，但尚书左丞王舆关闭了东掖门，他进不去，于是朝主谋司马伦家（*暂居东宫*）杀来。

看着这伙武装事出仓促，规模不行，司马伦认为自己人多势众根本不用担心。但其实司马允的七百人，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结果一交战，司马伦就发现情况不对，自己这边都死一千多人了，对面的这帮武林高手还精神着呢！[③]

没多久，太子左率陈徽带领部分东宫士兵在宫内呼应司马允以加大声势。[④]

司马伦比较尴尬，宫内宫外两开花。

司马允重新整队，集结队伍在承华门前列阵，弓弩齐发，射向司马伦。箭如雨下，司马伦差点儿死了。司马伦的部队躲在树后面，对方的火力太猛了，作为掩体的每一棵树木都中了数百箭。

---

①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

②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也。允称疾不拜。

③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与战，频败之，伦兵死者千余人。

④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

从清晨辰时激战至未时，眼瞅作为帝国一把手的司马伦要被七百人强攻致死，身在皇宫中的司马伦之子司马虔开始想别的办法。

司马虔重赏勇夫，以富贵相许，找到了司马督护伏胤带领四百名骑兵从宫中冲出来，手举空板，伪称有诏书来帮司马允剿灭司马伦。司马允大意失察，下战车接受诏书，被伏胤袭杀。[①]

群龙无首，七百名高手四散，司马伦反倒清算，数千人被株连。

惊险剿灭司马允后，司马伦吓坏了，认为必须得让司马衷的其他弟弟断了念想。再加上孙秀等身边人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也开始玩命地怂恿司马伦，司马伦急不可待地走上了篡位之路，变成了第二个贾南风。

司马伦给自己加了九锡，加封五万户，并再次调整岗位。他任命世子司马荟为领军将军，二子司马馥为护军将军，三子司马虔为右卫将军，司马诩、孙秀为侍中。

增司马伦相府兵为两万人，与皇帝的护卫编制相同，算上藏匿的编制，实际总人数超过了三万。[②] 这是被司马允的突然发难吓怕了。

在完成禁军的全面控制后，司马伦开始大搞封建迷信，说父亲司马懿神仙下凡，发话命他赶紧接班，用这种方式宣传他的政治合法性。

紧接着就走出了最后一步：篡位自立。

司马炎的这位九叔，把司马炎忧心了一辈子的傻儿子司马衷踢到金墉城歇着去了。比较搞笑的是，司马衷从名义上成了“太上皇”，司马伦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尊孙子辈分当“太上皇”的人。

史上最大规模的皇族造反天团，就要杀来了……

---

①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陈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时年二十九。

② 《晋书·赵王伦传》：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

三、史上最强皇子造反天团登场

司马伦登基后，开始安抚各阶层，郡县二千石以上的令长皆封侯，郡纲纪都升级为孝廉，县纲纪都升级为廉史，计吏及各地区派到京城办事的人，十六至二十岁的太学生，都任命为署吏。

官僚系统的几乎所有人，都有赏。

世子司马荟为太子；

二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

三子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

四子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

按司马家的遗传惯性，司马伦就算真把江山坐下去了，在他死后，他的这几个儿子也得打成一团糟。

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都登上了卿将之位。

每次朝会，冠饰貂尾者满座。问题是去哪里弄那么多貂啊，于是很多官帽就开始插上狗尾巴来充数了，这就是“貂不足，狗尾续”的故事，后来演化为“狗尾续貂”这个著名的成语。

贾南风留下的那点儿家底根本不够赏人的，由于被封侯的人实在

太多，官印都不够了，好多“白版侯”就此诞生。[①]

史书中描写这段绝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当时司马伦封了多少人，而是想表达司马伦彻底将官僚体制良性运转的正循环摧毁了。

“印”对于古代官员来讲可以等同于命。官印要是丢了，不仅政治效力不存在了，而且还是重罪！

结果到了司马伦这里，封的侯连印都发不出来，只要是为他的篡国大业出了力的都被提拔，甚至连奴仆杂役都加封了爵位。如果妓女都能颁发“贞节牌坊”了，那就相当于几百个大嘴巴子抽到了所有贞洁烈女的脸上，这世道往后就是笑贫不笑娼了。这爵位跟贞节牌坊是一个意思啊！

司马家最后的那道止损线，被司马懿这个最小的儿子突破了。不仅皇权让人没有了任何敬畏，连封赏的爵位都“通货膨胀”到了不值钱的水平。

司马家的皇权已经成闹剧了。

司马伦自认为他已将所有方面都抚平了，但实际上很快皇族造反天团杀来了。挑头的是齐王司马冏，司马攸的儿子。

作为废贾南风的重要参股人，司马伦仅将司马冏转任为游击将军。而司马冏原来是右军将军，领营兵千人，掌宿卫，官四品。

新岗位游击将军与骁骑将军分领虎贲军，掌宿卫，官四品。等于司马冏跟着司马伦闹政变，结果来了个平调。司马冏想：“我爹当年就让人来回要，我现在又让人当猴要。”很是不满。

不久，孙秀撺掇司马伦让司马冏镇守许昌，后来司马伦篡位，把司马冏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想安抚他。这是一个类似于董

---

① 《晋书·赵王伦传》：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

卓下放关东士族回关东的神奇操作。

下放到地方镇守的藩王们手里是有兵的，司马伦不篡位还好说，当他们看到司马伦这个远族皇亲都通过兵变当了皇帝，他们这些血统纯正的藩王难道不能吗？

司马伦也想到了这一点，开始派手下去各地军镇当军官，他的属将管袭就到司马冏这里当军司，但来了没多久就被干掉了。

齐王司马冏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人起兵，派遣使者通告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乂及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向征、镇、州、郡、县、国等各地行政部门传布檄文，共讨国贼："叛臣孙秀，迷惑赵王，应共伐之，有不听命者，诛灭三族！"

随之响应的，还有很多司马王爷和司马侯爷们。

西晋设立了八个都督区：

关中都督（镇长安），幽州都督（镇蓟城），荆州都督（镇襄阳），沔北都督（镇宛城），豫州都督（镇许昌），冀州都督（镇邺城），青徐都督（镇下邳），扬州都督（镇寿春）。

自打天下统一后，青徐和扬州就已经不再属于前线了，实力大为下滑。

四川地区由于割据起来太轻松导致不设都督，由当地刺史领兵。[①]

真正兵力众多，实力超群，能在朝廷算上分量的，就是剩下的六个都督，实际上是五个大区：冀州、荆州、豫州、关中、幽州。

西晋的这帮皇子二代们手中实力的比重，远远超于正常王朝的想象，这是因为他们父辈当年的"罢州郡兵"制度。

话说十八年前，太康三年（282），司马炎提出了这么一项措施：

---

① 《华阳国志》：元康六年，复以梁、益州为重州。迁益州刺史栗凯为梁州，加材官将军；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

诸州无事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罢州郡兵。

这个政策，准确来讲，不仅仅将州郡兵罢了，还把刺史领兵的权力剥夺了，与此同时，刺史连民生工作也不负责了。

司马炎在向汉武帝致敬，回归最开始设立刺史的初衷：负责朝廷的政策特派宣讲和情报收集工作。

对于此次机构改革，司马炎很早之前就提出过，但当时大臣们极力反对。可以理解，权力这东西，谁也不想撒手。

每个刺史手里有兵，这兵谁说就一定得打仗用呢。在军屯之余，拉出来给自己家干干活不行吗？拿他们搞搞副业不行吗？更不要说连治民权都没有了，刺史们吃什么呢？光靠监察工作吃同僚？毕竟来钱的道太少了。

在各种各样的抵制中，司马炎提出的这事又没有成。在司马炎执政的前十五年，好多改革都无法实行。这哪是开国之君啊！

直到司马炎平吴，客观上确实“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敢干戈，与天下休息”了，皇权又空前加强，司马炎才最终推行了“罢州郡兵”制度。

司马炎下诏：当年汉末四海分崩，所以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这都是权宜之计，现在天下为一，应息止干戈，刺史分职如汉氏故事；现在全部罢掉州郡兵，大郡留武吏百人，小郡留五十人。

西晋有一百七十三个郡，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个小军事团体没有了。

但是，很多时候，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一下子做得太决绝，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

交州牧陶璜上表道：“我的辖区交州、广州东西数千里，不服朝廷的有六万多户，我这里的兵源总共五千多家，控制这两州全靠这点

儿兵，不能罢兵啊！”尚书仆射山涛也谏言：“不能罢啊！”司马炎不听，依旧强力推行。

《资治通鉴·晋纪三》：“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尽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司马光评论道：“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

盗贼蜂起后地方政府没兵压制，司马光这是想给后面的天下大乱找一个理由。

这理由是没错的，地方没有兵确实是重要原因，但论据是错误的。比如交州牧陶璜的献策是相当有道理的，司马炎并非否决了，而是从善如流，特事特办了。

《晋书·陶璜传》中的记载是：“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陶璜提了两条建议，一兵事一民生，司马炎“并从之”，说明“罢州郡兵”并非生硬地一刀切，特殊地域还是要特事特办的。

再比如，罢州郡兵的282年，四川地区也出现了特事特办，因为西南诸夷的问题，地方军备并没有被罢掉，而是成立了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①]

两年后的284年，朝廷裁撤了宁州的编制，将诸郡还给了益州，

---

① 《华阳国志》：三年，更以梁、益州为轻州，刺史乘传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

又单独设立了南夷府，如西夷府领兵制度。[①]

防务重要的边境州郡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来的兵制，司马炎动的只是内部州郡。

更重要的是，被罢掉的“州郡兵”并非全都解甲归田了，只不过是被集中到了各地的“都督”手上。

总体来看，司马炎的目的是什么呢？在集兵权而已，治民权其实他并不是特别在乎。因为在太康中期（285 年左右），司马炎退了一步，恢复了刺史治民的权力，但仍然把兵权全部归到了都督手上。[②]

司马炎在死前一年又调整了什么呢？他把各地的“都督军事”权力，全给了自己的儿子们。[③]

司马炎的这番部署，相当于把天下的武装力量给集中了起来，传给了几个儿子。所以说，现在这帮清君侧的司马二代们，手中的筹码占帝国军力的比重是相当不得了的。

司马炎完成了他当年的战略构想：如果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被人拿下了，其他的儿子们过来帮这傻哥哥。

但是，这帮弟弟的目的，真的是要帮傻哥哥吗？

齐王使者至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在谋主邺令卢志的谋划下举兵讨逆，以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从邺城杀将而来。

常山王司马乂在其封国联络了太原内史刘暾，各率兵众为成都王司马颖后继的力量。

---

① 《华阳国志》：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

② 《通典·卷三十二》：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

③ 《晋书·武帝纪》：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

新野公司马歆收到檄文，比较犹豫，最终参军孙询在参谋会上高调表态：“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何亲疏强弱之有！”司马歆被拖上战车。

真正有实力的五大军区冀州、荆州、豫州、关中、幽州，一口气来了三个。（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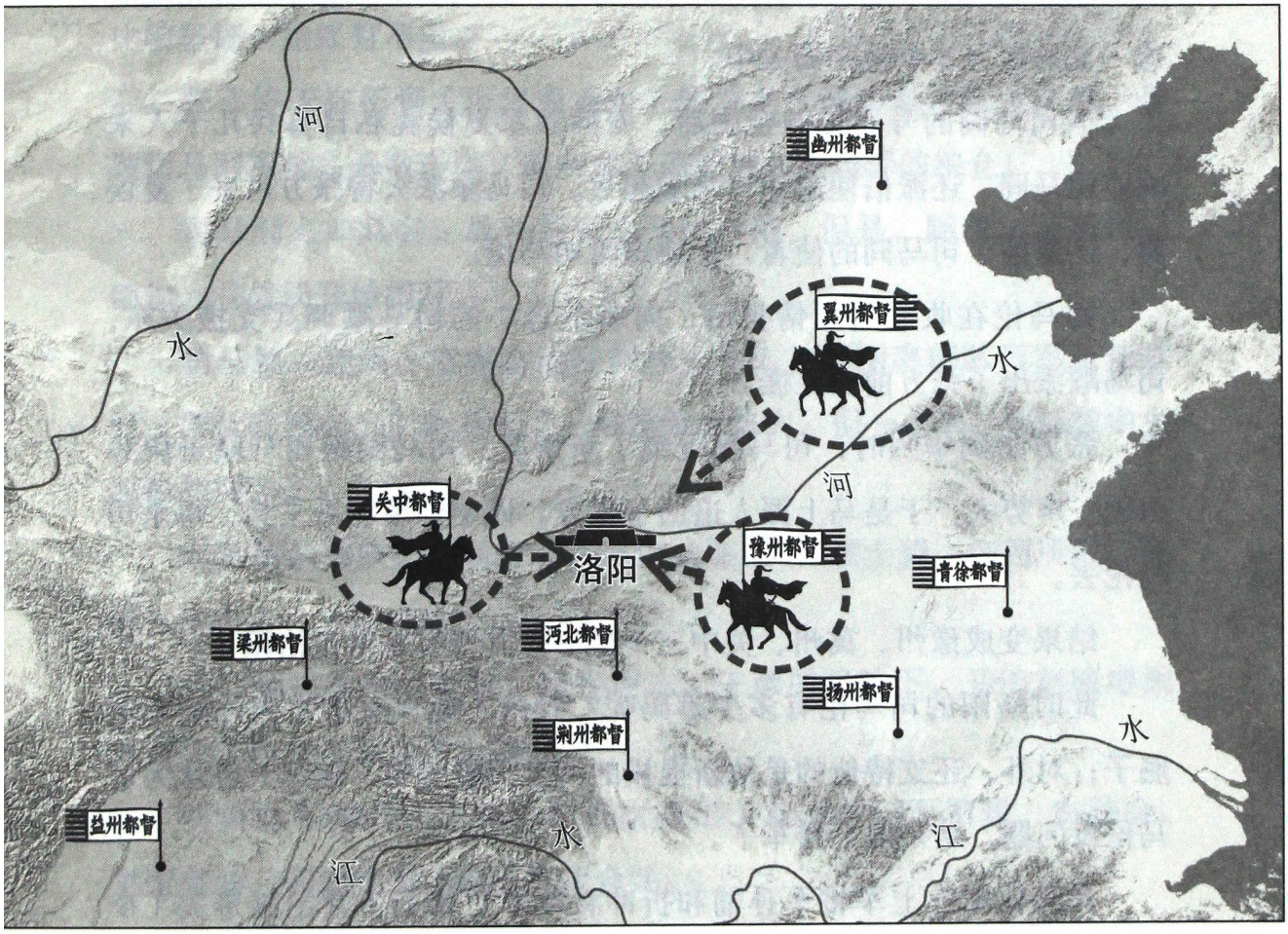


图 3-1　三王会战洛阳

司马冏镇许昌，都督豫州。

司马颖镇邺城，都督冀州。

司马颙镇长安，都督关中。

这三个地方还没换血呢，司马伦你就篡位，你说你有脑子吗？

这三位大咖中，真正的主力是豫州的司马冏和冀州的司马颖。关中的司马颙是个骑墙派。司马颙态度之所以不坚决，除了他这个人是墙头草之外，跟关中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

洛阳的西面是关中，比较孤立无援。司马颙最开始选择了帮司马伦。因为司马颙跟司马冏、司马颖的关系并不亲，他是司马孚这一支的，能够做到关中老大就算是人生巅峰了，当初贾南风为了稀释司马炎这一支的权力才令他去的关中。

当司马冏的号召传遍全国后，安西参军夏侯奭私自募兵几千人来响应司马冏，还派信使邀请司马颙起兵。司马颙派大将张方讨平了夏侯奭，还逮捕了司马冏的使者，把他送给司马伦。

司马伦在收到造反情报后，向表示忠心的司马颙调兵支援关东，司马颙派出了张方前去支援。

张方走到华阴时，司马颙听到了新情况：司马冏跟司马颖哥俩兵力强、声势大，于是马上派人追回了张方，说咱们现在是义兵，得杀司马伦去。

结果变成豫州、冀州、关中三个地方倾其所有来对抗洛阳了。

此时洛阳的司马伦有多少筹码呢？对内，他只有整个内外禁军的底子；对外，还支持他的是他新提拔的沔北都督孟观，他观天象认为司马伦没问题。结果他上错车了。

司马伦派出上军将军孙辅和折冲将军李严率七千兵出延寿关（今河南偃师南），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兵出崿坂关（今河南登封东南），司马雅、莫原等率八千兵出成皋关（又称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这两万四千人，南下抵抗司马冏。

孙秀的儿子孙会做监军，将军士猗、许超带着三万人宿卫兵，北上迎战司马颖。

司马伦第三子司马虔带领八千士兵作总预备队。

除了保卫洛阳的人，这六万两千人，基本上就是司马伦能够派出去的所有家底了！

最先打响战斗的，是南面。

司马冏率豫州军跟两万四的中央军先干上了。张泓、司马雅等中央军在交战之初一直打胜仗，司马冏的部队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但却比较坚韧，始终打不散。

张泓终于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的城南大战中取得重大突破，袭破司马冏辎重，杀数千人，成功拿下阳翟城和颍川郡的粮仓！

司马冏人如其名，战斗指挥水平比较冏，但是，随着司马颖在北面加入，战局开始扭转。

司马颖一起兵，就有各路民间势力加入，等到率部队行军至朝歌时，部队已经有二十余万人了。声势颇为浩大，但一上来，他就被中央军给打哭了。

司马颍的部队来到黄桥（今河南淇县西），被士猗、许超所败，死者八千余人，士众震骇。

司马颍打算退保朝歌，但在卢志、王彦的坚持下，又给赵骧增派八万人，与王彦部众再上前线。

听说北军增兵了，司马伦再次挤出了最后的三万精锐，由孙会、刘琨带领，和前线的士猗、许超合兵。

这三万人，是司马伦压箱底的代表西晋最高战力的一支军队了，史载“精甲耀日，铁骑前驱”，基本上可以说明这支队伍是披甲的，而且骑兵不在少数。

但这支装备极其精良的部队，因为主帅的轻敌，在距温县十余里的地方被偷袭后崩溃。司马颖渡过黄河长驱直入。

不久，北面战报传来，士气大振，齐王司马冏也再次出兵，终于

击破了阻击的闾和等人，向洛阳杀来。

自从众王造反，司马伦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两个生瓜蛋子上来都是大败，尤其司马冏，从他后来完蛋的结局来看，他根本就不懂军事。

按理来讲地方造反上来让中央军打成这样，司马冏、司马颖的人头应该很快就被送到司马伦的办公桌上了。但是，司马伦等来的却是两人的越挫越勇。

司马冏的部队虽败不散！司马颖的部队大败后依然增兵！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王手中都有自己的兵力，每个王手中都有各自梦想飞黄腾达的班子。

更重要的是，面对司马伦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篡逆之贼，每个人都不再有“地方对抗中央”的恐惧，而是满怀终于等来翻身机会的兴奋！

相反，司马伦这边，由于奖励体系已经崩溃，而且确实不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因此，派出去的中央军虽然素质高装备好，却不再拥有韧性，面对南北两路军，都是一次失败后就崩了。

军队要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真不是句空话。

地方军镇玩命打司马伦，是因为有分红和进步的空间。

中央军不为司马伦卖命，是因为没有向上的空间，奖励系统崩塌且司马伦确实没什么政治威严。

司马伦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区区淮南三叛就让他的父兄整整三代人挠头。

没错，司马伦是按他爹的步骤走的，但是，他学全了吗？

他爹发动高平陵政变后，确实迅速控制了禁军跟朝廷，但各方的地方军头除了淮南外都是自己人。

他现在这么点儿实力就篡位，就算儿子多，把控了禁军，他有那么多人手和嫡系完成对全国的控局吗？有郭淮、石苞、王昶这帮久经考

验的大牛嫡系吗？

当年父兄三代艰苦创业的那些关键要素，司马伦没看明白。

随着司马颖和司马冏的逼近，洛阳城内的民意开始汹涌。太多人想杀司马伦一党了，史载："自冏等起兵，百官将士皆欲诛伦、秀。"

都被司马伦封过官，将来藩王打进来都得被清洗啊，还不如趁早给自己找条出路。

首席谋主孙秀已经吓得不敢出中书省了，听到河北兵败的消息极度忧愁，等孙会、许超、士猗等败军回到洛阳，这帮人开始想退路。有说收拾残卒出战的，有说焚烧宫室诛杀异己绑票司马伦去南面投奔孟观的，有说乘着船沿黄河一直出海的。

但是没有时间让他们琢磨了。广陵公司马濬（司马伷子）与左卫将军王舆（当初站队司马伦，关门不让司马允入宫的那位）率先发难，又是三部司马做的内应，率领本部七百多士兵从南掖门攻入，杀孙秀、许超、士猗等司马伦同党。

随着王舆屯兵云龙门，司马伦开始下诏令道："我为孙秀等人所误，致使三王发怒，现在孙秀已诛，赶紧迎太上皇复位，我告老归农。"

投机派把司马衷从金墉城里迎了回来，取而代之的是司马伦一大家子被扔进了金墉城，凡是司马伦所用的官员一律免官。

没多久，司马伦被灭门，下手的是他的八哥梁王司马肜。上次政变九弟司马伦阴了八哥司马肜，现在八哥连本带利还回来了。

三王逼宫的这两个月里，死伤近十万人。[①]

这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不仅仅是死者不可复生的问题。因为西晋兵制的朽烂、兵力的衰减，此时此刻，西晋的兵源已经枯竭，到了华夏大地几百年来的最低点了！

---

① 《晋书·赵王伦传》：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

四、为何华夏的皇皇武德在西晋开始走向崩塌?

西晋的兵制，叫作“士家制度”，源于曹魏。“士家”和“世家”或者“士族”，别看分别各差了一个字，最终的人生可谓天差地别。

“士家”又称“兵家”“兵户”“营户”，史书上出现这些词时说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当兵的被列为单独户籍管理，只要有打仗的事，兵户就要出人，而且外派士兵与家庭长期两地分居，地位介于平民与奴仆之间。

在士家制度形成的初期，兵士的待遇还是很高的，毕竟武装力量是乱世的紧缺货，也尚未和家属分离，还是很人性化的。

公元 195 年，天下大旱，兖州内战在熬到最后一刻时，吕布与陈宫率领万余人来挑战曹操。曹操这边比较危险，因为手下的兵全都割麦子去了，在营者不到千人，于是曹操发动士兵家属帮他守营。

两年后，曹操在宛城推倒了张绣的婶婶，结果大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都被张绣所杀。在这么痛的领悟后，曹操灵光乍现：“这次赖我，他们投降了没立刻拿下他们的人质，以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曹操是个实践家，不久，取得了官渡大战的胜利，曹操不仅全面

推行人质制度，还贯彻实行了“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的全军人质制度。就是让所有武装和家庭两地分居，让士兵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外面给他玩命。

许多大人物在吃了亏以后，通常会以万物为刍狗，强迫所有人为他的错误买单。比如曹操，他根本没考虑应该提高自己的品行，而是他把对手踩泥里的同时还得让对手没办法报复和还手。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话是很靠谱的。

曹操推行的这个制度是极度反人性的，谁愿意一年到头见不到自家老婆孩子还干玩命的活儿啊！

但是，曹操有办法：立法！谁敢逃跑，就杀你全家！[①]

在这个“伟大”制度下，曹魏集团军创下了太多神奇的喋血孤城案例。

比如说襄樊战役，樊城曹仁不降情有可原，他是宗亲。但襄阳可是彻底的孤城，而且关羽当时接近封神，然而襄阳守将吕常就是不投降：“我们死就死了，千万不能连累家人。”

比如说钉子户“合肥”，这座城市真是久经考验，吴国打过来多少趟啊！虽然孙吴的陆战总是脑瘫是一方面原因，但诸葛恪率二十万大军攻合肥，城都快打塌了，合肥守将仍然耍心眼，以诈降来争取时间修城，然后接着打。

总之，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曹军就会死战到最后一刻！

没办法，自己不死，家人就得死。

但是，这种通过极度反人性打造出来的制度，在立竿见影的同时，也会造成长远的巨大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通过“士家制度”对兵源的

---

① 《三国志·卢毓传》：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

卑贱化管理，将千年来的华夏皇皇武德逐渐引导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让华夏民族对当兵不再有荣誉感，而是心存厌恶，透支了炎汉的皇皇武运！

西晋开国，这一套制度当然也被继承过来了。当时的“士家制度”严到什么程度呢？

来看《晋书》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王尼为兵家子弟，作为人质寓居洛阳，后来到了年龄成为护军府军士，但这个孩子实在是太不俗了，不知道怎么结交了一群大咖——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等接连委托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求解除王尼的兵籍。[①]

有这么一群牛人帮着求情，洛阳令仍然不敢答应这事，最后关系托到了护军将军那里，护军将军给王尼请了长假，才算间接免了他的兵籍。[②]

这也不过是用了变通的手法，请长假而已，仍然不敢免了他的兵籍，为什么控制这么严？

因为“士家”的身份是极其低贱的，这一制度是非常反人性的，所以要通过近乎死板的方式将每一个兵家栽种到制度监狱里，除非你家死绝，否则兵籍永不变！

但是，无论制度牢笼建设得多么无懈可击，只要是极度反人性的制度，最终都会式微消亡。

---

① 《晋书·王尼传》：王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

② 《晋书·王尼传》：摅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

即便有着如此残酷的追责和镇压制度，但由于兵户世代为兵、地位低下和人身极度不自由等贱民的待遇属性，仍然避免不了兵户脱籍逃亡。

总是会有“不高尚”的人，总是会有忍无可忍再不愿自己的子子孙孙继续当贱民的人，要么自己逃亡，要么鼓励孩子逃亡。

早在司马炎平吴之前，兵士逃亡现象就已经相当严重了，连司马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人家实在不好，导致兵士逃跑现象实在太严重。[①] 兵士不仅逃跑，而且还不愿意生孩子。

还记得当年西晋平吴时的那数千个“王濬宝宝”吗？就是被兵役和徭役逼得快活不下去的兵家啊，他们生下孩子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受一辈子罪？就是为了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一刀杀了？就是为了一年看不到几天老婆孩子？就是为了生生世世当兵奴？

虽然高级将领已经极度“科学化饲养”，将死亡士兵的媳妇迅速分配给其他适龄士兵，逼着他们抓紧造娃，谁也别闲着，能生一胎是一胎，就指着他们的孩子将来上战场，但是，仍然调动不了“士家”的生育热情。

即便极度科学地安排一个萝卜一个坑，但士兵与家属常年两地分居，客观上也导致了兵家在自然繁殖上的数量退减。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说西晋的兵源数量，根本不乐观！

在司马炎平吴的时候，所谓筹措出来的二十多万大军，其实已经捉襟见肘了。

伐吴诏书说：“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一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

---

① 《文馆词林》：人食不足，困于饥馑。寇戎不静，征戎勤瘁。亡逃窜于林莽，系执幽于囹圄。

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抽调比例为百分之五十，相当于二十多万兵是从四十多万的总兵源的基数里出来的。

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乐观。

比如所谓的“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不过是一纸空文，六十多的老头兵有的是。

比如司马炎在平吴之后，又下了个诏书抽自己的脸：那一千多名六十多岁的老头都回家吧，辛苦啦。[①]

仅仅是六十岁以上的兵，就有一千多人！五十到六十之间、十七岁以下的非适龄士兵又该有多少呢？

为什么会出现非适龄士兵上战场的现象呢？因为有些兵户连最基本的“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都做不到了，都死绝了，兵户家里目前就只剩一个老绝户了，所以二十余万兵的背后，绝对不是四十多万的基数那么多，很可能总的士兵基数仅仅是三十多万！

当时的西晋兵户制度已经危急到什么地步了呢？

还是拿司马炎罢州郡兵时陶璜所在的交州来说，他在上书不能罢州郡兵时是这样说的：“我手中的兵本来就七千多人，南方荒蛮烟瘴多有气毒，再加上常年征讨，死亡损耗大，现在在编兵丁不过二千四百二十人，兵户共五千家，兵源已经损耗了百分之七十，根本补不过来了！”[②]

自魏武扫北到西晋平吴，八十年了，曹魏的“士家”制度为主体的征兵制度，发展到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历史使

---

① 《晋书·武帝纪》：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

② 《晋书·陶璜传》：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

命，整个华夏大地的兵源在这套极度摧残人性的士家制度下即将走向崩溃！

该改变了！

接下来的兵制改革要往征兵制或募兵制的方向发展了。

所谓征兵制，是西汉的操作系统，它以全部符合年龄的人口为征兵对象。这种制度最为艰难，因为这需要对国家的户籍账本有着强有力的把控，改革起来麻烦最多，但却是最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兵源基数更广，士兵反感度最小，通过户籍管理还能将国家统治的根扎得更深。

所谓募兵制，是“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兵源的素质不会很高，管理训练起来也相对麻烦，这对于西晋倒是一条可行之路，将活不下去的灾民或者奴隶们吸收为兵户，随后继续配合“士家”这套反人性的制度走下去。

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西晋去修炼内功。

但是，西晋自己没出息！

自西晋平吴，老天给了西晋相当宝贵的二十年时间，但在这个最需要承前启后的关头，西晋选择了不思进取，整个官僚体系都在醉生梦死、奢侈无度，攀比之风过烈。不仅没人去扩充发展国家的武备基础，朝廷还动不动就薅已经相当不足的兵户羊毛。

比如司马炎在天下一统后，拿兵户不当人，动不动就将他们赏赐出去，像卫瓘，平吴后司马炎就赏了他千余兵。

综上所述，貌似光鲜亮丽的西晋，其实从武力支柱的角度出发，是自秦并天下后，几百年来华夏中央政权家底最薄的王朝。

这个国家真的没有多少兵了！

不仅兵源基础极端薄弱，最可怕的是，在司马炎设计“罢州郡兵”后，由“藏武运于地方”改为“集武运于都督”，从而把兵权交到了一

群二十多岁的司马家后辈手上。

前面我们推测，平吴前，全国兵源达不到四十万。此次剿灭司马伦的三王会战，火并了十万人。

这些年西北还经历了齐万年之乱，再加上“士家”制度只会越来越式微，按照这个规模来算，这种死十万人的大战还能打几次呢？

司马家的王子们表示，能打几次就打几次！

司马伦倒台后，四月十三，司马颖第一个到洛阳。两天后，司马颙到洛阳。这哥俩立了襄阳王司马尚（司马衷的孙子）为皇太孙。

六月初二，司马冏赶到了洛阳，屯兵通章署，据说“甲士数十万，威震京都”。

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太过可疑，首先人数就不太可能有数十万，更多的是“号称”而已，几十万人的粮食都没地方弄，像之前司马颖出兵后没多久变成二十多万，只是吓唬司马伦罢了。

其次，更关键的是不可能是“甲士”，要是配齐了几十万件铠甲，此时的西晋能统一全世界了。

这次反攻司马伦，最终的战果是什么呢？基本上西晋中央卫戍区的军备力量被消灭大半，朝堂上的文武百官被彻底大换血。

傻大哥司马衷虽然仍是皇帝，但却已经是兄弟们博弈的摆设了。这帮兄弟看似比把司马衷踢一边去的爷爷司马伦靠谱，但其实都是一路货色。

六月二十，开始大酬宾。

封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赐，如宣、武、文辅魏故事。

封成都王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配黄金钺，加九锡。（此时“九锡”都开始内卷了。）

封常山王乂任抚军大将军、领左军。

封广陵公濛为王，并兼任尚书、加授侍中。

封新野公歆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授镇南大将军。

西晋的力量在第一次洗牌后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1. 司马冏的豫州底子占据洛阳。

2. 司马颖的冀州军镇邺城。

3. 司马颙的关中军镇长安。

4. 司马歆的荆州军镇襄阳。

剩下的幽州、青徐二州、扬州还是老样子。益州的流民首领李特已经开始成势力了。

西晋这个庞然大物的禁军底子、四川以及整个成熟的中央官僚系统，已经被掏空了，成了彻底的空壳子。

新的荆州军区总指挥司马歆赴任荆州前，对司马冏说："司马颖是皇族正根，这次同样立有大功，你应该留他一起辅佐朝政，如果不能这样，应该剥夺他的兵权。"

常山王司马乂和成都王司马颖是亲兄弟，扫墓时司马乂对司马颖说："今天的天下，是先帝的功业，你应当考虑主持朝政。"

第二轮站队，朝堂上基本分为两派：冏派和颖派。

朝堂上又变成当年的炎、攸暗战。不过此时，司马攸的后代貌似占据了优势。

司马乂对于司马颖的支持相当高调，因为史载"闻其言者莫不忧惧"，当时听到的人不在少数。

司马颖的谋主卢志对司马颖说："齐王之众号称百万，结果和那么点儿中央军打都打不过，此战真正拿下大功的是咱们，齐王不是个厉害的对手，现在他打算把您留下，我认为咱们还是以退为进的好，先回冀州表示不争权，以打造形象收四海之心为妙。"

司马颖在多方考虑后决定避司马冏的锋芒，上奏称赞司马冏的功劳与美德："齐王冏应该担当天下，这次剪除国贼是他的功劳，我没怎

么出力，我妈妈有病，我还是回邺城吧。”

司马颖写了一封信告别了司马冏，司马冏听说后飞奔前来送别。司马颖说：“我实在不能在这里待着了，我实在是思念我那重病的妈妈！”司马颖的形象树立起来了，据说骗了不少老百姓。[①]

司马颖回到邺城后，朝廷再次重申之前的任命，司马颖接受了大将军的职位，但辞让了九锡。

与此同时，司马颖上奏封赏平司马伦的功臣，并请求运送所辖黄河以北地区的邸阁米十五万斛去赈济自己打仗时祸害的阳翟灾民。随后又打造了八千多副棺木，用自己的俸禄办丧事，装敛、祭祀黄桥之战的战死将士，表彰他们的家属，加大抚恤力度。

在安葬自己弟兄外，司马颖还命令温县地区收敛、掩埋司马伦叛军的死亡兵士一万四千多人。

通过一系列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司马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和百姓口碑。

司马颖在不断攒政治资本，司马冏则交出了完全相反的答卷。

按说司马冏折腾这么多，真就是为了搏一把，给老爹报窝囊仇，最后篡司马炎这一支的皇位也行，但司马冏拿到大权后却只在干一件事：盖宫殿。

他住进了老爹当年的齐王府，然后开始拆迁，盖宫殿，要在规模上赶超皇宫。

司马冏开始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朝堂已经不去了，就在自己的齐王府里接受百官叩拜，向各官署发号施令，委权于心腹，迅速把自己的

---

① 《晋书·成都王颖传》：遣信与冏别，冏大惊，驰出送颖，至七里涧及之。颖住车言别，流涕，不及时事，惟以太妃疾苦形于颜色，百姓观者莫不倾心。

臭名声从洛阳传到了天下。[①]

这巨大的权力啊，这武林至尊的宝刀屠龙啊，落到了司马家可怜的第四代的手上！

司马冏成功后迅速成为洛阳的“隐形皇帝”，谁也没想到他连装都不装，直接就这么明目张胆了。

于是，很多不满势力和投机者开始再次生长。

先是东莱王司马蕤跟司马冏关系不好，请求开府成立自己的班子不被允许后，和左卫将军王舆密谋干掉司马冏。

司马蕤是司马冏的亲哥哥，当初被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昭早死的孩子司马定国为嗣。

瞅见没有，皇族无论远近，只要是司马家的，全都在有样学样，一言不合就互杀。

作为禁军将领的王舆更是赌博赌上了瘾，希望每次政变自己都能更进一步，禁军的岗位真是香饽饽。

结果这次密谋被司马冏发现了，王舆被灭三族，哥哥司马蕤被暗杀。

302年三月，司马衷唯一的血脉孙子司马尚死了（好神奇）。五月，司马冏选来选去，选了司马炎十三子司马遐的儿子、八岁的司马覃当皇太子。

孩子小，方便他拿捏，但是，司马衷还有好多弟弟想当皇太弟呢，司马冏一个外人，凭什么做主把他们跨过去！

---

① 《晋书·齐王冏传》：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封葛旗为牟平公，路秀小黄公，卫毅阴平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号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考竟之。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

历史走到这一刻，天下的权柄神奇地来到了司马家一帮没受过系统帝王教育的半大小子手上，然后让司马家的后代亲手毁灭它！

司马懿呀司马懿，在坟包里你是怎么看待这事的呢？

接你小儿子司马伦的那趟地府专车得快点儿往阎王爷那里送人，因为你家后面的互砍一波又一波地连上了，车有点儿不够用。

302 年年底，司马家第二轮的互砍，给安排上了。

五、看一个人的行为逻辑，要从他的家族思维惯性入手

第二轮司马家互杀的开启非常有意思，始于一个小人物。

在洛阳任职的禁军将领李含跟司马冏的某个心腹关系很紧张，于是他跑到了司马颙这里，说自己有密诏。

他为什么要跑到关中的司马颙那里呢？因为司马颙和司马冏有仇。

当年司马冏的讨贼檄文传到长安时，司马颙把信使送到洛阳向司马伦投诚了。

虽然司马颙最终以无比丑陋的姿态弃暗投明了，但司马冏还是对他的骑墙行径相当不爽。[①]

所以李含跑到长安进行政治避难与投机，而且现在这密诏跟擦屁股纸一样，谁都能说了。

哪里是司马诸王觉醒了，应该是所有人都觉醒了！只要是有一点儿股本的，比如禁军将领，都敢张嘴说瞎话地搞政治投机了。

司马颙接见了他。李含说："成都王颖是皇帝至亲，有大功，现在回镇邺城得天下人心，齐王跨过人家至亲的序列执掌朝政，举朝侧目，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六》：冏以河间王颙本附赵王伦，心常恨之。

心怀不满。

“如今长沙王乂还在洛阳，也是皇帝的亲兄弟。

“咱们发讨齐王书，广而告之，令长沙王乂当内应，齐王冏肯定第一个先杀长沙王，咱们再为长沙王报仇，将来拥立成都王颖为皇帝，咱们能再进步一次！”

这不就是当年司马伦怂恿贾南风杀太子的伎俩吗？李含活学活用，现炒现卖！

司马颙觉得这小子的思路真是清晰，于是上奏表陈说司马冏罪状，声称要带着十万大军赴洛阳，并像当年司马冏传檄天下一样，邀请了一堆王爷前来会师，包括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司马懿四弟司马馗之孙，接替司马冏镇豫州）；他要求司马颖代司马冏辅佐朝政，请身在洛阳的长沙王乂废黜齐王，如果司马冏不走，那么就军法从事！

奏表很快传到了洛阳，按常理讲，此计甚毒！但谁也没想到，本该作为炮灰被牺牲的司马乂爆发了。

这位在八王之乱中，综合素质堪称最佳的司马氏第四代人才上场了！比较巧，他和老祖司马懿的名字在读音上是一致的，都读 yì。

司马乂的同母兄长，是当年很猛的司马玮。司马玮被贾南风当枪使的那一夜，年仅十六岁的司马乂把守东掖门，司马玮被诛杀后，司马乂由长沙王贬为常山王，被轰到了封国。

一晃十年过去了，司马伦阴了贾南风后，按下了司马家族互杀的开关，二十六岁的司马乂积极地重返了时代舞台。

政变成功后，司马乂领左军将军，迁骠骑将军、开府，复长沙国。

司马颙本来是打算拿司马乂当炮灰，但司马家的后人都是随时准备自己赌一把的。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其实司马乂早就对司马冏有所准备甚至打算取而代之了，他早早就联合了当初和他一道起兵的太

原内史刘暾对消灭司马冏进行了预谋。[①]（刘暾此时为禁军的左卫将军，领司隶校尉。）

司马乂不光拉来了盟友，司马冏的内部也被他渗透了！司马冏的参军皇甫商，在二王火并后成为司马乂的嫡系。[②]

司马冏和司马乂都是301年夏天入的洛阳，在一年半之后，一份“二活一”的考卷突然扔了过来。本来占尽优势的司马冏在这次大考中现了眼！

302年十二月，司马颙的讨贼檄文传到洛阳，司马冏派部将董艾去袭击司马乂。结果司马乂率领一百多人逃出了包围圈，砍断了车前的帷幔，开着“敞篷车”一路飞奔，进入皇宫并关闭了各宫门，挟持了司马衷以天子名义下令各路武装跟司马冏开战。[③]

这边司马乂调动禁军攻打齐王府，那边司马冏部将董艾陈兵皇宫西侧纵火烧千秋神武门（皇宫西门）。

这边司马冏让黄门令王湖把驺虞幡偷来，大喊“长沙王伪造诏命”，那边司马乂嚷嚷“大司马谋反，助贼者诛灭五族”！

贾南风搞死司马玮的那个驺虞幡本身并不值钱，一旦皇帝权威不在，那个幡一点儿意义也没有。

当天夜里，洛阳城中大战，火光冲天，箭如雨下。全都打乱套了。

连战三天，有着巨大优势的司马冏居然吃了败仗。

司马冏的大司马长史赵渊看到大势已去，杀了中领军何勖，抓了

---

① 《晋书·刘暾传》：长沙王乂讨齐王冏，暾豫谋，封朱虚县公，千八百户。

② 《晋书·皇甫重传》：齐王冏辅政，以重弟商为参军。冏诛，长沙王乂又以为参军……（李含）说颙曰：“商为乂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乂以商为左将军、河东太守，领万余人于关阸距张方。

③ 《晋书·长沙王乂传》：及河间王颙将诛冏，传檄以乂为内主。冏遣其将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手斫车幰，露乘驰赴宫，闭诸门，奉天子与冏相攻。

司马冏前来投降。司马冏被司马乂斩于阊阖门外，首级传视六军，同党皆夷三族。司马乂又杀了司马冏的两千余人。

史书中并没有详细描写这次火并。

司马冏败得好神奇，因为司马乂本身并没有指挥禁军的权力，他和刘暾仅仅占了禁卫七军中的两军，指挥禁军的领军将军是当年跟司马冏起义的豫州刺史何勖，司马冏本人也是朝廷的军政一把手。

但是，这又不太难理解。事实证明，在草包面前，你用不着准备得太过完美，比如当年死于马厩的杨骏也输得匪夷所思，四百士兵就把他搞死了。司马冏最起码还打了三天呢。

司马乂此次的胜利的的确确是实至名归。无论是关闭皇宫宫门的操作，还是指挥禁军攻打齐王府还不怕司马冏打幡的表现，都说明了司马乂已经拿下了禁军的控制权。

结合前面说的司马乂策反司马冏手下的那些前期准备，基本可以推测出来，在二王同时入洛阳的这一年半中，司马冏光知道给自己盖房子了，司马乂却一天没耽误，一步步暗中掏空了这位傻大哥的家底，并搭建出了自己的权力大厦！

颇有司马老祖司马懿之风，对得起司马乂（yì）的这个名字！

还没等那几位王赶到洛阳，爆发小宇宙的司马乂已经搞定废物点心司马冏了。

第二波司马家互杀，胜利者是司马乂，代价是司马冏的豫州底子和原本残破的禁军被进一步消耗。

师出无名了，那几位王只能打道回府了。

司马乂开始在洛阳主政，但事无巨细，都去邺城请示司马颖。[①]

司马冏刚刚当政时，司马乂就已经示好自己的弟弟司马颖了，如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六》：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巨细，皆就邺谘大将军颖。

今如此的低姿态，算是司马家在所谓“八王之乱”中，唯一自始至终没怎么做错决策的一个王。

说他没做错决策，并不是说他这人道德多么高尚，而是夸他是个聪明人。

司马乂的母亲是审美人，司马颖的母亲是程才人。美人比才人的级别高，司马乂比司马颖的出身其实要尊贵。

司马乂又比司马颖大两岁，是司马衷活着的弟弟中年龄最大的，在继承序列上属于下一任皇太弟。

所以司马乂无论是从能力上、岁数上、母亲的尊贵上，还是继承顺位上，都是碾压司马颖的存在。

那为什么司马颖混他前面去了，他现在需要给这个弟弟“装孙子”呢？因为司马乂的同母哥哥是司马玮，这些年他一直是“反贼”亲属，贾南风当政的十年被防得很死。

司马乂的口碑很好，很多人都说他是个高风亮节的道德模范。

其实吧，观察一个人的行为逻辑，要从他的家族思维惯性入手。因为他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带上家族的思维和气质。

这个家族是经商世家，那就是生意人思维；

这个家族是从政高门，那就是政治逻辑开道；

这个家族是军人世家，那就是军人气质贯穿始终。

永远不排除有那种相当特殊的、和自己家族行为逻辑完全不一致的孩子存在，但是，还是要看他是否叛逆、是否放弃家族的资源。

司马乂从来就不是个叛逆的人，家族中的所有大事，也一直看到了他参与的身影，他也永远积极入世，所以对这孩子的判断思路还是要从他的家族思维惯性去考虑。

司马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家族思维惯性：一切皆有可能，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司马乂又是下一顺位的皇位接班人，所以别指望他会多么圣洁。

还记得司马颖把权力让给司马冏的惺惺作态吗？司马颖后来露出的真面目比司马冏也强不到哪里去。

司马乂之所以口碑好，是因为他的上场时间短。

司马乂从岁数上、能力上都是司马衷的下一任接班人，他对他弟弟“装孙子”的唯一解释，就是因为他弟弟实力强，他需要时间去弥平这个差距，否则为什么他不邀请司马颖来洛阳执政呢？什么事都去邺城咨询，其实就是个姿态而已。

司马乂工于心计，其实相当可怕。

第一波分割政变红利时，司马冏占了上风，司马乂和司马颖拜陵的时候就相当高调地对司马颖嚷嚷：“这是天下的基业，您应该主持咱这个家！”故意让所有人听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他要是真为他弟弟好，这种事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吗？这不得密谋吗？其实他就是从中挑拨与站队，希望司马颖和司马冏火并。他自己继续进一步的同时，让他弟弟的实力被削弱一块。

结果没想到司马颖被手下劝走，韬光养晦去了，于是他留在洛阳开始偷司马冏的人。

司马冏主政后，主簿王豹给司马冏写了篇策论文，说：“自打武帝死后，朝廷的执政目前还没有善终过的，并非官员们都是坏蛋，而是可怕的互杀链条已经开启了。[①]

“现在河间王扎根于关右，成都王盘桓于旧魏，新野王大封于江汉，三王都是二十多岁，手握重兵处于要害之地。你现在功高震主，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亢龙有悔”为乾卦上九，

---

① 《晋书·王豹传》：始自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乃事势使然，未为辄有不善也。

表示物极必反，“据于蒺藜”为困卦三阴，表示身处荆棘。过去幕僚们的上书水平高，引经据典，很有哲学性的启发。）

“您应该让所有王侯回到封国，封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城；您自为南州伯，治宛城；双方分河为界，各统辖区王侯把洛阳夹在中间。”①

王豹的建议是让司马冏退出洛阳这个风暴眼，储存实力，先踏踏实实地把南中国占住了，但是恰巧这封策论文被前来串门的司马乂看到了，司马乂就质问司马冏：“这小子离间咱们骨肉，怎么不弄死他！”②

结果司马冏就把上书的王豹给弄死了。

注意司马乂的手法：他没有急赤白脸地申辩自己这帮兄弟的政变功劳，也没有隐忍不发，而是避免就事论事，直接扣上一个“离间骨肉”的大帽子，逼着司马冏杀了自己的手下。这样不仅被踢出政治中心的危机解除了，还彻底搞臭了司马冏的名声！

从这件事也确实看出来司马冏如废物，当初贾充杀了曹髦后，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求杀贾充祭天，但司马昭就是不同意，就是拿贾充当心肝宝贝呢？

这就是表明态度！忠心为我的，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兜着！我不管你们干的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缺德事，我只在乎你们干的是不是我安排你们干的缺德事！

策论小能手王豹死前说：“把我的头悬挂于大司马府门前，我要亲眼看着乱兵灭齐！”

司马冏被司马乂弄死，其实也和他早就失去人心有关系。谁还愿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六》：因请悉遣王侯之国，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冏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

② 《晋书·王豹传》：会长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见豹笺，谓冏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杀！”

意给他出主意呀，他爱死不死！谁愿意给一个不为自己兜底的领导干活呀！

司马乂搞掉司马冏后的一系列做法，虽然在对司马颖示好，但却并没有对差点儿阴死自己的司马颙有什么表态。

毕竟都是狐狸家的传人，每个人都有八个心眼，司马颙当初的讨贼檄文是什么意思，能瞒得了谁啊，不就是想让司马乂当炮灰嘛！

二十七岁的司马乂还是年轻，并没有将“孙子装全套”，他应该微笑着安抚司马颙的。

阴谋家司马颙也很尴尬，此次政变本打算干掉司马冏、司马乂二王的，然后立司马颖为皇帝，自己做二把手，但计划被爆发小宇宙的司马乂给破坏了。被自己当作炮灰的司马乂现在没说什么，但他迟早会对自己反倒清算。

怎么办？继续先下手为强！

司马颙开始了第二次阴谋布局，他暗中派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人暗杀司马乂，结果司马乂再次反杀，干掉了司马颙的这个杀手小集团。[①]

两人撕破脸后，司马颙第三次布局，找碴儿说司马乂不是个东西，号召司马颖打到洛阳去。

司马颖看机会到了，迅速响应了司马颙，终于能找理由干掉这个表面上对自己很客气但继承顺位在自己之前而且手握皇帝的司马乂了。[②]

---

① 《晋书·长沙王乂传》：既而乂杀冏，其计不果，乃潜使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袭乂。乂并诛之。

② 《晋书·成都王颖传》：颖方恣其欲，而惮长沙王乂在内，遂与河间王颙表请诛后父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与颙将张方伐京都。

所谓“八王之乱”的总逻辑，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当皇帝，每个人也都在朝着当皇帝去努力。

司马颖派刺客去刺杀司马乂，结果刺客被司马乂的保镖王矩先给杀了。这回，亲哥俩撕破脸了。

司马乂开始动员洛阳的残余力量去对抗号称二十万大军的司马颖和号称七万大军的司马颙。[①]

张方最开始在西线面对皇甫商取得了突破，一度打到了洛阳西门，结果被司马乂带领禁军的左右卫军冲出去杀了五千多人。

十月，司马颖大军推进至建春门（今洛阳东门）。

司马乂手下的王瑚调集了数千匹战马，绑上大戟作为敢死马队进行突阵，取得了重大突破，司马颖败军逃至七里涧，死者堆积如山，水为之不流，司马颖大将贾崇等十六人被斩杀！

大战数月，结果司马颖和司马颙生生就打不动司马乂。

十二月，司马乂派出代表团去调停，司马颖不理。

司马乂继续给司马颖写信：“当年咱们兄弟十人，都受封于外郡，各自都没能施行帝王教化，经国济民。如今你又与太尉一同发起大军，倚仗雄兵包围了宫城。现在群臣同仇敌忾，你所派遣的陆机率兵倒戈，咱还是别打了。你应该返回镇守一方，使四海安宁，让宗族不因你蒙羞，这也是子孙的洪福。我因念着骨肉分裂的痛苦，所以才会又送信给你。”

司马颖回信道：“我现在有百万精兵，就想来整顿天下。如果你能听太尉的命令，杀了皇甫商（李含的仇人，此次造反的借口之一）等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七》：（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

人，扔掉武器投降，我也就返归邺都，好好想想吧，大兄弟。”

司马乂想：“大老远来了就为了杀几个人？我投降了你就回去？我又不是大傻子，你这是拿我当皇帝哥哥了！”

从303年八月一直打到304年的正月，司马乂靠着司马冏留下的那些底子多次打败司马颖的军队，斩获俘虏六七万人。[①]

洛阳城已经濒临山穷水尽，司马乂只能够调集到洛阳一城的资源，此时所有的粮食都被征集为军粮，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都要应征，大量的奴仆也被编入了军队，公、私两方面都被压榨到了极致，一石米的价格突破了万钱。[②]

但司马乂靠着他极强的人格魅力让所有人都愿效死力。[③]棒小伙子，司马家第四代里就属你小子能！

事已至此，司马乂的主簿祖逖（牛人现身）献策：“雍州刺史刘沈果敢忠义，州兵足以威胁长安，咱们命他去关中讨伐司马颙以解洛阳之围吧！”

祖逖准确地给司马乂指明了方向：“罢州郡兵”后，边境还有兵没被集中在各位都督手上，把这些力量也调动进来参与牌局！

刘沈接诏后，向辖境内各郡发布檄文，各郡大多起兵响应，刘沈集合七郡兵众以及守防诸军一万多人开始袭击长安。[④]

虽然边境还有兵，但实际上兵力也极其可怜了，七个郡加上州军总共凑了万把来人，华夏兵源告急！

---

① 《晋书·长沙王乂传》：乂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七》：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踧，米石万钱。

③ 《晋书·长沙王乂传》：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七》：沈奉诏驰檄四境，诸郡多起兵应之。沈合七郡之众凡万余人，趣长安。

司马颙的大将张方在洛阳城下已经打不动了，后院起火，于是准备回军。而司马颖号称二十多万的大军已经死了三分之一，士气低迷。

眼看司马乂就要完成第二次喋血孤城的壮举了，这时，自杨骏时代就一直缩在暗处的一个人出现了：东海王司马越！

先胖不叫胖的最典型案例出现了。

这位非司马懿、司马孚支系的远房亲戚，这位最终收盘，终结这场司马氏互杀大戏的阴谋家，登场了……

六、“精满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睡”

最后上场的司马越，属于司马家族很远的一支。

前面的参战诸王，基本上都是司马懿这一支的，唯一的例外是司马孚的孙子，阴谋家司马颙。

司马越是司马懿的四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文献王司马泰的长子。

他爷爷司马馗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力，司马炎受禅后，他爹司马泰被封为陇西王，食邑三千二百户，官拜游击将军。小国，小官，仅仅是给这一支来点儿安抚。

因为是人畜无害的遥远血脉，让当权者很是放心，后来司马泰被日渐重用，历任兖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督过邺城和关中军事。

司马炎死后，由于辈分大、关系远，杨骏上台后拉拢司马泰任司空兼太子太保，算是平衡各藩王的力量。

杨骏被杀后，司马泰又被安排接管杨骏的军营，加授侍中。

同年，小年轻司马玮被算计，司马泰本打算救这孩子的，但被手下丁绥拦住，认为不可轻举妄动。这一忍的结果，就是贾南风安排司马泰为尚书令，改封为高密王，食邑一万户。司马泰成为万户的大王了。

299年，在贾南风最猖狂的时刻，司马泰死了，算是死得恰到好处，避免了被反倒清算，而且司马泰的努力奋斗算是给儿子司马越铺平了上台面的道路。

司马越最开始是骑都尉，去东宫侍讲，给傻子司马衷上课。司马衷登基后，司马泰被杨骏拉拢为司空，司马越也被拉拢拜为左卫将军，这是有些禁军军权了。

杨骏是看上他家的血脉遥远，打算扶植他们爷俩当自己人，但很遗憾，杨骏看走眼了。

诛杀杨骏时司马越表现相当突出，事后受封五千户，任侍中，加任奉车都尉，封东海王，食邑六县。

贾南风时代，司马越一直人畜无害，这位东海王在废司马遹、杀贾南风、诛司马伦、乂冏混战中一直没出头，深深地扎在暗处，培养自己的势力，暗中观察。

只知道他在各大王们打来打去的过程中变成了司空，领中书监（掌机密，传诏命）。

在司马乂爆发小宇宙，以一挑二时，司马越终于入局了。他选择搞掉司马乂，因为司马乂占据了他的上升空间。

准确地说，司马越是想再等等看的，因为司马乂实在太过生猛，局面此时真不好说。但他之前的密谋同伙们等不了了！

三王会战打到最后，禁军的将领们不干了，不想再和司马乂蹚浑水了。殿中诸将和三部司马与左卫将军朱默突然袭击，控制住了心思全在外面的司马乂，逼此时有过禁军背景、控制中书监的司马越为老大，奏请皇帝废掉司马乂！[①]

---

① 《晋书·东海王越传》：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

司马乂被抓后，洛阳城门被打开了。

这时候殿中将士们又后悔了："这是要胜利的节奏啊，咱就要熬出来了呀！"于是又打算劫出司马乂，继续战斗！[①]

一夜之间又轮到司马越肝颤了。这世界怎么变化那么快呢！你们有点儿节操行不行啊，怎么随时准备变卦啊，这是兵变，不是打游戏呀！

由于废司马乂是以他的名义挑起的，眼瞅自己又要被禁军抛弃，即将被殿中诸将作为投名状转手卖给司马乂作为化解矛盾的替罪羊，司马越打算杀了司马乂断了这帮墙头草的念想。

黄门侍郎潘滔按住了他说："别冒傻气，不要亲自当坏人，还没看清楚这世道吗？"

乱世互杀的内卷链条已经开启了，这世道已经变成动物世界，没有下限了，要给自己留余地，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

于是司马越派人告诉张方："此时司马乂已经被抓至金墉城，赶紧去，我给你开门！"

张方派了三千人抓回了司马乂，随后把司马乂"炙而杀之"，做成烧烤了。

司马乂死前的声音洞穿云霄，年二十八岁，三军为之流涕。司马家综合能力最强的第四代人才，就这样下场了。

至此，"八王之乱"大戏中的司马诸王全部登台了，来看一下参赛表吧。（见图 3–2）

此时台面上，在死了六个司马后，还剩下三人：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

司马颖进入京城，洛阳的官员开始站队向新老大认错。司马颖派心腹石超等人率军五万驻扎于洛阳的十二个城门，又杀了一批帮司马乂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七》：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以拒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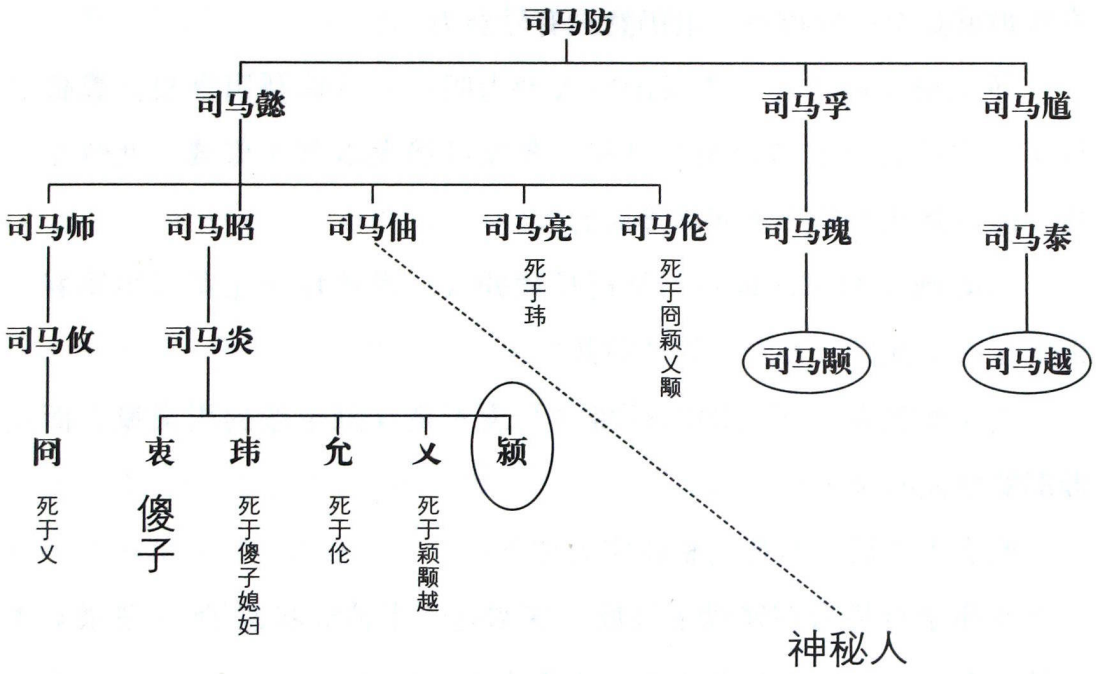


图 3-2　参加“八王之乱”的司马诸王

而与他有宿怨的禁军将领，将皇宫禁军全都换上了自己的军队，随后又回到了邺城。

此次政变成功后，三王进行了如下分赃：

司马颖干掉了继承权在前面的哥哥变成皇太弟，增封二十郡，拜丞相，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如魏武故事。

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头衔又进了一步，彻底将关中变成自己的地盘。

控制中书监的司马越加尚书令变成洛阳一把手、傀儡朝廷的传话控制者。

司马颖作为此次的最大赢家，犯了很多错误：皇位继承权既然抢到手了，那么此时此刻他名义上那个傻哥哥就必须在他自己手上！

然而司马颖却留下了五万人控制洛阳，自己回了邺城，这是他非常年轻稚嫩的地方。

还记得司马昭出征淮南时仍然要带着傀儡皇帝一起走吗？因为皇

帝哪怕就是个三岁孩童，也仍然具有号召力。

还记得汉献帝对于曹操的巨大助力吗？一旦你利用皇权，威胁皇权了，你就必须牢牢地攥紧皇权。曹操虽然大本营在邺城，献帝在许昌，但许昌从上到下全都是曹操的人。

临阵倒戈的司马越并不是司马颖的人，而且是个比司马颖年岁大很多在这个乱世一直隐忍的老前辈！

更关键的是，司马颖的哥哥司马衷不是汉献帝般的机灵鬼，而是谁都能拿捏的傻子！

此次大战后，西晋的整体实力如下：

益州李特势力彻底成了气候，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了。（将来会单独讲，李家存在的历史意义之一就是为了给桓温点炮。）

荆州的司马歆由于官位突然大了不会干了，导致荆州辖区出现了造反事件，一个叫张昌的居然聚众起兵在樊城下直接干掉了司马歆，朝廷紧急派之前都督过幽州甚有威重的司马炎发小刘弘率领前将军赵骧去灭火。荆州地区的实力也开始被民变所消耗。

洛阳的军力再次被消耗，原有的禁军和司马冏的老底子几乎被全部熬干。

司马颖的冀州和司马颙的关中力量至少分别被消耗了三分之一。

青徐、扬州和幽州成为还没受损的三个军区。

台面上的主要参赛力量，还剩下司马颖的洛阳军和冀州军，以及司马颙的关中军。整个西晋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地下滑了。

司马颖在成为皇太弟后，因为政变已经成功了，无须再努力了，开始跟司马冏一个德行，一天比一天作。二十多岁的孩子掌大权，没有约束的一帮不学无术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奸佞开始掌权，当初帮他出主意揽民心的卢志不再得到他的重用，毕竟好话都不好听，现在政变都成功了，史书都懒得再进行具体表达

了，就一句话：“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众望。”

该表达的都表达了：

1. 开始拿自己当皇帝了。

2. 想当皇帝其实无所谓，不管是给傻子干还是给傻子他弟干，都无所谓，关键是分红问题，你用的都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很失望。

这一点，被洛阳的老前辈司马越利用了。

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与消耗是极其巨大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次大战之后短时间内很难再爆发战争，打得次数越多，战后需要重建和社会休养的时间就越长。

但是，所有的大毁灭永远是越到最后滚得越快直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有句老话，叫“精满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睡”。越是满的，越是不琢磨放纵。越是虚，越是亏，通常越会放纵，有限的精元和福气消耗得越快！

通常一大堆坏毛病的人，是没什么定力的，是做不出来什么成就的。

为什么像淫乱、赌博、嗑药这种种行为千万不能沾呢？因为它会让你的人生越来越虚，越来越亏，把你的人生拉入司马家那样的毁灭旋涡中，越来越快，直到人生失去所有希望。想改变人生，先把那些“漏元气”的坏习惯改掉吧。

第一波司马氏互杀，司马伦被干掉后时隔一年半，开启了第二轮的乂冏互杀。司马乂干掉司马冏后，时隔八个月，开启了第三轮的三王互杀。司马乂被干掉后，仅仅时隔六个月，司马越就开启了第四轮互杀。（见图 3–3）

304 年七月，司马越传檄四方，与左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辅及长沙王故将上官巳召集四方共讨司马颖，让司马覃复位，并挟惠帝北征邺城。留守洛阳的司马颖的心腹石超逃回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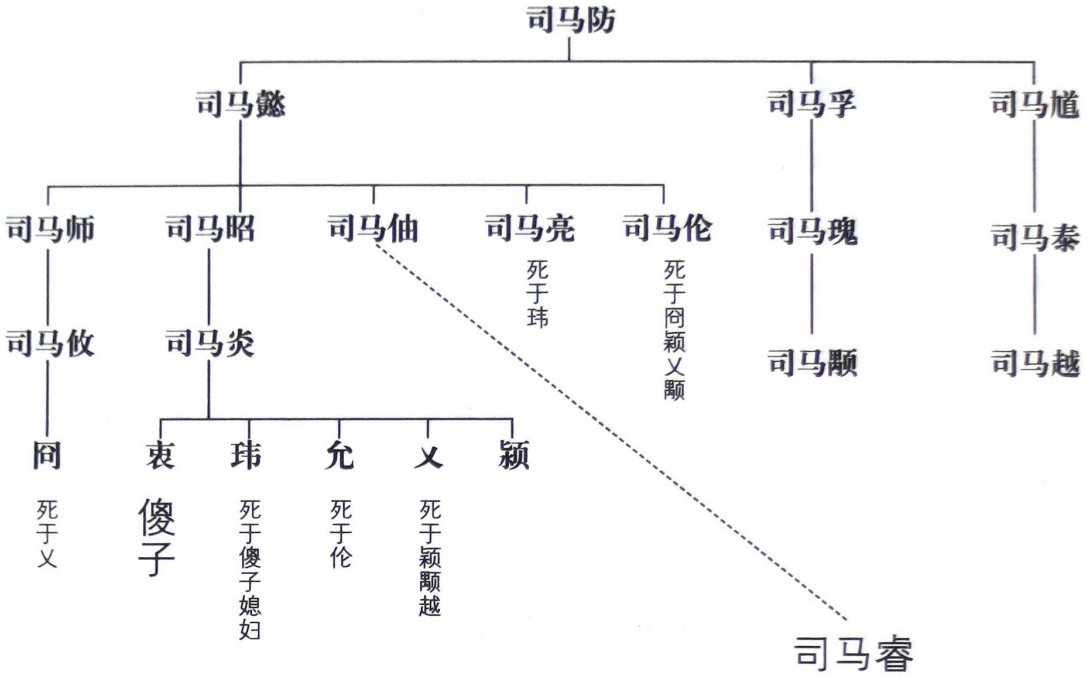


图 3-3　司马氏互杀

司马越的手法着实高超，要知道，此时护卫洛阳的五万多人都是司马颖的冀州力量，这意味着司马越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拿下了司马颖留下的大部分高级军官。

更准确地说，“皇帝”无论是不是傻子，这个名号所衍生的权力意义永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司马越发布檄文召集各地军队，大军到达安阳的时候，据说已经达到了十多万，邺城震动。

司马颖召集全体将领问计，此时在邺城守母丧的东安王司马繇（当年想废贾南风，被司马伦流放的那位）说：“天子亲自征伐，应当放下武器，身穿白色衣服，出去迎接，然后向天子请罪。”军司马王混及参军崔旷则劝司马颖迎战。

司马颖盘算完之后，派石超率五万兵马赴荡阴对战。

司马颖的出兵数量侧面也说明一个问题：仗打到现在，真没有多少兵了。

司马颖最开始号称二十多万人，和司马乂火并后被消灭了六七万，就算他二十多万的人数是实的，战后不过十二三万，分了洛阳五万，自己手中不过七八万。

司马越的十多万人更是虚的，有五万人是司马颖的底子，实际上最多也就七八万。

从司马颖派出了五万人迎战也能看出来，他没多少家底了。

司马越此次起兵的合伙人陈眕的两位弟弟陈匡与陈规自邺城投奔到司马越军中，说邺城听到大军到来百姓已经离散。司马越军队防备因此松懈，结果被石超偷袭了。

史书中没给更多解释，大概率是司马越被阴了，陈匡与陈规两人看到的是司马颖演的一出戏。

众筹了号称十多万人的司马越在荡阴被司马颖的五万人杀得大败，惠帝司马衷大脸蛋子受伤，中了三箭，被送到了邺城，司马越逃往下邳，但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拒绝接纳。

司马楙是司马孚之孙，司马冏提拔的徐州都督。[①]

司马越被迫逃回自己的封国东海国（今山东郯城一带）。

司马颖这回算是彻底控制住皇兄司马衷了，改年号为建武，杀了之前劝降的司马繇。

司马繇被杀不要紧，吓坏了他的一个侄子。这个侄子叫司马睿。也就是东晋的开国之君。

司马睿，是司马懿三子司马伷的嫡孙，父亲司马觐死后继承琅邪王的封号。

司马颖杀的司马繇，是司马睿的三叔，司马睿此时为左将军，也

---

① 《晋书·竟陵王楙传》：齐王冏辅政，繇复为仆射，举楙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跟着司马越参加讨伐战争了，战败后跟着司马衷被一起拘留在了邺城。

小伙子一看不对，准备逃离邺城。[①] 结果越狱当晚，大月亮那个亮堂啊！但是很神奇，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值夜班的巡城者全都避雨去了，司马睿成功越狱。

司马睿一路艰辛逃回洛阳，接上老娘回封国琅邪去了。

这是个聪明孝顺的小伙子：朝廷内部的事已经没法掺和了，还是回到自己的封地静观成败比较靠谱。

此时的路人甲司马睿没有想到，他的这次逃离，成为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选择。

老牌骑墙派司马颙当然也掺和了，又是老套路，最后一个出兵，派张方带着两万士兵援救司马颖。刚到洛阳，司马颖已经赢了，张方于是控制了洛阳，司马颙算是又进步了一块。

司马越的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次创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将司马颖的大半力量掏空了。他讨伐司马颖的主要兵力是司马颖留在洛阳的五万人，此次对战主要死的也是司马颖的人。

司马颖虽然艰难平掉司马越的这次讨伐，但本质上是他的家底被熬干。

司马诸王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互杀中，终于快将家底抖干净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司马颖犯错了。他在核心力量已经不足的情况下，去招惹了幽州的一个大佬。一直完好无损在观望的幽州力量，被扯进来了！

两晋最强私生子登场了。

此时的幽州都督叫王浚，是当年告密曹髦搏富贵的王沈的儿子。王沈这辈子算是人生赢家了，利益至上的选择这辈子从未做错。但是，

---

① 《晋书·元帝纪》：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害。帝惧祸及，将出奔。

在他没法自主选择的地方，老天爷就不会让他这么称心如意了。

他在接班人问题上很不提气。

两晋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这帮机关算尽的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全都没得了好。

王沈的正室死活生不出来，妾也没有动静，他莫名其妙的一次激情后，一个地位卑贱的赵家媳妇反而给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王浚。

注意，是老赵家的媳妇，让他给忙活了。

那个时代，是极其看重出身的，虽然这孩子有他的血脉，但是这孩子也太惨了点儿。这就好比王沈这个大领导指着自己的接班人给别人介绍："这孩子他妈是我们家小时工，有一次给我收拾屋子时，我跟她谈了谈工作……"没法说啊！

王沈因此非常看不上这孩子。

但是，他看不上也没办法，王沈就一个哥哥，早早死了，绝户，他没法继承他哥的孩子。他自己别说儿子了，连个闺女都没生出来，连闺女的孩子继承自己爵位的可能性都没有。

其实，这个王浚是不是他的种都不一定，就那么巧？这么多生不了孩子的女人都让你娶家来了？不一定谁的毛病呢！

而且，史书中写得也挺坏的，再看看王浚的身世记载：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

史官说得很含糊，并没有完全给老王的生殖能力站台。

不管怎么说吧，能继承王沈爵位的都死绝了，就这么一个男丁！爱咋咋地！王沈也比较有性格：我这支绝了我也不要这野孩子！

王沈死后，剩下这帮没有继承权的亲戚们觉得老王这辈子获得的爵位还是很值钱的，不能就这么充了公，于是推举王浚这个野孩子继承

了王沈博陵公的爵位，拜驸马都尉。[①]

王浚野鸡化凤凰后做过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右军将军等，再后来又转任了东中郎将，到许昌上班。

当初用大棍子擂死司马遹，王浚是黑手之一。[②]

通过这次政治站队，王浚调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成了幽州一把手。这在当时各藩王主镇地方的大背景下很不简单。

这个时间段，是公元300年，山雨马上来了！

王浚到了幽州后，司马伦开始为称帝做准备，王浚看出了中原要乱，于是开始为自己打算。

他非常高明地玩起了通婚，跟邻居鲜卑人混得很不错，将闺女嫁给了段部鲜卑的老大段务勿尘和疑似乌桓部族长的苏恕延。[③]

没多久，司马伦称帝，司马冏三王逼宫，王浚没有理三王的讨贼文书，而是选择了观望。

这让镇邺城的司马颖很不满，打算出兵攻打王浚，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司马伦，这事就被暂时搁下了。[④]

司马伦被诛杀后，由于半路投诚的司马颙都获得了封赏，为了安抚没表态的王浚，也给了他一个安北将军。

城头变幻大王旗，司马家的这帮半大小子打成了一锅粥，王浚一直没表态，只知道司马乂被杀后王浚相当不平，史载："及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兴兵内向，害长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

---

① 《晋书·王浚传》：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拜驸马都尉。

② 《晋书·王浚传》：愍怀太子幽于许昌，浚承贾后旨，与黄门孙虑共害太子。

③ 《晋书·王浚传》：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

④ 《晋书·王浚传》：及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兵，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

由此也看出来司马乂的手腕。

整个中原的力量被这群司马的多次内斗损耗得差不多了，司马颖挟持司马衷后并没有安抚王浚缓一口气，而是突然想起来要办王浚了。

此时的政令已经是他说了算，因此，他派自己的心腹和演为幽州刺史，密令和演刺杀王浚，吞并幽州兵。[①]

和演勾结乌桓单于审登，密谋在一次春游后在蓟城南边的清泉刺杀王浚。结果天下大雨，兵器全部被打湿，计划失败。

北方气候干燥，多为复合弓，采用的动物胶和筋下雨天会变软，弹力下降，因而会严重影响射程和准度，后来蒙古南下时因为南方气候湿热，弓箭的射程一度只有七八米。

此次计划失败后，迷信的乌桓单于审登认为老天在帮王浚，于是决定反水，把和演的密谋告诉了王浚。[②]

王浚在权衡后最终决定反了，他选择了司马颖的政敌司马越一系。

王浚联合了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之弟），与乌桓单于审登起兵杀了和演自领了幽州。

杀和演后，王浚跟女婿段务勿尘、乌桓羯朱以及并州的东嬴公司马腾，共同起兵，大造攻城器具，率胡汉两万兵，讨伐司马颖。

完整的幽州力量和司马腾的并州力量（并不强），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兵武装终于加入战局了。

这是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刻：千年来，胡人的力量终于被引入中原了。

虽然，貌似王浚的战力并不起眼，两万人而已，但谁也没想到的

---

① 《晋书·王浚传》：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演杀浚，并其众。

② 《晋书·王浚传》：单于由是与其种人谋曰："演图杀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违天不祥，我不可久与演同。"乃以谋告浚。

是，这两万人一路如摧枯拉朽，开启了南下的杀神之路！

不仅仅是多次火并之后中原无兵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极其凑巧地在这个时间段也出现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发明之一——双马镫的发明，终于在这个时代基本成型了！（图 3-4 是后代经过改良的双马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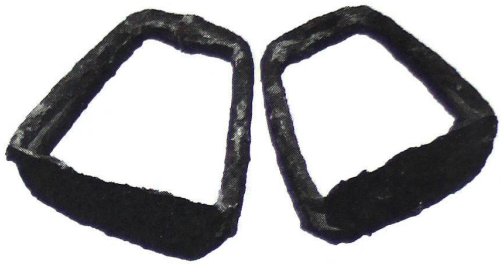


图 3-4　双马镫

七、所有咬死你的狼，都是你自己养出来的

司马氏这群败家子将中原祸害得遍地狼藉的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在汉化程度、入塞深度等方面达到了千年来的最高点，而且老天还本着要死你就死得瓷实点儿的原则，让游牧民族赶上了巨大的科技红利。

属于中国古代最伟大一档的军事发明——双马镫，完成了。

说马镫之前，要说下四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了。

在卫青、霍去病时代，中原政权跨时代地发明出了突骑战法，随后汉军对匈奴开始了降维打击。

自卫青开始，汉军的骑兵不再与匈奴人较量远射，而是将步兵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了过来，跟匈奴人玩肉搏来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所有的骑兵编队，组成冲击方阵，如步兵军团般成整齐建制地向敌人高速冲击！

这个跨时代的“突骑”战法的具体操作是：每个骑兵一只手挽缰绳，一只手将长矛或长戟夹在腋下，手腕攥住枪杆，利用马的冲击速度，击杀匈奴人。

汉人不再搞射箭比赛，而是利用中原政权的纪律性和武器的先进性组成骑兵方阵猛突草原民族。

是由强大的纪律性组成的军事方阵放大了中原民族的战争力量！论正规战争，匈奴怎么能和尸山血海中战斗了成百上千年的中原民族比经验呢？

基本上步兵的阵法、谋略、士兵的训练方式在汉朝时就已经很成熟了。跟草原民族比骑射，中原民族永远也比不上。但是，跟他们比纪律、比团结一致向前看、比集中调度，中原民族领先上千年！

中原政权是治理黄河的民族、是基建狂魔修筑长城的民族，是组织过百万军队参与战争的民族，是一声令下所有适龄男子驰援长平战场的民族。

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民族最令人害怕的战争力量从来不是个体的天赋异禀，而是成百上千人旗帜鲜明整齐划一所聚拢迸发出的恐怖力量！

草原民族因为草原的基因，打起仗来天生就是松散的个体在各自为战！他们令人恐怖的地方是高质量的骑射和便宜的战争成本。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阵法和纪律由步兵牵引到骑兵上呢？我们建立在马上的移动军团将弥平他们的个体优势，摧垮他们的生存力量！

在两汉三国时期，游牧民族看见中原政权其实都是腿肚子转筋的，因为这套突骑战法，少数民族根本模仿不来，它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七伤拳。

当时没有马镫，一枪捅过去有可能会出现要么兵器拔不出来，要么被巨大的后坐力顶下来的情况。

无论是哪种可能，对于游牧民族来讲，都是有违基因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就抢一把，没机会就跑，犯不上拼命，从来不觉得逃跑这事丢人，所谓“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打仗就是打经济成本，突骑战法对游牧民族来说战损率太高，不合算。而且更关键的是，由于突骑战法只能攻击一个方向，所以这需要组成编队一起冲锋才有杀伤效果。

自己一个人拿着杆枪往前冲，其实效果不大，还容易被人当靶子射。

游牧民族是无法组织出这种方阵编队的，就算组织出来，通常真打起来也都迅速四散奔逃了，因为谁也不想硬碰硬地打一场损耗率高的战役。

时代来到两晋，就好比当年“突骑战法”不需要练习骑射降低了汉民族的骑兵门槛一样，双马镫发明出来后，“突骑战法”的高伤亡门槛也开始降下来了，少数民族突然意识到，突骑军团也是能搞一搞的了。

来看一下双马镫的诞生过程。

由于使用突骑战法在捅死对手的时候会产生相应的后坐力，所以需要骑兵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消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

最开始的思路，是加高马鞍。

马鞍变高后，虽然被后坐力顶下去的可能性降低了，但骑兵上马又成了问题。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骑兵是要按着马背跳上马的。

这其实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老将廉颇为了证明自己威猛不减当年，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

这段故事仅为后世留下了“尚能饭否”的成语，却不知后面的那句“被甲上马”实际上是含有高技术的。

当时没有马镫，而且甲是很重的，能跳上马，廉颇以此证明自己的身手不减当年。

马鞍加高后，跳上去的难度变高了，因为腿要跨过高马鞍，那真

是一不留神就扯着蛋了。

平时上马还好说，踩个东西帮一把，要是真打起仗来被颠下马了，再想上去就得靠自己了。所以，当年的骑兵选拔跟今天的舞蹈学院一样，要看腿的长短。像孙权那种大长身子小短腿的，就无法入选骑兵战队。

与孙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二爷。二爷弄死颜良就是突骑战法的“刺”，二爷绝对是大长腿，多高的马鞍都不叫事。

为了帮助孙权这样的人在高马鞍的情况下上马，马镫作为辅助性工具，被发明出来了。既然是为了辅助上马，最开始马镫出现的形式，是简单金属环状造型的单马镫，就是为了方便踩那一脚上马。（有一种说法是马镫在东汉年间就已经发明，在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第六卷中，刊发了一幅东汉时武梁祠骑马者画像石的拓片，画像中骑者脚下有清晰的马镫造型，但马镫形制是极为成熟现代的踏板型，事后考证，该祠虽然始建于147年，但画像却出自清人冯云鹏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

到了三国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开始普及了。比较直接的文献例证是239年孙权的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已经年过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老英雄上马还能‘辄自超乘，不由跨蹑’，您就是活廉颇呀。”

此时上马已经有“跨蹑”了。（“蹑”为踩踏之意。）

最直接的例证，就是20世纪50年代，长沙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马和人骑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马身的一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但骑者的脚未在镫中，所以推测此时的马镫仍然是供骑手上马时用的，骑上之后就不用镫了。

但是，当骑手在实行突击战法的时候，一旦发现一只脚踩住单马镫能够更稳地坐在马背上获得一部分支撑力的时候，离双马镫的发明就不远了！

东晋时期，双马镫开始普及，像南京象山东晋墓七号墓，前后秦时期西安草场坡一号墓铠马陶俑出土的墓葬中，开始出现双马镫的造型。（上述关于马镫的内容，借鉴参考了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

当双马镫出现后，骑手可以不用一只手挽住缰绳了，两条腿踩着马镫夹着马肚子就可以驰骋，双手解放出来了！（见图 3-5）



图 3-5　北魏司马金龙墓骑马武士俑与双马镫

骑兵从此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杀敌单位。

过去的突骑战法，由于骑兵要一手控制缰绳，所以突刺的方向只有前面一个方向。现在，不仅杀伤方向开始多角度输出，连被后坐力顶下马的可能性都开始大大降低！

这也就意味着，突骑战法的伤亡属性开始降低，双马镫配高马鞍的技术革新，帮助少数民族克服了基因当中的恐惧。

再配合着北境异族对中原制度的学习和汉化的加深，突骑战法开

始逐渐对接到北境异族的武器库中！

骑兵如果仅仅是射箭，能量终归有限，因为射箭是冲不开步兵方阵的！只有冲开军阵，才能进行后面的砍瓜切菜！

强大的骑兵力量，开始正式帮助北境奠定三百年的武运基础！

王浚带着多民族成分的晋胡武装一路南下，司马颖派王斌和石超率冀州军力于平棘迎击，大战后，冀州军被击败。

邺城震动，大量的官僚开始逃跑，士卒离散，败象已现。按史书中的记载，司马颖其实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统治大厦却在并不沉重的打击后崩盘了。

自 301 年到 304 年，司马颖已经打了太多次的仗了。当年项羽百战百胜尚且一战而亡，司马颖穷兵黩武浪战的背后，其实就是将士兵所有的忍耐与士气一战又一战地透支光！

本来就都是兵户，本来就对战斗已经极度抵触，胡人南下的闪电突击开始让所有人胆寒。

大厦将倾，邺城告急。

在危急存亡之秋，拉开“五胡”南下大幕的第一位时代人物站出来了。

“现在幽、并二镇骄横强暴，让我回去召集我的五部人马共赴国难！”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继鲜卑乌桓开始入中原后，另一支古老的力量也要解除封印了。匈奴人终于要在这片祖祖辈辈被剥削了数百年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故事了！

由于东汉中后期南匈奴单于一系的威信被朝廷彻底打掉，南匈奴已经失去了对匈奴族裔的统治权，屠各部经过了近四百年的辗转，终于在魏晋禅代时期达到了作为匈奴民族代言人的权势顶端。

但是，又没什么可自豪的。

西晋对匈奴进行了拆分，每一部都给派了都尉，各部的汉都尉直

接指挥士兵，匈奴还怎么蹦跶啊！

再这样定居下去，过个一二百年，匈奴人就该和并州人慢慢同化在一起了。因为纸张逐渐普及了，知识的传播在加速，过去杂居难以融合的巨大难题开始被撕开了口子，匈奴这个民族在时间的推移下也将从历史舞台上彻底销户了。

但是，老天爷在扇司马家耳光的时候，还是给了匈奴人戏份，派下了刘渊这个奇男子。

刘渊自幼聪慧，文武俱佳，长大后仪表魁梧，身高八尺四寸；须长三尺多，似关公再生；胸口三根红色毫毛，长三尺六寸，类孙悟空转世。

著名相师崔懿之、公师彧等见到刘渊后都非常惊奇并大为宣传：此人之相从未见过，必是大人物！

魏晋交替之际，刘渊的父亲刘豹开始大发神威，将匈奴五部统一为了一部，刘渊因此成了晋的人质。

再后来，太原王氏的王浑多次在司马炎面前推荐刘渊，说这个人是大才。

司马炎见过刘渊后，长了一双大长胳膊具有帝王相的司马炎对王济说："你爸给我推荐的那个刘渊不得了，从容颜、仪表来看，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都不能高过他！"

王济说："不仅是相貌，刘渊的文武才干超出由余和金日磾很远，陛下您若能委任他统领东南地，吴地咱早就平啦！"

刘渊人生第一次被拉上了历史舞台，但在候场门前被撅回来了。因为司马炎旁边的亲信孔恂、杨珧说："刘渊此人大才不假，但您最好别重用他，他如果得到了权力必成大气候，他要是渡江后不回来，可比吴难对付多了。"

后面的这句话，直接列原文让大家感受下："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从理论上来讲，说出这种话更多是出于党争的原因。因为当时西晋的武运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胡人去长江流域作战，纯属当炮灰。还担心他割据？他连船怎么划都不知道！

这本来是个挺好的建议，调少数民族去打江东，打死反贼平外乱，打死匈奴平内患。

之所以列出那句原文，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那句耳熟能详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对北方异族的提防和看不起是当时人的常态，但令人觉得反常的是王浑、王济父子对刘渊没完没了的赞美。

这可是海内高门的太原王家！为何会对刘渊如此推荐呢？从侧面可以挖掘出来一条隐藏的线。

屠各部落之所以能够迅速一统匈奴，除了之前说的那些民族内部因素外，其实和太原王氏在背后撑腰有着巨大关系。

大家记住一个永恒的道理：在你的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任何心腹巨患，都有着你自己人出于种种原因下的支持与为其撑腰。

很多时候，敌人真的不在外部。屠各雄起如此，淝水战后前秦遍地复国如此，安史之乱如此，努尔哈赤崛起亦如此。

狼，都是你自己养起来的。

匈奴被曹操拆分为五部之后，很大一部分居住于晋阳附近。[①] 这和太原晋阳的王氏，开始产生了交集。

太原王氏是军功起家，祖上第一代王柔担任东汉护匈奴中郎将，王泽为代郡太守。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魏武分其众为五部……然皆居晋阳汾涧之滨。

第二代的王昶是司马家铁杆，当了荆州的都督。

第三代的王沈当过各地军区都督，最后升为骠骑将军；王浑平吴时是东部总指挥。

王家在由地方豪族升为一流高门的过程中，一直没丢下军功之路。这让太原王氏的家族基因中就和屠各有亲近的可能。

还记得当年邓艾上书说屠各刘豹是重大威胁时的那句话吗？“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邓艾的意思是，现在的“胡汉”杂居不是个好事，汉人跟这帮匈奴人在一起都待野了，给那帮蛮夷输送友谊弹药呢！

旁敲侧击，其实就是在说太原王氏。

屠各刘氏和太原王氏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刘渊他妈死的时候，已经官居司空的王昶前来吊丧。[①]

刘渊成人后，王昶子王浑拿刘渊当哥们，还令儿子王济来拜见，与刘渊相识。[②]

要知道负责匈奴的并州刺史是什么品级？四品而已。匈奴首领之子，得到大晋一品高门的如此优待，仅仅是因为这孩子非常优秀吗？仅仅是因为对他屠各刘家很敬重吗？

怎么可能！

要知道，匈奴单于几百年来都被护匈奴中郎不正眼看，想骂就骂，想杀就杀，到魏晋时待遇还不如汉朝呢，还记得西晋朝堂上对他们的称呼吗？那是“丑虏”和“群丑”啊！

两晋的历史为唐代所修，相隔久远，每到细节之处通常就说不清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韶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

② 《晋书·刘元海载记》：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楚。从常理来讲，高阶层厚待低阶层的可能性通常只有两种：

1. 要么拿他当刀。

2. 要么靠他牟利。

屠各刘家的会来事和会走上层路线，一定在很多方面满足了并州高门和豪族。

以太原王氏为首的高门对屠各部的厚爱与照顾，很大程度上帮助屠各迅速崭露头角，统一了匈奴族裔。

异族之间，绝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谊，所有的相交条件都是利益互换！

其实不光王家在屠各那里得了巨大好处，当时并州的所有官僚对屠各刘家似乎都愿意说几句好话。

西北的秃发鲜卑杀秦州刺史胡烈和凉州刺史杨欣，闹得西北大乱，弄得司马炎很着急。

上党李憙说："陛下您若是真的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众，让刘渊带着他们出征，西北的边患根本就不叫个事！"

孔恂说："你这办法有后患。"

李憙怒了，说："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瞅瞅这背书。）

孔恂回答道："刘渊若是能够平定凉州，斩杀树机能，恐怕凉州境内又要乱了，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

再后来，齐王司马攸也发现了刘渊，对司马炎说："您如果不除掉刘渊，恐怕并州是不会安定了。"[①]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

但在太原王浑的多次维护下，司马炎并没有杀刘渊。[①]

屠各刘氏后来在西晋走上层路线达到什么地步呢？太康末年，也许是太多人对司马炎说刘渊的好话了，刘渊居然被任命为北部都尉。

当时阉割匈奴的关键一步，就是晋都尉掌兵，是五部实际的隐形老大！

都尉一定是汉人！但在屠各已经一家独大之时，刘渊居然做了“北部都尉”！这就相当于本来链子就已经快拴不住他了，西晋还把打开链子的钥匙给他了！

随后史书记载了刘渊的巨大影响力，他在任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不光是刘渊，他的儿子刘聪也做到了“右部都尉”的职位！史书中也写得很明确：刘聪“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

屠各人能到这个位子绝对是内部有“坏人”啊！

这是权力游戏的规则，看政权发展与兴起一定要参考这个角度。

290 年，司马衷继位后杨骏滥发好处，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汉光乡侯。

司马炎在生命尽头时已经不是明白人了，他走后，西晋官僚就更是糊涂蛋了，刘渊居然拿到了五部最高领导的官方认证，成为匈奴五部自治州的实质上的一把手。

又过了十年，刘渊基本上做好了以“屠各部”为最豪贵，匈奴各部落参股的大融合。

元康末年，因为部族有人叛逃出塞，刘渊被免官。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

元康年间为291—299年，元康末年大概率是指298年或299年，刘渊的五部都尉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被找借口拿下了呢？为什么贾南风这个时候才动刘渊呢？

因为297年王浑死了！

王浑的儿子王济也早于王浑死了，刘渊失去了朝堂上最大的保护伞，所以很快他就被拿下了！

上层没有人，天上地下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并州高门不会知道，你现在得了多少好处，将来你们的后代在自己的家乡就会被人家屠戮得多么悲惨！

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末日之前，无论司马家再怎么想挽回，再怎么重新布局与调整，历史已经不会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刘渊早已完成对匈奴各部的整合！刘渊又找了司马颖的关系走门路，司马颖上表荐刘渊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风云突变，天下开始剧烈搅动，司马伦篡位了，紧接着就是诸王混杀。

司马颖因此并没有将刘渊放回去，他对并州匈奴是有期待的，抓住了刘渊，就抓住了五部。

刘渊比较悲催，他要是早知道司马家马上就互相砍杀了，自己就在老家老实待着了，毕竟自己马上就能独立创业了！

但是，这种阴差阳错反而也有好处，因为早冒头的通常都完蛋得早。在司马家混战初期，匈奴五部还明显不够汉兵打的！

随着司马家混杀的加剧，过去被汉民族踩了四百年的匈奴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匈奴此时的高层刘宣等人密谋："我们早就失去了祖辈的荣光，魏晋两朝，我单于虽有虚号，但无尺土之业，都成人家的编户了！现在天赐良机，司马氏骨肉相互残杀，天下鼎沸，我们建立国家、复兴祖业的

时机到了。刘渊的相貌、才能超人绝世，如果不是上天要光大匈奴，不会派下这种人物的！”①

五部内部开始秘密准备起事，派呼延攸到邺城将密谋告诉了刘渊。②

刘渊也看出来天下即将大乱，于是请求回故地参加葬礼，但司马颖没放人。刘渊于是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秘密招集五部和宜阳诸胡，等他回去。③

在司马家多次会战后，司马颖拿下了皇太弟的位子，任命刘渊为禁军屯骑校尉。

半年后司马越北伐，司马颖命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艰难平定司马越后，司马颖封刘渊为冠军将军、卢奴伯。

直到王浚南下而来，情况危急，司马颖撑不住了，刘渊开始做广告了。

刘渊说：“现在幽州、并州二镇跋扈，众十余万（吓唬司马颖，北军就两万人南下），我怕弄不过他们啊，让我回老家带五部屠各来为殿下共赴国难吧！”

司马颖问：“五部的人马会来吗？即便能来，鲜卑、乌桓据说很猛，你打得过吗？我想护送皇帝回洛阳避其锋芒，接着再告示天下，号召平叛。”④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② 《晋书·刘元海载记》：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

③ 《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④ 《晋书·刘元海载记》：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

刘渊劝他别走，说：“一走就是示弱，洛阳也不是您的大本营，东胡根本就不是我们五部的对手，请您守住邺城，我用二部摧毁司马腾，以三部之兵杀王浚，您就信我吧！”

司马颖最终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放人！

刘渊拿到了官方任命西出邺城。

至此，龙归大海。

八、刘渊吃透了政治运行的规律

刘渊自邺城归来后，刘宣等人为刘渊上了大单于的称号，二十日内聚众五万，定都离石。

继鲜卑、乌桓后，匈奴人也正式加入了。

刘渊并没有食言，他派左於陆王刘宏率精骑五千前去跟司马颖部将王粹会师，阻截最近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但还没赶到，王粹就被司马腾击败，并州军杀出了太行山，刘宏于是撤了回来。

刘渊还没来得及加入战局，王浚、司马腾联军南下之势已经不可阻挡，兵至邺城。大量的官员开始跑路，士兵开始逃散。

明白人卢志劝司马颖早归洛阳，当时，司马颖手中还有最后的一万五千人。如果此时司马颖带着这一万五千人回洛阳，仍然有参与赌局的筹码。

到了开拔时间本来就要走了，司马颖他妈突然舍不得离开，司马颖也就没主意了。

北境的骑兵突然兵临城下后，最后这一万五千人也都吓跑了，司

马颖仅率左右数十人带着司马衷逃向洛阳。[①] 司马颖彻底输光了他的所有筹码。

王浚进入邺城后，北境流氓军开始了烧杀淫掠。

作为军费，为了方便鲜卑人痛痛快快地抢女人，王浚下令谁家敢私藏女人就地处斩，规规矩矩地让鲜卑爷们挑，于是八千多不听话的人被屠杀于易水之中。[②]

史载“黔庶荼毒，自此始也”，北境异族对汉民的荼毒就此拉开了序幕。

司马颙照例派了张方率两万人打着救司马颖的旗号到了洛阳，消息传过来了，别动了，司马颖正率领“高达数十人”的河北战队朝洛阳奔来。

司马颖逃到洛阳后正式退出军事竞赛，张方拥兵控制了朝政，至此，司马炎这一支所有有实力的后人，除了傻子皇帝之外，都完蛋了。（见图 3-6）

整个中原，在混战了四年后，唯一还有实力的，只剩下关中的司马颙了。

张方是司马颙当河间王时从当地选出来的兵，因一路勇武而被提拔上来。史载“世贫贱”，大概率是兵户。这种出身以及当时的阶级压迫惯例，导致了张方对于统治阶层的仇恨其实并不比被欺凌的异族少到哪里去。

张方突然间在洛阳“无敌手”后，作为政府军，展现出了极强的土匪军素养，开始了烧杀抢掠，无所不尽其能地报复社会。

所有愈演愈烈的兵荒马乱，到最后就是动物世界。没有下限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七》：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颖遂将帐下数十骑与志奉帝御辇车南奔洛阳。

② 《晋书·王浚传》：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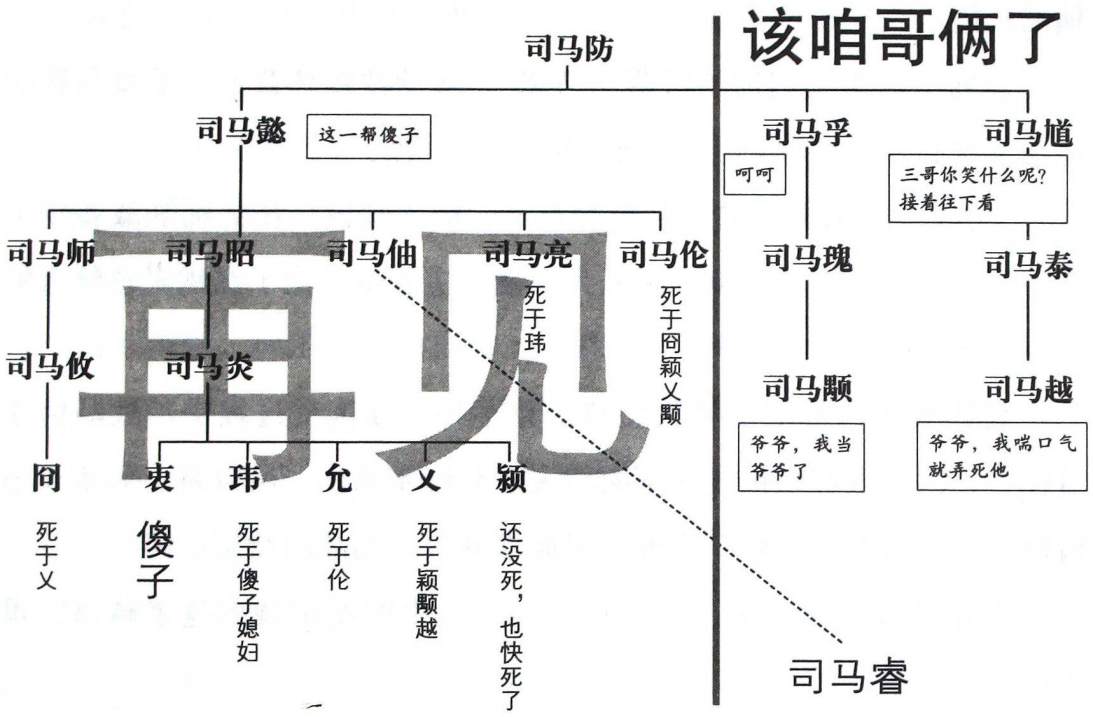


图 3-6　司马炎诸子的结局

洛阳被抢空后，张方决定回关中老家，最开始打算抓住司马衷迁都，但怕官僚集团不同意，于是要求司马衷出来祭庙，打算在司马衷出皇宫后劫持他，但司马衷神奇地表示：我不同意。

十一月乙未，张方决定来硬的，引兵入殿抓司马衷。司马衷优雅地飞奔到了后园的竹林中。士兵们在捉迷藏后将他逮出来囚在了车里，司马衷哭了。这个傻子啊，别管是真傻还是假傻吧，总之挺可怜的。

张方把宫女和宝物打包装车，随后率军向后宫“疯狂扫射”。当时搜刮到了什么程度呢？关中军洗劫了所有的仓库，连流苏、武帐都割下来做马幭（鞯 jiān）了，史载：“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

继董卓洗劫后时隔一百一十五年，洛阳再次被洗劫一空。

在这里要专门说一下突骑战法开始大规模地加入到战争当中。当时史书记载的张方手下有五千骑兵，兵器是“铁缠槊”，就是拿铁丝缠

柄的长槊。[①]

前面所说军士们抢的所谓“马帩”，就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与革制品。特别说下，“马帩”并不是“马铠”。

“马帩”本来更多的是装饰性意义，但“马铠”作为稀缺战备物资并不容易得到，骑兵们争割帐幕为马帩，主要也是为了在越来越频繁的战争中多给战马一些保护。

突骑战法通常用于骑兵突破步兵军阵，在这个过程中，战马由于目标大，因此很容易被步兵军团的飞箭和枪矛杀伤。所以将士们争先恐后地收集“流苏、武帐”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战略物资。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骑兵兵种在战役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

注意，此时张方还是有至少五千骑兵的家底的，整个西北军的骑兵数量肯定远不止这个数字。

骑兵也从来就不仅仅是北境异族们的专属，司马乂在和司马颖对战的时候，司马乂可以奢侈地整编出数千匹马绑上大戟前去突阵。[②]上一次这种造型，是田单复国时的火牛阵。

为什么要这样子作战呢？因为司马乂要一挑二，西面对七万关中军，东面对二十万河北军，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突骑战法对于骑兵的战损率又太高，所以退而求其次，直接拿战马进行突阵，洛阳是有大量战马储备的。

后面的狠人石勒，是从西晋河北的军马场参加乱世大战的。

---

① 《太平御览·兵部八十七》：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七》：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军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

武德充沛的汉民族从来就没有忽略对于骑兵的使用，咱们的技战术打法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大汉当年靠着卫青、霍去病的突骑战法横扫大漠无敌手。

光武中兴幽州突骑横扫天下，北境高调宣称上谷、渔阳有资格选择自己的未来。

魏武挥鞭，虎豹骑在白狼山一战斩蹋顿。

后三国时代，整个东北亚在毋丘俭的东征下瑟瑟发抖。

双马镫本来可以是华夏汉民族称雄东方的伟大发明，因为有了双马镫，突骑战法的战损成本进一步降低，人口基数更大更不缺人的汉民族没有理由不称雄东方。

但很遗憾，赶上了司马家族。

“士家制”的日渐朽烂配合着司马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毁灭大混杀，华夏大地没兵了。

在小冰期的配合下，北境异族在这个时间段开始胡马南下，这也意味着华夏汉族在以后三百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北方的马源地。

这三百年中没有马，导致了汉民族开始艰难的、充满血泪的“以步制骑”。魏晋兵户的卑贱化，更加导致了汉民族对于军人职业的厌恶与逃离。双料叠加下，汉民族的武勇气质被慢慢地扭转。

千百年来，多少人将汉人文弱摆在嘴边。但秦汉熊烈之时，群胡尽扫，万藩内附，只不过在西晋时让少数民族钻了空子，从此失去了马源地，演化出了蝴蝶效应……

双马镫改革后的骑兵，有以下四个意义：

1. 意味着超级强力的冲击战法。

2. 意味着千里奔袭的战术灵活性。

3. 意味着对步兵的后勤线路可以没完没了地袭扰打击。（因此后面南朝往北打时极度依赖水路运输，但少数民族又在河道上游搞各种各样

的“淤堵”措施。）

4. 意味着走一路抢一路的低成本后勤优势。（步兵所到之处敌境通常已经坚壁清野，骑兵则靠着超强的机动性能够在百姓转移财产之前进行打击，所以后面北朝南下通常不太考虑成本问题，但南朝北上则变成了不可承受的财政之重。）

再想夺回北境，千难万难啊！

司马诸王啊！说司马家于汉民族，是千古罪族之首不为过啊！

西北军在临走时，已经被董卓附体的张方还打算放火烧了祭庙和皇宫，断了人们回洛阳的念想。卢志站出来说：“董卓当年烧了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你快别发神经了！”

洛阳因此又艰难地活了几年。没错，洛阳的劫数到底是没躲过去，每逢改朝换代，洛阳没有悬念，是必然被烧的城市。

十二月，司马衷一行来到长安。

司马颙废了司马颖这位皇太弟，立了司马炎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随后选置百官，改秦州为定州。

至此，皇权又来到了司马颙手中。

司马孚的这一支，貌似得到了司马家的权力。但是，当司马颙睁眼看关东的时候，发现情况真的不容乐观。

十二月丁亥，司马颙下诏，召司马越来中央当太傅。命高密王司马略为镇南将军兼司隶校尉，暂守洛阳。命东中郎将司马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守邺城。

越、略、模，这三人是亲兄弟！

司马家互杀到了最后时刻，一锤定音的关键因素又出来了：你有多少亲兄弟！

司马颙爷爷司马孚的这一支，到了孙辈的时候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断子绝孙现象。目前在台面上的仅有两人：守关中的司马颙和徐州都督

司马楙。

司马懿四弟司马馗这一支，虽然司马馗就生了三个儿子，但是到了孙辈时，神奇的是，竟有五个孙子身居高位！

司马越，不用介绍了，战败后回到封国。

司马腾，自贾南风倒台后为宁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

司马模，在司马颖被王浚狂屠后，司马越因为北境的王浚和司马腾是自己人，根本不经过朝廷任命，就派四弟司马模去接手冀州的乱摊子，以填补权力空白。

司马略，具体上任时间不详，但历任散骑黄门侍郎、秘书监，此时出为安南将军、持节、都督沔南诸军事。

司马虓，在司马冏将豫州军带到中央后，替司马冏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许昌。（见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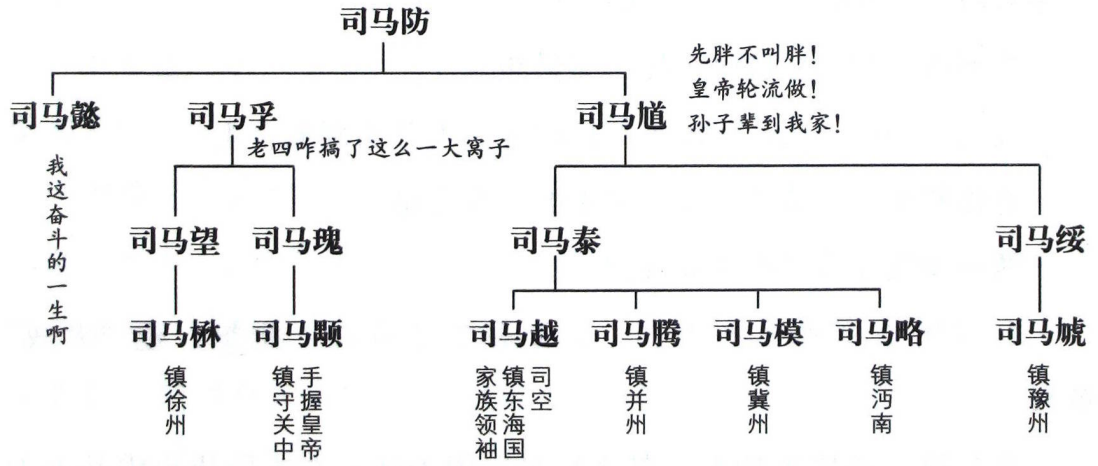


图 3-7　司马馗居高位的孙辈

为什么司马越在河北都战败了，都回到封国蛰伏了，司马颙还是要讨好、安抚他呢？

别看中原王朝的家底现在基本都打没了，但烂船还有三斤钉呢！司马越有四个兄弟出镇地方，而且连成了一片，司马孚这一支的哥俩却

被分隔开了，形不成合力。

史书明明白白写了司马颙在讨好司马越及其兄弟们。[①] 司马颙把已经落入司马越手上的冀州和政治中心洛阳以官方名义送给了司马越及其兄弟，算是重大示好，打算把司马越引回中央。

但是，司马越的两个弟弟高高兴兴地接受任命了，司马越却没来。司马越作为家族舵手，在预谋下一次的反扑。

来看一下八王之乱打到 304 年年底时的中原概况。

自 301 年司马伦小丑跳梁，四年时间，司马懿这一支基本上祸害光了整个中原的家底，随后全军覆没。当年作为军力三大巨头的中央军、豫州军区、冀州军区灰飞烟灭了。

并州司马腾、豫州司马虓、冀州司马模、洛阳司马略，整个被打烂的中原基本落入了司马馗这一支比较远的皇亲手里。

别看关中军掌握皇权，但同样并不乐观，司马乂爆发小宇宙的那一年对西北军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

荆州战区的刘弘艰难平掉了张昌叛军。

北境幽州的王浚作为鲜卑乌桓的老丈人开始割据自主。

青徐和扬州是最后没加入进来的西晋力量。

两个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

1. 四川被李雄（李特子，李特去年已战死）割据，建“大成”政权。

李特这帮流民军始终没怎么提过，因为他们在这段历史中并不太重要，只是局部的乱象，这个政权在成立之后跟外界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只剩下自己人的内斗。再提它得等四十年后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邺，越使模镇之。以四方乖离，祸难不已，故下此诏和解之，冀获少安。

这个政权存在的最大历史意义就是给东晋的一个著名权臣点炮用的。

2. 刘渊开创了“汉”。

这么正宗的名号，现在成了匈奴人的招牌，好讽刺啊！刘渊的“匈奴汉”也是这个时代真正闯开局面的第一个少数民族。

刘渊回本部后没多久司马颖就兵败如山倒了。

刘渊听到消息后说：“那半大小子不听我的，还是逃跑了，真奴才也！不过我答应他了，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讨伐鲜卑。

刘渊这种“义气”的行为，被下属们迅速找了台阶。

刘宣等人开始说话：“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当年咱右贤王刘猛就一怒之下起义了，但当时晋朝还很厉害，刘猛死得真叫耻辱。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您大德大行，为晋人所服，今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桓正应该作为我们的后援，怎么能结仇阶级兄弟反而去救世仇呢！现在上天假手于我大匈奴拯救世界，不可违天意。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您别再疑虑了！”

刘渊马上就坡下驴，表示：“说得好！咱们既然能当高山峻岭，为何要当个小土包？帝王宁有种乎！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天下德者居之。现在咱们十多万人的队伍，上可成汉高祖之帝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认可我们，但汉是老牌政治招牌，刘备当年以一州之地尚且抗衡天下，我是汉朝的外甥，怎么就不能把这天下接过来呢？”

刘渊的开国纲领是：汉匈之间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万古长青，早年我们就是通婚的亲戚，我是刘汉的外甥，汉朝的统序，我们匈奴人继承了！

后世对于刘渊的政治纲领更多的是笑他天真，并对此不屑一顾：

你以为你靠着可怜的血缘关系就能承接过来“汉”的政治招牌吗？你是异族，凭这一点你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汉民族的认可！

但是，这个看上去并不高明的动作却恰恰是刘渊已经深刻明白政治运行规律的一个表现。

作为扛起“五胡”第一棒的刘渊，此时前路是一片漆黑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没有一个靠谱的政治纲领，是无法入主中原进行融资的。

胡人亦可为天子的政治概念还没有演化出来，此时刘渊对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靠拢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而且不要以为刘渊张嘴就来了，为了继承这个政治招牌，刘渊甚至对族谱进行了篡改。在诸多史料的记载中，刘渊是屠各族裔。

《晋书·王弥传》中，王弥在刘曜火烧洛阳后大怒道：“屠各傻老帽！”[①]

《晋书·李矩传》中靳准称刘渊为“屠各小丑”。[②]

再比如《晋书·刘琨传》的“屠各乘虚，晋阳沮溃”，《晋书·刘曜载记》的“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魏书·卫操传》中的“屠各匈奴刘渊”，《南齐书·魏虏传》中的“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

这也就意味着，刘渊并非南匈奴后裔，跟汉朝其实没有亲戚关系。

但在《晋书·刘渊载记》中，对于刘渊的记载却是冒顿之后，明确地写了他和大汉的亲戚关系，属于南匈奴直属一脉，他爹刘豹是羌渠

---

① 《晋书·王弥传》：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二》：刘渊，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

之孙，于夫罗之子。[①]

前面我们详细说过，自东汉后半叶起，护匈奴中郎将陈龟因为南匈奴叛乱所以逼死了南匈奴的单于和左贤王，从此南匈奴的单于世系就乱了！

144 年，东汉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没两年兜楼储死了，147 年继位的新单于是一个世系史书无载的叫“居车儿”的人。

179 年，传到居车儿的孙子呼征时，护匈奴中郎将张修杀了呼征，直接就地立了右贤王羌渠为单于。

南匈奴的单于世系早就乱了，南匈奴在匈奴民族内部的名声也是比较臭大街的。后面统一整个匈奴的是刘渊家族的屠各部。

刘渊之所以会篡改族谱冒充南匈奴的后裔，本质目的就是演给汉人看的一出戏，并在北境内附的数十万“杂胡”之中率先树立起胡人的政治高度。

“屠各”是和“汉”贴不上边的。屠各也许部族强大，但却并不比别的少数民族高到哪里去！但是“南匈奴”却有着可以追溯的政治血缘高度，哪怕它牵强，但却是一个可以说服人的逻辑。

围绕着这个逻辑闭环，就可以走出创业的第一步，靠着它进行政治融资。

什么叫政治人物啊？刘渊就是！

刘渊称汉王，追封刘禅谥号为孝怀皇帝，另建三祖庙（刘邦、刘秀、刘备）和五宗庙（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立其妻呼延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

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刘渊将自己在洛阳当人质的数十年所学的能耐施展了出来，搭建出了中原政权的雏形。

任何新事物的发展，本质上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中迭代。不能因为它的雏形可笑，就忽略了它的历史意义。

刘渊此时此刻貌似“很傻很天真”的做法，却是胡人政权开始创造性地在华夏大地上深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尝试。

与此同时，“很精很聪明”的司马家族互杀仍未结束。因为，司马孚一支和司马馗一支的手中还有最后可怜的筹码！

只要手里还有最后一个子儿，我不把他拼光就不配叫司马家的孝子贤孙好儿郎！

毕竟，一切皆有可能！

毕竟，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毕竟，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

九、神龙尽死，永夜将至

305年七月，蛰伏了整一年的司马越传檄山东各镇、州、郡，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要讨伐司马颙了。

这可吓坏了之前押错注的司马楙。

司马越的东海（今山东郯城）封国，离徐州都督司马楙的下邳相当近。

司马越去年七月战败后，第一时间投奔了徐州军区的司马楙，但当时司马颖大胜，把惠帝都给扣下了，大有登基坐殿的趋势，所以司马楙拒绝接收，司马越只好狼狈地逃回封国。

按理讲司马楙做得没毛病，你是落水狗，我还搭理你干什么。但他没想到他所处的时代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楚汉争霸，动不动世界老大就换一个来回。

司马家的互杀链条内卷得越来越快，在河北艰难平叛的司马颖其实是吐干净了最后一口气，随后鲜卑姥爷王浚站队司马越，联合司马越的二兄弟司马腾南下狂屠了邺城。

司马越又紧急布局老四司马模去接手冀州，仅仅一个季度，局势就颠倒过来了。

司马楙过年时惊恐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司马越兄弟连的包围圈。

如今司马越时隔一年卷土重来，司马楙怂了，听从了长史王修的建议，将徐州让给了司马越作为缓和双方矛盾的见面礼，自己被司马越安排领兖州刺史去了。[①]

司马越收兵徐州后气势再涨，被一群兄弟们和鲜卑姥爷王浚共推为盟主，大量的士族集团开始投奔司马越，而并非惠帝所在的关中。[②]

司马越为盟主后，率三万人从下邳进驻萧县，任命司马虓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将军、持节，领豫州刺史，从许昌进驻荥阳，准备往西打。

因为要往西打，司马越需要豫、兖二州的后勤保障，所以司马越命司马虓接过来豫州刺史，随后命原来的豫州刺史刘乔去当冀州刺史。结果刘乔不服，派长子刘祐率军在萧县的灵璧（今安徽濉溪县西）布防，阻击司马越。

刘乔这个豫州刺史比较特殊，按理来讲他手中应该是没有兵的，但他当初被下派到豫州是带着任务的，要配合荆州的刘弘去收拾张昌的叛乱，所以被封了左将军，他应该是和豫州都督共分豫州兵权的。[③]

但豫州的士兵底子很薄，因为之前都被司马冏带到洛阳了，刘乔手中的兵大概率都是新招募的，而且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刚刚在徐州收兵的司马越处理这个突发事件应该并不困难。

徐州军区之前没有加入过战争，实力不强，只有不到三万人，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八》：东平王楙闻之，惧；长史王修说楙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兴义兵，公宜举徐州以授之，则免于难，且有克让之美矣。"楙从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八》：是时，越兄弟并据方任，于是范阳王九虎及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越辄选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③ 《晋书·刘乔传》：张昌之乱，乔出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与荆州刺史刘弘共讨昌，进左将军。

总归是一支完整的力量。

但是，司马越面对刘乔儿子的阻击相当现眼，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表现得像个草包，大军过不去。

结合司马越一生战无不败的作战记录，基本上可以证明他的军事水平极低。但是，偏偏是这个业余军事爱好者的阴谋家终结了八王之乱。

时无英雄，竖子成名啊！

在豫州出了问题后，司马越前进道路上的兖州也有了变化。司马楙到了兖州就做各种薅羊毛的事，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身处前线的司马虓派手下苟晞前往兖州把司马楙替下来，命司马楙去青州。

司马楙不干了，他才不去青州呢，因为他的封国就在兖州，属于高级地头蛇。看到司马越如此脓包的作战表现，司马楙开始跟刘乔合流共反司马越。[①]（见图 3-8）

九月，已经翻脸的豫州刺史刘乔偷袭了司马虓的大本营许昌，司马虓手中兵力空虚被破城，军司马刘琨和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援不及，家眷全都被刘乔抓走了。

散地则无战，更不要说家眷都被刘乔抓了，司马虓和刘琨等人渡过黄河投奔河北而去。

此时河北也是一团乱麻，还记得当年司马颖是怎么输光筹码的吗？

大量的士兵并没有战死，而是被吓跑了，后来这伙武装在司马颖的部将公师藩等的带领下集结成了盲流团伙开始攻陷郡县，接连杀掉阳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张延等，在攻打邺城之时被司马模击败。

---

① 《晋书·竟陵王楙传》：范阳王虓遣晞还兖州，徙楙都督青州诸军事。楙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豫州刺史刘乔相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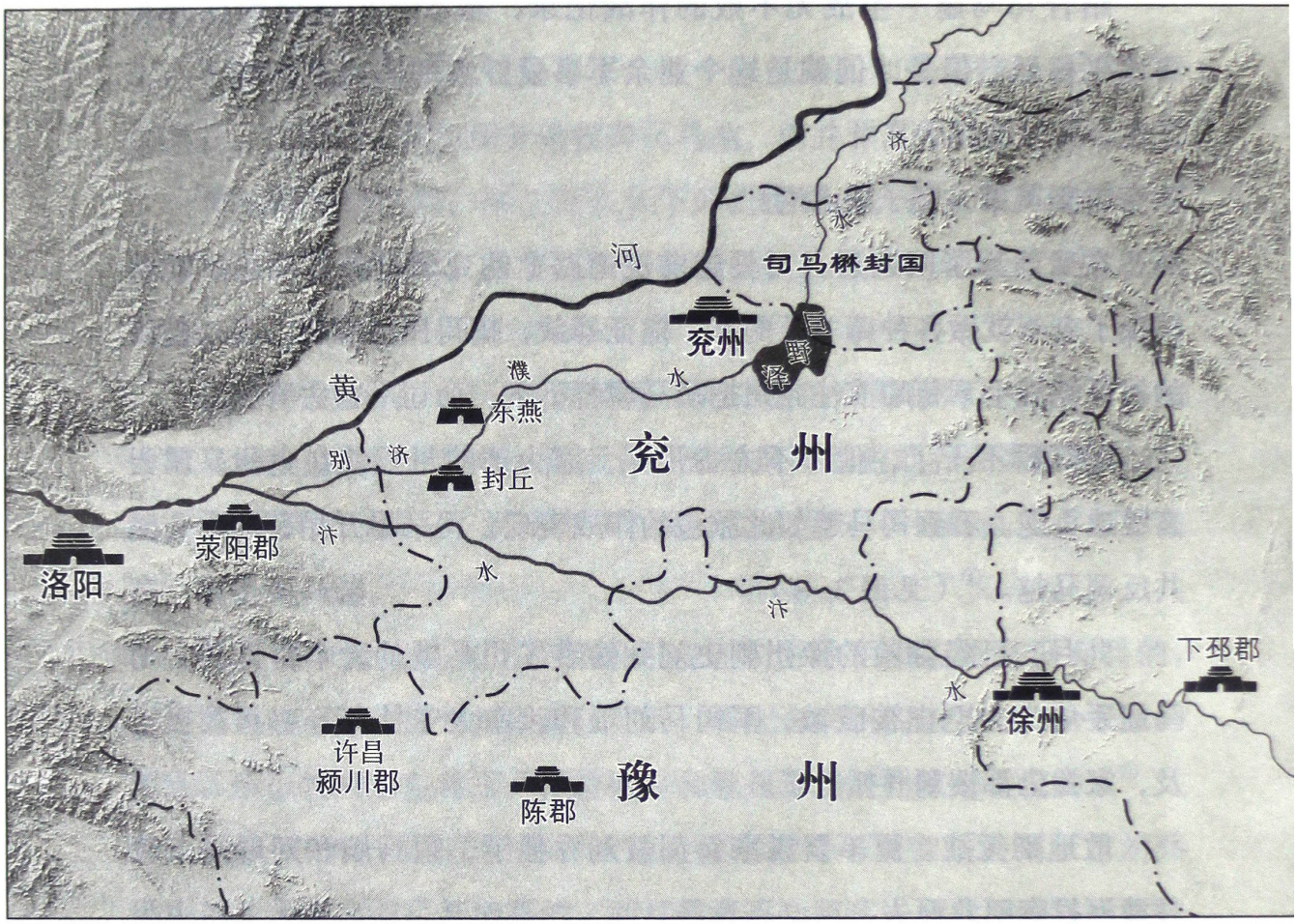


图 3-8　司马楙封国示意图

九月，公师藩卷土重来，又流窜到了平原和清河二郡，接连杀其太守王景、冯熊。

司马越联军要打过来的消息传来后，司马颙心里比较虚，听说司马颖旧将闹腾得声势挺大，于是决定放司马颖回邺城，让他阻击一下司马越联军。

安排司马颖挡枪眼后，冬十月丙子，司马颙官方下诏命荆州一把手刘弘、沔北一把手司马释等各带武装去许昌和刘乔会合。

司马颙开始令所有能动员出的力量来帮他打擂台了，但是他自己却面临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诏书传到荆州，荆州一把手刘弘没搭理他。

整个荆州与沔北已经被刘弘统一，早在诏书到来之前，司马颙要求共同起兵的平南将军司马释已经被刘弘赶出了宛城。[①]

刘弘先是写信给刘乔和司马越，劝他们和解，两人都不搭理他。刘弘又上书司马衷说："陛下应下诏，让各方消除猜忌，老实待着，擅动兵马者，天下共击之。"

司马颙继续以沉默表态。

在一通没人搭理之后，刘弘觉得司马颙的台柱子张方性情残暴，因此押宝司马颙一定会失败，于是站队了司马越，遣参军刘盘为都护，带领荆州军前来参股。[②]

在失去荆州的选票后，司马颙的手下大将张方貌似尾大不掉，不听话了。

张方对司马颙说："现在我手里有十万人，让我带着皇帝回洛阳

---

① 《晋书·惠帝纪》：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

② 《资治通鉴·晋纪八》：刘弘以张方残暴，知颙必败，乃遣参军刘盘为都护，帅诸军受司空越节度。

吧，您在关中好好待着，我北上宰王浚去！”

张方要么自己脑子有问题，要么是拿司马颙当傻子。他可能让你带走家底和皇帝吗？就算你忠贞无二，你北讨王浚万一输了呢？就算你赢了王浚，你不过就是变成第二个王浚，你北上幽州，谁来保卫洛阳和关中？

司马颙表示：“你快哪儿凉快就去哪儿待着去吧。”

这最后一波的司马家族约架，等同于菜鸡互啄。

司马越军团因区区刺史刘乔的不配合导致前期相当被动。司马颙军团也没有展现出“挟皇帝而令天下”的政治至高风采。

这个时候，终结这个时代的突破点入局了，终结八王之乱的，与其说是司马越，倒不如说是北境的骑兵团。因为如果没有鲜卑南下，司马家这最后几只菜鸡还不知道会再互啄多少年！

刘琨陪着司马虓到了邺城，劝说冀州刺史温羡让位于司马虓。

为什么刘琨有那么大面子呢？因为刘家和温家有联姻。[①]

在这里，先简要介绍下刘琨。

这位爷作为后面的太原第一钉子户、并州首席搅屎棍，在北境沦陷胡人之手后坚守孤岛，宛如汉人的灯塔一般，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没他在那里搅和，“五胡”中的第二胡能否最终发展起来其实是不好说的。

刘琨出身中山刘氏，属于西晋高门，祖上不介绍了，大家知道他家和平阳贾氏以及太原郭氏（贾南风母家）是有着紧密的婚姻网络就成了。

刘琨少年时的大哥是贾南风的外甥贾谧，名列“二十四友”之一。

贾南风倒台后，刘琨没被清算，因为刘琨的姐姐是司马伦儿子司

---

① 《晋书·温峤传》：平北大将军刘琨妻，峤之从母也。

马骞之妻，三王会战时刘琨还带兵上过前线呢。

等司马冏辅政的时候，刘琨因为祖辈给他留下了太好的人缘，再次顺利过关，司马冏特开绿灯让他继续在中央上班。[①]

等司马冏被司马乂干掉以后，刘琨投奔了许昌的司马虓，从此进入了司马越集团。

为什么刘琨要投奔司马虓去呢？因为司马虓的伯父高密王司马泰（也就是司马越之父）当年是提拔刘琨入仕的老领导，两家有着深厚的渊源。[②]

刘琨的人生貌似带有超级诅咒，跟谁谁死。但他克死这一大堆人的同时，不耽误他在一次次的大清洗大站队后继续光鲜亮丽地重新出发。

看出来西晋高门盘根错节到什么地步了吧。像刘琨这种人的人生绝大多数人就没法借鉴，因为人家同时有八个赛道。

刘琨在司马虓要来安身之地后，又前往幽州请求援军，王浚“以突骑资之”，再次放出了北境突骑！

刘琨带领着这支北境武装，开始了南下的超神表演：先是在黄河大桥上仅用三百人的突骑先锋就弄死了守将王阐，一杀！

随后北境的鲜卑军过了黄河，开始对打算回河北的司马颖小分队大砍大杀，死者遍地不可胜数，二杀！

打哭这一波后，刘琨挺进荥阳又斩了石超，三杀！

杀了石超还没完，刘琨带着五千北境突骑攻打刘乔，再次拿下，四杀！

打垮刘乔后，司马虓又派刘琨跟督护田徽去收拾在兖州梗脖子的

---

① 《晋书·刘琨传》：及齐王冏辅政，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舆为中书郎，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

② 《晋书·刘琨传》：太尉高密王泰辟为掾，频迁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

司马楙，直接把司马楙打回了封国，五杀！

刘琨、田徽继续南下援助司马越，这次仅仅带着八百突骑就在谯县杀了负责阻击司马越的刘乔之子刘祐，完成了六连杀！司马越终于打开了通路，进屯阳武（今河南原阳县）。

仅仅用五千北境突骑就横扫了大河南，逮谁干谁，摧枯拉朽，完成了六连杀！

在八王混战了五年后，北境突骑仿佛解锁了科技树的高维度技能点，开启了瞬间清盘效果。但是要注意，这绝不是说突骑武装本质上就多么孔武有力，对中原就是降维打击了。

早在光武中兴时代，上一波北境突击砍瓜切菜南下时，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突骑其实并非那么可怕，他们在死磕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时伤亡率同样是相当高的，冲不开对方军阵时往往就是步兵的活靶子，但是，前提得是训练有素。

还记得当年在兖州，曹操亲自带队去偷袭吕布在濮阳城西五十里的一支部队，夜袭到天明时大胜，但还没来得及撤退就遇到了吕布的支援，被三面包围。已经打了一宿的曹军又继续和吕布打到了下午，双方大战数十回合。

史书中记载的“数十合”，是双方军阵来回冲杀了数十回合。

要知道，吕布最擅长的就是骑兵突击，在袁绍那里当客将时杀的黑山贼相当没脾气。

但曹操就有本事拢住队伍，在打了一夜又大半天的情况下承受住数十回合的冲阵！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四战之地兖州杀出来的北方强人，手上是真有东西的！

刘琨的五千北境突骑如果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兖州，很可能几战之后就被曹操收编为虎豹骑了。此时之所以摧枯拉朽，其实是华夏优

秀的兵源已经全部打光了。

这五年互砍下来，本来就不剩什么了，新募的有限士兵更谈不上训练有素这一说，碰上骑兵军团基本上一冲就垮。

也因此，像王莽祸国时的乱世一样，北境突骑时隔三百年再次在中原大地上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统治力和存在感！

唯一的区别，三百年前是上谷、渔阳的华夏子弟兵武装，现在的主力是段部鲜卑。

司马越进抵阳武后，王浚派来的第二波后援到了，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的外援来帮架。[①]

随着北境胡马到位，时间来到了306年，八王之乱也来到最后一个年头了。

刘乔战败的消息传来，司马颙打算停战，跟司马越军团和解，被手下的人看出来了。

司马颙的参军毕垣是河间贵族，被张方侮辱过，趁这个机会诬告张方欲反，本来就拿不准的司马颙于是搞暗杀，杀了张方，把人头送给了司马越请求和解，结果大热脸贴了司马越的冷屁股。

司马越军团听到张方的死讯后都高兴疯了，开始着急忙慌地往关中赶，因为能打的终于都死了。[②]其实关中军是此时唯一有资格能跟北境军真刀真枪打上一战的！因为张方手下骑兵数量不在少数，但临阵斩将，关中军再无士气。

五月，北境军团的先锋祁弘击破关中军先头阻击部队入关，随后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八》：司空越进屯阳武，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乌桓为越先驱。

② 《资治通鉴·晋纪八》：初，太宰颙以为张方死，东方兵必可解。既而东方兵闻方死，争入关。

在灞水打秃了最后的阻击力量，司马颙单身独马逃入太白山。

祁弘进入长安，作为军费，鲜卑外援开始烧杀淫掠，当场杀了两万多人，时隔百年，长安再次陷入地狱。

没好处你还想当北境的老丈人？当年匈奴人最爱说的就是“我们打的就是刘家老丈人”！史载：“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

你要是看这个时代的史书会发现好多这种表达，史官实在是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悲痛了，中原政权什么时候让少数民族这么打过啊！

五月己亥，“抢劫大队”护送司马衷回洛阳，此时的司马衷已经是坐牛车了。

鲜卑军走后，留下守卫长安的将领梁柳被司马颙部将马瞻偷袭杀掉，又从山沟里迎回了司马颙。但司马颙再也没有缓回来，因为关中全都反了。

墙倒众人推，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聚拢散兵开始围攻司马颙向司马越投诚，整个关中地区，司马颙只剩下了刚被劫掠过的长安。

至此关中力量也被打没了。

八月，司马越封太傅，录尚书事。

司马虓任司空，镇邺城。

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

司马腾封东燕王，镇并州。

王浚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并入博陵公的封地。

司马越在大局巩固住之后想起了司马颙，召他回京当官，表示既往不咎。

司马颙在输光所有后踏上了最后的不归路。走到新安，司马模派部将梁臣在司马颙的车上把他活活掐死，其三子一并被杀。

最终的胜利者，角逐出来了，司马馗一支胜出。（见图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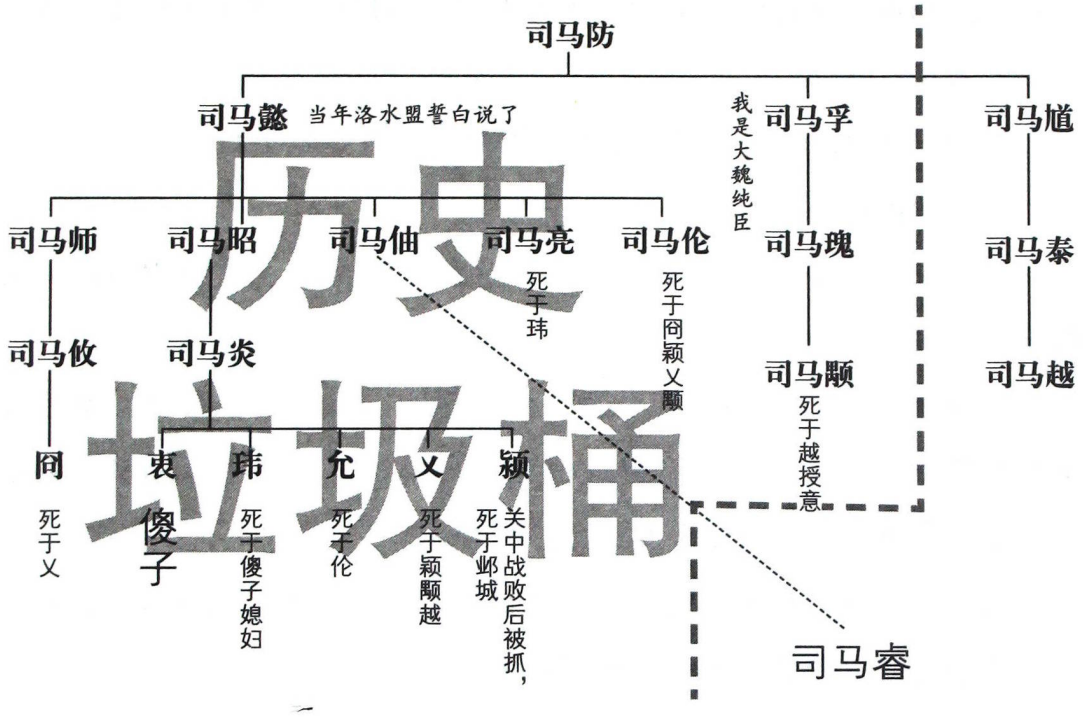


图 3-9　司马馗一支胜出

司马懿和司马孚两位老人家也不要悲伤，现在叉着腰的这几位很快也会来向你们报到的，毕竟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至此，天下在司马家内部一通火并下，算是彻底被掏空了。整个中华大地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两川被李雄割据。

并州半壁被刘渊拿走。

扬州被司马越部将陈敏割据。

荆州在张昌之乱被平定后又被陈敏造反波及。

幽州成为鲜卑姥爷王浚的私人领地。

曾经是中华大地最核心的几个州满目疮痍，冀、并、兖、豫、司，雍在诸王的内卷火并中实力被消耗殆尽。

还是那句话，华夏没兵了！

这一切的一切，虽然使得以司马越为首的司马馗这一支最终拿下

了司马懿和司马孚这两支辛苦创业的果实，但最终的代价却成为根本不可承受之重！

十一月十七日夜，一生充满黑色幽默的司马衷不行了，转天，走人。死因众说纷纭。

别管怎么死的吧，他的死也算符合历史的剧本，司马炎最长寿的傻儿子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位晚年一直在漂泊的皇帝，比当年的汉献帝凄惨得多。献帝好歹算是得到了最后的尊严，但这位让司马炎忧虑了后半生的皇位继承人，却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可怜的存在。

他德不配位，从上台的第一天就是傀儡，被各种亲人算计、背叛。

姥爷杨骏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权力揽过去了。

媳妇贾南风给他戴了无数顶绿帽子。

九爷爷司马伦一脚给他踢一边去自己当皇帝了。

所有能上场的兄弟们都把他按到地上随意摩擦，当作盖章摆设。

华夏九州的一条条神龙在他家的互杀内卷下相继死掉。

在天下彻底大乱，彻底被掏空，当皇皇华夏的神龙全部因内耗而熄灭后，他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了。

如是因，如是果。

司马家得国最为奸险，最终司马家的结局也最为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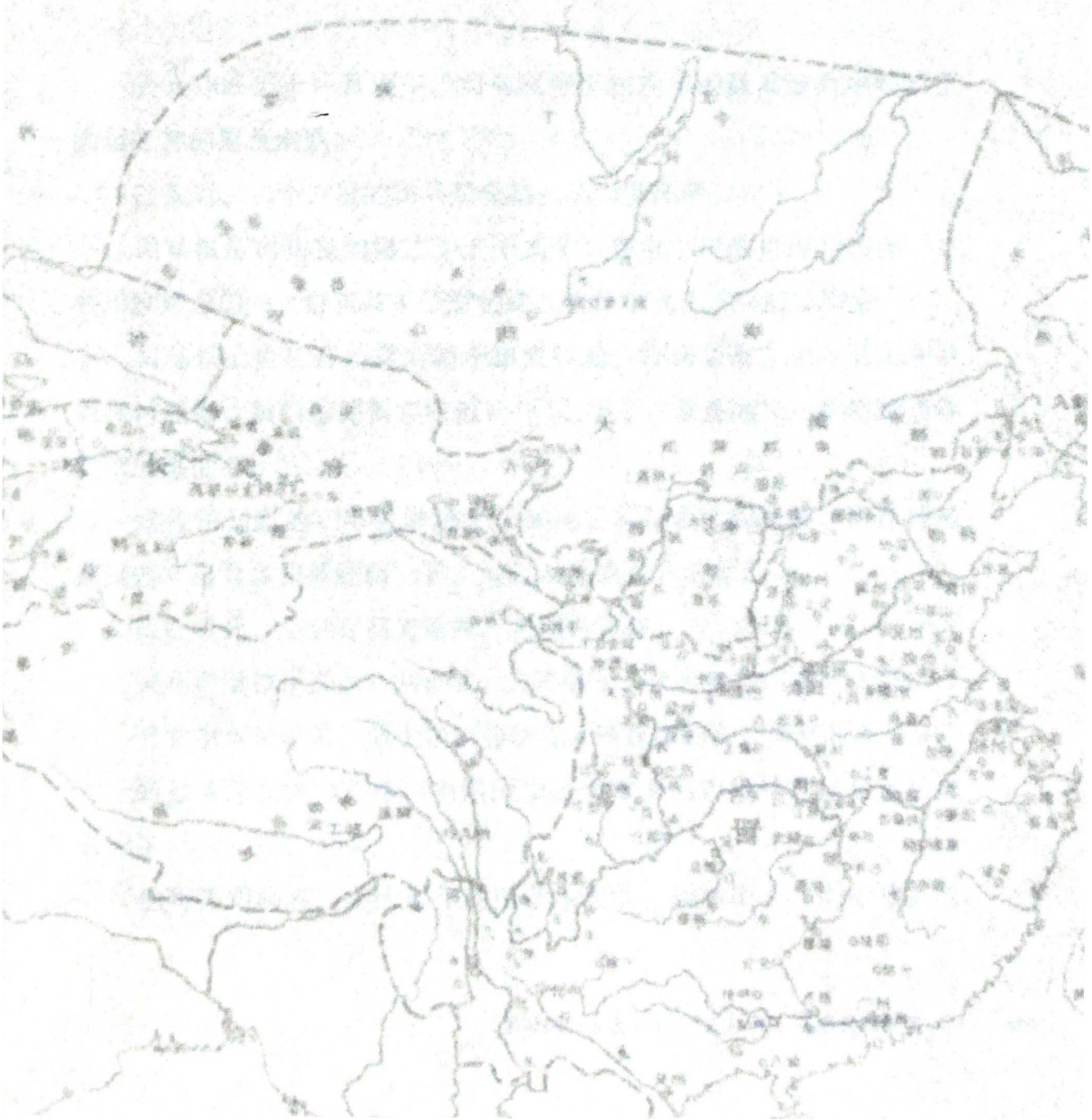
306 年十一月底，司马炎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位。

转过年 307 年，改年号为：永嘉，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年号。

其实，这个年号，应该叫“永夜”……

第4战

永嘉之乱：“王与马”、石勒开始登场



一、盛世与末世的落差，本质都是人才的差距

公元306年十一月庚午，司马衷终于在晚年的颠沛流离中败给了命运之神的黑色幽默。

三天后，二十三岁的司马炽登基，是为晋怀帝。

司马炽是司马炎的第二十五个儿子，在史书里的口碑相当棒，这些年家族里的一大群王爷王子穷折腾，这位小伙子就在家读历史。

司马炽上位后开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到朝宴，动不动还和群臣探讨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道："十七年了，没想到又一次看到当年武帝的盛世了！"

这位司马家的"历史学博士"寄托了人们太大的期望，毕竟司马家这些年出太多"神经病"了，人们太渴望一个正常人了。

人之将死，总会有回光返照。王朝亦如此。

司马炽继位十天后，306年十二月初一，日有食之，苍天示警！

日食出现在岁末，似乎在预言华夏大地更惨的岁月即将到来了。

转过年来公元307年，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年号永嘉登上历史舞台了。

他哥哥司马衷，在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居然用了十个年号：永

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安、建武、永兴、光熙，每个年号看起来都很吉祥，背后其实都是一段图穷匕见的混乱。

永嘉，包含着多么美好的期盼，但后面除了佛国大理的皇帝段正严（段誉原型）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和政权敢启用这个“美好寓意”的词作为年号了。

除了笃信佛法的大理国之外，似乎谁家也没有信心降服这个年号背后的那股腥风血雨的戾气！

对于华夏大地的百姓来讲，“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的悲惨人生，在这一年彻底开启了。

对于八王之乱，历史非常幽默地用报应手法将司马家族做的缺德事给劈头盖脸地扔了回去。整个中原大地也在诸司马大混杀中满目疮痍。

在司马越艰难收尾终结“铁王座”之战后，才发现真正的凛冬刚刚到来。

幽州的最牛私生子鲜卑姥爷王浚，靠着时代的恩赐，带领着战法已经升级的北境铁骑让中原大地开始颤抖。

蜀地在大乱多年后率先挣脱了西晋政权的控制，少数民族的李家率先割据了两川。

并州的五部匈奴，在刘渊的整合下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民族政权。

被汉民族压制了上百年的“胡虏”和“蛮夷们”，此时散落于塞内的数十万“杂胡们”，在司马家族自相鱼肉、天厌晋德之后，开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原实力消耗殆尽，满目疮痍，已经再无力去抵抗了，中国北方长达三百年的磨合与阵痛，开始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第一棒的匈奴屠各之外，这三百年的天下大乱，上半场的真正主角，却令人意外，并非已经在塞北盘桓强大了上百年的鲜卑。

上半场，是由两个极其不起眼的民族引导的：羯和氐。

历史无需编导，乱世就是舞台，造英雄的乱世，再度开启了。

就在北方即将轰隆隆地开启时代齿轮之时，永嘉元年九月，发生了这个时代几乎是最关键的一件事，这件事给这个时代的中国南方，定下了百年大调！

九月，帝国一把手司马越命镇守徐州的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持符节，南渡建业。

后面百年中华南北的恩怨与纠葛、搏命与撕扯、崛起与毁灭的种种伏笔，在这一刻，被埋下了！可以说，历史在这一刻，既随机又注定般地将司马睿这个并不起眼的人物，拱到了台前。

司马睿和捧他的司马越不一样。司马越这辈子一直在盘算做局，处心积虑，司马睿却真的是被一步步推到那个历史潮头的。

当初司马越收兵徐州一路向西后，命司马睿替他镇下邳。司马睿是司马懿三子司马伷之孙，跟司马越的血缘关系并不太近。

司马睿之所以会被司马越视作心腹留在徐州镇守，有三个原因：

1. 因为这哥俩本身是邻居，琅邪和东海挨着。

2. 司马睿祖上在徐州有一定的威信，爷爷司马伷作为镇东大将军，都督过徐州诸军事，而且平吴时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

3. 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司马睿的主心骨叫王导，王导的家族和司马越的关系相当不一般！

司马睿之所以被一步步推到那里，跟王导有着极大的关系。

王导的家族是大名鼎鼎的琅邪王家，自东汉至明清一千七百多年间，出了三十五个宰相级别的官员，他家的一个旁支出了中国最后一位圣人：王阳明！

该说说这个传奇的家族了。

王家是个非常古老的家族，由姬姓而来，始祖可推至齐桓公时代。

王家的第一次崛起是王翦、王贲、王离的祖孙三代因军功而封侯，但比较遗憾，后来赶上了项羽，王家的第一次爆发被强行断档了，王离之子王元开始带着家族迁于琅邪。

随后王家在沉淀四代之后，也就是到了王离的玄孙王吉这里，开始爆发了。

关于王吉这位王家的发迹人，有六个字知名度相当高。王老爷子给子孙们留下了“言宜慢，心宜善”的六字真言。准确地说，这是前两句，王老爷子留下了一大堆有用的“三字经”。

王吉当年在劝被霍光废了的刘贺好好做人时，写过《奏疏戒昌邑王》：言宜慢，心宜善，行宜敏，骨宜刚，气宜柔，志宜大，胆宜小，心宜虚，言宜实，慧宜增，福宜惜，虑不远，忧亦近。

言宜慢：说话要深思熟虑，想好了再说；尽量最后一个表态。

心宜善：干什么事别太自私，多替别人想想，多成人之美，多救人于危难之中。

行宜敏：做任何已经决策好的事时要雷厉风行，所有的思路会随着你的努力不断打开局面，开花结果。

骨宜刚：要有自己的人格，别活得像个没骨头的畜生。

气宜柔：待人接物和善些，争强好胜除了让所有人对你下黑手外没任何意义，嘴上是争不来任何东西的。

志宜大：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法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胆宜小：做事想成本，要有底线思维。

心宜虚：谦卦，六爻皆吉。

言宜实：说话要言之有物，做事也一样，生活是具体的。

慧宜增：多看书，多跟牛人聊天，多琢磨自己之前是怎么现眼的。

福宜惜：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

远在儿孙近在身。

虑不远，忧亦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什么事都想远点儿，有点儿保险思维。

谁家要是拿这个当了家训，后人是真的不用担心的，那真叫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了。

所谓的“家风”和“家训”，其实就应该是这种哲学性的“智慧罐头”。写几十万字的作文，谁看呀！

短短几十个字，每句话拆开都是几十万字的智慧，能让子孙后代在遇到事时第一时间想起来自家的“智慧罐头”！能传物质财富挺好，能传人脉遗产更好，最好的还是传家族的智慧。

没有财，没有人脉，只要有智慧，一切就能无中生有地重来！

王家自王吉发迹后，靠着这家训从此就再也没被打下去。琅邪代有人才出，风吹雨打都不怕了。

汉宣帝时代，王吉当上了博士谏大夫。

王吉子王骏，为御史大夫。

王骏子王崇，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

……

琅邪王氏传到了青州刺史王仁这一代时，东汉已经快完蛋了。王仁子王融是东汉名士，鉴于当时党锢之祸和桓灵祸国的朝堂混乱，王融拒绝了朝廷的多次任命，在家安心带孩子。

随后，琅邪王氏在王融的两个儿子身上等来了质变。王融生了两个大孝子，长子叫王祥，“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那位。

王祥亲妈死得早，后妈对他就没好过，但王祥在一次次的受虐中特别开心，一次后妈生病想吃鲤鱼，结果天寒地冻王祥不想着拿石头凿冰反而脱光了衣服躺在冰上捂冰。感动天地后，冰突然裂开，蹦出两条鲤鱼让他抓住。

从这件事能看明白什么呢？

我们永远不怀疑王祥是个大孝子，是个大德大行的人，因为没那么大的德行是无法从举秀才一步步干到高级官员的。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大呢？

几乎不可能，那冰不会发神经，那鱼也不会发神经，肯定是他用常规方法弄来的。

这个故事又是怎样流传出来的呢？肯定是王祥对别人说的，天寒地冻的，谁还在旁边蹲着采访啊！

王祥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这种神迹的包装，缓和与父母的关系，让那老两口长点儿心。[①] 做善事，也需要因地制宜地去营销去推广，从而逐渐改变我们和周围人的人生。

王融次子叫王览，王祥是“二十四孝”之一，他是“二十四悌”之一，知道他妈要毒死他哥哥，于是替他哥哥喝酒试菜（王览争鸩）。

这个妈妈成就了两个千古留名的儿子，这哥俩在三国这个士族占位的关键时代，成功发力，帮王家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子。

其实在当时，琅邪出产的最牛家族是诸葛氏。

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但是诸葛家族光给司马家点炮了。

就算你才能通神，你所效力的国家实力和潜力永远要比你的个人能力重要得多，河内司马家和琅邪王家就是典型代表。

王祥后来起孝廉出仕魏晋两朝，到了魏末的时候，王祥已经升到司空了。到西晋建立王祥申请退休时，司马炎是以睢陵公的身份给的退休待遇，地位同太保、太傅，在三司之上。

---

① 《晋书·王祥传》：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

他弟弟王览则做到了太中大夫才退休，退休时还被赐了二十万钱。

这哥俩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做到了如此高位，也使得琅邪王家得以成为门阀政治的第一代领路人。

其中王祥算是第一代铺路人，王览则是第二代的出品人，在王览后代的这一支中，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王导和王敦。这哥俩后来成为东晋门阀政治中的第一代掌门人。

他们还有个叔伯兄弟，叫王衍。这三王，在两晋衔接的惨淡时代，成为决定华夏走向的关键人物。

这三个人各有各的功劳。王导和王敦要再等等，此时此刻，要说王家名头最大的王衍。

每个朝代，总会有那种在各种势力间穿插游走的不倒翁。比如说秦并天下的郑国、楚汉争霸的臧荼、光武中兴的窦融。他们都是当时时代的“高级泥鳅”。下场虽然未必都好，但都算是尽到了泥鳅滑不溜丢的本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这种角色。

上一战提到的刘琨其实也是个小号泥鳅，游走于司马诸王之间满世界乱钻。

时间来到两晋，最著名的大泥鳅是王衍。王衍生逢其时，手握着那个时代最关键的三样东西：

1. 家世好，人家是琅邪王氏。

2. 相貌棒，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

3. 能说会道，善清谈，能写策论。

家世好的人没他长得帅、能嘚瑟，长得帅的没有他那种背景和口才，能忽悠的通常长得都挺滑稽的，所以王衍真挺“极品”的。

他幼年时，曾去拜访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山涛见到他后感叹了许久。等到王衍离开的时候，山涛目送他走出很远，随后给出了这样的评语：“王家竟然能生出这样好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百姓的，就是这小

子啊！”

这位山涛，很有发言权，因为他一辈子的无数选择都没错过，而且眼光毒辣到什么地步呢？

举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山涛看出来当年司马懿装死是要搞事情！[①]

不知道小小的王衍当年在山涛跟前是怎样的表现，但可以推测出来的是，山涛看到了这孩子极度适合这个时代崭露头角所具有的“金玉其外”，同时又品出了这孩子夸夸其谈背后的“败絮其中”。

王衍十四岁的时候就常到时任尚书仆射的羊祜那里去做公文汇报。看到大领导羊祜，小王衍不卑不亢，言辞清晰明白，被所有人都视为大才。

外戚杨骏后来看到王衍，激动地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却看不上杨家的门第，认为配不上王家，开始装傻发狂。

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他的堂兄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和王衍相比？”

王戎说：“没有见到谁能跟王衍相比，应该从古人中去找啦！”

司马炎的时代，是个整体宽容的时代，是个高级士族可以公然吹牛的时代，很多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神仙级对谈在这段时间都能找到。

273 年，尚书卢钦举荐王衍为辽东太守，王衍不去，认为没劲，在家整日吟咏谈玄。这个眼光很高的败家子在他父亲死后败光了家财，终于决定入仕了。

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王衍最后的退路是去当官。有的人生下来求一口饱饭都不得，有的人生下来给个金屋子都不住。

---

① 《晋书·山涛传》：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

王衍步入仕途后一帆风顺，他有家世、有相貌、有名望，擅长谈玄，是当时的文坛大咖，先担任太子舍人，后来入朝任尚书郎，又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等关键职务。

登入高级殿堂后，他开始展现出自己政治不倒翁的天赋。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贾谧，一个嫁给了司马遹，最小的嫁给了顶级士族裴家。这就叫在皇族、外戚、门阀三个阵营中分别押注。

二女婿司马遹被贾南风扳倒后，王衍做主替闺女离了婚，与司马家划清了界限。

很快贾南风也倒台了，王衍这个贾家的老丈人兼对皇孙司马遹落井下石者，却并没有像张华等后党那样被司马伦灭门清算。因为他曾经给司马伦的心腹孙秀做过品评认证，出过鉴定书，靠这层关系，王衍及家族幸免于难。

到了司马伦和司马冏这两人主政时，王衍都不看好他们，并未与其合作。自司马颖上台后，王衍看好了自己的下一个投机方向：司马越。

王衍的三闺女，是和琅邪王家齐名的河东裴家的裴遐之妻，裴遐又是司马越妻子的从兄。

王衍嫁闺女的三个方向最终没有走错，还是押中了一个！不得不说，这老小子眼光真的很毒辣，他选的司马越，最终终结了八王之乱。

王衍和司马越的互相对眼除了这层亲戚关系外，还有互相依存的政治意义。

司马越是司马懿四弟司马馗之孙，别看他最终出手清盘了，但他在世家大族层面上并不具有皇室正根的号召力。

这是个极其看重出身的时代！士族门阀间尚有评级，何况司马越这个大赝品呢！他的远房出身，是极大的政治劣势。

王衍具有的门阀导师咖位，是司马越极其需要的政治名片。

继何晏、王弼等开创清谈的正始玄学后，王衍算是第二任继承者，

他并没有提出过更深一层的理论与创新，但在发扬玄学的时尚造型上颇有成就。

史载，王衍担任元城县令时很少办公事，经常约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闲聊，最喜欢聊老子和庄子的玄理，手里拿着麈尾拂尘，侃侃而谈。但是，他清谈的内容经常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前面吹过的牛，后面自己又给推翻了。

不过面对别人的质疑，王衍又能把胡说八道的东西给圆过来。“信口雌黄”就是说的他。[①]

王衍的门阀等级、神仙造型以及忽悠技能点使得朝野上下全都服他的文坛地位，当时号称“一世龙门”。顾名思义，“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后就化龙了。

东汉晚期党锢之祸时代，士族们自己搞评比，玩选美，当时大咖李膺有重名，后起的文人有登门拜访的，叫作“登龙门”。[②]

一百多年后，王衍也成为著名导师，成为给文人们盖章的关键“龙门”。他的举止、动作、喜好等都被当世的文人所效仿追逐，尤其是那些寻求政治进步的新晋后生。王衍在当时就是顶流！[③]

这个时代最终选出来这样的领袖，某种意义上是数百年积弊和司马懿洛水发誓后强强联合的必然结果。

王衍作为时代顶流，颠三倒四地打嘴炮，对世风又能做怎样的引导呢？

八王之乱中，我们详细地讲了兵是怎么打没的。但另一个需要深

---

① 《苏轼词编年校注》注引《晋阳秋》：王衍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② 《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③ 《晋书·王衍传》：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入探讨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西晋的兵打没了就真没了？

在西晋末世，我们再也看不到搞出屯田制的枣祗，再也看不到十项全能、实事求是的诸葛丞相，再也看不到走到哪里建设到哪里的司马懿和邓艾，总之，那种务实的实干家找不到了。

在王衍为首的空谈者的引导下，这个时代生产不出造血机器了。

王衍出众的江湖地位和琅邪王家的士族第一等家世，成为司马越吸收各方面认可的一张极其重要的政治牌。

司马越最终得以收尾八王之乱，也成为王衍谋取更大政治利益需要依靠的大树。

司马越和王衍，颇有点儿像各玩各的贵族夫妻：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和他的家族与其他的士族势力提供官位认证；王衍则为司马越提供统治国家的士族集团弹药。

他们两个，其实有点儿像当年曹操和荀彧的组合，但是水平天差地别。司马越除了算计人之外，全方位比曹操差了十条街；王衍则更是除了外表之外，跟荀彧没有一丁点儿能贴上的样子。

在这两对组合的背后，是两个时代的人才水平的巨大差距。

晋末的名士质量，跟汉末的颍川集团的名士素质差得实在太远了。荀彧带出来的钟繇、荀攸、郭嘉等随便拎出来一个，在那个时代都能翻江倒海！

而以王衍为首聚拢的政治人才库，却罕见有什么经世治国谋断之才。

王家、谢家、庾家、阮家、郭家、卫家等大族均被司马越所招揽，史称“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但最终，这个“一时俊异”的越府幕僚却没有扭转天下糜烂、异族蹂躏中原的大局势，甚至连一丁点儿的阻滞效果都没达到。

后来这一大波“越府幕僚”在中原失败后又由中原逃到了另一个“马王组合”司马睿和王导这里。

除了继续垄断官僚体系外，也未见到有什么高明之处。

并不否认，这是一个质量整体滑坡的年代。但更要正视的是，领头人的能力天花板决定了整个集团的最终能量。

司马越和王衍充分地暴露出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短板，在后来的天下大乱中一直被牵着鼻子走，没有一刻是主动的，更从来没有捋出头绪来。

这两人一个是除了阴谋诡计外，军事政治全部乏善可陈的乱世执政者；另一个是除了吹牛清谈巩固权势外，丝毫不考虑国家利益的伪君子真小人。

这个乱世还能有什么希望？

王衍在乱世中留下的最著名的一段话是这样的：他对司马越说："中原乱了，派我两个弟弟去荆州和青州去寻帮手拉队伍吧。"他随后把亲兄弟王澄安排到了荆州，把叔伯兄弟王敦安排到了青州。

转头他对两位弟弟说："荆州和青州都是能割据的好地方，你们两人在外，我在朝廷中央，现在朝廷快完蛋了，将来咱们家靠这两块地方既可以成霸业，又可以匡帝室，你们俩的任务很重啊。"①

瞅瞅王衍说的话，他早就在想退路了！他的打算，是趁着这乱世，偷偷打下自家的基业。

谁说只有司马家才"一切皆有可能"呢，这个时代的口号是"Just Do It"！

王衍在朝廷中央的洛阳，王澄在荆州，王敦在山东，这是王衍这只狡兔的三窟。

---

① 《晋书·王衍传》：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世说新语校笺·简傲》注引《晋阳秋》："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

王衍对这个乱世的判断，认为像东汉末年一样。他所布置的三窟，全在长江以北。他认为，乱世早晚会终结，中原早晚还是会回归平静的。司马家要是能缓过来，他就做个没理想的荀彧；缓不过来，王家就做第二个曹操！

但是，他怎么也没料到，最终的局势变化，迎来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也因此，他最开始并不是很上心的另一个兄弟王导，成为琅邪王家在这乱世中最终脱颖而出的人物！

二、公元307年，三百年剧本框架的奠基元年

307年，镇守徐州的“王与马”（王导和司马睿）被身在朝廷中央的“马与王”（司马越和王衍）派到了大江之南。

之所以两对“马、王”的顺序不同，是因为跟司马越和王衍互相吸引的“自由恋爱”比起来，王导这个擎天柱在和司马睿的“小两口关系”中，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司马睿不像司马越，有兵和阴谋诡计，他除了有个远方帝室的名分外什么都没有。名分上，他算是比司马越强一点儿，因为他好歹算是司马懿的曾孙子。不过，他这个光杆司令也就仅限于此了。

从头到尾，起作用的都是王导。

王导，王览的嫡长孙，十四岁的时候得到了陈留高士张公的相貌评级，对他从兄王敦说：“看这孩子的容貌志气，将来必定出将入相。”

王导成年后继承了王览的爵位，随后被司空刘寔任命为东阁祭酒，迁任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未到任。

为什么呢？当时朝局比较乱，提拔他的刘寔是299年才当上司空的，这个时间段已经山雨欲来了，更关键的是，拉他入仕的刘寔已经八十多岁了，没什么政治前途。

王导一直在后台洞察朝局，最终在眉目尽显后接受了一个人的邀请：司马越。

王导在洛阳参司马越军事的时候，被家族安排了一个二线任务，结交、教好司马睿。因为王家的根在琅邪，而司马睿是琅邪王。

此时已经天下大乱，王导开始烧冷灶、找退路，和司马睿开始在友谊中规划未来。这些年司马睿在洛阳的混乱中一直稳中有升，但王导不断劝他回封国。[①]

司马睿一直没听，直到司马睿作为司马越的左将军在河北会战中成了俘虏，才老实了。

前面提到司马睿在雷雨的掩护下逃回了琅邪，王导再次追去，从此二人风雨相随。等到司马睿出镇下邳时请王导为帐下司马，军谋密策，全是王导一手操办。[②]

在司马睿和王导镇下邳两年后，公元307年，司马越一声令下命这一对“王与马”南渡长江。

为什么呢？为了填补军阀陈敏被消灭后江东的权力真空，以保证中国南方政局的稳固与物流的贯通，方便将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

在此简单地说一下陈敏的问题。

陈敏是扬州庐江人，寒门子弟出身，在九品中正制的规则下是个“六品下才”，因为能干，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当了个芝麻官。

司马伦篡逆后，三王起兵打了没多久，洛阳的粮仓就空了，史载“及赵王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

---

① 《晋书·王导传》：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

② 《晋书·王导传》：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其实三王从三月起兵，四月底司马颖已经进洛阳了，史载“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斗死者近十万人”，这场战役总共就打了六十多天。

洛阳在那次围剿司马伦的三王会战中，地理地形作战不利和物资短缺的劣势尽显！

洛阳西面是关中，北面是并州河北，东面是中原大地，南面是南郡颍川，全是能割据称雄独立出政权的地盘。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天下大乱，洛阳四面八方都是前线。

千万不要以为洛阳地区小，周围都是山就好防守。这个小聚宝盆周边的防务并非那么瓷实，因为它的关隘渡口众多。（见图 4-1）

楚汉争霸时期，由于焦点钉在了荥阳，洛阳诸关中我们只记住了虎牢关一夫当关。那是因为乱世无粮，敖仓就在不远处，所有的军事行动均要围绕荥阳展开。

等到东汉定都洛阳，敖仓逐渐废弃后，洛阳战区的不足就被全方位地暴露出来了。

每到乱世，因为洛阳四面八方都是狼群，腹地战争动员能力有限，布防通常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重点，往往被各种军事力量来回穿插。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石勒、王弥这群匪帮过轘辕关、大谷关来洛阳抢劫都快赶上去公共厕所了。

当初刘秀定都选择洛阳而不是长安时，就是看中洛阳本身虽然财来如小孩尿尿，财去如大海决堤，但有着庞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先来看华北平原运河图。（见图 4-2）

再来看下整个中原水系运河图。（见图 4-3）

综合起来可以这么理解，洛阳不仅地处天下之中可以肩挑南北，还可以通过运河枢纽系统，用最小的物流成本完成对中国南北的资源汇集。

在三王会战后，司马伦的中央军总共也就十万人，按理来讲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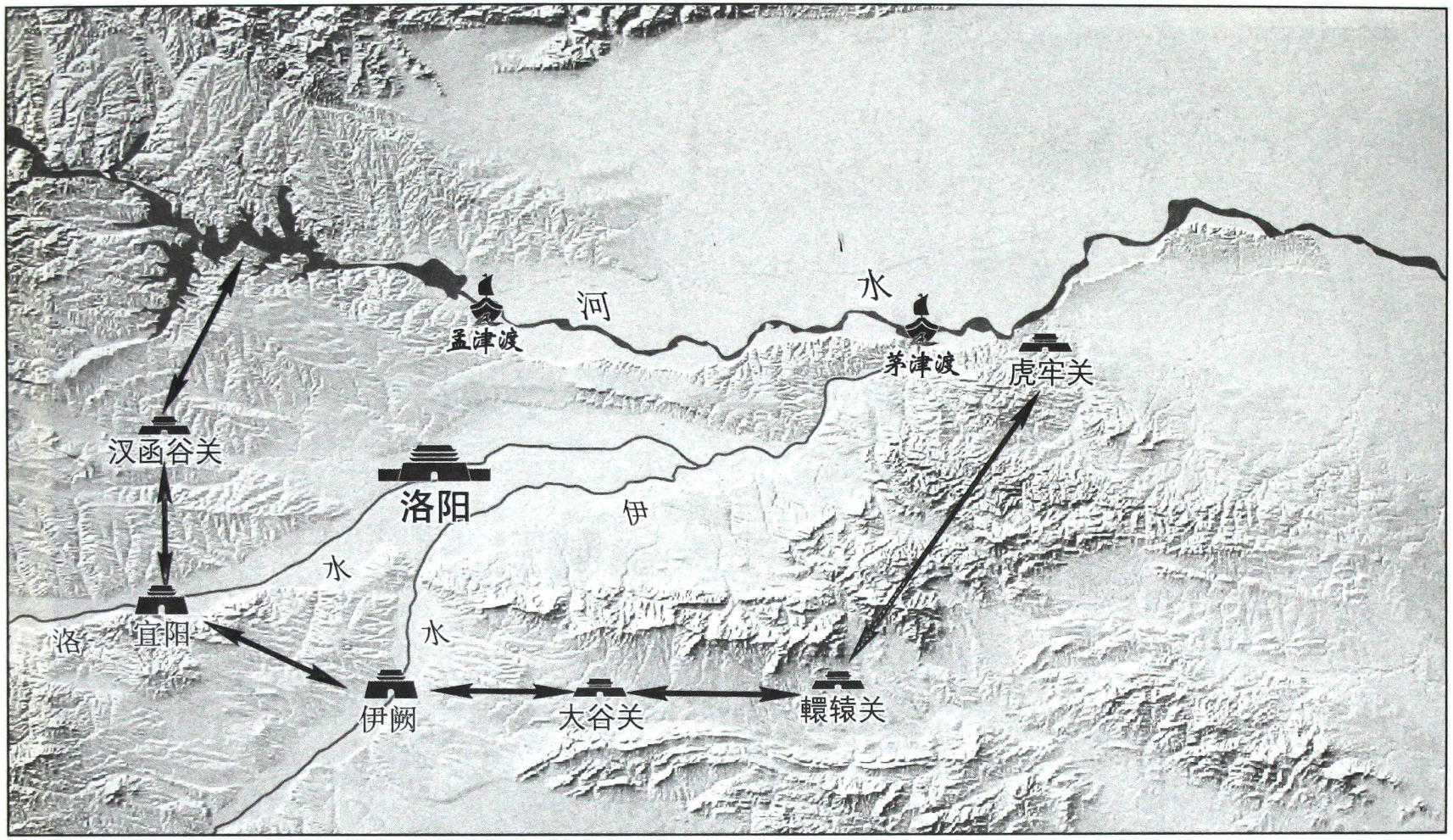


图 4-1　洛阳周边关隘渡口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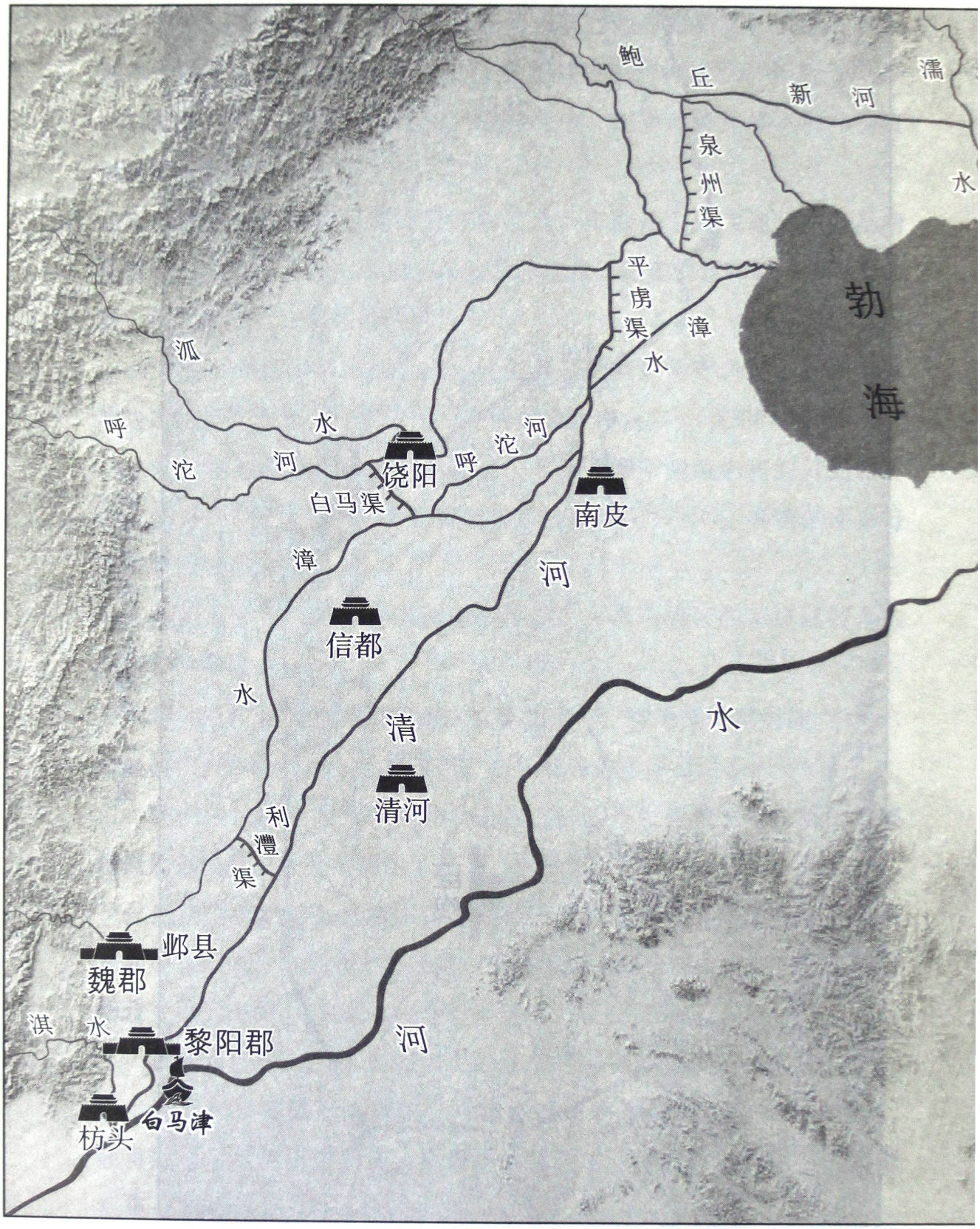

鲍丘新河
濡水
泉州渠
平虏渠
漳水
勃海
滱水
呼沱河
饶阳
白马渠
南皮
漳河
信都
清水
清河
利漕渠
邺县
魏郡
淇水
黎阳郡
河
白马津
枋头

图 4-2　华北运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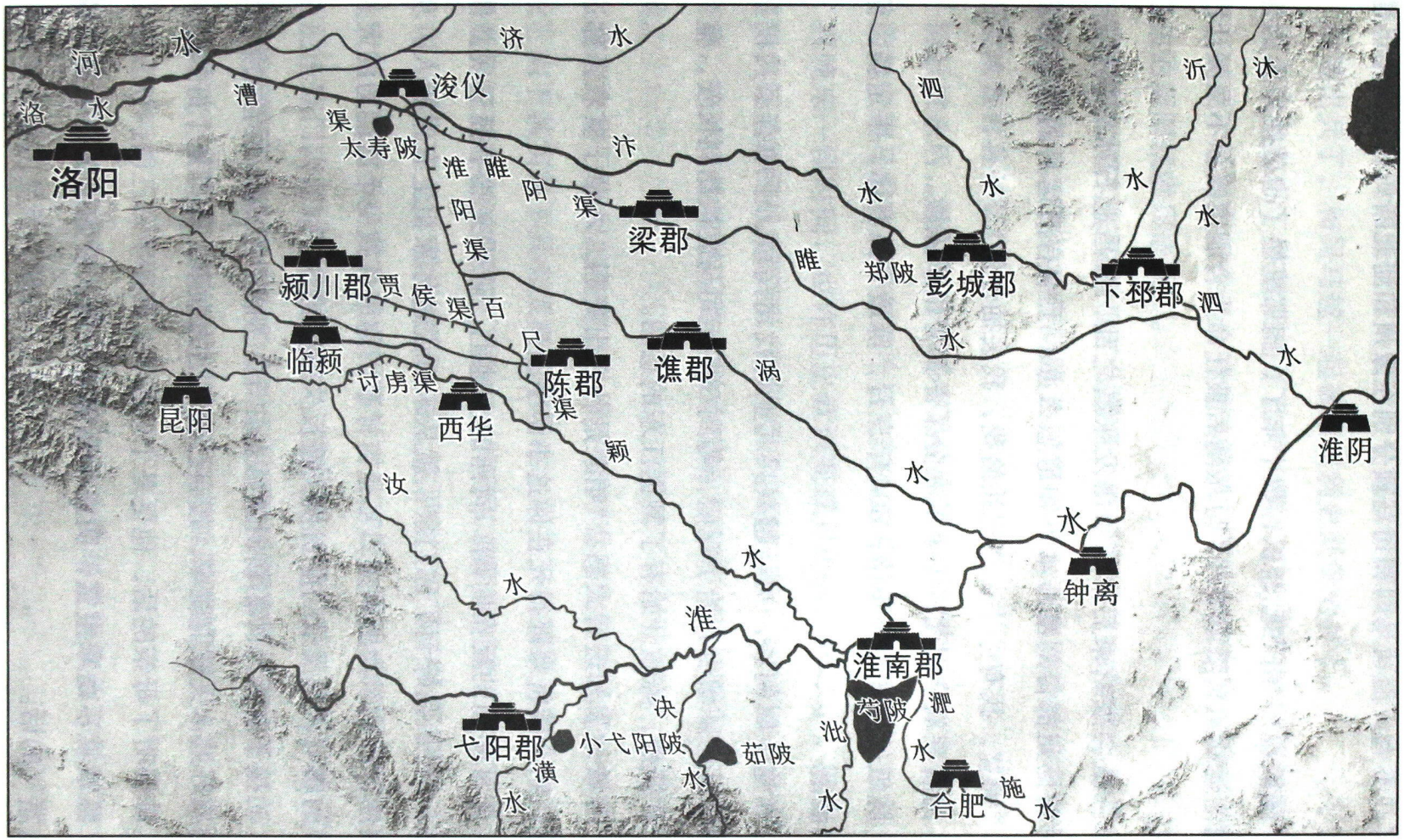

洛阳
浚仪
梁郡
颍川郡
临颍
昆阳
西华
陈郡
谯郡
彭城郡
郑陂
下邳郡
淮阴
钟离
淮南郡
弋阳郡
小弋阳陂
茹陂
合肥
芍陂
太寿陂
贾侯渠
百尺渠
讨虏渠
涡水
颍水
汝水
淮水
睢阳渠
睢水
济水
汴水
泗水
沂水
沭水
洛水
漕渠
决水
潢水
肥水
施水

图 4-3　中原水系运河图

其实并不大，但司马冏和司马颖分别在豫州和河北断奶后，洛阳迅速就蔫吧了。

陈敏说："南方已经积谷数十年了，搁那里烂了也就烂了，为什么不通漕运给运到洛阳呢？"陈敏随后被任命为合肥度支，不久又迁广陵度支。

三王会战结束后，荆州爆发张昌之乱，张昌遣石冰等攻打寿春，此时的扬州都督刘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手中有漕运兵的陈敏对刘准说："别愁，我有办法，你把兵给我，我去抽他们！"

窝囊废刘准因此将手下的兵分了一部分给了陈敏。

陈敏的表现相当不错，304 年三月，陈敏干掉石冰，平定扬、徐二州的匪乱。

在这个时间段，司马越兴兵北上讨伐司马颖，手中有了兵权平定东南匪乱的陈敏也开始了观望，等到 305 年司马衷被劫到长安，整个中原一片残破，陈敏开始有了割据江东的意图。

陈敏他爹知道后大怒："咱家是什么出身啊，八辈子贫农，你这么造孽，咱全族将来都得死在你这小子手上！"

五百年前的反秦时期，同样的土地上，陈婴突然手握重兵，他妈妈说："自从我嫁到了你们家，就从未听说过你家祖上有过贵人。现在你突然得到这么大的声望，不是吉祥事，你应该找一个有能力的大人物做他的属下，造反成功能封侯，造反失败能逃亡。"

劝孩子在天上掉馅饼时能够刹住车，别当出头鸟，顺着大势力走，成功有好处，失败能跳车，按自己的能力去做事，陈母是个好妈妈。

陈婴听了母亲的话，他更是个好孩子。

陈敏就不是乖宝宝，明显不听他爹的话，否则他爹也不至于撂下那么赌气的话。

司马越收兵徐州后，命在扬州剿匪打出了名气的陈敏为右将军、

假节、前锋都督，希望他出兵来当帮手并捎带脚给予军粮支持。

陈敏出兵了，和司马越一起被豫州刺史刘乔给打了。

在此次共事后，陈敏明白了此时中原“最大腕”的司马越是什么德行，随后“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找个理由跑了，等南下到了长江边的历阳就收兵造反了。

司马越忙着打长安也没工夫管他，陈敏折腾了一年多，最后死在了自己“六品下才”的身份问题上。（具体死法，我们在北方士族抢南方士族地盘时再详说。）

陈敏被杀后，司马越命司马睿迅速南下填补权力空白！

因此，司马睿和王导在这个历史关头成功地来到了江东。

再晚来一段时间，也许历史就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因为司马越集团自始至终的战略意图，都是死守中原正统，对于江东从未有过南渡打算。当然，他自始至终也没给过南方这对“王与马”什么支援与帮助。

按理来讲，扬州的主要实力集中于寿春，此时司马睿、王导“光屁股”南下其实并不具有太高的能动性，但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后，司马睿竟然神奇地在江东扎下了根来，并和江东豪族明确了君臣名分。

司马越与王衍，司马睿与王导，这两对“王与马”的同气连枝关系导致后来在西晋皇族几乎被团灭、名士官僚大批遇难的时刻，大量的中上层士族门阀开始“衣冠南渡”，来依附在南方尚有组织的司马睿和王导，尤其司马越府上幸存的骨干人员更是全都来到了江东。

也因此，相当幸运地为华夏政权的苟延残喘保留了火种，由此拉开了南北对峙的三百年帷幕。

中国南方的三百年坚持，某种意义上为华夏民族的再一次站立起来赢得了太多的宝贵时间。

儒释道在这三百年开始了中国化的大融合。

北方少数民族在三百年混杀、迁徙、通婚后，“我不再是我，你不再是你”。

魏晋的精神糟粕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不断自我衰变后，最终消散崩塌。

这一切的一切，在激烈冲突以及三百年疯狂的南北对撞后，最终迎来了豪迈宏大的隋唐气象。

这一切的一切，也都在预示着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道理：天佑中华！

古往今来，放眼世界，只有中华民族能够在一次次堪比亡国灭种的浩劫中再次站立起来。

感谢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魂魄，感谢历史之神的剧本垂青。

永嘉元年（307）是很神奇的一年。

这一年，不仅南方为后面三百年埋好伏笔，北方也为胡马南下的第一个阶段安排好了剧情的关键走向。

在一定程度上，匈奴人最终没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异族政权，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中山靖王之后刘琨。

历史特别有意思，“五胡”第一棒的刘渊给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立庙，另一个中山靖王之后却如搅屎棍一样杵在了并州的中央，并最终影响了刘渊族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进程。

306 年十月，镇邺城控制河北的司马虓暴病去世。

司马越的河北布局出现了巨大的真空。镇守并州的二弟司马腾随后被司马越安排前往接收河北镇邺城。

司马虓的死，对于司马腾真叫“拯救和解脱”，因为司马腾在并州的最后两年，刘渊的屠各政权打得他相当痛苦。

匈奴五部十多万人马不说，还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杂胡”，司马腾是弄不过人家的，于是继王浚当了段部鲜卑的老丈人后，司马腾也开始寻求北方的帮助，他与此时占据塞北的拓跋鲜卑结盟了。

“五胡”的初期，本质上更类似于塞内的匈奴和“杂胡”与塞外的拓跋鲜卑和东北鲜卑之间的对抗。

刘渊回来后曾经发兵打算阻击司马腾去支援河北战场。司马腾请来了拓跋鲜卑，打了刘渊一家伙进行报复。[①]

后来在并州战场上，基本上也变成匈奴人和拓跋鲜卑的对手戏，司马腾经常在被匈奴人打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去拓跋鲜卑那里求救。[②]

随着司马虓暴毙，司马腾接受任命前往河北，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并州家底，并州账本上的余户已经不到两万了，整个并州土匪遍地，道路断绝。[③]

此时拓跋鲜卑还远远没有完成如刘渊建汉般深入的汉化，本质上是无法入主中原的。从常理来讲，并州即将成为五部匈奴自治州，刘渊即将整合整个并州的“杂胡”，随后就可以东跨太行山脉饮马燕赵，西渡蒲津驰骋千里关中，占据三晋要地俯瞰天下。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上司说了改变北中国剧情的一句话。

中山刘舆对司马越说：“并州已经极度危急，我弟弟刘琨前期表现相当突出，能文能武，派他去接手并州吧！”

司马越仔细考虑后，决定将这个前期引来北境突骑横扫黄河两岸的小伙子派到并州。

司马越之所以考虑刘琨，除了刘琨确实优秀之外，更主要的原因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七》：东嬴公腾乞师于拓跋猗以击刘渊，猗与弟猗卢合兵击渊于西河，破之，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② 《资治通鉴·晋纪八》：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卫操劝猗助之。猗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

③ 《晋书·刘琨传》：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继横，道路断塞。

是他和太原温氏、太原郭氏等并州豪族有着姻亲关系。

司马越对刘琨说："我只能给你一个官方的任命，别的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剩下的就看你小子靠关系开枝散叶去吧！"

司马越作为八王之乱的最后惨胜者，对于华夏各州除了还能开两张空头支票外，根本没什么主观能动性了。

刘琨在路上募兵千人开始了征途，在一路艰难战斗后辗转来到了太原。

刘琨北上的整个过程的记录，非常幸运地在刘琨于路途中求援的上表中给后人留下来了：

有描写他前进过程中艰难的：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

有描写他一路见到并州百姓惨状的：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有描写并州"杂胡"已经海量遍地的：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有描写并州已经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九州之阴，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

总之，西晋已经病入膏肓，并州已经癌变了。

刘琨发现太原已经变成了末日死城，史载"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跟《西游记》中对狮驼岭的描写没什么区别。

刘琨开始剪除道路上的杂草荆棘，将遍地的尸骸收殓，重新修造官府，建立市场和监狱。群盗常来偷袭，双方直接在城门下展开争夺，幸存的百姓带着盾牌和兵器前去耕作。

刘琨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不仅渐渐地树立起了晋朝政府的大旗，还维护了司马腾留下的和拓跋鲜卑的良好关系，并开始派人去离间、争取并州的“杂胡”兵源。

对于“杂胡”来讲，匈奴和汉族其实都是异族，事实也证明，中原政权在放下身段去寻求“杂胡”的合作后，明显是比刘渊更有权威和市场的，毕竟这是堂堂中原华夏，牌子要比新晋的匈奴汉硬得多。

刘渊为了避开经常挖墙脚的刘琨，一度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南下，迁到了蒲子（今山西隰县）。[①]

在太原立足的刘琨开始成为刘渊的巨大难题。（见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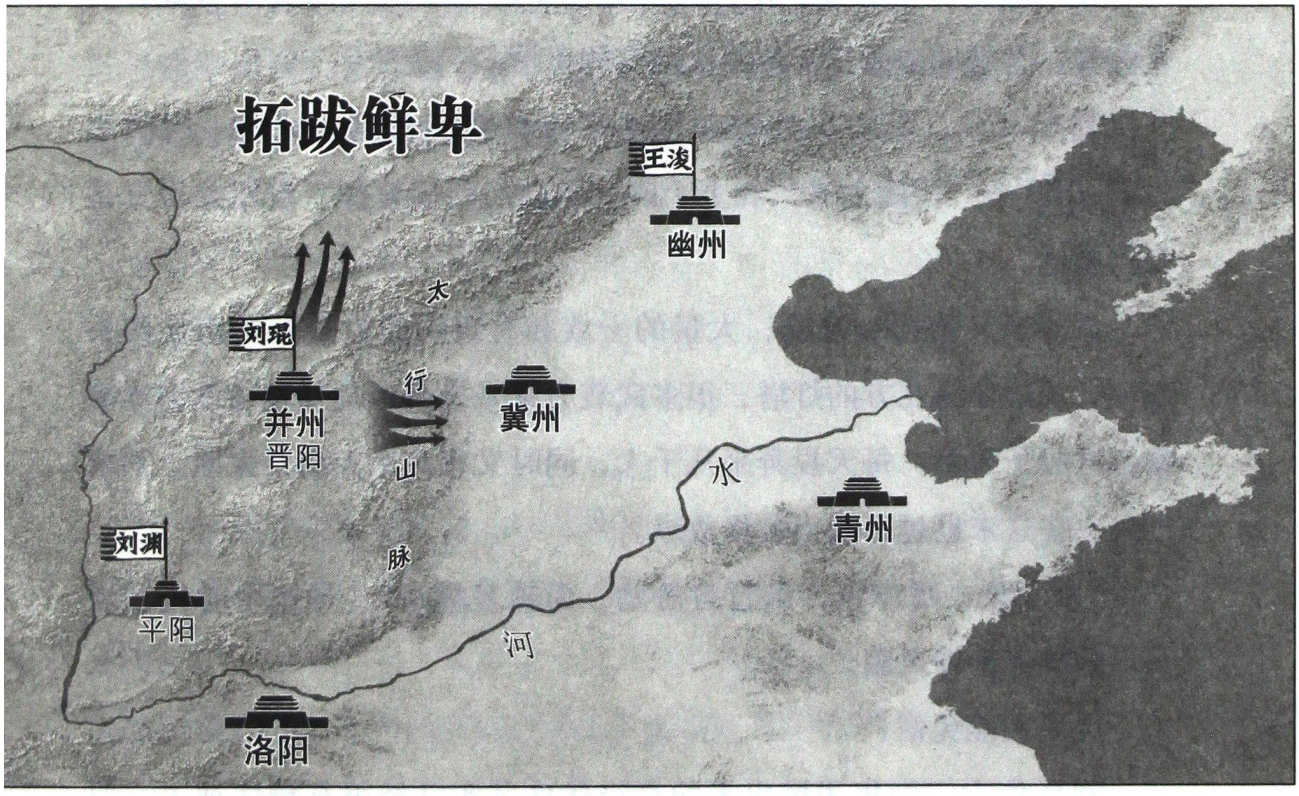


图 4-4　刘琨占据晋阳对刘渊扩张的遏制示意图

① 《晋书·刘琨传》：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他卡在这个位置，既影响了匈奴政权北上对接塞北，又阻断了匈奴政权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线路。

社会发展了一千多年，太原仍然是整个山西南来北往、东进西达的关键枢纽。

刘琨在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公孙瓒之于袁绍。

公孙瓒在河北大战三年后就明显不行了，但生生又拖了五年，为大河之南的曹操争取来了献帝东归、收兖灭吕的时间。

刘琨在并州的这些年，同样是将新兴的匈奴汉政权拖出了太行山脉东西的两条剧情线，并为这个时代的“曹操”争取了很多的时间。

把刘琨比作公孙瓒，却并没有把他看成上个时代的关东双雄曹操与袁绍，对刘琨来说其实是件挺悲哀的事情。

刘琨其人，其实可以看作这个末世华夏高门推出来的“门阀之光”。但这个“门阀之光”和上个时代的高门代表曹操、袁绍差得真是有点儿远。

四年后，洛阳被攻陷，大量的士族和有组织的力量开始南北两头迁徙，刘琨作为北方的灯塔，很多武装力量来投奔，但刘琨却没有本事整合这股子力量，每天投奔来几千人，同时又有几千人离开太原。刘琨本人也在这末世过得相当奢侈放纵。[①]

“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是这个时代上层官员的整体精神风貌。

无一人能免俗！

刘琨作为门阀集团推出来的高级代表其实已经很有精气神了，但

---

① 《晋书·刘琨传》：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进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在大染缸中浸淫了几十年，骨子里有的是奢靡基因，却确确实实缺了那股子在乱世中杀出来的狠劲。

当年袁绍以“光杆司令”逼跑韩馥后，在前期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危局并迅速整合了河北士族；曹操在兖州四战之地每天朝不保夕，最终靠着传奇的励精图治和永不放弃从中原修罗场杀了出来。

刘琨的股本并不多，但时代也给了他相应的伟大机遇。

袁绍、曹操，哪个人的搏杀与奋斗是容易的？

无论什么时代，头部永远拥挤，永远就那么几个零星的席位！

想出人头地吗？想，就注定逼死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刘琨在北方，最终仅仅成为一个逐渐熄灭的灯塔。

这个时代，注定属于那些底层炼狱中磨练拼杀出的修罗与斗士！比如此时被卖为奴隶的那个卑贱“杂胡”……

三、史上最传奇的奴隶登场

在说这个传奇的奴隶之前，有两个在后面的剧情中有很大戏份的人要交代一下，这两位都算是一时人杰，但最终都被这个奴隶搞死了。准确地说，这个时代的很多人杰，都被这个奴隶搞死了。

永嘉元年（307）二月，一直没什么新闻的山东出事了。

东莱郡的匪首头子王弥与部众劫掠青、徐，自称征东大将军，杀了两个太守。司马越派手下鞠羡任东莱太守去讨伐，结果被王弥反杀了。

王弥，这个名字大家有必要记一下。这哥们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攻中原王朝成功的人。像他这样反攻自己朝廷的人之前也有过，但没谁起到过他这么重大的作用。

王弥作为第一个打进了西晋首都洛阳的中原大盗，帮匈奴人灭西晋，他是第一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与西晋苦大仇深，反而有个标准的好出身。

王弥祖籍山东东莱，是个官三代，他爷爷王颀是魏玄菟太守、晋汝南太守，二千石的好人家。

虽然不是琅邪王家、太原王家的海内高门，但按理说王弥这孩子

也将是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者，将来会从小官做起一路爬上去。但他枉费了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长大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他在洛阳旅游时，隐者董仲道见到他给了评语："你小子有豺狼的声音、豹子的眼，喜好祸乱，将来一定是乱世的搅屎棍。"

306年，王弥老家东莱郡弦县县令刘柏根叛乱，王弥这个出身于两千石家庭的人，居然带着家童去从贼了。[①]

虽说天下大乱已现，但此时是八王之乱的尾声了，王弥作为有多种后路的官三代却不用逼良自为娼，非得当乱世的祸根，当年为他看相的董仲道看得真准。

除了面相之外，其实还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可说。

能让人做出放弃阶层既得利益的冲动事情的，基本上都可以归于一个环节：信仰。

王弥投奔的那位刘柏根，官方称之为"妖贼"。这个"妖"，是汉末三国时出现的老朋友天师道。

当年张角张教主甲子起义失败后，天师道转为地下组织。西方分舵的张鲁教主东来办教后，五斗米和天师道这本是同根生的哥俩开始合力在关东散播自己的思想。

王弥就是虔诚的教徒，本着砸烂旧世界改天换地的理念毅然从贼，被贼县长任命为长史。他跟着刘柏根进攻临淄，算是开启了自己的搅屎棍生涯。

都督青州的司马略派刘暾征讨刘柏根，结果被打败。

教徒们的战斗热情实在太高，司马略比较废物，无奈之下求鲜卑姥爷王浚帮忙来解围。

---

① 《晋书·王弥传》：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于东莱之弦县，弥率家僮从之，柏根以为长史。

北境突骑类似于马克沁机枪，实在太威猛，王浚的解围直接就把天师道东莱分舵舵主刘柏根给打死了。

师父被打死了，王弥随后接手了这伙匪帮逃到了海岛上，但又被兖州刺史苟晞的弟弟苟纯打跑，一路逃到了长广山落草。

按理说，王弥这辈子也就到头了，土匪在哪个朝代都难见有蹦跶起来的，尤其他现在又是被人撵到山沟当“原始人”，又是让人家给打到海岛上做“鲁滨逊”，注定被拍死的命运。

但是，天下大势的大盘在这个时间段开始疯狂地跳水！

司马越靠着北境外援艰难拿下最终的胜利后，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官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去剿这群土匪了。

落了草的王弥迅速地缓了过来，因为他有着“宗教”的超级融资力量。

宗教这个社会组织天然带有三个特殊属性：

1. 它的运营成本极低。

2. 它的人力来源极广，融资能力极强。

3. 它的行动力和执行力超高。

王弥展现出了自己做教主的天赋：有权略，擅长搞预算，每次作案劫掠必须进行周密的部署，而且武艺也高强，弓马娴熟，在山东道上号称“飞豹”大哥。

307 年，缓了半年多的“飞豹”王弥率匪帮出山，在青、徐大规模作案，自称征东大将军，闹腾得动静非常大，但又被去年给逼上山的老对手苟晞打败了，王弥随后再次进入了短暂的休整期。

两次暴打王弥的兖州刺史苟晞是谁呢？他起于微末，在整个官场生涯中属于从基层做起来的，脑子快，办理政务效率高，而且御下有术没有人敢骗他。

最初担任司隶校尉部从事，在八王之乱中，他先后进行了如下顺

序的抱大腿：司马越、司马冏、司马乂、司马越、司马虓。

荀晞属于技术型干部，尤其这几年八王打成一团，乱成一锅粥，立场问题先放一边，他确实好用，这在晋末的废材群体中实在是比较罕见的。

荀晞在司马越讨伐司马颖时，已经担任相当重要的北军中候了。司马越大败后，他被司马颖俘虏了，司马颖又被王浚打跑了，荀晞趁乱又投奔了老伯乐的弟弟范阳王司马虓。

司马虓任命荀晞做兖州刺史去收拾突然在兖州反水的司马楙。虽然说中原大地已经残破不堪，但在这个岗位上，荀晞却凭借有限的力量干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305 年，司马颖退下了历史舞台，他的旧将公师藩在河北招拢成都王旧势力起兵，开始进攻多个郡县，逼近邺城。

一路势如破竹。

没办法，在司马颖和王浚的接连交手下，河北早已糜烂，基本上不再有西晋官军的有效阻击力量。

第一次让公师藩这伙盲流势力刹住车的，是这个荀晞。

司马虓派荀晞和广平太守丁绍一同击退了公师藩，次年，荀晞在白马直接干掉了准备过黄河的公师藩。这是荀晞的第一次救火。

转过年来，也就是永嘉元年的 307 年，公师藩手下有一支并不起眼的势力继承了司马颖的旗号。当时冀州茌平有官办牧场，牧场的牧帅汲桑拉起了千人的队伍再次出动，号称要为司马颖报仇。（司马颖在司马虓暴毙后被刘舆阴谋杀掉。）

汲桑起出了司马颖的棺材改装成了灵车，每件事都要向司马颖棺材汇报后才去办。灵车武装再度肆虐河北，雪球越滚越大。

永嘉元年，灵车匪帮在汲桑的一路带领下打到了邺城。

刚刚接手冀州，自觉在并州见过世面的司马腾最开始并不拿这群叫花子当回事，但真打起来才发现河北和并州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没有

拓跋部族的救援，在守不住后开始率轻骑部队撤退逃跑，居然被灵车匪帮追上干掉了。

司马越自打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每天接到的消息就没有一条是顺心的。他发现，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居然连续死了司马虓和司马腾两位年富力强的兄弟。

这混乱世道，外人派出去那就独立自主了，没兄弟几乎就没有一切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沉没的速度要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汲桑流民军一路烧了邺城王宫，杀了一万多百姓，大肆抢掠后在延津渡过黄河，向南准备攻打兖州。

眼看过黄河了，司马越再次派出了苟晞去堵汲桑。苟晞再次不负众望，在东武阳击败汲桑连破九垒，随后收复邺城。

在此次对战中，汲桑被打得失了元气，同年被给司马腾报仇的并州乞活军干掉了。

汲桑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人物，但如果不是因为他手下的一个人，可能连他的名字最终也留不下。他的这位手下此时此刻和前面出场的王弥、苟晞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仅仅是一个小头目而已。

但这个人，却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传奇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只有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能和他有一拼。

这个人，没出身、没背景、没见识、没文化，所有你能想到的外在助力他一样都没有。

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他做过奴隶。他靠着自己一人起家，赤手空拳，居然第一次缝合了中国北方。

这个人，叫石勒。

这个人，也将一个本该被历史忽略的民族带出了一席之地，也就是“五胡”中继匈奴后第二个出场的羯族。

所谓“五胡乱华”，匈奴仅仅算是开了个小头，真正第一个闹出大

动静来的，是羯族。

羯族，史载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羌渠，是西域诸小国中“康居”的音译。

这个羯族，位于整个社会鄙视链的最底端，是当时人们眼中最低等的民族。晋人看不起匈奴，匈奴又看不上羯。不过没关系，“砸碎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时代马上就来了。

石勒字世龙，本名匐勒，祖先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名耶奕于，父名周曷朱，又名乞冀加，并为部落小率，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县）羯人。

上党啊，这可是中原政权的重要地区啊，瞅瞅，人家少数民族都内迁到上党了。

石勒刚出生时红光满屋，白气从天而降，所有看到的人都大惊不已。出生时有异象，但当时石勒的部落属于老少边穷，没人懂得这种异象的含义。

是金子总会发光，石勒渐渐长大了，他的不凡之处也开始不断地被懂行的人看出来了。石勒也是继刘渊之后，第二个在面相骨骼上被惊为天人的异族人。

刘渊祖上就是匈奴贵族，先天条件就好，从小接触的都是并州高层，所以他被挖掘出来，也算是正常。但石勒的一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如果真是天生不凡，哪怕起点无限低，也是能从芸芸众生中一次次地脱颖而出的。

石勒十四岁时随乡里人到洛阳行贩，靠着上东门大声吆喝着，结果被爱清谈的王衍看到了，王衍感到大惊，越走越觉得不对，回头对左右说：“刚才那个胡人小孩的声音不得了，将来必成国家大患！赶紧去抓他。”再回去找人时，石勒已经离开了。

王衍一辈子基本没干什么正事，唯独对石勒的这次听声识人，几

乎成了王衍这辈子最靠谱的一次判断。

老天曾经把这个孩子放在他面前，他看出来了危机，却最终失之交臂，这孩子将来会亲手埋葬他。

石勒长大后成为少数民族那种标配的英雄，孔武有力胆量非凡。由于他爹性情凶狠粗暴，所以部落的人都不与他爹亲近，于是，他爹常常让石勒代为管理部众。

石勒因此走上了管理岗，并干得非常棒，不仅仅是他爹的部众，连周围的各部胡人都喜爱、信任石勒。[①]

这段早年间的管理生涯对于石勒的一生来讲都极其重要。草原民族喜豪杰，乐战斗，慕英雄。石勒的英雄气概将成为他日后空手套白狼的关键因素。

石勒在长大后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他的不凡来，他自己时常凭空听到刀枪兵马的声音，所居住的武乡北原山下的树木形状居然长得像骑兵冲锋，而且他家中园子里面居然长出人参，不仅如此，花草树木也非常茂盛，长成人形。

他自带万物生长的气场，虽然他将来做的是万人斩的营生。

很多看相的人见过石勒后都是一样的评语："这个胡儿相貌奇异，志向气度非凡，前途不可估量，你们可要厚待他！"

当时十里八村的人都觉得看相的人在开玩笑："臭'杂胡'，还拿他当人了！"只有附近的邬人郭敬、阳曲人宁驱认为说得有理，经常资助石勒，石勒的回报是"亦感其恩，为之力耕"，玩命当佃农。

从"亦感其恩，为之力耕"中，基本上能看明白羯人的社会地位。石勒作为部落小头目，干的却是佃农的活。

---

① 《晋书·石勒载记》：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

看相的人为什么“劝邑人厚遇之”呢？肯定是因为村里人平时就对石勒一点儿也不厚道，从村里人对看相人的话的反应是“嗤笑”，也能看出来。

石勒干活的时候，总是能听到刀枪之音，回去问他娘这是不是不祥啊。他娘说：“傻小子，你就是累懵圈了。”[①] 冥冥中似乎有声音在提醒这个小伙子：“放下锄头！这不是你的剧本！”

八王之乱开始后，并州大饥荒，社会强烈动荡，石勒的小部落就像风雨中的小舢板。在逃荒中，他和部众走散了，于是投奔了当初看好他的阳曲人宁驱。

胡人地位低下，“羯人”又在鄙视链的底端，时任北泽都尉的刘监想要把石勒当奴隶卖掉，他被宁驱藏起来才幸免于难。

此地太恐怖，石勒又投奔了纳降都尉李川，途中遇见了自己曾经的赞助人郭敬，向郭敬叩头说：“大哥，我太冷太饿了。”郭敬流泪把自己的货物卖了，给他买吃的穿的。

石勒作为一个差点儿被卖掉的人，刚吃了几口饱饭就对曾经的金主说：“现在各地的胡人都饿得没人样了，最好骗他们去冀州生活，然后抓了这帮人卖了当奴隶发笔财！”[②]

其实很多时候，不光上层人歧视底层人，而最严重的鄙视与残杀，通常却是在底层人之间发生的！石勒刚吃上饭就想当人贩子了。

结果刚出了这个主意的石勒，自己就神奇地被人贩子拐卖了。

时任并州刺史的司马腾接到了换防河北的命令，随后搂草打兔子，做起了人贩子生意，沿路抓了大量并州“杂胡”，被当作“胡奴”卖到

---

① 《晋书·石勒载记》：每闻鞞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

② 《晋书·石勒载记》：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

了山东充军饷，石勒也被逮着了。[①]

喜感啊！现世现报，何待来生啊！

但司马腾拐卖了一个他这辈子都不该惹上的人物，这个人从此坚定地站在了以他哥哥司马越为首的对立面！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就被明目张胆地拐卖了，想想就觉得那个世道很可怕。奴隶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好在拐卖队伍中，有石勒恩公郭敬的哥哥郭阳。在郭阳的一路照看下，石勒没有死在奴隶队伍中。[②]

这里面想想就觉得有些“凑巧”：石勒给郭敬出主意贩奴，郭敬真的仅仅是他的恩公吗？他是否被人卖了还给郭敬数钱呢？

石勒最终被卖到了茌平。当地人师欢买了石勒做奴隶。

这是一个改变石勒命运的地方。

到了这里没多久，一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老人对石勒说：“你的鱼龙在发际上已长了四道，当显贵为人主，甲戌那一年，王彭祖都会被你弄死！”[③]

石勒道：“如果如您所说，小人不敢忘德。”忽然之间，那位老人不见了。

那位神秘老人口中的王彭祖，就是鲜卑姥爷，最强私生子王浚，此时手中控制着天下兵王！

王浚与石勒有着云泥之别，但这却是个很有深意的预言……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

② 《晋书·石勒载记》：数为隆所驱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

③ 《晋书·石勒载记》：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有一老父谓勒曰：“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

四、胡人版“刘备”的起家背景

石勒在茌平当奴隶，每每耕作之时，总能听到鼓角之声，石勒问自己的奴隶兄弟们有没有听到，群奴表示都听到了。

由此看来，并非石勒自小的超能力，而是他耳朵好，再加上那个时代遍地都是炮火狼烟的原因。

石勒对群奴说：“我从小只要一干活就能听见这声音！”

群奴把石勒干活“自带低音炮”这事告诉了主人师欢，师欢看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奇特的相貌骨骼，于是免除了他的奴隶身份。

石勒改变命运，不仅仅是通过展现自己神奇的能力从而免掉奴籍那么简单，还因为师欢家附近就是西晋的官办牧场，师欢和牧场领导汲桑一直有往来。

石勒很快就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新途径，通过自己能相马的手艺开始向汲桑托付终身。这一匹匹奔跑的马儿，在不远的未来，将改变他的人生。

没过几天自由的日子，石勒在武安临水处又被一群游军给抓了。眼看着又要被卖，突然之间奔过来了一群鹿，游军又抓鹿去了，石勒因此逃了出来。

没多久，石勒见到一个老爷爷，老爷爷对他说："那群鹿是我派的，你将来是中州之主，所以我救你！"

这次的濒临险境让石勒坚定了自己是大人物的信心，他在一次次被拐卖中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世道不是自己被卖就是去卖别人。石勒开始走上了成立武装集团的道路。

他召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这八骑为群盗，后来又得到了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人，号为"十八骑"，开始落草为寇。

这十八骑中，除了呼延莫和支屈六外，其他人看上去都是汉人，其实并非如此。

此时很多的内迁"杂胡"都普遍地采用汉名了，据唐长孺先生的《魏晋杂胡考》和陈连庆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中的考据与论述，这十八骑的民族成分应当如下：

夔氏源出天竺，支氏出于月氏，刘氏、呼延出于匈奴，张氏大概率出于乌桓，剩下的王、冀、吴、桃、逯、郭、孔、赵大概率是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杂胡"。

据《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六记载：太安中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司马腾当年东进并州时总共拐卖了万户羯人。

看上去羯族人很多的样子，其实并非如此。所有成建制的大规模部落，都不会被人家拐卖为奴隶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几千人的"杂胡"武装通常就能啸聚山林，两千人的乌桓"杂胡"刘渊就只能走招降的手段，人家要是不归附，你还

没辙。[①]

司马腾拐卖的这万余户，应该是在天下大乱中部落族群被冲散了的“杂胡”或者本就规模很小的部落。

史书中这种所谓的“掠羯胡万户”的说法，根据唐长孺先生的洞察，所谓的“羯胡”其实应该是河北区域内的山西、河北间的新徙诸胡。只是这些河北的“新徙诸胡”在石勒普发“公民权”后都归为了羯族。

当年内附的几十万“杂胡”，民族成分相当混杂，被石勒组织起来的十八骑所呈现出的多种民族成分，也正是当时被拐卖到冀州的多民族“杂胡”的缩影。

司马腾等汉人武装这些年从并州拐卖的大量“杂胡”，其实更像是千千万万个石勒，他们和部落失散，被贩卖为奴，他们被肆意凌辱，吃不饱穿不暖，这也为石勒的崛起输送了大量的“阶级弹药”。

华夏大地上最初一波的民族融合，其实是在西晋末年被掠卖到河北的并州“杂胡”之间出现的。

他们流落异乡没有了原来的组织，他们经历相同受到了太多的摧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晋朝的统治阶级，这一系列的共同目标让他们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冲破了民族的界限，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在这里，没有了所谓的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石勒以自身的智勇才能和悲惨经历开始逐渐赢得同样沦落为奴的“杂胡”的拥戴，石勒成气候之后得到的封号是什么呢？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

石勒作为一个卑贱的“杂胡”在这乱世最终能够神奇起家，背后其实有着可遇不可求的特殊时代境况。能力再强，水平再高，纵然人有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

冲天之志，但非运不能自通啊！

石勒起兵之时，中原已经打烂了，司马颖战败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旧将公师藩起兵了；另一件事，就是全世界都看到了战法升级后骑兵的巨大威力。

石勒与牧帅汲桑带着数百骑兵作为高级技术人才投奔了公师藩，因为要正式作战加入战斗部队了，汲桑才让石勒起的这个名字。[①] 石勒在公师藩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前队督兵，但没多久，公师藩被苟晞干掉了。

他们逃回了苑中，石勒得到了老大哥汲桑给的第二份工作：伏夜牙门将。石勒率领牧人劫掠郡县的囚犯，招募山泽中的土匪，靠着这伙乌合之众，石勒与汲桑再度起兵。

在这个时候，石勒强大的个人魅力开始显现出来了，提他的名字就有人来归附。[②]

石勒此次出山，跟随汲桑的灵车武装居然成功干掉了拐卖自己的仇人司马腾，随后杀万余人，抢妇女珍宝而去。[③]

后来汲桑、石勒与中原的苟晞在平原、阳平之间相持了数月，大小战三十多次。在一次关键会战中，汲桑被苟晞击败，死了一万多人，元气大伤，又被冀州刺史丁绍在赤桥截击，大败。

汲桑逃往马牧，石勒逃往乐平，两人分开后不久汲桑被杀，石勒成功逃入了并州，投奔了上党一伙数千人的武装。武装头目张甯督、冯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

② 《晋书·石勒载记》：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多附勒，勒率以应之。

③ 《晋书·石勒载记》：桑进军攻邺，以勒为前锋都督，大败腾将冯嵩，因长驱入邺，遂害腾，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

莫突对在河北闹腾动静很大的石勒相当看重。[①]

石勒做了一个判断：西晋马上就要完蛋了，在这里占山为王没什么劲，在乱世就得动起来，去投奔闹腾最大的刘渊吧。于是对张髯督提出了一句灵魂发问："现在刘渊要是喊咱们来灭晋，咱们能不搭理他而独立自主吗？"

张髯督答："不能。"

石勒说："不能还不去投奔刘渊？刘渊成立了相当雄厚的灭晋基金会，现在你手底下的这帮小弟都在商量去入股呢！你再等等，就成光杆司令了，咱得趁着风口抓紧卖公司套现啊！"

张髯督被石勒的几句话吓唬住了，觉得身边人都想害他，于是随石勒投奔了刘渊。

石勒跟刘渊说："我手下有几千个兄弟想参股，我们作为领导来谈谈价。"这样，石勒空手套白狼，得到了刘渊的官方册封，成了辅汉将军、平晋王。

石勒给张髯督改了姓和名，说："反正你这个名字也是瞎起的，你直接跟我姓石吧，你当我哥哥，名我也给你想好了，叫'会'，咱哥俩是知己。"[②]

石勒军团中几乎所有的"石"姓，都是石勒帮着改的。石勒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当聪明地学会了帮人改姓、普发羯族身份证，最大程度地团结"杂胡"。

并州遍地的坞堡"杂胡"也给了石勒广阔的融资市场，石勒利用他游牧英雄的气概继续空手套白狼般，进行扩张。

---

① 《晋书·石勒载记》：时胡部大张髯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

② 《晋书·石勒载记》：勒于是命髯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

离他不远的乐平有个坞堡，是乌桓人伏利度的两千人武装，刘渊屡次招募也招募不来，于是石勒去了。

石勒先是假装在刘渊那里犯了罪活不下去，从而打入了伏利度集团。伏利度非常欣赏石勒，还和他结为兄弟，并派石勒率部下去四处劫掠。石勒带领着伏利度的这伙土匪打家劫舍所向无敌，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这伙人的心灵征服。

晁盖被宋江架空了。不带队伍，寨主就是个摆设，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多久，石勒突然抓住了伏利度开始演讲："现在起大事，我与伏利度谁适合当老大？"人家拿他当兄弟，石勒却明显不地道，从头到尾憋着劲儿抢人家。

在石勒的政变下，众"杂胡"票选推举石勒当老大。石勒完成火并伏利度后率这两千乌桓兵归顺了刘渊。[①] 刘渊因此加封石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这两千部众划给了石勒继续指挥。

这几件事，将石勒的个人魅力和超强气场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石勒的人格气场类似于一百年前的刘备，两人都是一穷二白，但到哪里都被看作是高水平选手。

刘备在汉人圈子里通吃，石勒在胡人圈子里通吃。两人也都在魅力之余相当能打，还记得老刘是汉末轻量级擂台上最靓的仔吗？

老刘只要兵力别上万，逮谁干谁！在作战水平上，石勒比老刘强，因为石勒不光小打小闹不失手，大规模作战时脑子也从来不糊涂。

石勒威猛的同时，是刘渊配套到位的入股政策：都来吧，谁拉来了队伍归顺，我就封官给他。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

越来越多的势力开始向刘渊汇集，等到307年九月司马睿南渡后，时代的进程就来到了彻底摧垮西晋的任务栏上了。

刚进308年，无数只脚开始踹到了西晋这间破屋子上。

正月，刘渊兵分两路大遣诸将出征，一路以刘聪等十将南下太行山方向开拓，主要是为了打破壶关；一路以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开拓华北平原。

刘聪的行军方向，是壶关。当时如果想东进河北平原，有两条道：要么走壶关出滏口陉和白陉；要么走太原出井陉。

太原有刘琨在那里杵着，动不动还把鲜卑叫来帮架，不好惹。

壶关不仅东通河北，南下还方便打洛阳，这是上党的关键枢纽，派刘聪攻打，思路没问题。

石勒一路基本上是扔出去自生自灭帮主力吸引火力的。远离大本营，没有后续支援，爱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反正也都是“民间资本”，不是直属部队，死了也不心疼。但这个部署，最终产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效果。

来看中原地区，进入308年，山东悍匪王弥压不住了。

话说苟晞打死汲桑撵跑石勒后，司马越因为苟晞有能力，而且帮他报了杀弟之仇，于是和这位当初自己提携的下属结为了兄弟，但其司马潘滔等人说：“兖州是要冲，当年曹操起家的地方，苟晞这人有大志，并非臣下之人，总让他待在这片要冲上，早晚必是大患。”

司马越听后很认同，于是迁苟晞为征东大将军，领青州刺史去都督青州诸军事。

青州是王弥乱党的大本营，苟晞到了青州后开始捕杀乱党，宁错杀，不错放。史载：流血成川，人不堪命，号曰“屠伯”。因为王弥匪帮有“天师道”的宗教属性极易死灰复燃，所以苟晞因地制宜地进行了铁腕镇压。

貌似适销对路，但所有的铁腕通常又会有一个问题：会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并造成巨大的恐慌和心理逆反。所以宗教型武装通常是相当令人挠头的存在。

苟晞在山东给阎王爷代言的结果，就是王弥每次战败后又迅速获得山东老乡的兵源补充，苟晞的兵却越打越少，越来越打不动如癌细胞般迅速扩张的王弥。

三月，王弥匪帮使出开花战术，四面出击劫掠，在青、徐、兖、豫来回扫荡，攻陷郡县，多杀守令，匪帮人数滚雪球般地滚到了数万人。

四月十三，王弥拿下了许昌，取器杖打开了豫州武库，完成了战力升级！这是一次关键性的升级，王弥因此有了改朝换代的想法。他将眼光瞄向了西面。

五月，王弥挺进轘辕关，在伊水之北再败晋军，洛阳大震，宫城门昼闭。出镇中原的司马越遣司马王斌率精兵五千人入卫京师，西凉张轨亦遣督护北宫纯率兵驰援洛阳。（出现凉州的事了，西凉张家后面会单独梳理。）

五月十九，王弥抵达洛阳，屯于津阳门，永嘉年间第一次洛阳会战打响。

对于第一次进攻洛阳，王弥明显比较紧张。西凉猛将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阵，王弥大败，烧建春门而走。左卫将军王秉追王弥于七里涧，再胜之。

战败后的王弥和同伙商量了一下："我在洛阳旅游的时候和当时还是人质的刘渊关系相当不错，现在他成了汉王，咱去投奔他吧。"

在做通下属的工作后，王弥联系了刘渊，表示小匪帮要入大组织，随后北渡黄河而去。王弥见了刘渊，刘渊拿他比孔明，还挺风趣地说了刘备当年的名句："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也。"

一个流贼，和诸葛丞相比，他也配！

至此，刘渊聚齐了两大左右手——石勒、王弥。

七月，刘渊南下平阳，太守宋抽弃郡逃走，河东太守路述战死；上郡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渡过黄河归降刘渊。匈奴汉推进至上郡、河东！

王弥在高都、长平间大败司马越的淮南内史王旷、安丰太守卫乾等将，成功进入河北。

九月，王弥与河北分部的石勒合并攻破邺城，冀州危急。

同月，司马越诏令豫州刺史裴宪屯白马（今河南滑县）顶住王弥，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今河南延津县东北）顶住石勒，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今山西平陆县南）防备刘渊，严禁匈奴汉渡过黄河。

司马越驻防的鄄城自我崩塌，司马越移屯濮阳，没几天又移驻荥阳，做总指挥兼预备队。司马越用行动在表态：黄河以北我不要了。（见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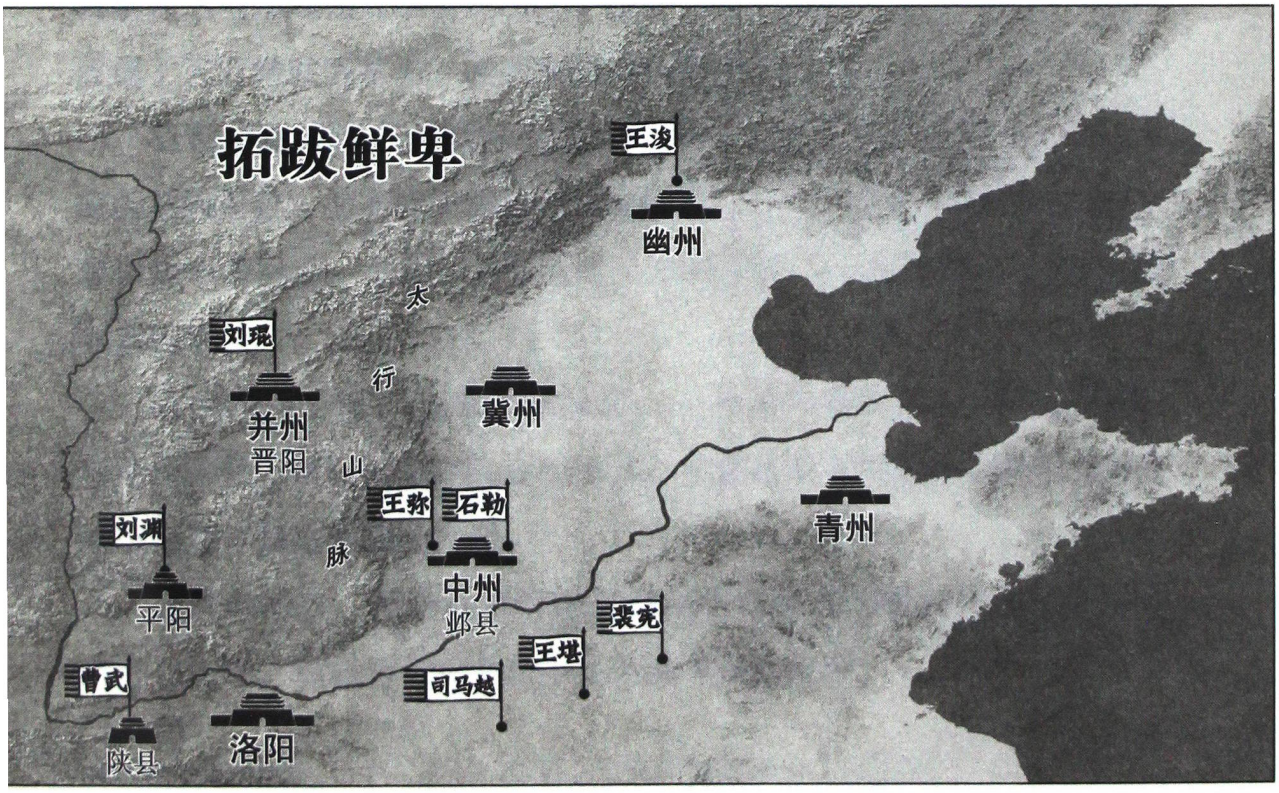


图 4-5　司马越放弃河北

308年十月甲戌，形势一片大好，刘渊即皇帝位。

时代的关键分野到来了。

很难讲，刘渊此时称帝的决定是否合适。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旦称帝后匈奴汉的首要任务就变成了要打掉晋王朝的政治符号洛阳。但洛阳盆地并无收益，而且不好打，烂船尚有三斤钉的晋王朝会和刘渊进行殊死一搏。

与此同时，刘琨插在太原，并州尚未统一，大河北更是需要刘渊去开拓、耕耘的物质根据地。

每个时代，成为最终胜利者的通道都会有时机上的选择成本。选了这个，就注定会错过另一个。

两种选择，注定两种结局……

五、石勒的招抚策略

308年冬，石勒与刘灵等七将率众三万进军河北。

石勒军锋所指魏郡、汲郡、顿丘诸坞堡，望风而降者五十余座。石勒根据坞堡规模大小赐予印绶，都封了垒主将军或垒主都尉，并从中收编了五万精壮为军士，老弱继续在坞堡内安心生产。[①]

石勒对劫掠或者屠城的克制，相当神奇，因为胡汉间有着苦大仇深的民族矛盾。胡人终于有能力报复汉人了，但石勒的军队却没有发生暴虐掠夺的现象，史载“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因此石勒也开始收获巨大民望。

中原大地上的人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坞堡的人，一种是流民。各地的世家大族形成各种坞堡以自保，大量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下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流民。

这两种状态，都使得西晋政府很难再得到兵与粮的补充，但这种混乱与失序，却成为石勒和王弥军力滚雪球的天堂。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八》：石勒、刘灵帅众三万寇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

王弥是大土匪作风，走到哪里祸害到哪里，像一群大蝗虫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就将当地的秩序打乱，将所有物资搜刮、破坏完，并裹挟走已经没办法活下去的原住民去当土匪和流氓。随后，继续抢下一个地方。

石勒则走出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石勒在魏郡的招抚政策实验成功后，开始北上进攻巨鹿、常山，杀死两郡的晋朝守将，随后攻陷冀州百余个郡县与堡垒，部众达到了十多万。

说是攻陷，其实就是招降。石勒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在短短时间内接连打下百余个郡县与堡垒。

石勒起家时的主力中除了“杂胡”兄弟之外，还有大量的汉人。

每个高门大姓，在地方都会拥有大地主庄园来经营农业和手工业，耕种、放牧、丝织、工匠等样样具备。每逢天下大乱，大地主庄园便筑起壁垒，以防范外敌骚扰抢掠，而佃客、家奴及依附民则被武装起来成为部曲，这就是坞堡的自保经济体。

很多坞堡都是大地主庄园的战时升级版，有的坞堡则是依靠自然环境的易守难攻在乱世成为桃花源，以三国年间记载最详细的田畴坞堡组织来举例说明。

田畴是幽州牧刘虞的下属，刘虞被公孙瓒弄死后，田畴带着宗族和依附的人进入徐无山中避世，由于周遭环境险峻，腹地平坦广阔，几年间就吸纳了同样归附避难的五千余家。

田畴公布了法律法规和社区条例二十余条及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传授知识，在北方相当有威名。[①]

---

① 《三国志·田畴传》：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

曹操征乌桓时，田畴决定出山，派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力量，可见平时在练兵上田畴也没落下，否则也不至于能够震慑住周边的少数民族。[①]

这是在乱世中活得最好的坞堡。这种类型的坞堡并不多，大量的坞堡由于没有名山大川的自然保护之力，防御能力和坞堡内的土地都是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能够容纳的人口并不会太多，实力也有限。

但是，如果对每个坞堡都进行涸泽而渔式地攻打，那么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每个坞堡知道你来后都会殊死抵抗，这还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你在杀鸡取卵，将来不会获得持续的物资支持了。

八王之乱开始后，战乱没完没了，大量地方高门自我拯救转型为坞堡，大量百姓投奔坞堡主。每个坞堡都有几百到几千户不等的力量。

根据《晋书·地理志》所载的太康初年（280）户口数，北方各州的县均户数如下：

司州	县均4910户	兖州	县均1488户	豫州	县均1374户
冀州	县均3928户	幽州	县均1741户	平州	县均696户
并州	县均1318户	雍州	县均2551户	凉州	县均667户

每个坞堡已经类似于太平时代“县”的存在了，具有地方行政系统和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

石勒对于坞堡的招抚行为，说到底是为了从一个个坞堡中可持续地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②]

后面一茬接一茬的胡人统治者都继承了石勒的这种做法，为了更

---

① 《三国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载太祖表论畴功》：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

② 《晋书·石勒载记》：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

好地从坞堡中薅羊毛，基本上都会采取优抚坞堡主的政策，承认坞堡的合法性，根据坞堡大小任命坞堡主为将军、都尉。

作为祖祖辈辈被凌辱鄙视的异族人，在突然间咸鱼翻身后能够控制报复的心理、懂得克制劫掠的冲动，这相当了不起。

这种姿态与见识，也给石勒带来了巨大的回报，让他在诸多流水般轮流转的大帅们当中脱颖而出，开始获得汉人的支持。

举一个石勒的谋主张宾的例子。

赵郡中丘人张宾是士族集团子弟，其父张瑶是中山太守。张宾自小好学，博涉经史，从不咬文嚼字，而是观其大略，为人豁达大气，常对其兄弟说："我总觉得我的水平不逊于张良，那我的刘邦在哪里呢？"

天下已大乱，张宾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要利用自身的才华千古留名。

张宾最开始入仕时为中丘王帐下都督，觉得没劲就请病假了。等到永嘉大乱后刘渊派了大量将领进入河北，张宾从中发现了石勒，从他的做事风格和人格魅力中品出了刘邦的味道，他对亲近说："这些年我看的人太多了，只有这个石勒能成大事！"

于是张宾提前去石勒那里毛遂自荐上岗，最开始张宾的自荐并没唬住石勒，直到张宾在参谋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说进石勒的心坎，石勒才最终决定拜张宾为军师。

石勒在扫荡河北后把其中的名人贤士集中在一起做自己的智囊团，称为"君子营"，引张宾为谋主，并开始设立正规政权才有的功曹等官吏，将自己的核心十八骑分别授予了将军之职。[①]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

石勒虽然为“汉将”，但其组织已经颇具一个政权的雏形了。

石勒出身低微，羯族内迁也晚，他本身并没有机会从小接受屠各刘渊、刘聪所接受的那种汉文化教育，但他却在这个时代最终空手套白狼而成就了相当吓人的功业。

除了独特的时代机遇外，石勒本人所拥有的气场、魅力与军事天赋，还有那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态度以及超强的人性洞察力，都是他成功的因素。

石勒自打开始军旅生涯，就恶补文化课。在诸多文化课中，石勒选择了历史。他在观察、总结前人犯的错误。

石勒在打仗之余经常让儒生给他读史书，然后评论古今帝王的好坏善恶，其中最爱听的就是《汉书》。有一次在听楚汉争霸时，听到郦食其劝刘邦重立六国后裔，大惊道：“这不是脑子有病吗！刘邦怎么拿下来的天下？”

紧接着儒生们读到刘邦的“知心哥哥”张良赶来阻止，石勒叹道：“我说呢！”[①]

郦食其要是没死，那么他就是“灭楚四英”的级别，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顶级大才。但即便大才如此，他出的这个主意，不仅他没意识到是败笔，其实悟性极高的刘邦也没看出来，非得是张良才能高屋建瓴地给刘邦掰扯明白。

石勒没上过学，却能看明白，其天资英达如此。回顾石勒的每一次壮大，其实都是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

说得再细致点儿，就是通过恐吓、安抚、划成分等技巧让你两害相权取其轻地为他所用。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石勒在河北大胜后，又派将领张斯率骑兵到并州北山诸县去劝说仍然松散没组织的胡羯部落："咱们都是一个族的，你们不跟石勒混还能跟谁啊，好话说完要是不开眼可别怪我们翻脸。"[①]

这些并州北部的"杂胡"，最终也被石勒整合了起来，其他"杂胡"害怕石勒的威名，也多来归附他。[②]

石勒并没有因为都是同族人就无比温情地采取什么优厚待遇，而是"晓以安危"，"杂胡"最终归附的原因也是"惧勒威名"。

心甘情愿这东西，属于奢侈品，需要时间和巨大的成本投入。威胁与抚慰，二者一定要双管齐下。

乱世中效率为王，先把你拿下，再发"身份证"培养感情。

石勒聚起十多万大军再次北进常山，分别派遣诸将领进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又收降了数万人。

整个308年，西晋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原被王弥一通祸害。王弥居然还打到了洛阳，随后他又跑到了山西与刘渊会合。

石勒在河北获得了很高的民望，队伍也在这一年完成了蛇吞象般的扩张。

刘渊在并州称帝，正式另立山头。

总体来讲，西晋的黄河以北除了幽州外基本上残了，中原大地满目疮痍。

转过年来的309年，比308年还惨！

正月，因王气十足，刘渊迁都平阳。

三月，戊申，司马越的又一个兄弟，镇守襄阳的司马略死了。司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

② 《晋书·石勒载记》：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资治通鉴·晋纪九》：并州诸胡羯多从之。

马越又折了一条胳膊。

司马越这两年出镇中原，洛阳的皇帝司马炽一直很有自己的想法，只不过实在是手上没有一丁点儿实力了，搞不出来八王之乱时的动静。

随着苗头不断出现，三月丁巳，司马越这位八王之乱的守擂者防患于未然，自荥阳突然回到洛阳发动政变，杀了司马炽的所有心腹。

与此同时，因为殿中武将这些年搞了太多次政变成为危险分子，司马越于是强势将禁军中被封侯的武官全部罢免赶了出去，派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皇宫，彻底架空了不太听话的皇帝。

被裁的禁军中，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刘渊，说现在洛阳非常虚弱，抓紧攻打效果肯定好。刘渊于是令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攻打黎阳。

刘景拿下黎阳，又败王堪于延津。司马越两路防匈奴汉匪南下的据点全被刘景拔掉了，但刘景大胜后狂杀乱抢，沉男女三万人于黄河。

刘渊知道后大怒："我要除的是司马家，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他就给刘景降了级。

刘景是刘渊的亲戚，按理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至少比石勒的佃农出身要强得多，但两人水平的差距有多大，一眼就看出来。

那一年天下大旱，史载，入夏后居然长江、黄河、汉水、洛水全部枯竭徒步可过。旱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指望老百姓还能有什么粮食吃了。

"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太苦太难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开始进一步恶化。

309 年夏，刘渊给已经折腾了很大动静的王弥封了个罕见的大官——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俨然是东部的总指挥，并调集他与刘聪再攻壶关。

半年前，308 年十月，刘渊曾经命刘聪猛攻壶关，命石勒所统七千

人为前锋都督。刘琨派了护军黄秀等救壶关，石勒在白田大败黄秀，成功拿下壶关。但十一月初一刘琨请来了鲜卑外援，卷土重来，攻打壶关，打跑了屁股还没坐热的守将匈奴汉镇东将军綦毋达，再次拿回了上党这个枢纽重地。

时隔半年匈奴汉军再次大举进攻，司马越也遣王旷等将率数万人渡黄河北救上党，壶关万不能丢！结果晋军在长平古战场被刘聪狂杀一万九千人。晋上党太守庞淳看到大势已去，以壶关降匈奴汉。

刘渊拿下黎阳、上党后，于八月令刘聪自上党转兵袭破大阳曹武等，渡河疾驰攻下宜阳。

洛阳周边的险阻已经全被匈奴汉扫荡干净了。

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刘聪被接连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设防备，被垣延夜袭，大败。洛阳短暂地松了口气。

十月，刘渊在第一次南下洛阳失败后仅仅一个月，再派刘聪、刘曜、刘景率精骑五万会同王弥匪帮再攻洛阳，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兵随后跟上。

刘渊这是拿出匈奴汉的家底来跟司马越争夺天命所归了！晋军方面根本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快卷土重来，大惧。

十月辛酉，刘聪屯兵洛阳西明门外。晋军的第二次洛阳保卫战打响。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又是西凉军猛将北宫纯率兵夜袭匈奴汉军营，斩杀将领呼延颢取得开门红。

一天后，刘聪南屯洛水。三天后，刘聪的步兵军团出现军变，呼延翼为其部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渡溃退。刘渊下令刘聪班师。

刘聪收到命令后对刘渊说："现在晋兵微弱，不能因为死了几个人就班师啊，再让我试试吧！"刘渊同意了。

恼羞成怒的刘聪再次卷土重来进屯宣阳门，刘曜屯上东门，王弥

屯广阳门，刘景攻大夏门，从四面八方主攻洛阳，但还是没打动。

刘聪比较郁闷，决定“浪漫一把”，去嵩山祈福，留下大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

真是神奇的操作啊！

司马越知道刘聪去山神那里祈福了，于是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出击宣阳门，大败匈奴汉军并斩杀督将呼延朗。

刘聪听说后赶紧往回赶，刘厉害怕刘聪追责直接投水而死。匈奴汉军士气降到冰点。

王弥对刘聪说：“现在洛阳还是不好打，粮食已经支持不了几天了，不如先回平阳吧，我去中原再闹腾闹腾，咱们将来再杀回来！”

刘聪因为是自己要求留下的，所以不敢回军，只好继续挺着。最终是平阳朝堂上的几位老臣在算命后得出结论：该回军了。

刘宣对刘渊说：“根据天意，当在两年后我们才能拿下洛阳，现在晋朝气数还在，大军不归必败！”刘聪得到了救赎。

早干什么去了？如果拿着这些家底去打太原的刘琨，刘琨都死八回了！

刘宣的那句“岁在辛未”，是指两年后的311年。所谓的天意还是很准的。但是，每个人的寿命也是有数的，刘渊还看得到“辛未年”吗？

六、匈奴版“八王之乱”开打

代号“嵩山祈福”的灭晋行动在刘渊“岁在辛未，天下大吉”的自我安慰下收兵结束了。

这一次匈奴汉倾国前来攻打洛阳，连打了一个月，损兵折将又没打下来。

刘渊开始转变思路，将刘聪等匈奴本部力量召回平阳，令王弥侵掠兖、豫二州，令石勒对冀州继续展开攻势，派这两个乱世搅屎棍削弱中原实力，孤立洛阳。

刘渊的意思是：反正天老爷说“岁在辛未”，我两年后再来补那最后几脚。

王弥和石勒分别在河南、河北的军团继续野蛮生长。

309 年十一月，王弥出轘辕关入豫州，司马越派薄盛等追击，打败了从洛阳撤退的王弥。人家撤退了他想起来踹一脚了。能理解，扬大晋雄风，“犯强晋者虽跑必踢”嘛，但他怎么不敢追西面刘聪的骑兵军团呢？

其实，这波面子工程纯属多余，空耗兵饷，还不如保守治疗想吃点儿什么吃点儿什么呢。

大旱蝗灾下的王弥属于癌细胞，有大规模腐化正常细胞的能力。被踢了一脚的王弥很快得到了一股新生力量。一伙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流窜的数万家流民，总是被当地人所欺负。

没办法，天下大乱，谁比谁有饭吃？你们逃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也活不好！流民和当地百姓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每当天下大乱，永远是土匪最吃香的岁月，这伙流民在看到王弥匪帮过来后迅速找到了主心骨，烧城邑，杀官员响应王弥。

哪有什么未来，还当什么良民，能多活一天都是赚的！行尸走肉，没有牵挂才算是痛快！

王弥匪帮声势更加浩大，分出兵来令小弟曹嶷带着一个小分队东略老家青州当自己的大后方。

黄河以南一片鸡飞狗跳。

来看大河之北。九月，整合了上百个坞堡的石勒开始往北进发，去找幽州的最强私生子王浚过过招，看看谁才是华北一哥。

王浚派将领祁弘带着鲜卑姑爷段务勿尘率十余万骑兵迎战石勒，双方会战于飞龙山（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南）。

石勒大败，死了一万多人，退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并命令各将攻击尚未攻下和叛变了的坞堡，收降三十余座，稳住了阵脚。[①]

石勒稳住黎阳后继续北上入侵信都，杀了晋冀州刺史王斌。幽州的王浚由此开始自领冀州，准备布局整个河北。

司马越看到石勒在河北受挫以为能占到便宜，于是派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洛阳支援河北，准备夹击石勒。石勒听说后回军，沿途又受降了魏郡太守刘矩。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

此时，司马越在河北的政策也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司马越和刘渊募股石勒、王弥的政策其实一样，同样是在空手套白狼，看谁能拉来队伍就给谁册封文件。

魏郡太守刘钜是当地的坞堡堡主，因为史载刘矩投降后石勒命他带着自己的“垒众”为中军左翼。[①]

等石勒赶回黎阳，裴宪吓得直接弃军逃奔淮南，王堪逃过黄河退守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黄河以北只剩下王浚和石勒两股势力了，没司马家什么事了。

309 年，是王弥和石勒壮大的一年，司马家在整个关东的政府系统已经全部失灵。

310 年正月，石勒渡黄河攻下白马，王弥也带着三万匪帮来了。南北两大匪帮胜利会师，组团扫荡兖、豫、徐三州！

二月，石勒袭鄄城，斩兖州刺史袁孚，进拔仓垣，杀了去年年底一枪不放就跑了的王堪。

完成黄河沿线扫荡的石勒再次北渡黄河继续收服冀州诸郡，河北大批量的坞堡投降石勒，又有九万余口加入石勒集团。

同月，之前王弥派出的曹嶷小分队一路向东，所至皆平，克东平国后进攻琅邪，山东开始遍插王字旗。

夏四月，王浚部将祁弘推进至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杀了匈奴汉冀州刺史刘灵，又和回到河北的石勒接了壤，双方即将针尖对麦芒。

石勒选择了退让。打不过，跑！不丢人。

石勒率骑兵主力南下和刘聪相会，共攻河内。河内是洛阳的北部屏障。司马越派兵前来救援。

石勒分兵守武德（今河南武陟县大城村），自己与王桑迎战冠军将

---

① 《晋书·石勒载记》：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

军梁巨。梁巨有点儿对不起他这个威猛的将号，听说石勒来了主动投降。石勒不许，梁巨翻城逃跑被抓。石勒把在王浚那里吃瘪的怒火都撒在了河内，坑降卒万余，历数梁巨之罪后杀之。

这是石勒杀人之前的一个习惯：数落你一大顿，从思想上给所有人上一课。杀人诛心，石勒有很多无师自通的做法，相当神奇。

晋军北渡黄河支援河内大败，使得黄河以北的众堡垒彻底坚定了投降石勒的打算，开始纷纷给石勒送人质。[①]

中原、河北的两大悍匪王弥与石勒所向披靡，西晋除了王浚之外已经再也听不到胜利的消息了。与此同时，310 年夏天，整个黄河以北遭遇了超级蝗灾。

为了形容此次蝗灾的严重性，史书中用了相当惊悚的字眼：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牛马的毛都被蝗虫啃光了，整个北方的畜生相当性感。

虽然伟大的母亲河和巍巍秦岭为南方挡住了铺天的巨蝗，但是，洛阳也不会再有转机了！

310 年刚入秋，七月，刘渊再次召集黄河以北的军团，令刘聪、刘曜、石勒共攻河内太守裴整于怀县。

司马越派征虏将军宋抽救援，宋抽被石勒干掉，河内人造反抓了裴整投降，但河内督将郭默比较硬，收敛余兵，不降刘汉，自为坞王，也成了一伙野势力，北边的刘琨封他为河内太守。

就在刘渊刚刚发布会攻河内的命令后，他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七月初九，刘渊卧病不起。

初十，刘渊进行了最后的权力分割与安排：

政治系统：以陈留王刘欢乐（好喜感的名字）任太宰，长乐王刘

---

① 《晋书·石勒载记》：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

洋为太傅，江都王刘延年为太保，齐王刘裕任大司徒，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朱纪为中书监。（宗室控制政务中枢。）

禁军系统：护军马景兼左卫将军，永安王刘安国兼右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西阳王刘都兼任武卫将军，分别统领禁兵。（宗室控制禁军。）

野战军系统：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兼录尚书事，在平阳西侧设置单于台，始安王刘曜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辅，北海王刘乂为抚军大将军兼司隶校尉。（儿子们控制各野战军，刘曜为刘渊自幼抚养大的侄子。）

七月十八日，刘渊去世，太子刘和继位。

刘渊的安排，从理论来说没什么问题，肥水没流外人田。但是，刘渊家挺“黑色幽默”的，算是成也汉化，败也汉化。

没有刘渊、刘聪等一系列屠各高层在洛阳时的深度汉化，匈奴汉是无法如此迅速地率先组建出一个异族政权登上历史舞台进行试错的。

但是另一层面，他家汉化的大成阶段在西晋，目睹了司马家族如教科书般互砍的全过程，这就导致了本来哥几个应该像葫芦娃一样抱一起，风吹雨打都不怕，但他们都没看到好的方面，看到的却是一群争权夺利之人。

结果刘渊前脚走人，后脚“匈奴版八王之乱”开打。

刘和是呼延皇后的嫡子，宗正呼延攸是刘和的表兄弟，他爹呼延翼是刘和的舅舅，跟着刘聪打洛阳时死了。呼延翼是步兵总指挥，位高权重，打洛阳时带着步卒压后阵的。对于他的死，官方说得很含糊：呼延翼为其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溃归。

攻打洛阳的总指挥刘聪是普通嫔妃所生，这很难不让人联想：是不是刘聪在借机剪除太子刘和的羽翼呢？

刘聪因常年在外面征战，积累了太多的猜忌和不满。

刘渊刚死，呼延攸和侍中刘乘、卫尉西昌王刘锐等就开始密谋。他们对刘和说："先帝最后实在是欠考虑，现在三王在皇城里统领强兵，大司马刘聪拥兵十万在近郊驻扎，这样陛下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咱得赶紧想办法啊！"

刘和觉得他们说得太对了，这世道，兄弟哪有好人呐！

刘渊死后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夜，刘和宣召禁军中的武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前来议事，然后公布了他的灭弟计划。

刘盛说："先帝的棺椁还没有安葬，四王刘聪也没有变节，一旦自相残杀，天下会怎么说陛下？内耗哪成啊！不要听信挑拨离间的谗言，猜忌你兄弟，兄弟都不能信谁还能信？"

这话如果让地底下的司马家族的人听到，他们肯定会乐。呼延攸等人怒道："今天商议，没有别的道理可讲，将军立场不坚定，左右赶紧把他杀了！"刘盛死了，刘钦害怕了，说："别生气，咱要弄死谁？我等不及了。"

刘渊死后的第三天，七月二十一，刘锐率左卫将军马景赴单于台攻打楚王刘聪，呼延攸率武卫将军刘安国到司徒府攻打齐王刘裕，刘乘率安邑王刘钦攻打鲁王刘隆，派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打北海王刘乂。

刘和没有司马家的命，先得了司马家的病，非得一口气弄死这四位兄弟彻底安心再说。他也不想想，要是都弄死了，谁替他打天下呢？

兄弟里没有好人，那外人就能信得过吗？

再说一下刘和没脑子的问题，他这个皇帝刚刚登基了两天，还没有权威性呢，就算禁军能打，但刘聪的野战军人多啊，最关键的是这些野战军跟着刘聪这些年没少打仗，在战火中与刘聪结下了相当真挚的

友谊。

司马家的孝子贤孙给全世界打了样，这个世道已经被司马家弄得彻底崩坏了，陷入了彻底的末日内卷：不把有威胁的人杀了，谁也不会安心！

一天后的战报：刘裕、刘隆被杀，刘聪、刘乂反攻。

二十三日，刘聪攻克西明门。

二十四日，刘聪在光极殿西室杀了刘和，将刘锐、呼延攸、刘乘等全部斩首。

此战之后，刘渊的孩子还剩下三人：二子刘恭——刘和的亲弟弟，一个窝囊废；四子刘聪，这些年一直对外征战手握兵权，控制单于台；幼子刘乂，单皇后之子，属于继承的优先序列。

大臣们请刘聪登上皇位，但刘聪假惺惺地要把皇位让给刘乂。刘乂年纪尚小，流着泪坚持请刘聪即位，刘聪推辞了好久同意了，说："你们非得让我干，其实不过看重我年纪大几岁罢了，为了国家大业，我确实义不容辞，等刘乂长大，我自然将国家交还于他。"[①]

刘聪继位，尊奉单氏为皇太后，以刘乂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自己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封儿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算是完成了这一轮的权力更迭。

这次权力的交接，有必要专门说一下，先看刘聪的表现：他哥哥刘恭在顺位上本该在他之前，但兵变全程无存在感，没什么实力。但即便如此，刘聪几个月后就杀了这个哥哥。他比他哥刘和心眼其实大不到哪里去。

但刘聪比刘和有脑子，他对幼弟刘乂表达了极高的尊重，又说将

---

① 《晋书·刘聪载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祇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

来会还位，又立了刘乂为皇太弟，那叫一个兄友弟恭。

真的仅因为刘乂他妈单后是皇后吗？皇后其实不叫事，但皇后的娘家很有实力。最关键的原因，单皇后是氐族大酋长单征的女儿，单征在羌、氐两族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308年七月，上郡氐族酋长单征归降刘渊。[①] 当年十月甲戌，刘渊即皇帝位。

这里面很可能有单征的参股给刘渊提气的原因，因为仅仅单家归附一年半之后，310年正月，刘渊便立单家闺女为皇后，长子刘和为皇太子，单后嫡子刘乂为北海王。

刘乂能流泪让权说明已经有了表达能力，绝对不是这三年才生出来的孩子，这说明氐族单氏早就和刘渊通婚了，刘渊很早之前就很重视氐族单家，早早进行了婚姻捆绑。

刘渊在单后并非皇太子刘和嫡母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提高单后的地位，意味着此时单氏的势力相当大，刘渊要进行安抚。

刘渊托孤时封刘聪为大单于，是负责“六夷”（氐、羌、鲜卑和“杂胡”势力的统称）的统领，而不是直接让单皇后的嫡子刘乂当大单于，这也算是顾忌单家在“六夷”中的重要势力而做的制衡。

刘乂背后的单家势力，是刘聪上位的巨大后盾。所以心眼并不大的刘聪又是封单皇后为太后，又是明确了刘乂皇太弟的统序，又是把大单于的位置给了刘乂，对单后进行了巨大的政治讨好。

但是，这听上去很复杂的权力算计，在这个内卷到极致的时代，早晚都会出问题的。

“朕不给，你不能抢”，这话出自正常的时代；而这个崩乱时代的主旋律则是“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八》：秋，七月，上郡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并降于汉。

刘渊作为匈奴汉的开国之主，算是乱世中的第一代人杰豪雄。他用了大半辈子去当好人质，去学习汉文化，努力汉化，去团结五部匈奴，不断地等待时机，并在天下大乱之后出手，成为第一个左右中原政权的北方异族人。

他的本部匈奴力量，一直在攻略山西。他派出去的南北大盗王弥和石勒，也极好地完成了他的预计指标。

他在二度攻不下洛阳后调整战术，扫荡周边州郡，也算是开辟了孤立战的先河。但他临终的收尾却并不那么漂亮，这也不能怨他，因为崩乱纷飞的“五胡”之初实在是太复杂了。

刘渊的帝国体制是胡汉分治的两套系统，他遗命时是两套官职：中央的尚书台那套，是面对汉人的；刘聪的单于台那套，是面对“六夷”的。“六夷”，包括氐、羌、鲜卑、“杂胡”等游牧民族。五部匈奴算是高级群体，主掌禁军和各关键位置，领导“六夷”和汉民。

刘渊算是开创了胡汉两制的先河：汉民主生产，五部匈奴和“六夷”主战斗。

在刘渊治下，并没有看到民族歧视政策的出现，毕竟刘渊称帝打的旗号仍是汉。他算是整合了过去一直被汉人踩在脚下的少数民族，使他们摆脱了以往的奴隶或依附民地位，获得了正常的国民身份。

这也使得匈奴和“六夷”成为匈奴汉国的军事核心，在这风云激荡中成为终结中原王朝的第一支政权力量。

但在天下大乱中，前浪注定要被抛在沙滩上，并州这片土地太复杂了。

由于刘琨在刘渊起兵之初成功地楔在了并州中部，联合了鲜卑拓跋部，再加上巍峨耸立的太行山的存在，使得刘汉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统一山西高原。

与此同时，在五部匈奴和“六夷”“杂胡”之间，他们之间在某种

意义上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早已内迁的匈奴人和几十万匆忙南附的塞外“杂胡”在身份上注定不同。

既然不同，就注定有一天会见真章。时代的大幕刚刚拉开，很多需要时间去试错与解决的问题永远不会一蹴而就。

刘渊的剧本演完了，很多未竟的事业注定要那些更年轻、更聪明、更雄烈的棒小伙子去完成。很可惜，不是刘渊的后人。

刘渊的族群，刘渊的汉国，将在刘渊当年封的“辅汉将军”手上被屠灭殆尽，断子绝孙。

欢迎来到这个血肉横飞，只有一直胜利才能活下去的末日修罗场……

七、第三次会攻洛阳

公元 310 年十月，赢得皇位的刘聪拉开了第三次会攻洛阳的序幕。

刘聪派刘粲、刘曜、王弥率众四万攻洛阳，石勒留辎重于重门（今河南辉县西北），率骑兵两万会刘粲于大阳，败晋监军裴逸于渑池，长驱直入攻打洛阳。

石勒等与司马越战于西明门，不胜，本着打不动就走的策略，群胡出关继续扫荡：刘粲出轘辕关劫掠略梁、陈、汝、颍；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王谢于仓垣；王弥以两万人会合石勒攻陈郡、颍川，又转战徐州、兖州。

中原大地的秩序全乱了，匈奴汉的匪帮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活不下去的当地人就只能加入这伙匪帮。

为什么土匪和流民集团如此适应这个时代，朝廷中央政权却在天下大乱后通常束手无策呢？因为两者的操作系统不同。

中央政权是从上向下汲取资源，汇总后再分配；土匪和流民军则没有层层官僚系统这个赚差价的中间商。

每逢天下大乱，底层人民率先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源头通常第一个崩掉。中央从上往下抓不到资源了，可利用的就只有追责系统了。

在天下大乱初期，处于庙堂之高的官僚集团还不能准确地感受到处于江湖之远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局面，所以并不会对国家调控产生变化。官僚集团的反应是极其迟钝的，只知道考量基层官员的任务完成情况。

这个时候，基层的官僚通常有两条路：

1. 要么继续涸泽而渔，去完成税收或平叛任务，从而逼反更多的人。

2. 要么直接从贼。

此时基层的官僚是打不过流民和土匪的，因为他们手里的权力有限。出于稳定性的考虑，中央需要制衡地方，注定会集中权力以分割基层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当地方官面对着被天灾人祸逼得活不下去的大规模流民队伍时，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去进行分化和平叛。等到一个个基层官僚被流民军滚雪球般地推倒后，中央虽反应过来但已经晚了。

王朝崩塌的本质，是庞大的中央帝国根本无法从百年承平的操作系统突然转型为天下大乱的操作系统。

两汉之所以能够在天下大乱后没几年就诞生头部玩家并恢复秩序，本质上是藏武运于地方以及天降大神。当然最后的红利也都让刘秀和曹操两位大神收割了。

西晋则什么都没有了：兵都被自家人打没了；王衍领衔的官僚系统又无法筛选出救世的大神。晋帝国被这无药可救的癌细胞折腾的，就剩一口气了。

在石勒、王弥两人不断祸乱中原后，洛阳城中的饥饿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原和河北的粮食不会再运过来了。

司马越不断遣使征召天下官员前来勤王。皇帝司马炽对使者说："替我告诉各地的将军们，现在还有救，再犹豫就看不见我了。"

话说得好悲凉，现实则更悲凉，各地将军基本没搭理他的，仅征

南将军山简（驻襄阳）和荆州刺史王澄打算引兵入援，却被自雍州流窜到南阳的四五万流民所阻拦，山简被打得只好自襄阳徙屯夏口。

各地将军自己还都一脑门子官司，哪顾得上在洛阳的皇帝。整个长江以北，再无朝廷可用之兵。

也是在这个时候，石勒见南阳又乱起来了，于是决定南下。哪里有流民，哪里就是土匪团伙的兴奋点，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去了就容易获得大量的兵源，最容易抢一把。除此之外，这次南下更重要的原因是石勒确实打不过北面的王浚。

石勒一度准备重返河北与王浚决战，但王浚的手下王甲率段部鲜卑万余骑败石勒的先头部队于黄河渡津之北，石勒烧船弃营去另一个渡口回重门迎了辎重，彻底不打算在河北混了。

晋末的天下兵王，是鲜卑姥爷王浚，逮谁干谁！

在河北受到高水平洗礼的石勒南下后那就是摧枯拉朽，各地土匪被石勒相继击溃，具体过程不说了，说说结果：一路滚雪球，杀到长江边。

在西晋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到“想吃点儿什么就吃点儿什么”的时候，十一月，司马越终于在洛阳坐不住了，留下了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心腹何伦等守洛阳，自率文武班子和最后的家底四万将士前往项城。

司马越此次逃离，实际上已经是对洛阳的放弃。因为他将所有的行政班子和名将劲卒都带走了，史载“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

洛阳的文武大臣只剩了个空架子，饥荒日益严重，连皇宫大殿中都是死人遍地，城内城外盗贼流民开始公然抢劫，仅剩的各府、寺、营、署，都挖掘壕堑自卫。这哪里还是天下京师，已经是退回到了原始社会。

当时的景象，基本就是丧尸片中丧尸爆发后的世界末日，彻彻底

底地失去了所有希望。

时间来到了辛未年，公元311年。

正月，在近一年的山东保卫战中，苟晞的大本营青州被王弥的小弟曹嶷击败，苟晞投奔高平郡。

石勒来到江汉平原后产生了要拿此地当大本营的想法，但参军都督张宾投了反对票。张宾反复对石勒说："黄河以北的冀州才是我们真正要攥在手里的根据地！"石勒没同意。

石勒为什么不想回河北了呢？

1. 远离刘聪的领导能自立门户。

2. 王浚的骑兵队实在是太厉害。

3. 江汉地区的军力对于他来讲实在是太弱太菜，他在降维打击。

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剧本的，不能因为怕游戏难度高就不去通关。石勒似乎想当刘表，但他的匪帮各种水土不服，军粮也跟不上，军士因瘟疫而死了大半。

石勒一看再待在这里军士就全死了，听了张宾的话，烧了辎重，轻军渡沔水袭击江夏，又抢了一通暂时活了下来。

二月，在南边活不下去的石勒开始北返，北攻新蔡，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今河南项城县北），朗陵公何袭、广陵公陈眕、上党太守羊综、广平太守邵肇等纷纷率众投降。

石勒又打下了司马越本来想去的许昌。只要过了淮河，石勒的人生就迅速换了天地：你自有你的剧本和用武之地，不要瞎溜达。

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专权拿自己当傀儡的做法非常不满，尤其在司马越"抢了"洛阳离开后，留下来的何伦仍然拿他不当人，抢掠公卿，逼辱公主。司马炽下密诏给苟晞，让苟晞征讨司马越。

司马越的手下潘滔、刘望等人也挑拨他和苟晞的关系。苟晞知道后大怒，表奏索求潘滔等人的头颅，扬言道："司马越身为宰相而不公

正，造成天下混乱，我难道能够不坚持正义而听任他这样做吗？”苟晞向各州传布檄文，称颂自己的功绩，列举司马越的罪状。

司马越也下达檄文公布苟晞的罪状，表示必讨此巨贼！国家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但大臣们仍然在内斗。

以内斗上路，自然以内斗结局。斗吧，斗吧，都斗死了，黄泉路上结伴才不会孤单。

三月，司马越忧愤成疾，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后事托付给了老搭档王衍。

丙子日，司马越死于项县，找他的家族报到去了。大家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不敢接受，辞让给襄阳王司马范（司马玮子），司马范也不敢接受。最终得出结论：秘不发丧回东海老家。

这帮无头苍蝇开始抬着司马越的灵柩送往东海郡安葬。没有一个敢担事的，最终，也将全部被压死！

洛阳的何伦等人听说司马越去世，也开始撤退，护送司马越的裴妃及长子司马毗从洛阳东归，大量的士人百姓跟随逃难。

虽然秘不发丧，但怎么可能捂得住！司马越的儿子和王妃以及洛阳的士人和百姓都开始大规模撤退了，还能蒙得了谁！

311 年四月，石勒率轻骑追上了司马越的送葬队，于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西南）大败无主的西晋正规军的最后一支力量。这股无主扛事、无人担责的晋军就不要再谈什么战斗力了。

石勒仅仅是决堤者，派骑兵队围而射之，夺命的大水是晋军自己。在自相踩踏中，晋王朝最后的精锐全军覆没。[①] 整个晋朝的骨干被一网打尽，包括太尉王衍和那群司马们。

以王衍为首的包括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西河王司马喜、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九》：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

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顗等被石勒叫过来，问："晋朝是怎么亡的呀？"

王衍率先发言："计策不是我定的，我从小就没有当官从政的愿望，石勒大人您要抓紧称帝呀。"

石勒说："你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名满天下，怎么能说从小就没有从政的欲望呢？把天下搞砸了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王衍被架出去后，基本上所有人都在说晋朝灭亡和自己无关、求饶命，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表情严峻，对众人喝道："怎么那么多废话！"

石勒回头对孔苌说："我在天下行走的地方多了，从未见过这样的大臣，该怎么处理他们呢？"没错，石勒这辈子都在底层摸爬滚打，哪里见过这么高级的人渣！

孔苌说："他们都是晋朝的王公大臣，肯定不会为我们所用。"随后这帮人被拉出去要全部弄死。到王衍的时候，他到底是西晋清谈总冠军，享受的待遇不一样。

石勒说："王衍太能扯了，那个司马范倒是有点儿骨气，不要用刀杀了他们俩。"当夜，派人推倒墙把他俩给压死了。[①] 颇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石勒随后对司马越开棺焚尸，继续做杀人诛心的老动作，怒吼道："搞乱天下的就是他，我为天下人报仇，烧他的尸体通告天地！"把司马越挫骨扬灰后，石勒又去堵跟随司马越世子的那支洛阳逃难队伍了。

逃难队伍的动静那么大，石勒怎么会堵不到！在洧仓，石勒把司马越的长子以及宗室四十八个亲王等全部弄死，司马越的媳妇在大乱中被拐卖了。[②]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九》：何伦等至洧仓，遇勒，战败，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裴妃为人所掠。

至此，洛阳城中除了还有根正苗红的晋怀帝司马炽之外，晋王室几乎全部覆灭。

早在司马越出走后，荀晞就建议司马炽迁都仓垣了，他曾派从事中郎刘会带领几十艘船、五百禁卫兵、一千斛谷子去接司马炽。

但是，当时仍在洛阳的公卿大臣们犹豫不决，贪恋家资财产舍不得走，最终没有成行。不久洛阳城的秩序彻底崩塌，饥困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司马越死后又出现了集体大流亡，百官流亡者十之八九。

晋怀帝司马炽再想跑时，发现连护卫队和车辇都凑不齐了。司马炽派傅祗出城到河阴县置办逃跑用的船只，朝廷官员仅有几十人充当前导和随从，司马炽步行走出西掖门，到了铜驼街就走不了了。因为有强盗拦路过不去，司马炽一行人只好回宫。

石勒消灭晋军的最后一支力量后，刘聪派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领两万七千兵士再攻洛阳，刘曜、王弥、石勒都带兵开始往洛阳赶，要参加这最后的“踹门盛宴”。

五月二十七，呼延晏到达洛阳城下。五月三十，克平昌门，烧东阳门以及各府寺。六月初一，呼延晏因为外面援军还没有到，大抢一通后退出了平昌门，顺便烧了司马炽准备逃跑用的船只。

六月初五，王弥到达宣阳门。

六月初六，刘曜到达西明门。

六月十一，王弥、呼延晏攻克宣阳门，司马炽被抓，囚于端门。

匪帮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开始烧杀抢掠，所有的宫女、珍宝、财物都被抢光。

六月十二，刘曜杀晋太子司马诠、吴孝王司马晏、右仆射曹馥、尚书阎丘冲、河南尹刘默等人，杀士人百姓三万余人。刘曜又遍挖诸陵，把司马家的宗庙社稷和官府全部焚烧，抢走了惠帝的羊皇后，把司马炽以及皇帝专用的六方玉玺都送往了平阳。

守蒲坂的司马模的牙门将赵染因为没有当上冯翊太守，于是率众降匈奴汉，刘聪以赵染为平西将军，派他与安西将军刘雅率骑兵二万攻司马模于长安，刘粲、刘曜率大军继之。

赵染败司马模兵于潼关，长驱直入，凉州将北宫纯自长安率其众降匈奴汉。匈奴汉兵围长安，司马模遣淳于定出战而败。司马模府库空、士卒散后投降，九月被杀。

刘聪以刘曜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镇长安。

此时的关中大地，史载："关西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

庙堂无德，祸害天下！华夏百姓跟着司马家遭受了无边的摧残，有法律文件和印章的西晋，灭亡了。

公元 249 年，司马家发动高平陵之变，开始了整个家族的腾飞，司马懿指洛水发誓善待曹爽。

公元 254 年，司马师铁腕屠杀李丰、夏侯玄一党，废魏帝曹芳。

公元 260 年，司马昭光天化日之下弑君。

公元 265 年，司马炎篡魏。

司马家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国家政权下谋国的神奇壮举。随着这个壮举的完成，司马家也一步步地种下了太多可怕至极的孽因。

司马懿指洛水发誓放空炮。司马师心狠手辣铲异己。司马昭路人皆知杀皇帝。司马炎兄弟明争暗斗埋祸根。八王之乱，子孙败家兄弟阋墙。

仅仅六十三年啊！三代四人谋国的司马家，便灰飞烟灭了。历史的权柄，转到了千里之外的江东，东晋开启了门阀政治并继续了百年的苟延残喘。

非常有意思的是，开启东晋的琅邪王司马睿，身世相当存疑。

史书中记载：司马懿时代，有本大名鼎鼎的谶书叫《玄石图》，上

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随后开始关注有威胁的姓牛的人，并最终毒死了手下大将牛金。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司马懿三子司马伷之子司马覲袭封琅邪王后，其妻夏侯氏（多巧啊，曹家本家）和府上一个牛姓小吏通奸，生下的孩子就是司马睿。[①]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件丑事不仅仅记载于晋书，《魏书》和宋朝的《鹤林玉露》《容斋随笔》《宾退录》等书也有相关描述。

《魏书》成于南北朝，《晋书》成于唐，再加上宋朝人的文献记载，基本上代表着后世的态度：愿意相信司马家在西晋一朝的统治后，就彻底断根儿了。

虽说史书服务于政治，会有诋毁前朝的倾向，但官方史书中对于开国之君血缘的诋毁能够达到东晋这样的，古往今来，司马家算是独一份了。

史书中之所以敢如此无压力地落笔，更多的是考虑到了不会被后人指摘和追责。因为这片土地的所有子孙都会认同：作为司马家机关算尽的结果，确实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牛继马后”结尾来进行升华。

是不是事实，已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后世的人们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此时此刻，中原大地盗贼纵横，满目疮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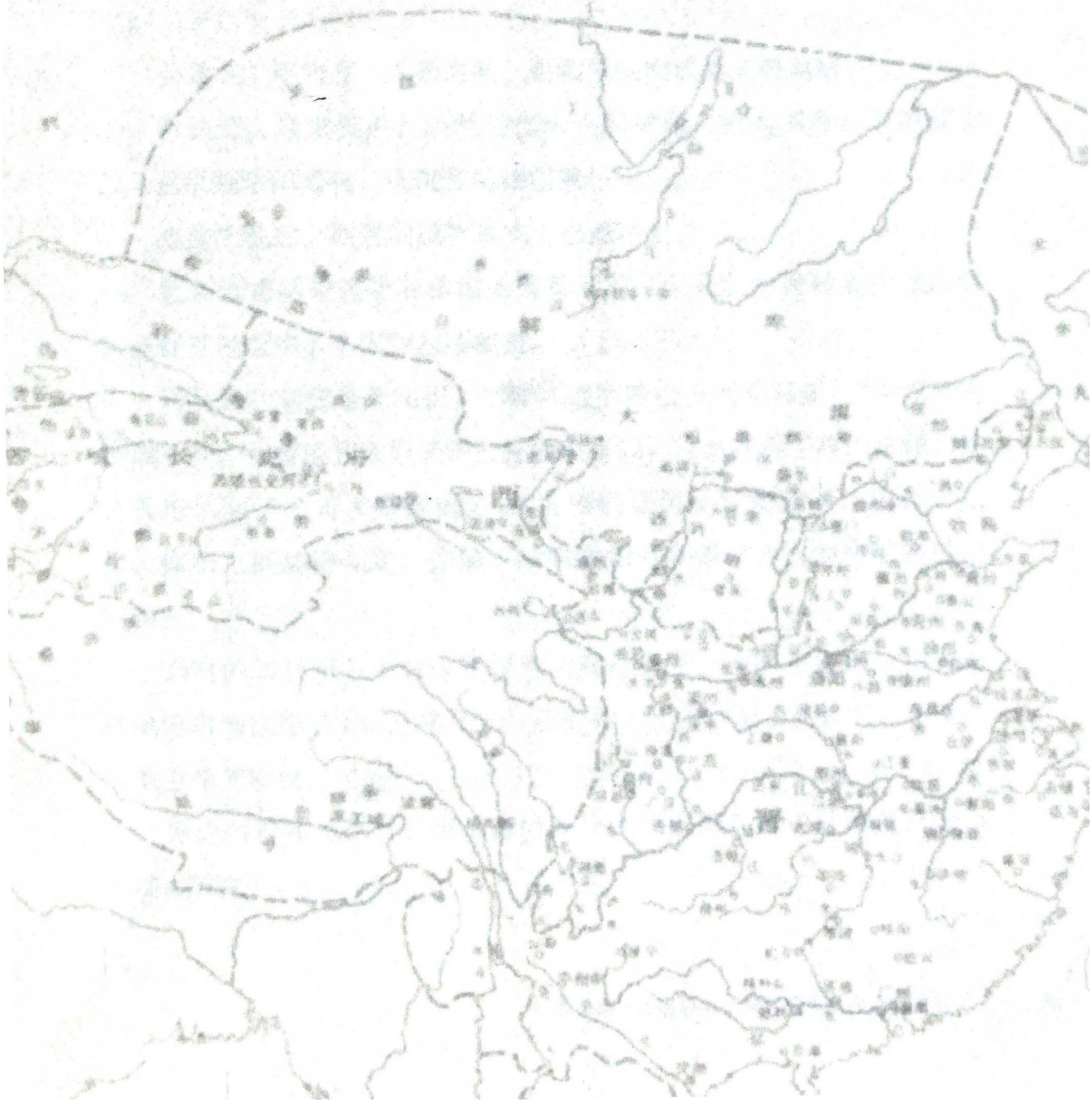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① 《晋书·元帝纪》：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第5战

石勒霸北：团结诸少数民族的密码



一、改变4世纪历史走向的三个月大雨

公元311年六月，永嘉之乱，洛阳又一次成为人间地狱。

听往昔，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史册，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这汉魏洛阳城啊，这斑驳的城门啊……

永嘉之乱后，西晋的国祚事实上已经尽了。

晋怀帝司马炽连带着传国玉玺等所有“天命”的材料文件和印章认证被打包送到了平阳的刘聪那里。

司马炽和刘聪是老相识。刘聪在迎新晚会上问司马炽：“你当年为豫章王时，我曾经和太原王济去你那里串门，你给我看了你的创作，还让我给你写了一首《盛德颂》，然后咱们还搞了射箭比赛，我得十二筹，你和王济都是九筹，你输了后赠我柘弓和银研，这些往事你还记得吗？”

当时的司马炽是个路人甲级别的顺位皇子，太原王济居然都带刘聪串门串到他那里了。这洛阳城，还有什么人是刘聪不认识的？还有什么地方是刘聪没去过的？

无论西晋还是东晋，很神奇的是，太原王氏都是司马家覆灭前期的隐藏开关。

司马炽道："我哪里敢忘啊，只是很遗憾我没早早看出来您是真龙天子啊！"

刘聪问："你家骨肉相残，怎么打成了那个德性呀？"

司马炽自洛阳被打包快递到平阳的路上估计就想好了怎么回答刘聪的问题，因此他说得相当有水平："这是上天的旨意，您家将受命于天，所以我家自己抓紧互杀给您腾地方，况且要是我家能继续武帝当年的事业，家族和睦，您怎么能得到天下呢？"既表达了自己已经怂的认输态度，又表达了不卑不亢的尊严。

但不管怎么低调，怎么会来事，怎么找遮羞布，亡国之君的性命永远在人家的一念之间。两年后，司马炽在宴会上完美地扮演了斟酒的酒仆角色，却因为晋旧大臣痛哭，不久他就被刘聪毒死了。

312 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司马邺（司马炎孙，司马晏子，司马炽侄）为太子，听说司马炽死后，司马邺即位为帝，后来在关中又苟延残喘地撑了几年，在 316 年被刘曜推平。

司马邺的死法跟司马炽差不多，在完美地完成了斟酒、洗酒杯、伺候刘聪更衣等一整套专业服务后，又被刘聪听见晋臣的哭声，然后就被弄死了。

这世间最变态的享受，是凌辱曾经远比自己强的失败者。尊严、欲望、亢奋等情绪都将在这巨大的落差中将人的志得意满烘托至巅峰。

这个诱惑极难抵御，但如果能克制，还是别这么做。人厚则多福，你已经赢了，就可以了。物不可极，刚则易折，你知道你的身后事是怎样的吗？

至此，西晋的官方政权在整个中国北方算是彻底连灰都没了，国运流转到了淮河以南，后面就是东晋的事了。

316 年，整个淮河以北，唯一还承认"晋"这个统序的，只剩下凉州的张家、并州北部孤岛般坚持的刘琨，以及后面加入的段氏一部。

（此时王浚已被灭。）

总体来说，无规则、无统序、无样本的三无大乱世彻底到来了。汉民族在摸索了上千年之后的一整套统治手段，在仅仅十多年间被彻底轰塌了。

淮河以北权力出现真空，淮河以南门阀出头。无论是北方的“五胡”还是南方的“东晋”，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双方都在崩塌的秩序中寻找新的重建方法。

这一南一北的重组权力结构，成为后面三百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主线。这一战，主要讲西晋被轰塌后北方的第一轮权力结构的试错重组。

匈奴人拔得了头筹，却最终成了第一轮试错的失败样本。历史上第一位胡人统一中国北方的功业，被一个小部落的天纵英才完成了。虽然是短暂的，但他流星般横空出世后的短暂统一仍然给后来者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思考样本。

我们来看一下石勒是如何成为这个时代的“曹操”，一步步统一中国北方的。

311 年，各方人马攻下洛阳后，石勒作为小股东将功劳归给王弥、刘曜后，没有再回自己风生水起的河北，而是去了许昌。

因为这里的剧本难度明显要比河北低很多。在这里，他要解决一个老对手：荀晞。

荀晞在洛阳被攻破、怀帝司马炽被俘后，作为中原唯一还算成建制的官方力量，立了逃出洛阳的司马端为皇太子，司马端又空口白牙地命荀晞为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本来是国破家亡的悲凉事，但这种嘴炮性质的互嗨却让出身寒微的荀晞丧失了进取心，并犯了很多人突居高位后的毛病：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蓄养婢女千人、侍妾数十，苛政严罚，纵欲享乐。

很遗憾，这不是歌舞升平的二十年前，可以如石崇斗富般地享受人生。这里是乱世的中心，中原已经杀伐十多年了，所有的生灵都朝不保夕，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口饱饭和短暂的安全。

在这乱世之中，深处危险旋涡中心的苟晞犯了富贵病，让身边的人也开始寒心，并最终选择放弃了他，他的部将温畿和傅宣叛离了。

石勒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袭击了苟晞所驻扎的蒙城，一举拿下了腐化堕落的苟晞。苟晞在被捕后被石勒安排为左司马，一个多月后，苟晞图谋反叛，被石勒所杀。

曾经是让司马越脑袋疼的盟友，曾经是西晋最靠谱的中原守卫力量，被河北悍匪石勒轻松敲掉了。

败在哪里了呢？

从苟晞最后的这段时间来看，并非司马越死后他一家独大的兴奋，更多的是对看不到尽头的乱世的疲惫倦怠。

说到底，他的韧性用光了。

乱世中，你坚持到底尚且命途多舛，更不要说你内心已经放弃了。

苟晞被敲掉后，中原此时有了两大势力：石勒和王弥。刘渊死了一年，这两个人的心思都开始活泛起来。

王弥这些年是本着拿匈奴人当爹的热情去毁灭自己的祖国。在打下洛阳后，王弥对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都是现成的，可以把都城从平阳迁到此处。"

刘曜因为王弥不等自己就率先打进洛阳而心存愤怒，听王弥这么说，刘曜直接不搭理他，烧了洛阳而去。

王弥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怒道："这帮屠各傻老帽知道什么帝王事业！"[①] 王弥带队伍东屯项关（河南周口南顿镇），回到了中原。

---

① 《晋书·王弥传》：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

由于石勒在灭西晋后没有回到黄河以北，这也就导致了他和王弥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两个匪帮出现在一个区域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火并。

史载最早有想法的，是王弥。

王弥的手下刘暾劝王弥调回收割青州老家的曹嶷部来干掉石勒。王弥很认同，写信让刘暾去调曹嶷，然后还以友军的名义邀请石勒一起去青州发财。

王弥打算在老家青州会合小弟曹嶷玩一把火并石勒，但是令王弥比较郁闷的是，曹嶷还没调回来，手下的徐邈、高梁就率部曲数千人先回山东老家了。更悲催的是，王弥的“预谋电报”被石勒破译了。

刘暾到东阿时，被石勒派出四处巡查的骑兵抓获了，并搜出了王弥写的那封信。石勒秘密杀掉刘暾，决定向王弥下手。[①]

王弥还在演戏，对石勒说：“石大侠，您抓住了苟晞，太厉害了，他当您的左司马，我要是当您的右司马，咱不就能平蹚天下了吗！”

石勒的谋主张宾说：“王弥有雄踞青州之心，衣锦还乡雄踞老家此乃人情，您难道没有雄霸并州老家的欲望吗？他之所以迟迟没回山东，不过是怕咱们追击他而已。他已经准备暗算咱们了，只不过实力还不允许，如果咱们不先下手为强，等他小弟曹嶷带着山东帮前来，咱们就不好办了，现在正好趁着徐邈带走了他的一部分兵力，是他的军力最弱的时候，咱们诱而歼灭之。”

石勒正与乞活军（当年随司马腾东下冀州的并州流民武装）的陈午相攻于蓬关（今河南开封南），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王弥求救于石勒，石勒没搭理他。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先是，王弥纳刘暾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暾征其将曹嶷于齐。勒游骑获暾，得弥所与嶷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

这个时候，张宾又说："您常常担心没有杀王弥的机会，但现在上天赐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机会。陈午不算什么，王弥才是人中豪杰，咱应该去除掉王弥！"

石勒在张宾的安排下扔下了陈午突然回军袭击，杀了没有防备的刘瑞。王弥大悦，认为自己给石勒戴高帽子这事成了，石勒已经落入自己的陷阱中。

石勒解围王弥后回军再战陈午，陈午对石勒服软了："好男儿志在四海，您应该去消灭跟您争夺天下的人，跟我们这帮要饭的较什么劲啊。"

石勒与乞活军和解、撤军，开始专心收拾王弥，于已吾县摆饭局请王弥前来赴宴。

王弥很高兴，认为自己服软认石勒当老大的计策奏效了，于是欣然前往。长史张嵩劝王弥不要去赴宴，王弥没听。

道上混的，最讲义气，人家帮你解围你怎么好意思连饭都不吃呢？更何况王弥还有大棋要下，他的剧本里还有回请石勒顺便置其于死地的戏呢！

结果王弥在酒局上喝得正高兴时被石勒亲手砍死，随后石勒兼并了王弥的队伍。杀王弥不难，难的是石勒杀完人后又兼并了他的队伍，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和对群盗的震慑力，纯属天赋。

至此，整个关东的最大匪帮诞生了，就是石勒的队伍。

石勒上报刘聪说王弥谋反，"将在外不受君命"，刘聪基本上沿袭了老爹刘渊对石勒的态度：中原河北你随便，反正现在我手也伸不过去。于是任命了石勒一大串的头衔：镇东大将军，都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

又一次壮大了的石勒发现队伍越大责任也越大，兄弟们的吃喝拉撒需要他去解决，于是石勒派手下去攻掠豫州诸郡，就像蝗虫过境般地

扫荡到了长江边上，不听话的就连根拔起，肯交租愿意配合自己的，就如同当年的河北政策一样直接发委任状。[①]

总之，石勒此时的目标变成了养活这支队伍。

时间来到312年，没有诗和远方后，石勒又开始无头苍蝇般地乱撞了，他来到淮河边了。

石勒吃干净豫州后驻扎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西北），制造船只，准备打过长江去江东讨生活。[②]

在这个时候，石勒收到了刘琨的示好。当年司马腾劫掠并州，率乞活军东进冀州时，石勒与其母走失，后来石勒的母亲到了刘琨的手上。

千里送石勒的母亲，刘琨以此进行示好，并写信分析了石勒打遍中国东部无敌手，但仍然没有根据地的原因。

刘琨说："老石你这么能打却没家业是因为你的军队不是义兵，现在你应该幡然悔悟、悬崖勒马，我授你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咱们干一番事业吧！"

石勒一边安顿好老娘，一边很不客气地道："各有各的腾飞之路，不是腐儒所能理解的，你快好好给你的朝廷尽忠吧，我是异族，跟你共不了事。"随后石勒送给刘琨名马、珍宝作为回报，打发走了刘琨的使者。

这次刘琨送石勒之母，在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首先石勒彻底表明了晋夷不两立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刘琨的快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

② 《晋书·石勒载记》：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

递包裹中，除了石勒的老娘外，还送来了石勒的一个侄子——石虎。这位“赠品”，后来成为华夏大地“五胡时代”的最大梦魇。

石勒送别刘琨的使者后继续造船，准备南下，没办法，整个中原已经让他们这伙蝗虫来来回回地啃秃了，如今队伍又壮大了，兄弟们要吃饭，只能往还没啃过的淮南和江南去。

结果，石勒又等来了他的剧本。

下了三月有余的大雨。

这三个多月的大雨，某种意义上，既是逼着石勒去完成他的剧本，也是上苍开始垂怜中原民族。因为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江东的“王与马”开始派所有能打的江南兵和淮南兵（兵源要分开说，下一战会讲原因）汇集到寿春准备迎战。石勒的军中则爆发了饥荒和瘟疫，死亡超过半数。[①]

进退维谷之际，石勒聚集诸将商议对策。

右长史刁膺劝石勒假意投降，请求替东晋扫平黄河以北地区，骗东晋退军。石勒听完不爽，不由得长啸！

中坚将军夔安则劝石勒撤到高处躲避积水。石勒说：“你就这么怂吗？”

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则进言：“趁晋军还未聚集，我们每人率三百敢死队乘船三十余艘夜登寿春城，火速夺城吃他们的仓米，缓解眼下窘境，今年必定破丹阳，定江南，全歼了司马家。”这是石勒比较欣赏的勇猛的计策。

从这次的参谋会上，基本上可以看出来石勒此时的领导水平相当一般。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

哪有每件事人家刚说完他就表态的呢？上司最忌讳的就是让人家摸到他的想法！只要摸到了，就不愁人家不会定制般地把他想听的话像灌迷魂汤般地说给他听。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兼听则明”，上司最起码得听到多种选择，才能谈得上“兼听”。

上司开会其实就一个宗旨：把你的脸绷住了，把你的嘴闭紧了，别让人看出你的好恶，让所有人把思路和想法原原本本地都说出来，你再进行参考。

上司开会时其实就几句关键话术：“我在听，你继续说”“还有吗”“我知道了，我会仔细考虑的”……让所有人把想法说出来。

石勒这些年估计没开过什么优质的参谋会，全是跟着他自己的感觉走，当然他确实是天纵英才。

但是，人要顺势而为，而不是顶着麻烦上。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

这三个多月的大雨要是都浇不明白石勒，那就没什么可再说的了。

石勒在拍板后，又问了一个人，他的谋主张宾。按常理讲，石勒此时已经拍板，不该再有不同意见了。但石勒版“《隆中对》”，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建议在不怕死的张宾口中给端出来了。

张宾说：“您攻陷帝都，囚禁天子，杀害王侯，抢掠他人妃子、公主，即使是拔下您的头发也难数您的罪过，怎么能再跟司马家言和？第一个建议不靠谱！

“咱们去年诛杀王弥后就不应该在这里建大营。天降久雨在此数百里之中，是老天在示意您该走啦，不能再在这里耗下去啦！无论是登高避水还是渡江战役，都不靠谱，有违天意！咱们的方向，是一路向北，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邺城有金凤、铜雀、冰井三台之固，西连平阳，四塞山河，有喉

结之势，咱们应该回河北根据地，黄河以北平定以后，天下就是咱们的了。

“晋朝现在固守寿春，是害怕将军打过来，咱们撤军晋朝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袭击咱们的。辎重先撤，大军殿后徐徐退回，不必担心。”

石勒开始深入思考一系列问题：“怎么他一南下就没完没了地有大疫、下大雨呢？王浚的北方突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当年在茌平，那位给他看相的老者说：“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

算来“甲戌之岁”，还有两年就到了……

二、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剧本和秦汉帝国比起来少了那么多滋味呢？

进入4世纪后，在十多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动荡的中原大地开始进入寂静的坞堡时代。不再有村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带有宗族性质的坞堡组织。

坞堡组织往往有同宗族或者近宗族的大量人口占据险要，或者在自我打造的坞堡进行自守，里面的人组成了自给自足、自我捍卫的生产军事性组织。领头者往往是当地的地头蛇士族或豪族集团。

时光似乎又来到了两汉末年的豪族自卫模式。但这一次，和前面两次又不太一样。

前面两次，官方的武装力量仍然有着一锤定音的效果。上谷、渔阳突骑在刘秀的河北“惊魂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黄巾起义声势如此浩大，各州郡兵剿灭叛乱也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十几路士族集团下到州郡后能迅速收兵前去讨伐董卓；区区一个广陵郡，臧洪给张超盘算家底时账本上就能调来两万郡兵。

这一次，皇权政治结构与地方官府力量全部坍塌了，与此同时，前所未见的海量少数民族涌入了中原。

这也就导致了这个时代不会像两汉末年那样，士族集团会站队投票选择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不知道把票投给谁。

传国玉玺都到了少数民族手里，刘秀、曹操这种级别的大神也迟迟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王弥、石勒这样走到哪里就祸害到哪里的人。

各地方的士族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问题：走，还是留？

留，是否能够继续在这前所未有的乱世中靠着坞堡和宗族延续自己的血脉？走，自己家族在地方上百余年的豪族统治就将终结，而且路在何方呢？

面对莫测的前途，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士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1. 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大批量的士族开始投奔江东的司马睿政权。

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原所在之处基本无险可守，这些年又被战乱和王弥等人祸害烂了，不具备自保的可能性。

二是因为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司马越集团所聚集的士族名士基本上都是黄河以南的人，司马越的统治核心也在兖、豫、徐三州，江东的“王与马”与司马越有着巨大的渊源，这些士族过江后是能够凭借自己人的身份在江南占有一席之地的。

2. 黄河以北的普通士族，投奔了三个方向：凉州张家、太原刘琨、幽州王浚。

最终除了西北张家之外，两个北方大腕儿都没有留住人。晋阳和蓟城，都是有名的用武之地，却留不住人才和户口，这相当悲哀。

刘琨在永嘉之乱、两京覆灭后迎来了大量的人口进账，但每天来几千，又走几千，因为刘琨不知道怎样进行人才栽培与养育，还过着奢靡的生活，纵情声色，人们在这里看不到希望。

王浚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知抚慰人心，赏罚不立，来多少人，就

走多少人。[①]

比较讽刺的是，大量的衣冠人士扔下了这两位晋朝大佬，跑到了东北苦寒之地，去帮助另一个少数民族腾飞去了。[②]

经过苦难与挣扎后活下来的士族集团，眼光往往极其毒辣。他们通过短时间的观察，就知道眼前的这个政体能不能在乱世中活下来。因为他们见识过覆灭，亲历了崩溃，他们知道大厦将倾前的样子是怎样的。

他们来到了刘琨、王浚这貌似灯塔的希望之处，综合判断后，觉得希望破灭了，再度开始寻找未来。历史不是没给刘琨和王浚机会，只不过他们真的不是那块料啊。

3. 离开故土的士族有很多，同样也有大量的士族集团坚决选择留下来。

选择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强宗大族，例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甚至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

这些留下的强宗大族，后来都历经了三百年的“五胡”和北朝时代，他们在超级乱世中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放弃了所谓时髦的玄学，重新抓起了两汉起家时的儒学，开始“返古”一般地朝东汉世家转型。

他们聚族而居，等级森严，传承家学，安土重迁，推出家族优秀人才尝试着融入胡人政权以保存自己的家族。

在两晋时代，我们基本上看不见北方的强宗大族有什么青史留名的大动作，和南边弄潮的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完全就是两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唯慕容鬼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

曝光度，但北方大家族历经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在大浪淘沙后家族基础也越来越巩固，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分量越来越重，并于盛唐时期再登社会巅峰。

综上所述，自八王之乱开始，这十多年的大乱产生了如下的现状：

1. 人口大量锐减，无论是良民还是流民，这是一个大批量死人不叫事的年代。（类两汉末。）

2. 大量的幸存人口被逼到或被吸纳到了坞堡自卫体中，坞堡替代“县”，成为各地基层的唯一存在。（类两汉末。）

3. 由于司马家族的自我毁灭和石勒、王弥没完没了的扫荡，导致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被各地坞堡组织投票的汉族政治体，这也使得各坞堡之间无法整合为共同体，而是如沙漠中的绿洲那样独自存在。（这个时代不同于之前时代的最大区别。）

此时华夏大地上的坞堡组织，某种意义上更像是西域沙漠中的一个个绿洲小国。

也因此，石勒这种粗糙的流寇打法，幸运地在他出道近十年后居然还能够肆虐中原。

之所以说他幸运，是因为只要有一个政治体，哪怕是地方的，能调动组织起当地一种足够大的社会力量走向正循环，所有流寇性质的团伙都不会活得长久。因为流寇团伙无组织纪律，无持续的粮饷来源，无靠谱的人才供给。

石勒可以多年纵横中原，其实是沾了这个特殊时代的光。换到两汉末年，他就是赤眉和黄巾的首领。

张宾帮他指出要去河北兴建根据地，算是为无头苍蝇般乱撞的石勒指明了方向。

这个建议的含金量，类似于当年邓禹劝刘秀（拿下河北河内）和荀彧点曹操（坚定夺回兖州）。你只有完成了从流寇转为地方政权的过

程，才有可能成为乱世的最后胜出者。

中原被夹在淮河与黄河中间，不仅属于四战之地，而且大量人口要么死亡要么南逃，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根据地选项。

相反，河北地区不仅背靠太行，沃野千里，而且它因战乱而被破坏的程度也远较中原地区小得多。

攻打北方虽然难度高，但却是石勒未来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石勒需要找北方那个最强私生子死磕，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规则乱撞！

更重要的一个利好消息也传来了：王浚的女婿，段部鲜卑的老大段务勿尘在永嘉之乱的当年（311）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开始起变化。

石勒率军从葛陂开始北返，派刚刚被刘琨送回来的侄子石虎率两千骑兵佯装攻打寿春，为自己主力北返放烟雾弹。

结果石虎碰到了东晋使计，数十艘货船一到，石虎的两千骑兵眼都绿了，争相抢夺，东晋伏兵大出，石虎军大败，死了五百多人，逃奔百余里，回到石勒军中。石勒匆忙列阵待敌，但如张宾所说，晋兵并没有追来。

石勒开始一路北返，所经过的地方都坚壁清野，坞堡纷纷将自己掩藏起来，整个中原大地变成了无人区。

石勒匪帮沿途无法通过抢劫得到给养，最后只好大规模地互杀而食。

军队艰难来到黄河边，听说汲郡的坞堡首领向冰有兵数千，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枋城村）坚守，石勒打算在棘津（黄河古渡，河南延津东北）北渡，但担心遭到向冰截击，于是召集众将商议。

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船都在河中，并没有停进枋内，可挑选精兵千人，偷渡袭击向冰的船，先下手为强。"

向冰听说石勒大军已到，想把船拖入枋内避敌，但石勒已经派支雄、孔苌等从文石津偷渡并成功抢下了三十余艘船运送大军渡过了黄河。之后，石勒设了三道伏兵，并派主簿鲜于丰挑战向冰。

向冰没沉住气，出战后被石勒三道伏兵击败，石勒匪帮靠着向冰的给养艰难缓过了生死攸关的那口气。石勒终于回到了河北。

一过黄河，石勒的运势瞬间就不一样了。

石勒军长驱邺城，攻北中郎将刘演（刘琨侄子），得到刘演部将临深、牟穆等人归降的数万部众。

在大好形势下，诸将打算趁机攻取邺城。张宾再次进言道："刘演的兵众还有数千，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险固，短期内拿不下邺城，咱们离去，他们自然瓦解。

"王浚和刘琨才是大敌，应该趁他们还没有防备的时候，迅速占领一个根据地，随后广运粮草加以储备，西靠平阳，扫灭并冀。

"现在天下鼎沸，战争方始，人无定志，除了土地之外，什么都是不靠谱的，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是赵国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从这两座城池中选一个做都城，然后命大将四出，收服坞堡，这是咱们眼下最该干的事。"

石勒说："您说得是。"于是进据襄国为都。

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呢？张宾就是。

张宾是赵郡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区）人，离定都的襄国（今邢台襄都区）不远。

这些知识分子啊，你最好期盼着他们的利益点是不违大局的。

张宾提醒石勒："要迅速做准备，我们现在城池未固，储备未丰，王俊和刘琨恐怕很快就会杀来，听说广平诸县秋天的农作物已熟，可分派诸将迅速收掠野谷，再派使者到平阳，跟刘聪说回到河北的意图。"

石勒于是向刘聪上表，并分遣诸将攻击冀州各坞堡。石勒毕竟是

在河北混出来的，与很多坞堡都有过合作经历，各坞堡主一看是石勒回来了，普遍表示了合作态度，纷纷给石勒进贡粮草。[①]

有军队（河北并州诸胡＋汉人流民）。

有文官群体（张宾为首的君子营）。

有财政收入（河北坞堡集团的定期供养）。

看上去非常粗糙简陋，但却有点儿正规的政权模式了，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结构天花板了。

没有百姓被统治了，不会再有所谓的州郡和民众，不会再有地主和雇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孤岛般的坞堡组织。

各地坞堡主，就是石勒能把手伸到的最后一层了。坞堡主挺他，就有人有粮；坞堡主叛他，就断奶断供。这也就意味着，石勒军团的未来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坞堡组织提供物质，以及散落在并、冀两州“杂胡”的兵源加入。

但是，这样的抗风险能力相当低。因为非常不稳定，只要石勒吃了败仗不再是当地老大，各坞堡组织非常容易地就会把石勒抛弃。

作为这个时代的“曹操”，石勒其实和真正的曹操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差在哪里了呢？差在这个时代的人才素质环节。

举个例子，一百年前曹操去攻打徐州的时候，张邈、陈宫叛变，兖州只剩下三县之地，曹操都快被逼死了，但曹操仍在血战两年后翻盘回来，大家还记得关键功臣是谁吗？

总共就两位。

一位是荀彧，他保住了曹军家眷所在的鄄城，避免了曹操回来后

---

① 《晋书·石勒载记》：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

队伍四分五裂。

一位是曹魏的“袁隆平”枣祗。枣祗早早在东阿完成了屯田制的试点，在194年、195年这两年的史诗级天下大旱中以一县之力养活了曹操军团，并于196年在军队大规模地推广了许下屯田的超级大生产运动。

曹操最终以“许下屯田”这个大功率发动机为核心，征南逐北，拿下了中原，死磕袁绍，赢下了官渡之战。

当时曹操集团决定大生产有一个重要前提：颍川这些年在李傕这帮太师系军阀的破坏下，本土士族要么跑了，要么死了，标准的无主之地。[①]

其实石勒比曹操的条件好得多。

兖州之所以会背叛曹操，不过是因为兖州的地头蛇力量仍然强大，地盘仍然是有主的，兖州地头蛇不满曹操收编青州兵后变得一家独大去侵占兖州的地盘。

而现在整个华夏几乎都是无主之地，都是沙漠中的坞堡绿洲，就算石勒没有枣祗那种高水平的“分田之术”，哪怕仅仅是粗犷的管理，其实也应该组织进行军屯了。

但是，听上去挺简单的事情，等真正操作起来则有着巨大的难度。

当年刘邦在荥阳成皋一浪好多年，开国论功时规规矩矩地把萧相国排到榜首。

刘秀身边云台二十八将拱卫神龙，但荀彧给曹操上课时为什么举例“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而不是说群星璀璨的“光武据河北”呢？因为刘秀这个铜马帝的背后是后勤大神寇恂在那里杵着。

曹操的颍川代表团星光熠熠，而物资只能靠发明屯田制的枣祗来提供。蜀汉之所以能打得曹魏“雍凉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背后是诸

---

① 《读通鉴论》：许昌之屯，乘黄巾之乱，民皆流亡，野多旷土也。

葛亮治蜀的超强的生产能力。

懂生产的大神，老天如果没派给你，你就是守着金矿也得要饭吃。

石勒这些年的统治，不过是简单的定期收租而已，并没有自己稳定的军屯和募民屯田。

不过，也够用了，因为这个时代没有袁绍那种级别的世纪对手，石勒稀里糊涂地也挺过来了。

比如说并州的刘琨，不仅留不住人，在石勒重返河北后，连基本盘都保不住了。当然跟石勒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纯属他自己作的。

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剧本和秦汉比起来觉得少了那么多滋味呢？秦汉之所以如此璀璨精彩，是因为创造英雄的所有环节都有着相当扎实过硬的实力背书。

楚汉争霸，那是萧何的后勤、韩信的汉中军改、张良的算无遗策、陈平的谍战运筹以及刘邦的分钱大局观来对战古来杀神项羽。

汉武扫北，那是国企缔造者、东亚通货膨胀操盘手刘彻榨干四海，随后培养了两位改良骑兵战法的不世出神将。

三国就更不必说了，从袁绍布局、汉末崩塌直到高平陵之变，六十多年每一年都是神剧本、神演员在搭台唱戏！

时代来到两晋，真的很可悲。司马家崩盘的全过程就是神剧本，但没人才，真的是再好的戏也演不出来啊。

比如刘琨，他从小就是门阀圈里混出来的公子哥，骨子里的那股子奢靡潇洒劲儿是改不了的，所谓“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让他在这个时代当灯塔，真是难为他了。

古今兴亡多少事，成由勤俭败由奢，时代精神永远要引领到做事创业的正道上来。吃喝玩乐奢靡的最终结果是整个时代大幅度的倒退与人才断档。

刘琨包养了一个精通音律的人叫徐润，还给他安排了晋阳令的重

要差事。徐润仗着刘琨的宠爱，经常干预刘琨的政令。奋威护军令狐盛性子耿直，多次劝刘琨不要再用徐润了，刘琨根本不理。

徐润知道令狐盛劝刘琨不要用自己，这口气哪能忍得了，于是背后说令狐盛的坏话。事实证明，有音乐天赋的徐润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刘琨随后把令狐盛这耿直汉子给杀了。

这可是刘琨的护军将军，是他的铁杆心腹啊，刘琨听曲儿把脑子听堵了吧！

刘琨的母亲说："你这孩子啊，没本事壮大事业、驾驭豪杰，专门把那些比你强的兄弟们除掉，你往后可怎么混呢，我将来非死你这孩子手上不可。"

令狐盛之子令狐泥投奔刘聪去了，把刘琨的虚实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刘聪大喜，心道："刘琨啊刘琨，每天那么多人去投奔你，看着挺热闹，闹了半天你小子是个纸老虎啊！"于是以令狐泥为向导，遣刘曜率大军攻打太原。

刘琨赶紧东出太行山去常山、中山二郡收兵，派其将郝诜、张乔前去阻击刘曜，遣使求救于拓跋猗卢。

郝诜、张乔在阻击战中被干掉，刘曜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汉，令狐泥入城后杀了刘琨的爹妈。

刘琨的求救信传来，拓跋部确实挺够意思，拓跋猗卢遣其子拓跋六修和侄子拓跋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率数万骑为前锋南下反攻刘曜，拓跋猗卢自率众二十万跟上，刘琨带着他那可怜的几千散卒给他们当导游。[①]

拓跋六修与刘曜会战于汾水之东，刘曜兵败坠马，本人身中七创，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代公猗卢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帅众数万为前锋以攻晋阳，猗卢自帅众二十万继之，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乡导。

逃回晋阳城，当夜劫掠晋阳百姓往南方本部撤退。

十一月，拓跋猗卢大军赶到，追击刘曜，双方战于蓝谷（今山西太原晋源区西南）。刘曜再败，拓跋大军斩邢延等三千余级，伏尸数百里。

拓跋猗卢大胜后会猎于寿阳山，把打猎的战利品剥皮后晾晒在山上，山都红了。

刘琨自营门下马步行进入拓跋猗卢军帐进行拜谢，请求进军给他爹妈报仇。

拓跋猗卢道："我来晚了，害得你爹妈让人弄死了，我挺不好意思，现在你已经恢复州境，我率军远来，人马疲敝，等将来再说吧，刘聪不是那么容易灭的。"

拓跋猗卢留其将箕澹、段繁等帮着刘琨守晋阳，留给了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匹，车百辆。

刘琨满腔的那个怒火呀，看着自己兵力太弱又是那个无奈呀，最后只能接受现实，移居到没被破坏的阳邑城，招集亡散的士族与百姓。

此次拓跋部南下，基本上能看出来两点：

1. 拓跋部尚未完成突骑战法的升级。

刘曜身中"七创"而不死，这大概率是中了七箭。如果拓跋部全是突骑的话，刘聪早就被捅死七回了。拓跋部大胜后进行全军打猎，战果颇丰，这说明拓跋部此时仍以骑射为主。

2. 拓跋部并没有完成入主中原的准备，组织上还是传统游牧民族的框架，否则不至于南下有如此战果仍然要走。

总体来说，拓跋部虽然军力强悍，但要走的路还有很远。少数民族内部没完成"汉化"的集权整合，就无法入主中原搅动历史的进程。

此时距离拓跋部天降大神，还有六十年的时光。等等吧，这是个先胖不叫胖的时代。

刘琨被打成残废的312年，石勒也自淮河北归，开始死磕河北。

刘琨和王浚其实不算主角，真正的主角是他们背后的鲜卑诸部。

拓跋鲜卑已经亮相，南下展现了他们雄浑的美感；段部鲜卑此时也接到了王浚的召唤，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该你要面对的最高难度的剧本，终究要面对，石勒和北境最强私生子王浚的会战，就要打响了。

三、全程魔幻的河北一哥之战

刘琨被打残后，对石勒来说，西边瞬间没了压力，因此得以专心向北，他的势力发展到苑乡时，遇到阻力了。

当地的老大游纶、张豺拥数万众，当着王浚的官，给王浚上供，不买石勒的账。毕竟都是小买卖，只能给一个老大交保护费，给谁都上供，哪能伺候得过来呢！

石勒要为自己的饭碗而战。因为石勒要是不与游纶、张豺计较的话，那么整个河北给他交保护费的小弟就都会转头去给王浚交保护费。这是个零和博弈。

石勒派手下的夔安、支雄等七将去攻击苑乡，并成功破其外围壁垒。游纶、张豺向王浚求助。

王浚自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石勒这个新兴帮派来抢自己的生意，于是派督护王昌以及友军辽西公段疾陆眷和其弟段匹磾、段文鸯、堂弟段末柸率领段部鲜卑五万余兵南下，讨伐石勒于襄国。

虽说女婿段务勿尘已死，但王浚依然与段部维持着良好关系，此次段部又是倾国而来。

石勒所在的襄国是什么城防呢？秃城一座，护城河和防御沟堑还

都没修，只能临时构筑栅栏来作为城防。[①]

石勒让张宾给坑了。定都定早了，现在连打不过跑都不行了，跑了就是怂，就别再想在河北抬起头来了。

段疾陆眷率军驻扎在渚阳，石勒派遣部队接连挑战，打算打段部一个立足未稳，结果却被段疾陆眷连续击败。[②]

坏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段疾陆眷声势浩大，不断进逼，而且听说正在大造攻城器具。

石勒发愁了，问诸将："现在敌众我寡，我们困在城内，外援不到，城内粮绝，即使是孙武、吴起再生，也不能固守。我打算在野外列阵与敌决战，你们认为怎么样？"

诸将都比较心虚，忌惮段氏鲜卑的骑兵力量，说应该固守襄国以拖垮敌人，敌人疲惫了自然撤退，到时候再追击他们。反正中心思想就是别跟人家打野战。

石勒并不认可，避战毕竟不是个事，得支棱起来啊！因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要是怂了就别指望再从河北坞堡获得支持了。更关键的是，襄国这城防没法跟段氏鲜卑打防守消耗战！

石勒又问张宾和孔苌："你们俩说说吧。"

张宾、孔苌都说："听说段疾陆眷约定下月上旬在北城决战，他们大军远来，连日战胜我们，必定以为我们不敢出战，精神上懈怠。

"段部各路兵马的实力，以段末杯最为强悍，段氏鲜卑最勇猛的骑兵都在段末杯处，咱们现在应该骄其兵不出战，在北垒挖突门（活动的门）二十余道，待敌人到来列阵未定时，我们出其不意直冲段末杯军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段部的最强军力，敌人必定震恐溃散，抓

---

① 《晋书·石勒载记》：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鄣以待之。

② 《晋书·石勒载记》：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

了段末杯，王浚就离死不远了。”①

因为对面是成建制的五万鲜卑骑兵，此时石勒既无城防，又无粮饷，也无外部援兵，本身又是匪帮式的乌合之众，真打起来肯定没戏。

避敌、骄兵、出其不意、擒贼先擒王，张宾为石勒几乎指出了最后的出路。

弱者的希望通常都是渺茫的，火光通常都是微弱的，不管你盘算得多好，容错率都是极低的。

但是，剧本的发展开始以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石勒命孔苌为攻战都督，在北城造突门，以待段部鲜卑。鲜卑军到后，石勒亲自登城而望，见他们阵势未定，士卒懒散，随后命孔苌指挥诸突门伏兵一齐出击直冲段末杯军阵，城上士兵拼命敲锣鼓呐喊助阵。②

结果并非如石勒预想得那么美好。

孔苌率军进攻段末波的军帐，根本打不进去，孔苌开始往回跑。所谓的妙计眼瞅就要现眼了，襄国城防本就垃圾，还改造了二十多个活动的突门，就等着被人家突成渣吧。

但石勒的偷袭不成反而产生了另一种始料未及的效果，就是段末杯看透了石勒的虚弱。这些年虐石勒就没输过，段末杯一兴奋直接来了个反追杀。

随后，神剧情出现了。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宾、苌俱曰：“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杯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杯之后，彭祖可指辰而定。”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既而疾陆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见其将士或释仗而寝，乃命孔苌督锐卒自突门出击之，城上鼓噪以助其势。

段末杯冲猛了没刹住车，自己直接冲进了石勒大军的垒门，结果寡不敌众被石勒抓获，原文是："末逐之，入其垒门，为勒众所获。"

谁也没想到，石勒军的战力居然这么弱，打人家一个立足未稳都让人家给反推了。更是谁也没想到，段末杯居然把自己给送过来了。

双方主将都懵了。全程比较魔幻，要不是正史记载我都不敢落笔。

本来这场河北一哥的关键大战万众瞩目，怎么也得来点儿硬菜什么的。

瞅瞅一百多年前的官渡，汉末双神互相出招，又是劫粮，又是火攻，决战到最后一秒，曹操在袁绍援兵杀到屁股后面时击破了乌巢守军。

这一战，倒是有点儿像官渡前期刘备在徐州听说曹操来了一枪不放就蹿了的感觉。

石勒的运气比较神奇，在江淮有多么悲催，在河北就有多么幸运。

段部在头号战将被抓获之后，段疾陆眷等部开始撤退。游牧民族是尚武的、崇拜英雄的，自己部落的大英雄都被抓了，这仗还怎么打。

孔苌扭过头乘胜追击，杀得北军尸横三十多里，缴获铠马（重装战马）五千多匹，段疾陆眷召集剩余部众，退到渚阳驻扎。[①]

段疾陆眷退走之后，石勒遣使求和，段疾陆眷同意了，其弟段文鸯说："石勒就是垂亡之虏，一群乌合之众，何必因为一将被抓就得罪王浚呢？"段疾陆眷不搭理，随后用铠马金银去贿赂石勒，并用段末杯的三个弟弟作人质而请求换回段末杯。[②]

---

① 《晋书·石勒载记》：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

② 《晋书·段匹磾传》：勒质末杯，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许之。文鸯谏曰："今以末一人之故而纵垂亡之虏，得无为王彭祖所怨，招后患乎。"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杯。

段末杯的手下是鲜卑最精锐的战士，这个人关系重大，段疾陆眷指挥不动这伙人，因此必须换他回来。

石勒的众将都劝石勒杀鸡儆猴，宰了段末杯以示自己不好惹，石勒大局意识相当棒，说道："辽西鲜卑武运昌隆，与我们向来没有仇，这是受王浚的指使罢了，现在杀一个人而去与一个国家结怨太不明智了，放了他，段部必然不会再为王浚卖命了。"

这个人，是瓦解王浚的最关键一环！

石勒接受了段疾陆眷的人质和赎金，派石虎去渚阳与段疾陆眷结盟，双方拜为兄弟。

段部鲜卑领兵北返，王浚的都护王昌独木难支，也跟着班师了。

后来段末杯认石勒为义父，石勒署其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段末杯在北归辽西的路上，更是每天向南方遥拜石勒三次。[①]

段部鲜卑由此开始不再与石勒为敌。

此战是段部鲜卑易主的关键战役，王浚因此开始逐步衰败，史载"由是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

战后，游纶、张豺也投降石勒换边站了，石勒趁机派兵进攻信都，杀了王浚任命的冀州刺史王象。

313 年的夏天，石勒派石虎打下了邺城，刘演逃奔廪丘，其将谢胥、田青、郎牧等率邺城流民全部投降石勒，石勒任命桃豹为魏郡太守抚慰邺城。

不久石勒又对恨入骨髓的乞活军展开了复仇。

当年跟司马腾来冀州的乞活帅乌桓人薄盛抓了渤海太守刘既，率五千户投降石勒。薄盛算是赶上了末班车，石勒没多久又攻乞活帅李恽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勒召末杯，与之燕饮，誓为父子，遣还辽西。末在涂，日南向而拜者三。

于上白（今河北广宗县南），斩之，坑其降卒。

李恽投降，石勒都不允许：老子当初是被你们拐卖过来的，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

石勒在河北风生水起！

王浚看到石勒越来越嚣张，开始组织第二次反石勒联盟，又召集了老盟友段部鲜卑，但这回段部鲜卑不搭理他了。于是王浚重金贿赂刘琨的好朋友拓跋鲜卑，并传令东北鲜卑三部之一的慕容部去攻打段部。①

王浚“以夷制夷”的手段着实高超。结果腹背受敌的段疾陆眷在西边击败了来犯的拓跋六修，但东边却被慕容部吃掉了一部分地盘。

段部鲜卑彻底和王浚翻脸。

段部撤回后，一直支持王浚的乌桓也开始背叛王浚，暗中归附石勒。②

王浚的势力进一步被削弱了。

王浚在各路外援纷纷与之断交后，自己的薄底子开始暴露出来了。

永嘉之乱后，王浚曾经假立太子，设立行台，自置百官，并在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上又炒冷饭下功夫打算自立为帝。本来匈奴汉和石勒、王弥们祸乱中原后，有一部分士族豪强投奔到了没有战乱的幽州，但从这里看不到什么希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流入了更东北部的开始汉化的慕容鲜卑。

乱世给了王浚好机会，但他除了跟鲜卑乌桓耍心眼外，根本没有苦练内功，将幽州打造升级，而是为政苛暴，贪污残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王浚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段疾陆眷，欲与之共击石勒，疾陆眷不至。浚怒，以重币赂拓跋猗卢，并檄慕容等共讨疾陆眷。

② 《晋书·石勒载记》：乌丸审广、渐裳、郝袭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抚纳。

在段部和乌桓纷纷站队石勒后，又赶上了旱灾和蝗灾，王浚虚弱败象已现。[①]

石勒打算消灭王浚。谋主张宾再出招，让石勒假意投降王浚，石勒从其计，派王子春等为使劝王浚当天子。

王浚很高兴，但在段部和乌桓不再理他后，他也有点儿嘀咕，问道："石勒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为什么要称藩于我呢？"

王子春说："身份问题啊，胡人当不了天子，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韩信当年那么无敌都不敢称帝，因为他知道帝王是不看能力的，得有天命。石将军之比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况且自古胡人为名臣是有的，从来没听说出过帝王呀。"

王浚高兴得身上每个汗毛孔都舒展开了，封王子春等为列侯，遣使和石勒建交。此时又赶上王浚的司马——镇范阳的游统派使节投降石勒，被石勒当了投名状，砍了使节的脑袋送给了王浚。

王浚便不再怀疑石勒。

314 年正月，王浚的外交大使到达襄国。

石勒在招待王浚来使时将实力都隐藏起来，并用最尊贵的礼节来对待，还朝夕下拜王浚赐给的拂尘，更肉麻地表示见拂尘如见王浚，还提出要去幽州"面圣"，亲自恭请王浚上尊号并聆听他的教诲。

把使者送走后，石勒问王子春的幽州考察见闻。王子春说："去年幽州闹灾，没有一粒米的收成，王浚屯粮百万，却不抚恤百姓，此时幽州已经内外离心，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完蛋了，只有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反而大兴土木，设立百官，自认为刘邦、曹操都比他差一大截。"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浚始者唯恃鲜卑、乌桓以为强，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连年，兵势益弱。

石勒正式决定消灭王浚。

二月，石勒整齐三军，准备偷袭王浚。但三军集结一天后，却没有出动。张宾问石勒："你在犹豫什么？难道还怕刘琨、拓跋和乌桓偷袭？

"放心去你的！王浚据幽州不过是仰仗北境外援，现在北境势力都已叛离，他本身又虚弱无比，更何况没人相信你会深入千里灭幽州，咱们一来一回二十天而已，等他们真作打算时也晚了。

"更重要的是，刘琨和王浚这些年掐得跟仇人一样，咱们送人质给刘琨，刘琨一定乐意看到王浚灭亡，绝对不会伸援手的。"

为什么张宾说刘琨和王浚是仇人呢？因为这些年刘琨和王浚作为北方的两座灯塔，不仅没有通力合作，反而内耗得相当严重。

刘琨和拓跋猗卢结拜为兄弟。刘琨为了讨好这位兄弟，表奏拓跋猗卢为大单于，还把代郡封给他，并封为代公。刘琨不光玩起了割地，还耍了贼心眼，因为他割的代郡属于幽州，是王浚的地。

乱世中最讲究的就是个咖位，这跟石勒为了收保护费必须要与王浚开战的道理一样，被欺负到头上的王浚派兵攻打拓跋猗卢，结果拓跋部给王浚送上了这些年来的首败，从此王浚和刘琨之间结怨了。[①] 本来北方就刘琨和王浚两根汉人力量的苗，还在这里互掐。

拓跋猗卢也觉得刘琨不厚道，因为封邑代郡距离自己本部很远，控制很费劲，于是率领部落一万多家从云中进入雁门，向刘琨索求陉岭以北地区。刘琨不敢得罪拓跋猗卢，就把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

① 《资治通鉴·晋纪九》：时代郡属幽州，王浚不许，遣兵击猗卢，猗卢拒破之。浚由是与琨有隙。

等五个县的百姓迁徙到陉岭以南，把这些地方给了拓跋猗卢。[①]

当初刘琨把这块地方给人家不就完了吗，最后既割了地，又得罪了王浚。

作为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琨又打起了老家中山郡的主意，派宗族刘希回中山收兵合众，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都归顺了刘琨这个“有出息”的老乡。但是在河北王浚的力量最强，石勒第一次远走河南是鲜卑姥爷打跑的，王浚一看刘琨又来占他便宜，就派了自己女婿带队把刘琨暴打了一通，刘琨根本还不了手，名声也越来越臭。[②]

当然鲜卑女婿不是白干活的，刘琨的三郡人口都让段部赶出塞了。

当年袁绍、曹操在早期那真是背靠背肩并肩对战群雄，直到眉目大显后才慢慢同床异梦的。最后一次把刘琨、王浚和一百年前的袁绍、曹操比较，越比较，越觉得可悲。

石勒听了张宾的话，没有了疑虑，出兵的同时遣使送质于刘琨，表达了自己这些年工作没做到位，要灭了王浚做见面礼的意思。

这可把刘琨给乐坏了！

314年三月，石勒进军到易水，督护孙纬坐不住了，怀疑石勒有诈，建言王浚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但王浚不听，一心一意地等石勒来捧他当皇帝，并放话再有人挑拨离间就斩首。

所有人都不再搭理王浚了。赶紧毁灭吧，累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九》：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帅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

② 《晋书·王浚传》：由是刘琨与浚争冀州，琨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浚患之，遂辍讨勒之师，而与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晋书·刘琨传》：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数来击琨，琨不能抗，由是声实稍损。

三月三日清晨，石勒到达蓟城。石勒叫守城人开门，担心城内有伏兵，谨慎地先放入了数千牛羊入城，说是贡品，实际上是利用牛羊阻塞城中交通，随后石勒率军一拥而入活捉了王浚。

比襄国战役还神奇，雄踞北方十多年的王浚，就这样幽默谢幕了。王浚见到石勒后，大骂："蛮狗，你敢戏弄老子！"

石勒则开始杀人诛心的老套路，对王浚进行临终教育："你作为高官握有重兵，据幽云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却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帝国土崩瓦解，还想着自己当皇帝！你信任贪官污吏，残害百姓，诛杀忠良，荼毒幽州，你算什么东西！"

骂完后，石勒将王浚押回襄国斩首，并对王浚的官僚机构进行大清洗，除了裴宪和荀绰（名士有骨气，不投降）外，基本全部抄没家产，尽杀王浚手下精兵万人，随后烧毁王浚的宫殿，命刘翰行幽州刺史，并派定各郡郡守，班师襄国。

石勒回到襄国后，将王浚的首级送给刘聪，刘聪于是任命石勒为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

直到王浚的脑袋被送到了刘聪那里，刘琨才琢磨明白。然后，他居然感到害怕了。[①]

刘琨给朝廷上了一封表："东面八个州，石勒灭七个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石勒据襄国跟我就隔了一座山，朝发夕至。我是真想攻打他啊，但我兵力薄弱，无法讨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琨知石勒无降意，乃大惧。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刘琨）上表曰："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据襄国，与臣隔山，朝发夕至，城坞骇惧，虽怀忠愤，力不从愿耳！"

两年多以前，石勒在葛陂不客气地对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这句话，振聋发聩。刘琨千里护送石勒的母亲至石勒处，石勒都这么说，真就是心里话。

现在石勒名震河北，挫败段部，北讨王浚之前对你说的服软话，你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与其说是你看不穿，倒不如说是没有王浚，对你更重要。王浚确实该死，但他却也是牵制石勒的一支重要力量。三角形的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你成了独苗，三角形结构变成双方的拔河比赛了。

期待刘琨接下来的表演。

四、北方第一轮拐点出现

王浚倒台了，石勒痛斥他时相当大义凛然，但是，石勒在蓟城作为胜利者的姿态也不是个东西，比如石勒一边盘着王浚媳妇一边数落王浚，原文为证："勒召浚妻，与之并坐，执浚立于前。"

比如石勒杀降了王浚的精兵万人。天有好生之德，人家放下了刀，没有了抵抗能力，就不该再杀人家！杀降不祥，石勒杀了不止一次了。

石勒不懂敬畏，但没关系，很多规则不会因为你不懂就不存在，一撇一捺都给你记着了。你这辈子注定断子绝孙，为他人作嫁衣裳。

他看好的幽州刺史刘翰就不想跟他混了，石勒灭王浚后回军不久，刘翰就反水了，归附了段疾陆眷的弟弟段匹磾，段匹磾由此进驻蓟城。

段疾陆眷和石勒结盟了，但弟弟段匹磾从本心来说，就和哥哥段疾陆眷的意见不统一，他仍然认晋朝的牌子，引诱王浚的余党邵续效忠江东司马睿，还跟石勒集团干过几仗。

随着段匹磾进驻蓟城，公然与家族的外交政策对立，也为后面段部鲜卑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刘聪于315年加封石勒为陕东伯，专掌征伐，石勒所拜授的刺史、

将军、守宰、列侯每年年底将名字及官职上呈就行。[①] 刘聪很明白，石勒只要认他这个皇帝就行，太行山以东，石勒爱怎样就怎样吧。

时间来到了非常关键的316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1. 在长安又苟延残喘了四年的西晋朝廷，彻底被灭掉了。自此，淮河以北再无晋祚。

2. 在并州北部充当十年钉子户的刘琨终于被打出晋北了。都是他自己作的，本来他还能再钉几年的。

匈奴汉在攻灭洛阳后，这些年基本上就在干两件事：在晋北和刘琨撕，在关中跟雍凉代表团撕。撕来撕去总是没什么结果。但最终在316年这一年，全都消停了。

不过匈奴汉似乎也完成了“五胡乱华”阶段的第一棒历史使命：将整个淮河以北的晋朝嫡系势力全部打掉了。

总之，北方汉人靠边，乱世彻底开启。

311年永嘉之乱开启后，刘聪命刘曜和刘粲攻打关中，最终攻陷长安并杀南阳王司马模，刘曜据守长安。

不久，晋朝的雍凉势力冯翊太守索綝、安定太守贾疋和雍州刺史曲特等开始反击，刘曜兵败，困守长安。

312年，刘曜放弃长安，撤回平阳，长安随后被雍凉势力立的司马邺小朝廷占据。

因在西面受阻，匈奴汉开始寻找统一并州的机会，在312年年初，刘聪就派靳冲和卜珝围困晋阳，但刘琨搬来了拓跋猗卢率兵营救。

后来刘琨主力被屠，但刘曜也被拓跋猗卢差点儿反攻致死，第二次北上又失败了。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刘聪遣其使人范隆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陕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岁尽集上。

313年正月，刘聪在与群臣的宴会中命政治犯司马炽以青衣行酒，晋朝旧臣庾珉等见此忍不住心中的悲愤而号啕大哭。刘聪杀司马炽和庾珉等十多名晋朝旧臣。

四月，在长安的司马邺即位为帝，也就是西晋最后一任皇帝晋愍帝。

刘聪又派赵染和刘曜等再攻长安，一直打到长安外城，但最终因刘曜轻敌，被已经打哭多次的曲允偷袭，再次撤兵回平阳。

314年，刘聪再派刘曜与赵染出兵长安，又是先胜后败，撤回平阳。

315年，刘曜在襄垣击败刘琨后打算进攻阳曲，但刘聪又认为要先攻取长安，于是命刘曜撤军回蒲坂。

这些年，匈奴汉就一直在关中和晋北的取舍中不停地“翻烙饼”。谁都在打，谁又都打不死，白白浪费了多次的好机会，但关中和晋北，也确实在这一次次的打击中，火苗越来越弱。

316年，让刘聪闹心多年的刘琨被石勒解决了，而刘琨的盟兄弟拓跋猗卢也死了，事情发生在一年前，拓跋部内乱，代王拓跋猗卢被其儿子拓跋六修杀死。原因是拓跋猗卢犯了当年赵武灵王的错误：在儿子接班问题上没拎清。

拓跋猗卢偏爱小儿子拓跋比延，想让他作继承人，便让长子拓跋六修出镇新平城，并废了拓跋六修的母亲。

拓跋六修有匹骏马，据说能日行五百里，结果拓跋猗卢把这匹马要过来送给了小儿子拓跋比延。

拓跋六修来朝见，拓跋猗卢让他给拓跋比延行礼，拓跋六修不答应。拓跋猗卢硬是让拓跋比延乘坐自己的辇乘出去巡游。拓跋六修远远看见，以为是父亲拓跋猗卢，便在路左边伏首拜谒，来了一看，原来是拓跋比延，拓跋六修感到奇耻大辱，愤怒而去。

爹当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可以了。

拓跋猗卢召见拓跋六修，拓跋六修不来，双方正式翻脸，拓跋猗卢率众打儿子拓跋六修，结果被儿子打死了。

戍边的侄子拓跋普根又掺和进来，黄雀在后，干掉了拓跋六修。拓跋普根继位后，双方在旧人（拓跋猗卢部众）和新人（拓跋普根部众）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与矛盾。[①]

塞北第一大集团又一次在上升的势头中戛然而止。

刘琨在拓跋部作为人质的儿子刘遵同拓跋猗卢旧部卫雄、箕澹等率晋人和乌桓部众三万余家，马牛羊十万头投奔刘琨。

刘琨又乐了，所谓“亲诣平城抚纳之，琨兵由是复振”。因为这笔横财，刘琨打算跟石勒死磕。起因是石勒攻打刘琨的势力范围，率兵围困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求援，刘琨决定不忍了。

其实这并不明智。刘琨之所以能够在晋北嘚瑟这么多年，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北边的拓跋鲜卑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他续命。这次却赶上了拓跋内乱，大变局出现了，刘琨应该先去整合他的背后金主拓跋鲜卑。

晋北这片大乱摊子，主要是胡人为主的地界，刘琨作为晋朝官员很难靠当地的汉人资源去实现自力更生，他本身又无法号召胡人加入自己，所以北面的拓跋鲜卑对于他的生死存亡几乎是决定性的，从多次的南下救援也可以看出来。

鲜卑内乱后南下了三万多户，看上去刘琨是发了笔财，但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后续再获得北方助力的可能。

按理说他应该靠着此时的三万股本北上参与扶持一个再次亲己的拓跋政权，尤其进入316年后，刚刚平定内乱的拓跋普根很快又死掉了，群龙无首，他几个月大的小儿子在他母亲的扶持下继位。

完完全全的主少国疑。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普根代立，国中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灭。

刘琨作为拓跋猗卢的结拜兄弟，本有机会带领投奔他的队伍再杀回去，重新讨论并参股拓跋部的未来，而不是去跟石勒争锋。

石勒在河北的地盘已经经营多年了，众小弟们习惯向石勒进贡，尤其石勒又刚刚打败了最强地头蛇王浚，刘琨不可能在河北这片土地上得到什么支持的。

刘琨身边不是没有明白人，投诚的箕澹和卫雄全都不同意，说："这帮人都是刚投奔你的，对你还不放心，跟你没有感情，你得先让大伙融入你。现在我们应该高筑墙，广积牛羊，闭关守险，消停几年再提打仗的事。"

人家来投奔你，你恩义未立就逼着人家当炮灰，你觉得他们能有多少战斗力呢？但刘琨还是动用所有军力去攻打石勒，派箕澹率两万人为前锋，自己率余部殿后。

石勒听说刘琨非但不投降，居然胆敢还击，准备逆击打刘琨去，结果被手下劝道："箕澹兵马精强，其锋不可当，我们暂且引兵避之，深沟高垒以挫其锐，这是万全之策。"

石勒说："箕澹远来疲敝，号令不齐，有什么可精强的！他现在打过来了，我们怎能半路而退，再说撤退哪有那么容易的，大军一动，若箕澹乘我退兵撵上来了，我们逃还来不及呢，哪有机会深沟高垒！这是自亡之道，再说撤兵者斩！"

石勒命手下第一战将孔苌为前锋都督，传三军："后出者斩！"

石勒据险要，布疑兵于山上，又设两道伏兵，派轻骑故意战败引箕澹深入埋伏点，并亲率大军前后夹击箕澹，大败之，俘虏重装铠马万余。

刘琨可能命里担不住财，这些年都是半瓶子咣当，刚飞来点儿横财就不可一世，结果全都送给石勒了。

箕澹北逃到代郡，随后被石勒军干掉，韩据弃城走，刘琨的长史

李弘更是在后方反水以并州降石勒。

刘琨进退失据，既没有北兵为援，也没有实力防守，更没有后路可退，在并州彻底混不下去了。

刚刚拿下蓟城的段匹磾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入幽州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看上了刘琨的政治招牌，对其进行招揽，最终刘琨经飞狐陉去幽州发展了，和段匹磾结为兄弟和亲家，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从北面踢跑刘琨后，西边也开花结果了：刘曜攻取北地，进逼长安，在第三次围攻长安的作战中，终于攻破长安外城并围困司马邺于长安小城。

在爆发饥荒的小城内死守两个月后，司马邺出降，西晋彻底断根。刘曜镇守长安，关中正式易主匈奴汉。

至此，折腾匈奴汉多年的两大难题解决了，但是，匈奴汉自己也快不行了。

317 年，匈奴汉的权力中心发生了巨变，其灭亡的伏笔在这一年埋下了。就像刘琨失去拓跋部的支持后早晚会灭亡一样，匈奴汉在自己立国的关键问题上也犯了巨大错误。

准确地说，应该是刘聪日渐德不配位，使得匈奴汉走向了衰亡。

314 年十一月，刘聪主政五年后开始大撒把了，册立儿子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把国事委托给了他，自己主抓后宫，基本不上朝了。

在把权力分给刘粲的同时，刘聪又宠信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等人，群臣有事向王沈等人报告而不是上表送呈刘聪，而王沈等人也大多瞒着刘聪把很多事情就定了。刘聪每天在后宫嬉戏，经常大酒一喝就三日不醒。

创业未半而中道享乐，匈奴汉在刘聪的手上，也照着“二世而亡”的节奏走下去了。

刘聪、荀晞都曾是精通汉学的能文能武之士，得势后却骄奢淫逸，谁也没能免俗。人性弱点太难克服了，也说明这个时代过于残酷了。

天命崩塌后，无论是哪一个群体，都会迷茫。在淮河南北的权力场上，大量的“演员”非常神奇地选择了鸵鸟心态，人生得意须尽欢。都是假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非常神奇的是，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精英”在这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状态。这些年司马家族的“同室操戈传”跟下来，他们也许看得太明白了。

老大说的话都是为了让你当牛做马的，什么天命啊，都是假的！刘聪在骗百官，百官在骗百姓，所有人掉过头来也在骗刘聪。这个世界是个谎言与残酷的血肉横飞的大机器，痛快一天是一天吧！

这个时代，是底层奋斗者的时代，因为他们见识过世界上最痛苦的一面，见过屠杀，受过极寒，知道朝不保夕的感受，明白食不果腹的苦楚，每一天都在看着这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

他们更多的是思考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到这局游戏的最后一刻。比如石勒。

石勒每干掉一个对手，尤其是曾经的高位对手，都会大义凛然地把对手批评教育一顿，比如对王衍，比如对王浚。这里面有报复的快感，但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痛恨，对这帮大臣搞乱世道的极致痛恨！

石勒在踢走刘琨后，开始步步紧逼匈奴汉，遣石越率骑兵两万屯于并州进行招降纳叛。

石越进入并州后赶上了时代红利，河东闹大蝗灾，平阳大饥荒，石越敲锣打鼓地宣传移民政策，逃荒到冀州的老百姓有二十万户。[①]

---

① 《晋书·刘聪载记》：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余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

石勒瞄准了乱世最关键的资源：人口！

刘聪派黄门侍郎乔诗责备石勒，石勒已经不当回事了，与此同时他暗结青州曹嶷，预谋鼎立之势。[①]

刘聪的未来，甚至触发了天象预言。史载："时东宫鬼哭，赤虹经天，南有一歧；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

看不懂没关系，有专业人士给解读，太史令康相对刘聪说：

1. 今赤虹经天横贯东西，意味着许洛以南不可图。

2. 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睿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将三分。

3. 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我们的对手是东面的"自己人"，吴蜀之不能北侵，大汉之不能南向，现在京师寡弱，石勒精盛，若石勒尽起赵魏之锐，合兵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

4. 陛下您应该全副武装起来，弄死他们。

刘聪看完康相的解读很不高兴。

不管他高不高兴吧，刘聪的王朝和他一样，就要完了。刘聪的儿子刘粲早就与他的亲信王沈等人勾结上了。

刘粲帮王沈等人封列侯，王沈等人帮刘粲扩大政治影响，匈奴汉经营多年的骨干忠臣被一个个打掉。

公元317年，刘粲团伙和皇太弟刘乂开战了。

刘聪当年政变成功后，假惺惺地要立刘乂当皇帝。结果刘乂死

---

① 《晋书·刘聪载记》：聪使黄门侍郎乔诗让勒，勒不奉命，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

活不同意，刘聪封刘乂为皇太弟，当了继承人，并表示等他长大后会还政。因为刘乂的母亲单后是氐族首领单征之女，刘乂的背后代表着“六夷”和“屠各”的联盟，刘渊立单氏为皇后，就是要巩固与他们的联盟关系。

刘聪的哥哥刘和当初非得弄死刘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大司马的刘聪手下的“六夷”系统有十万劲卒。[①]

结合后面刘乂死后“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基本可以说明刘聪手中的“六夷”部队中，氐人和羌人的数量很多。

刘乂对于匈奴汉这个政体意味着很多，刘渊当初走钢丝般地平衡各方利益也有他的苦衷，刘聪继承了刘渊的遗产，就继承了他的责任。

面对这个迟早要炸的雷，刘聪这些年应该想办法去拆除、分化“六夷”系统。这些年却没见他和“六夷”系统有过什么通婚，高级层面也没见他引进过几个“六夷”的高官，不干事就算了，他反而在后宫纵容手下的宵小们去引爆这个太需要妥善处理的炸弹。

315 年时，刘乂集团就已经准备要动手了。

当时东宫延明殿天降血雨，刘乂觉得不祥，问身边人，他们给他说了方案：“当初立您为皇太弟，不过是为了安大家的心，刘聪是有儿子的，现在他儿子已经当了相国，大权独揽，诸子皆置营兵以为羽翼。您的大势已去，继承皇位悬了。

“现在禁军中四卫精兵五千人左右，相国刘粲轻佻，需要一个刺客即可；大将军刘敷没有一天不离开军营的，解除他的武装根本不叫事；其他王子年幼，都不叫个事。您现在夺取政权，两万精兵就够了，您鼓行入云龙门，禁军宿卫之士谁敢不倒戈以迎殿下？大司马刘曜您不要当回事，他不会有什么举动的。”

---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

身边人把现状分析得不能再靠谱了：你的结局注定是死，现在漏洞极大，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干吧！

瞅瞅，刘聪的内部建设是怎么搞的，都是大窟窿，匈奴汉甚至一度早在两年前就分裂崩溃了，如果是司马家的孩子们，早反八回了。

但刘乂没亲身经历过那些血肉横飞的战争，怂了。

两年后，317年四月，刘粲下手了。

刘粲的党羽王平诱骗刘乂说，刚奉刘聪密诏京师将有变乱发生，应当内穿甲衣以备不测。

刘乂信以为真，令东宫臣属都内穿甲衣。刘粲派靳准禀报刘聪说刘乂准备作乱，手下已内着甲衣。刘聪令刘粲率军包围东宫，刘粲命靳准、王沈拘捕刘乂心腹的氐、羌酋长十多人，严刑拷问，最终屈打成招。[①]

这些族长们被打出证词后，刘粲诛杀东宫属官大臣数十人，废黜刘乂皇太弟的身份，改封北海王，不久刘粲又派靳准谋杀了刘乂，坑东宫士卒一万五千多人。

刘乂的被打倒和十多个氐、羌贵族的被迫害，导致了氐、羌十余万落叛离匈奴汉，史载："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

至此，匈奴汉由最初统一并州诸胡打着汉人名义建立国家的二元属性政权结构开始崩塌。过去是刘渊尝试统一匈奴人、汉人、"六

---

① 《晋书·刘聪载记》：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

夷”“杂胡”为一个整体，由匈奴屠各部为贵族建立一个国家。这实际上是两权并立的三条腿国家。汉人负责提供财富与粮食，匈奴和“六夷”负责提供军事力量。

刘乂被杀，使得匈奴汉的政权结构中非常重要的“六夷”一环被拆掉了，并州的“杂胡”不再跟匈奴汉是一家子了。

匈奴汉的武力支持自此只有匈奴本部了，他无法再吸纳“六夷”来源源不断地加入自己的国家机器了。

这无主的“六夷”，最终都加入了石勒的国家机器，因为与石勒的民族成分更为接近，所谓的“羯”族，不过是普发公民权的海量“杂胡”！

五、石勒的无中生有，刘琨的千古流芳

公元318年七月，刘聪死了，儿子刘粲继位，但刘粲的不正之风比他爹还严重。

刘粲年轻时跟他爹一样，也是个综合素质相当高的好青年。

总体来讲，屠各汉化的配套教育水平确实挺高的，刘渊、刘和、刘聪乃至现在的刘粲在青年时期都是文武全才，但除了刘渊之外，剩下的这帮后辈上场后的表现全都一塌糊涂。

当然这也和年龄有巨大关系，刘渊上场时已经忍了大半辈子，算是活明白了，但这帮后来者却都是年少登天，随之而来的则是太多绕不过去的人性弱点陷阱。

刘粲做了相国后德不配位，开始恣意妄为，排场大，近奸佞，无恩惠，喜基建，好宫殿，不在乎百姓死活。等继位后，刘粲终于知道他爹为什么扎进后宫就不出来了。

皇太后靳月华还没到二十岁，那真是国色之姿啊，别怪刘粲不是人啊，他看见就活不了，在后宫与靳月华日夜玩乐。[①]

---

① 《晋书·刘聪载记》：靳等年皆未满二十，并国色也，粲晨夜蒸淫于内，志不在哀。

刚刚蹬腿的刘聪估计很不开心，雨血降平阳。

看到自己的闺女这么受宠，皇太后的爹爹靳准开始对刘家的家业有想法，他对刘粲说："听说你那帮兄弟现在都想当霍光，打算弄死你换刘曜当皇帝，你要是不先下手为强，咱们可是祸在旦夕呀！"

刘粲没搭理他，根本没工夫，天天多忙啊。

靳准一看不行就换了公关人员，对闺女说："现在诸公打算废了皇帝，咱家恐怕要被灭族了，你得吹吹风啊！"

果然枕头风一吹就好使，刘粲一口气诛杀了太宰、上洛王刘景，太师、昌国公刘顗，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大司徒、齐王刘劢，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等一群宗室。

跟他上一辈接班时一模一样，屠各大有把新皇上位杀掉所有兄弟的习惯巩固为一套规章制度。

消灭隐患后，刘粲任命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军国之事全都归了靳准，自己又扎进后宫指导靳准的闺女工作去了。

刘粲继位后的表现宛如一匹种马，除了交配什么也顾不上了。靳准矫诏命堂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彻底架空了刘粲。

刘聪死后仅仅两个月，靳准政变成功，带领亲兵闯入后宫杀死刘粲，并团灭了在京城的所有刘氏皇族，刘渊和刘聪的墓双双被掘，刘聪的尸身被斩首，宗庙被焚烧。

靳准自号"汉天王"，置百官，匈奴内部开始大乱。

靳准是匈奴族裔，但并非屠各贵族，因为他称天王后，居然遣使告诉司州刺史李矩道："刘渊是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你们赶紧把棺材迎回去。"

这彻底是个动物世界了，所有人只要有机会，都想过一把坐庄的瘾。

本来基本盘就不剩什么了，靳准还打算搞一次匈奴族裔间的分裂，

讨好东晋，不过是为了从东晋那里得到一个合法的统序以及东晋出兵支援他。

冬十月，都督中外诸军事、镇守长安的刘曜开始即皇帝位，由长安出发赴平阳伐靳准，大赦天下，表示只有靳准一门不赦，其他都不追究，改元光初，封河北的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晋爵为赵公，共攻平阳。

石勒命张敬率五千兵作为前锋，自己亲率五万兵讨伐靳准，进据襄陵北原时，“六夷”“杂胡”的四万多落就向石勒投降了。[①]

随后石勒一路推到平阳，先是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胡”六千降于石勒，后来又有十多万“杂胡”归顺于石勒。[②]“杂胡”找到自己人了！

刘家这帮兄弟打了半天，最后是为石勒做了嫁衣裳。

此时石勒和刘曜都盯上了平阳这块肉，等靳准被打得向石勒求和的时候，石勒耍了个心眼，把求和使者卜泰送给了刘曜，意思是：你快老老实实回关中吧，靳准要被我拿下了，人家上我这里投降来了。

卜泰去了就被刘曜策反了，毕竟亲不亲一家人，卜泰跟石勒又没交情。刘曜派卜泰回平阳安抚策反屠各各部，但平阳城外已经被石勒包围，卜泰回来后就被石勒看出来有问题。石勒打算杀了卜泰逼降靳准，结果又被手下劝阻了。

石勒的这帮“诸将”啊，这些年就没有选对的时候。石勒这回听劝了，卜泰回了平阳就暗中策反靳准部将乔泰、马忠等起兵杀了靳准，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勒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以讨准，勒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

② 《晋书·石勒载记》：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

随后推靳明为盟主向刘曜投降，卜泰及卜玄又带着传国六玺到了刘曜那里。

石勒大怒，派主力急攻平阳，又调石虎率幽、冀州兵前来相会，吞并并州的心思开始露出来了。

靳明向刘曜求救，刘曜派人迎回了靳明，平阳一万五千人随靳明归于刘曜，结果靳明一到，全族就被刘曜弄死了。

石勒进平阳后焚平阳宫室，修复了刘渊、刘聪的陵墓，留兵戍守，迁城内浑仪、乐器返回襄国。

至此，并州除了河东地区名义上在匈奴汉手上，剩下的地方基本上落入了石勒的手中。

石勒在天下大乱后第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框架基本上搭建完毕。统一，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此次西进中，石勒接手了匈奴汉的十五万落“六夷”“杂胡”。这个以河北为根据地，以“羯”为名的“杂胡”共同体，在混一胡汉的尝试中比匈奴屠各往前又走了一步。

匈奴汉是以屠各为核心的“匈奴”“六夷”“汉人”三个族群分立。石勒政权则是“杂胡”和“汉人”并立，没有所谓的“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这么一说，不管你有多“杂”，都是羯族。

石勒发迹早期在并州靠个人魅力拿下“杂胡”坞堡时，就琢磨开发出了赐姓“石”这个动作，这标志着石勒在成长中开始靠发户口的形式来统一族群。

原来是什么民族都不要紧了，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子。

石勒本身“羯”族的种群太小，在石勒的发迹壮大中并没有帮上什么忙，石勒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其实是司马腾。

咦，司马腾？这不应该是他最大的仇人吗？

其实没有司马腾，也就没有石勒波澜壮阔的人生了。石勒之所以

最终走出了自己“杂胡”的羯族道路，和一开始从并州被拐卖到河北有着巨大的关系。

石勒普发公民权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石苞，作为司马师的嫡系，当年是配享太庙的高规格，不过由于寒门的成分问题，到了八王之乱时家族已经没落了。他的曾孙石朴，什么本事都没有，战乱后和“胡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因为和石勒同姓，两人都是被拐卖到河北的，所以被石勒引为宗室，后来官至司徒。[①]

石朴是标准的汉人，但因为与石勒有着共同的“河北受难”经历，所以成为石勒的铁杆！

所谓的“俱出河北”，代表着一种新的地域联系和共同记忆，这种“河北战友情”已超越本籍、门第乃至民族的界限，成为凝聚整个石勒集团的重要纽带。

没有司马腾大规模人口拐卖的凌辱操作，是不会出现这种超越一切的地域情感的！

利用共同苦难凝聚、团结群众的思路，成为石勒搭建统治结构的重要法宝。这给石勒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和一扇新大门，无论什么民族，哪怕是汉族，他都能够通过改姓对之进行同化和吸收！

更重要的是，石勒融合多民族的心胸大到了海纳百川的地步。比如后面争议巨大的冉闵，不仅祖上是魏郡内黄的汉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爹冉良开始是跟拐卖石勒的乞活军混的。[②]（陈午为乞活帅。）

小小年纪的冉良勇冠三军，石勒专门命石虎收编冉良为养子，并

---

① 《晋书·石朴传》：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

② 《晋书·石季龙载记》：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

改名为石瞻，等冉闵出生后，因为这孩子比他爹还猛，于是石虎又把冉闵当成自己孙子一样养。[①]

汉人甚至是石勒自己的仇人，都能无障碍地被赐予“石姓”入羯族，其他“杂胡”进入羯族就更不是个事了。

早在石勒重返河北后，刘聪就非常贴切地给了石勒一个官方称号：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

刘聪授予石勒在并州辖区“营杂夷，征讨诸军事”相当有深意，因为石勒早已离开并州多年，而且五部匈奴百年来都是并州籍人，并州刺史又为匈奴人的本部乡官，但刘聪却绕过刘氏诸王和其他屠各贵族将此职授予了石勒。

这已经不仅仅是表明对石勒的讨好了，更重要的是说明石勒军团中确实有大量的并州“杂胡”，而且石勒也能源源不断地拉来并州北部“杂胡”兄弟们入伙，这个区域，匈奴本部插不上手。

还记得石勒在河北起家时就派人去并州北部收揽“杂胡”吗？[②]

石勒在灭王浚的同时，手已经伸到拓跋部了，拓跋猗卢控制的万余家“杂胡”就准备投奔石勒。[③]

都是塞北异族，拓跋部同样蒸蒸日上，为什么“杂胡”还是要跑呢？就因为石勒是“自己人”，石勒的民族政策棒！

后赵建国后，羯族人口激增，其实是大量的冀州、并州的“杂胡”撑起来的，尤其石勒在318年匈奴汉内乱后趁机拿下了胡人中心的并州

---

① 《晋书·石季龙载记》：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

② 《晋书·石勒载记》：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

③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刘琨请兵于拓跋猗卢以击汉，会猗卢所部杂胡万余家谋应石勒，猗卢悉诛之，不果赴琨约。

大部，使得越来越多的“六夷”“杂胡”可以聚拢在石勒的政权下，也构成了以河北为根据地，以羯为名的“杂胡共同体”。

石勒的“杂胡共同体”使得几百年来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但却有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的塞北小部落们开始逐渐在一个权力中心下发挥合力。

石勒搭建起来的权力结构中，“六夷”“杂胡”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匈奴汉的五部匈奴，因此，石勒建立后赵所凭借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比关中的刘曜更为广泛。

刘曜所代表的匈奴屠各在失去并州这个大后方后，基本上宣布“五胡乱华”中的“第一胡”匈奴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以“羯”为代表的“杂胡”，开始接上第二棒。

319 年二月，刘曜授石勒太宰、领大将军，晋爵赵王，加殊礼，出警入跸，如曹公辅汉故事。

刘曜听到身边人的建议后半路反悔，认为使者王修返回襄国后会把长安的虚弱报告给石勒，于是派人追杀王修，原本授予石勒的官位、封爵及礼遇也搁置了。

但王修的副手刘茂却成功逃脱了，回到襄国报告了王修之死。石勒正好没理由跟刘曜开撕，因此大怒道：“我侍奉刘氏算是做到人臣的极致了，他家的基业都是我打下来的，今日刘氏得志了，竟想来谋算我！赵王、赵帝，我自己也能给自己，哪用得着他们赐予！”

至此，双方决裂。

319 年十一月，石勒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于襄国即赵王位，称赵王元年。石勒正式立号了。

基本拿下冀州、并州的石勒开始迅速整合中国的北方，他先是指向幽州。

318 年，辽西公段疾陆眷病逝，其子年幼，叔父段涉复辰自立，被

段匹磾所阻。辽西本部的段末柸乘机杀了段涉复辰及其子弟、党羽二百余人，自立为辽西公，随后和西面占据蓟城的段匹磾开始了段部鲜卑的内斗。

段部第一猛将段末柸在互撕中多次打败段匹磾并俘虏了刘琨的儿子刘群。刘群得到段末柸的厚待，给刘琨写密信邀他共击段匹磾。结果密信被段匹磾截获，段匹磾找来了刘琨与之对质。

刘琨说："我与你同盟是为了雪国家之耻，就算这小子的密信送到我这里，我也不会因为他就废了国家大义！"

段匹磾本来挺敬重刘琨，都准备放他了，但其弟说："咱们是胡人啊，之所以能让这帮晋人臣服，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兵强马壮，现在段部兄弟内乱，正是他们图谋我们的好时机啊，要是放了刘琨，咱们就该被灭族了！"

五月癸丑，段匹磾谎称受司马睿诏书，杀了刘琨及其子侄四人。

刘琨其人，在西晋末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总体来讲，在西晋诸多高门子弟中，刘琨的表现已经算是第一档了。

他在八王之乱末期并州已乱之时，如钉子般楔入了并州，继承了司马腾与拓跋鲜卑的外交关系，并利用其高门圈子融入了太原本土，在北方坚持了十多年，矢志不渝，未见其有对国家不敬之处。

能力问题先放一边，他大节无亏！是否有功劳先搁一边，他有苦劳。

我们虽然强烈谴责了他在乱世中做的令人遗憾的事，却都是就事论事，我们只是拿他和一百年前的璀璨的将星做了比较而已。

刘琨，是足以作为民族英雄被铭记的！当然，历史也给了他相应光荣的后世之名。

后世提到刘琨时，通常会忆起一位闻鸡起舞的英雄少年。有历史常识的读者可能知道这个人是带领太原连续十年抗击少数民族入侵的英

雄，通常是不会知晓他的那些操作黑点的。

历史是公允的。刘琨的黑点是能力问题，但当时又有几人能在那种环境下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呢？

西晋已经烂透了，刘琨的毛病也是西晋世家子弟骨子里浸淫了几十年积弊的表现，以他的出身，他做了那个圈子中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比“一世龙门”的嘴炮之神王衍要强得多！

他比坐拥幽云突骑兵王却无一丝国家大义的王浚要强得多！

他比祸乱天下的司马诸王更要强得多！

316年关中的司马邺被刘聪断根，天下最大的官员是江东的司马睿，刘琨派姻亲兼下属温峤劝进。

六月丙寅，刘琨作为晋朝的司空，以排名第一的次序位列司马睿的劝进表榜首。[①]

他的下属温峤来到江东后，得到了司马睿的重视。温峤在东晋朝堂讲述了刘琨这些年在并州孤岛上的忠贞事迹，举朝瞩目！[②]

江东的这帮人，都是司马越的余党，是从北方逃出的门阀，他们听到北方的那些腥风血雨，就吓得两腿发软，听说刘琨在那群吃人的野兽中坚守十多年，感叹道：“真是好汉子！”

温峤后来在东晋立有大功，时人以温峤为第二流中第一人（第二流是非高门大姓的士族），受司马睿器重，王导、周顗、谢鲲、庾亮、

---

① 《晋书·元帝纪》：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劭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

② 《晋书·温峤传》：峤既至，引见，具陈琨忠诚，志在效节，因说社稷无主，天人系望，辞旨慷慨。举朝属目。

桓彝等东晋头面人物与之亲善，但温峤能够迅速跻身司马睿政权的核心圈层，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代表刘琨劝进这件事所赋予他的政治资本。

当然，刘琨之所以能成为“天皇巨星”，也和温峤立功于江东，不断为他在朝堂上说话有着巨大关系。

什么时候，朝堂上都要有自己人，因为话语权是争取来的，要有人为你说话！

刘琨死后，因为段匹磾尚有规模且称臣于东晋，所以刘琨并没有立刻得到东晋朝廷的追认。

段匹磾被杀后，刘琨的姻亲下属卢谌和崔悦纷纷上表为刘琨鸣冤，时任太子中庶子的温峤上疏为刘琨申诉。

司马睿没有了顾虑，下诏曰：“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

刘琨被追赠侍中、太尉，谥曰愍，得到了追认。

英雄的事迹，永远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香醇。刘琨抗“胡”的事迹慢慢被神化，东晋一朝最强综合性巨星桓温的偶像就是司马懿和刘琨。

三十多年后桓温北伐，从北方得到了一个老婢女，曾经是刘琨“歌舞团”的工作人员。老婢女看到桓温就哭了，说他长得真像当年的刘司空。桓温高兴坏了，专门整了整衣冠，让老婢女再看。婢女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

总之就是说桓温只可远观，不可近看，近看的话，哪里都比不上刘琨。其实这很无厘头，此时距离刘琨在并州听曲儿近四十年了，这个婢女在四十年后还能记清什么呢？但她仍然得出了桓温的男人气概比刘琨差得太远的相貌评价。

与其说刘琨是英雄好汉盖世无双，倒不如说整个时代赋予了他巨大的魅力与神话加成。不然，枭雄如桓温不会偶像般崇拜刘琨，婢女不会巨星化一个几十年前的主人。

无论何时，涉及国家、民族大义的，永远没有第二个选项，因为后世永不会忘记英雄！

六、两晋之交唯一能够逆天改命的晋将是谁？

刘琨被杀后，段匹磾也迅速地衰亡了。史书中给出的结论是刘琨死后段匹磾的名声臭了，无论胡人还是汉人全都离他而去。[①]

实际上，只能说在时间点上比较凑巧。

段部雄霸北方自始至终靠得都是自家的突骑，段匹磾衰亡于自家的内乱。段疾陆眷死后，段部第一战神段末柸靠武力做了段部的老大，随后段匹磾被段末柸和石勒联手打残了。[②]

段末柸被石勒俘虏后，段匹磾的弟弟段文鸯曾经劝段疾陆眷别管段末柸的死活，结果段末柸回来了，再也忘不掉这段过节。

这种“放弃自己人”的建议，什么时候都不要说。一旦“胡汉三”回来了，你这辈子都处于被动之中；就算人家没被救回来，你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个冷血分子。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二》：于是夷、晋以琨死，皆不附匹磾。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二》：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帅其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邀之于盐山，大败之，匹磾复还保蓟。《晋书·石勒载记》：孔苌讨平幽州诸郡。时段匹磾部众饥散，弃其妻子，匹磾奔邵续。

319年，段匹磾被打出了幽州，带着残兵投奔晋冀州刺史邵续据有的厌次（今山东阳信）。

邵续原本是厌次当地的坞堡主，被王浚收编了，后来渐渐收集亡散百姓成了一股势力。王浚被灭后，邵续算是有气节，没有归附石勒，而是跟着段匹磾奉晋朝为正朔。

321年，石勒派石虎和孔苌进攻厌次，段匹磾、段文鸯兄弟被擒，这股力量被彻底平定。

石虎带兵围攻孤城之时，段文鸯打算出击，段匹磾不许。

段文鸯说："我以勇烈闻名，所以百姓依附、仰仗于我，现在见人被劫掠而不救不是爷们，士众一旦失望，谁还为我效力死战呢！"说罢带着数十壮士出战，杀敌甚多，把马都累趴下了。

石虎起了爱才之心，又惦着给段文鸯发羯族户口，远远呼喊道："段大哥，咱们是一个阶级的，我早就中意你啦！好不容易见到你，咱哥俩还打什么啊，别打啦！"①

后人知道石虎是个顶级的人间恶魔，却很少观察到他也深深把握了石勒收揽少数民族豪杰的精髓。在民族问题上、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上、在谁是我们自己人的问题上，石虎这辈子精明得不能再精明。

段文鸯大骂："你是大混蛋，我的傻哥哥不用我的计谋才让你活到今天，我死也不会被你抓到的。"

马累死后，段文鸯下马再战，把槊都冲折了，拖起大刀接着砍。

石虎命令解下战马的防护罩，四面围住段文鸯，跟斗牛一样，段

---

① 《晋书·段匹磾传》：季龙呼曰："大兄与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违愿，今日相见，何故复战？请释杖。"

文鸯自辰时至申时苦战了七八个小时，力尽被抓。[①]

之所以专门写段文鸯最后的战役，是想从两晋史料为数不多的细致战争描写中还原一下当时的战争场景，这段战斗基本还原出了一个细节：双马镫极大概率已经发明出来并在北方被大规模地投入使用，突骑冲锋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战法。

1. 最后段文鸯的槊都捅折了，说明用的是突骑战法。

槊就是加长的重型长枪，槊锋刃通常长达半米，远远长于普通的枪，一寸长，一寸强，是突骑战法中的重要武器。

突骑战法是不太可能用方天画戟这种武器的，因为刺中敌人后武器非常容易卡在身体里拔不出来。一定要用那种非常容易拔出来的枪或槊。马冲锋时冲击力极大，只要捅中了人，对方就是必死的贯通伤，你根本不用在乎扩大创伤面，赶紧拔出来捅下一个人去就得了。

2. 段文鸯拿槊用突骑战法战斗了好几个钟头，最后把马活活累死了，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战将在战马上是极度稳定的。

因为突骑战法的后坐力非常大，你捅死人家的同时自身也要受到巨大的反冲击力。没有双马镫固定骑手是不太可能连续高强度鏖战几个钟头的。

3. 石勒军也具有相当规模的突骑部队了。

两晋交接，天下兵王一直是段部鲜卑。段部所在之处战无不胜逮谁干谁，其实兵力加一起不过四五万骑兵。[②] 十多年过去了，段部在多年征伐和自我内讧的损耗后开始出现颓势，与此同时，霸榜北方多年的

---

① 《晋书·段匹磾传》：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

② 《晋书·段匹磾传》：自务勿尘已后，值晋丧乱，自称位号，据有辽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尽幽州，东界辽水。然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

突骑战法所需的要素，石勒军团也配齐了。

石虎的骑兵部队拥有大量的战马护甲（马罗披），这种东西是在骑兵大量冲阵步兵方阵时为了保护战马不被步兵阵射伤或捅伤时才会用的。

双方骑兵对战时是不会用护甲的，都是秃马上阵，因为加重的护甲对马力是一种巨大损耗，双方骑兵对战时，机动性更加重要。

双马镫下的突骑战法，对步兵那就是降维打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引出的下一位英雄才会显得更加可贵。

320年，石勒做了一件事，给幽州的一座坟进行了尽善尽美的维修，还专门设了守灵人。这是超级罕见的，因为石勒是专业刨坟的。

这座坟的主人，是“中原之光”祖逖祖豫州的祖上。

石勒给祖逖写了封外交文书，请求互市，祖逖没搭理他，但默认了互市，河南的官家有了油水，百姓有了收入，开始恢复元气。[①] 这意味着石勒官方承认祖逖是强者。

纵观石勒的一生，能够逼他做到这份上的，也就是祖逖了。来看看这位无双的国士吧。

祖逖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世吏二千石，为幽州豪族，父亲祖武是上谷太守。

祖逖出生于世家，但父亲早早就死了，这也导致了他的教育没抓起来，十四五岁的时候仍然没读书，他的哥哥们经常担忧：“你不读书哪行呀？”但祖逖不当回事，史载“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在家里人看来就是败家子。

他经常假称兄长之意给穷人发救济物资，博得乡里的好名声。不是不能做好事，但不建议慷家族之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要是祖逖

---

① 《晋书·祖逖传》：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的哥哥，我就饿他几顿，再断他三个月的零花钱。

祖逖开始读书了，事实证明，读书这事不在早晚要看悟性，比如祖逖和吕蒙读书都很晚。祖逖学成后代表家族来往洛阳公干，洛阳的人才鉴定师给了他超高的评价。

祖逖成年后入仕司州主簿，碰到了另一个世家子弟：刘琨。哥俩关系好到“共被同寝”。中山靖王之后貌似都爱跟爷们睡觉。

有一天大半夜，听见鸡叫了，哥俩说：“该起来练剑了。”

也不知这段故事是他们哪位泄露给世人的，反正他们两个以他们于南北分别立功的人生，背书了一个鼓励年轻人奋发努力的成语：闻鸡起舞。

祖逖和刘琨都属于游走于多位领导中间被重用的，祖逖先后跟过司马冏、司马乂、司马越。在跟着司马越北伐河北战败后回到了洛阳，过着韬光养晦的生活。

自此，祖逖和刘琨的人生开始分野了。因为刘琨紧紧抱住了司马越阵营的大腿，而祖逖则放弃了司马越多位兄弟及其本人的征召。[①] 这种姿态，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祖逖未来的人生剧本。

他本可能有着更大的舞台，但他放弃了司马越集团的征召，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是司马睿集团的“自己人”。因为不仅“越府”和“睿府”的政治渊源极深，而且日后避乱于江左的司马越残党们也不会为他说话。

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祖逖的老家已经成为王浚的地盘，在王浚和司马睿之间，祖逖选择了后者，开始率亲族乡党数百家南下前往淮泗避难。

在南下避难的路上，祖逖对各种危难应对自如，被同行诸人推为“行主”。走到泗水入淮的泗口时，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后

---

① 《晋书·祖逖传》：大驾西幸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竞召之，皆不就。东海王越以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之官。

来不久又被征为军谘祭酒，带着队伍来到了不久后的传奇之地：京口（今镇江）。这个地方，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了东晋的脊梁。

313年，司马炽给刘聪做服务员时被杀，关中的司马邺即位，任司马睿为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命其率兵赴洛阳勤王。

司马睿接诏后想骂街，他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江南都搞不定，司马邺不就是在说便宜话吗！

得知西北的叫花子朝廷传来号召北伐的文件时，祖逖决定利用这个政治时机收复故土。

当年石勒攻打淮南失利，决定调整匪帮发展方向向河北转型的时候，兖州、豫州的大片土地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一个个坞堡组织在兖州、豫州作为“绿洲”，并没有一个强力的、能产生合力的政权组织进行渗透，这让京口的祖逖看到了机会。

祖逖上表进言：“世道乱成这样不是因为皇帝无道百姓造反，而是因为藩王争权自相残杀，给了夷狄可乘之机，现在北方百姓受尽蹂躏，让我北伐雪耻吧。”

司马睿刚想睡觉祖逖就给递枕头，说：“你赶紧去，正好我对天下也有交代了。”于是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了他一千人的物资，三千匹布，没有武器，没有士兵，你自己招募吧。

祖逖不气馁，心想：“你给政策就行！”带着百余家部曲渡江，中流击水，祖逖击打舟楫而誓：“我祖逖要是不能扫清中原，就如这滚滚长江般有去无回！”言辞壮烈，众皆慨叹！

过江后祖逖屯于江阴，开始招募流人，冶铸兵器，组织了两千多人后开始北上。

祖逖第一轮征伐的是豫州，因为豫州只能有一个老大，而现在的老大是张平。

刘琨的侄子刘演曾经任命谯地的流民坞堡主张平为豫州刺史、樊

雅为谯郡太守，张平手下还有十几支几百人的小坞堡势力。[①] 几百人的规模都进史书了，被扫荡了十多年的豫州竟可怜如斯。

祖逖随后采取了内部分化战术，勾引小坞堡堡主谢浮杀了张平。

张平被弄死后，樊雅很紧张，率众夜袭祖逖。祖逖遣使求救于南中郎将王含和蓬陂（今河南开封南）坞主陈川，在两人的援助下，祖逖反攻拿下谯城。

石勒看到祖逖很猛的样子，于是派石虎带兵来围谯城，被祖逖打跑，司马睿高兴坏了，传檄天下，告知军民。[②]

陈川派来帮祖逖客战的将领李头看上了樊雅的坐骑，眼馋又不敢说，被从小就给人免租子的祖逖看见了，直接就把马送给了李头。

李头回总部后开始“祸乱”军心了，经常叹息道：“我要是能跟祖逖，死也值了！”[③]

让你出去帮忙，你把心帮丢了不说，还在那里穷嘚瑟，陈川一怒之下就杀了李头。

李头的亲党冯宠等率四百部曲直接投奔祖逖去了，陈川大怒，随后派兵掠豫州诸郡，大获子女车马。祖逖派卫策阻击于谷水，救下了被劫掠的百姓，令各还本家。

陈川大惧，率众投降石勒。祖逖率众讨伐陈川，石虎领兵五万救援。

双方大战后，石虎被祖逖的伏兵杀得大败。这是石虎第二次被祖逖打跑。

石虎战败后将陈川部众迁徙到了襄国，留桃豹等守陈川故城蓬关

---

① 《晋书·祖逖传》：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

② 《晋书·元帝纪》：石勒将石季龙围谯城，平西将军祖逖击走之。己巳，帝传檄天下。

③ 《晋书·祖逖传》：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

西台后自己就撤了。

祖逖驻扎在了蓬关东台，双方对峙了四十多天。祖逖使计，拿布装了土当作军粮运到城头上，堆得跟小山一样，又令几个人担米装作特别累的样子在路上歇着，结果引来了桃豹守军抢粮食。

赵军抢到军粮后以为祖逖还有很多粮食、晋军天天都能吃饱饭，而他们天天饿得眼睛都绿了，于是士气越来越低落。

蓬关并不挨着运河，运粮上有些困难，赵军只好以一千头驴驮着粮食回去，结果遭到祖逖的伏击，这一千头驴也让祖逖笑纳了。桃豹趁夜退据东燕城（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祖逖先锋军进屯封丘，祖逖镇雍丘（今河南杞县），开始不断派兵截石勒的粮道。石勒军就像炮楼里的鬼子，憋得那是相当难受。（见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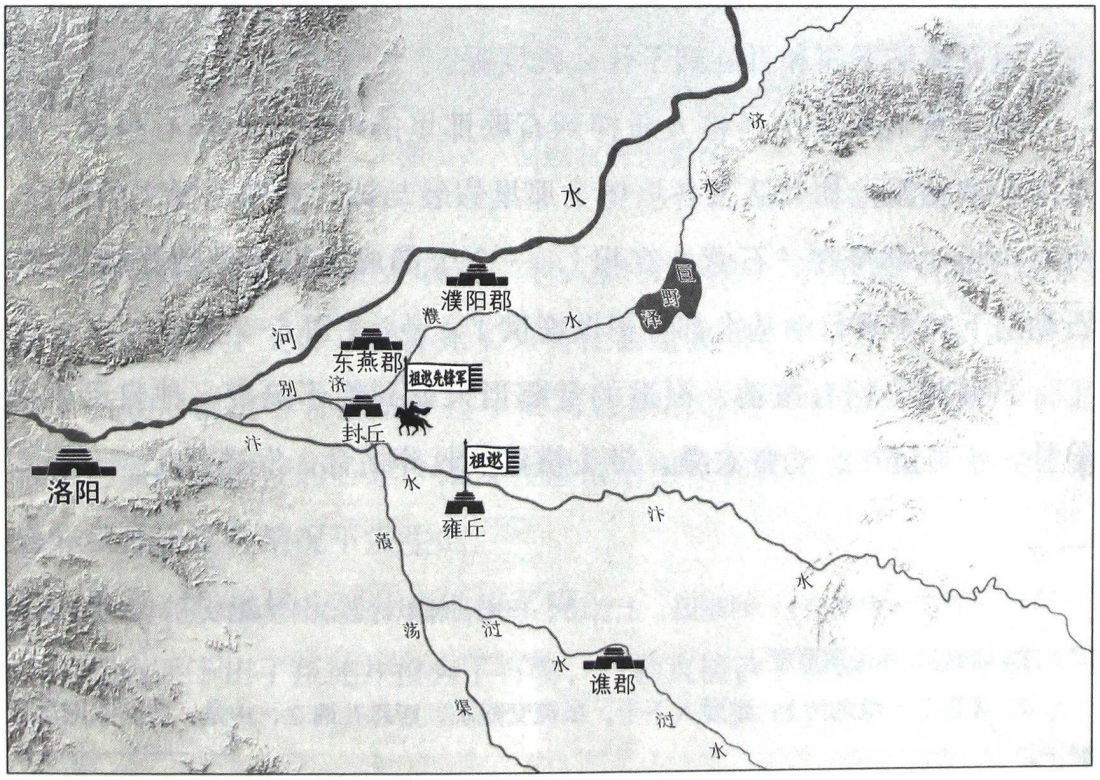


图 5-6　祖逖北上收复失地示意图

祖逖大军已经顶到黄河边上来了，侦察兵四处出击并宣传政策，濮阳坞堡主深感祖逖的恩德，率乡里五百家投奔祖逖。

石勒作为“杂胡”联盟首领，觉得祖逖就是个“汉人版的自己”，心想：“汉人可比我们‘杂胡’多，让他闹起来还了得！”因此派遣万人精骑军团打算教训祖逖，但是又让祖逖给击破了，边境上越来越多的石勒小弟来投奔祖逖。

自从祖逖北上后，在黄河沿岸互相攻伐的赵固、李矩、郭默等汉人坞堡堡主都被祖逖整成大联盟了。[①]

祖逖和刘琨比起来，两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祖逖留得住人，刘琨留不住人。

准确地说，祖逖不光留得住人，还抢得来人。祖逖作为世家高门子弟，却对底层百姓极度关怀。形势对祖逖来说极好，黄河以南全都听他的号令。[②]

祖逖体贴下属和百姓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连黄河两岸已经将人质押到石勒那里的坞堡主也倾心祖逖，祖逖动不动就派抢劫大队去各坞堡主那里假装劫掠，表明坞堡主的清白，所有坞堡主都身在“石营心在祖”，一个个都成了祖逖的情报特派员，石勒南下的军事行动基本都被祖逖埋伏了。[③]（见图 5-7）

只要将士们有微功，祖逖的赏赐当天就到绝不隔夜，他自己生活俭朴，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带头耕作，收葬枯骨，发送祭祀。

---

① 《晋书·祖逖传》：时赵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

② 《晋书·祖逖传》：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③ 《晋书·祖逖传》：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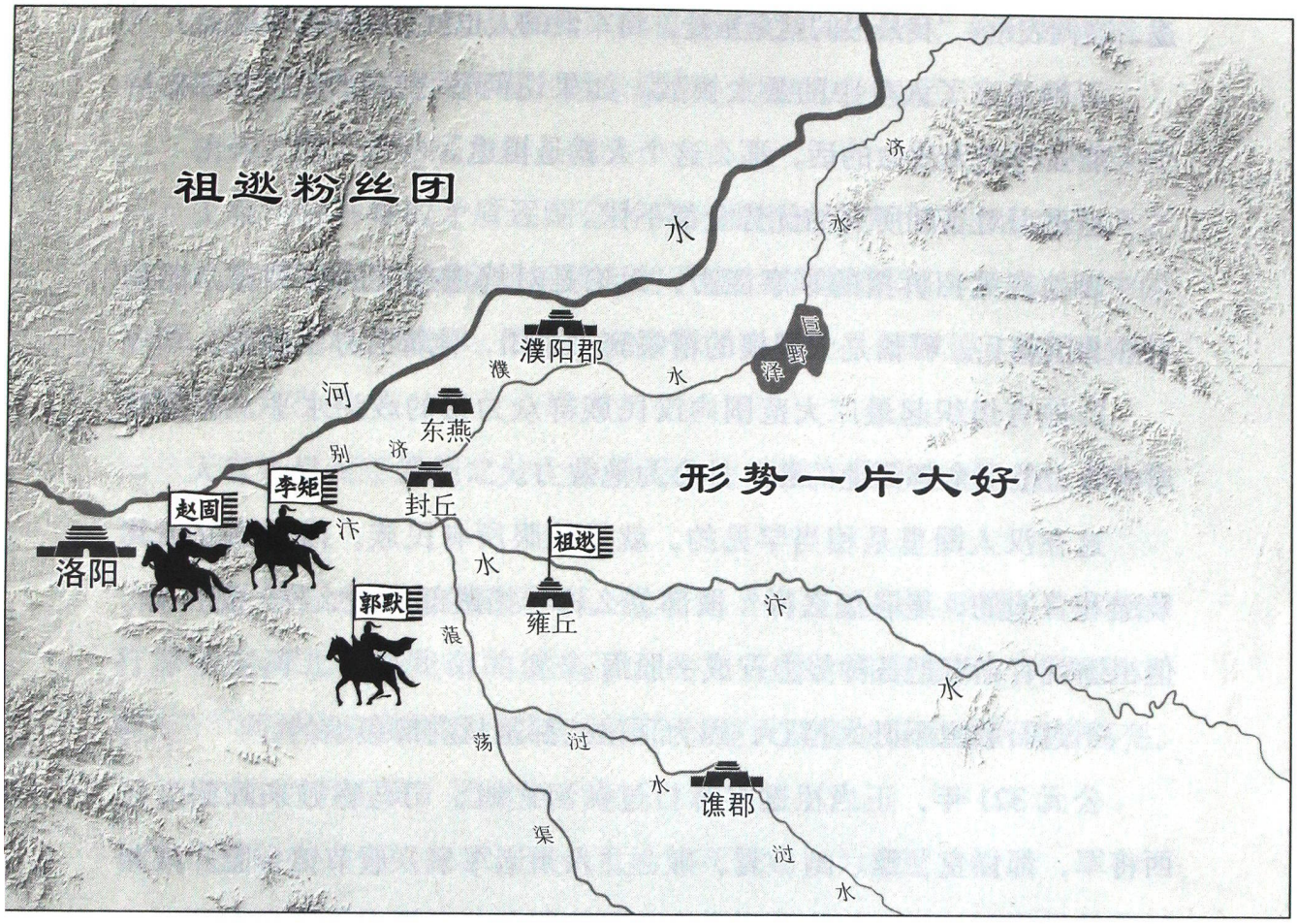


图 5-7　祖逖北伐形势图

祖逖还经常搞军民大联欢，老人们哭着说："我们都一把年纪了，现在见到了再生父母，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石勒对祖逖非常挠头，过了黄河就是祖逖的"铁道游击队"，因此根本不敢再动南侵的心思，派人去修祖逖祖坟和其母亲的墓，修书互市通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①]

石勒对祖逖怵头到什么地步了呢？

祖逖手下出了叛徒并投奔了石勒，石勒直接砍了叛徒的脑袋送给了祖

① 《晋书·祖逖传》：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

逖，高调表示："我最恨的就是叛徒，将军恨的人也就是我石勒恨的人。"[①]

石勒迎来了人生中的最大挑战。如果说两晋之交晋将方面只有一个人能强行逆天改命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祖逖。

祖逖面对石勒所有的优势全都不怵。

1. 他有见招拆招的军事能力，无论是对坞堡堡主的拉和打，还是对阵北国骑兵，哪怕是大规模的精锐骑兵军团，他都有办法破解。

2. 他有组织起最广大范围内汉民族群众力量的政治水平，黄河两岸的势力范围全都买他的账，甘心为他效力。

这在汉人圈里是相当罕见的。就是放眼所有民族，内斗都是极其残酷和普遍的，屠各怎么样？段部怎么样？拓跋部又怎么样？都一样。但祖逖就有本事把各种势力拧成一股绳。

不过石勒也不必太担心，因为顶梁柱都是从内部轰塌的。

公元 321 年，正当祖逖打算打过黄河之时，司马睿派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镇合肥。戴渊并不是做将军的料，但他是司马越集团的旧人，又是本土的吴人。

司马睿是什么意思呢？祖逖太牛了，打算制衡他了。

司马睿安排的戴渊，让祖逖心中受伤了。[②] 令祖逖忧心的不仅仅是受制于后方，而且他还知道了司马睿和王敦之间巨大的隔阂，他深感江东的朝堂山雨欲来，自己恐怕没机会北伐了，情绪不免波动，因此病倒了。[③]

---

① 《晋书·石勒载记》：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

② 《晋书·祖逖传》：方当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

③ 《晋书·祖逖传》：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

虽然时局不济，壮志难酬，但祖逖仍然日拱一卒，他开始修缮北临黄河、西接成皋的武牢城。城未修完，祖逖已经病重。

祖逖之病，牵动了太多人的心。

王敦与司马睿的矛盾逐渐公开化，而祖逖作为中流击水的忠贞之臣在北面对打算逼宫建康的王敦起到了极大的制衡作用，因此，朝中的华谭、庾阐问术士戴洋："祖逖的病情怎么样？"戴洋说："祖豫州的寿过不去九月了。"

天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会看天象的历阳人陈训也对人说："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祖逖是全才，也会望天象，他看到了当空妖星，叹道："现在刚打算平定河北，要我命的就来了，此乃天意，国运如此，不可强求啊！"[①]两晋之交的祖逖，其实也是个能逆天改命的低配版丞相诸葛亮。

321 年九月壬寅，祖逖卒于雍丘，时年五十六。

华夏的中兴脊梁折了。豫州百姓如死爹娘，为祖逖立祠。

石勒这辈子最可怕的对手，被老天收走了。

王敦这辈子最顾虑的朝臣，被司马睿作没了，转过年来，东晋爆发了王敦之乱。[②]

祖逖，就是这个时代"汉人版"的石勒。他能拢住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受尽压迫的汉人，成为他们的主心骨，带领他们去对抗肆虐华夏的"胡虏"。祖逖一死，"抗胡共同体"就散摊子了。

石勒是多机灵的人啊，祖逖一死，就开始派兵南下，相继攻下襄城、城父，围谯城。祖逖之弟祖约根本没本事抵抗，只好不断南撤，退

---

① 《晋书·祖逖传》：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佑国也。"

② 《晋书·祖逖传》：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至是始得肆意焉。

守寿春。

豫州再次进入后赵的势力范围，同时石勒又派兵侵扰徐、兖二州，东晋部队纷纷南退，当地坞堡堡主再次向石勒归降。

祖逖死，南北淮河为界，开始清晰！

323 年，石勒派石虎率步骑四万攻打三面被围、一直割据青州的曹嶷。

山东地区是关东最终的胜利者轻松摘的最后一个桃子，赵军南下后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广固，曹嶷就投降了，石虎坑其降众三万，青州全郡坞堡势力易主。

至此，淮河以北，函谷以东，尽为石勒所有。（见图 5-8）

整个中国北方，放眼望去，只剩下大分裂后退入关中的匈奴屠各了。

“杂胡”与屠各，“五胡时代”权柄的交接，该见分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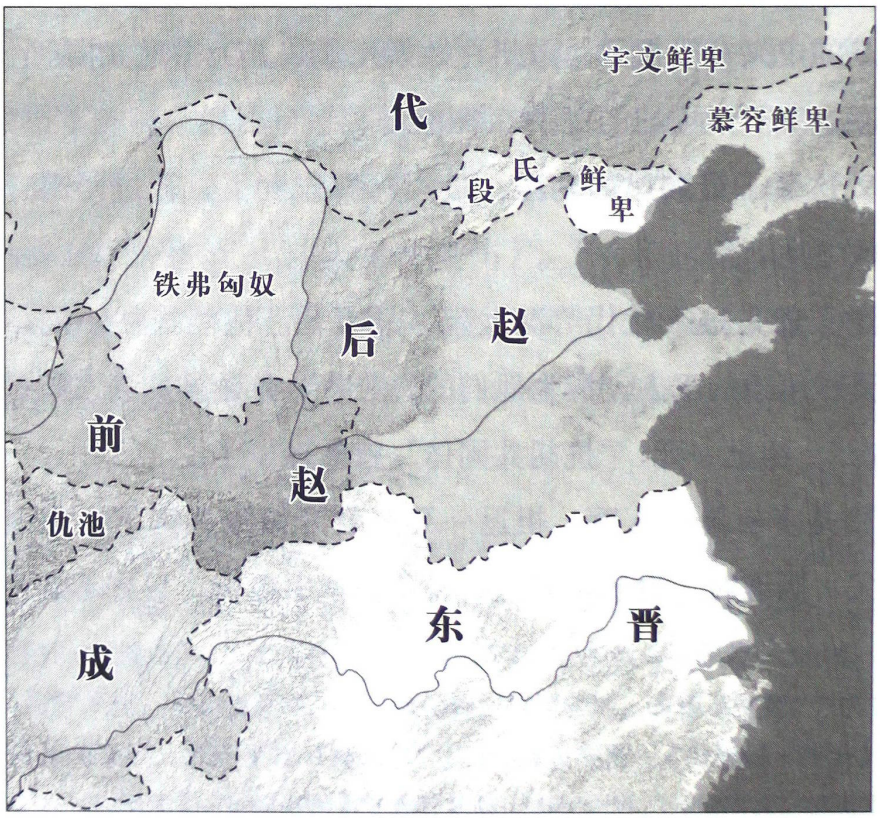


图 5-8　后赵疆域图

七、六百年纠缠对手，从此退场了

325年，屠各老大刘曜和“杂胡”老大石勒之间正式开打，两国边界的河东和弘农两郡成为双方的角逐战场。

匈奴汉的国号改成了“赵”，历史上非常无厘头的现象出现了：同时有两个“赵”政权。史称匈奴汉为“前赵”，羯赵为“后赵”。但实际上，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石勒应该是“前赵”。

早在318年靳准内乱之时，刘曜为了让石勒来帮架，就把石勒封为赵公了，战后还打算封石勒为赵王，但半路反悔了，派杀手追杀了使者。

319年，刘曜觉得关中是自己打下来的，并州老家的政权也早就让人家灭了，再用不吉利，于是决定重新立号。结果他换了个更不吉利的。

刘曜问了一下官员们的意见，太保呼延晏等说道：“您是亲手灭晋之人，功成后被封为中山王，中山是原赵国之地，该叫大赵。赵为北，北为水，晋为金德，水继金德超吉利（五行次序为金、水、木、火、土）。”

刘曜当年灭晋后被署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封中山王。刘曜也觉得这个封号吉利，雍州牧为关中，为他立业之地，中

山王。肯定也错不了，于是刘曜决定用自己龙兴时的“赵”为国号，以冒顿配天，刘渊又变成了“上帝”。

其实，任何时候讨嘴上便宜的“遥领”都是不太吉利的。没有这东西你偏说有，把美好愿望天天挂嘴边，是不吉利的。

《道德经》里讲：“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事办成之前，都是要尽量藏着掖着的，更何况“国号”这种国之根本。自古以来政权都是占着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号，这都是扎根啊！

刘邦起于汉中，人家叫汉王。

曹操以古魏地邺城为都，人家叫魏王。

司马昭以晋之故壤十郡为封，人家叫晋王。

刘曜的关中政权叫“赵”，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324 年，前赵立国后，终南山崩了，有百姓于山崩处得白玉方一尺，上有文字：“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骂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鞮其尽乎！”说石勒要死了，群臣兴奋，刘曜更是斋戒七天，把白玉供太庙去了。

在所有人都自作多情时，中书监刘均站出来泼了冷水：“自古国主对应的是山川，山崩川竭，这说明完蛋的是咱们啊！”

1. 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

2. “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

3. 今大赵都于秦雍，而石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

4. “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

5. “骂”者，岁之次名作“骂”也，言岁驭作骂酉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

6.“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器亦在天之次，言岁驭于子，国当丧亡。

7.“赤牛奋鞮”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

总体上就两件事：

1. 预言了未来：你家将被石勒吞并。

2. 预言了时间：鸡年死大将，鼠年国当亡，牛年种当灭。

来看看匈奴人在中国历史主线上最后的活动吧。

石勒统一关东的这些年，刘曜在西边也没闲着，只是他比石勒更艰难。

石勒面对的状况是：看似地盘更广，人员成分更杂，但经历了二十年的大乱，早已整合成了地方坞堡势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别的民族跟着掺和，石勒只需专注于汉人坞堡主这一个对手。

刘曜则头疼得多，因为关陇一带除了汉人和“杂胡”外，还有很多羌人和氐人。

羌、氐二族都是独立数百年的原生本土民族，像羌族跟武德爆棚的炎汉都能拍百年战争的连续剧。之前匈奴屠各在并州被打出来时晚节不保，刘乂案后在民族问题上算是臭大街了。

320 年，屠各内部出了叛徒，本族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以附东晋司马保势力，秦陇地区的氐、羌也纷纷帮场。没多久，刘曜内部的禁军将领都造反了，勾结巴族酋长句徐、厍彭准备造反，因为消息泄露未成。

刘曜囚禁了谋反的五十多人准备开刀放血，光禄大夫游子远劝道：“不能多杀啊，杀了准出大乱子！”叩头至流血，刘曜不听，将叛乱分子全部诛杀。

随后，巴族全反了，推巴族酋长句渠知为主，自称大秦，改元叫“平赵”。各山头的氐、羌、巴、羯各族三十余万都闹起来了，关中大

乱，城门昼闭。[①]

刘曜傻眼了，硬着头皮准备亲自去平叛。游子远再次劝阻道："民族问题要妥善解决，这帮'蛮夷'没有大志，就是害怕被您宰了，我去把不追究的政策说明白了，他们自然就降了。先礼后兵，如果他们还不听话，咱们再动手。您直接打的话，他们都在山沟里，不消耗几年，这战打不完。"

刘曜随后大赦，命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带着政策去游说西戎诸部。

游子远屯兵于雍城时安抚说降了十多万人，到了安定，只有句氏宗党五千余家继续抵抗，被游子远灭了。

游子远又打败了氐、羌酋王权渠，随后公布优待政策，权渠投降，被封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并拆分其部落二十余万口，迁徙于长安。

西戎诸部中权渠部最强，权渠投降后，这次民族大乱算是被暂时压下来了。[②]

322 年，刘曜亲自南下攻打仇池氐王杨难敌，杨难敌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及晋人残余力量全部归附。刘曜迁陇西万余户于长安，但因为军中大疫，刘曜染病而回。

原晋朝降将秦州刺史陈安反了，上一次投降游子远的陇西氐人、羌人又都跟着陈安闹腾起来了，陈安聚众十余万自称凉王准备攻打关中。

结果刘曜从疫情中挺过来了，和陈安开战。323 年，刘曜打败陈安，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又向刘曜投降了，但这次被要求送上人质。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三》：尽杀徐、彭等，尸诸市十日，乃投于水。于是巴众尽反，推巴酋句渠知为主，自称大秦，改元曰平赵。四山氐、羌、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

② 《晋书·刘曜载记》：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

刘曜平定陈安后，乘胜西进，吓唬西凉张氏，排场超级大，史载："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西凉张氏吓得够呛。

诸将都劝刘曜速速进军，但此时的刘曜是清醒的，他说了些相当有价值的话：

1. 咱们军队规模虽然大，但是三分之二的人（近二十万）都是虚假归附的羌、氐仆从军。[①]

2. 咱们本族的中坚力量都老了，打不了硬仗。[②]

3. 张氏害怕咱们，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平了陈安，能让张氏称藩就不简单了。

西凉张家向刘曜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万只，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以及大量珍宝和西域土特产，向刘曜称藩。

刘曜艰难地靠着武力整合了鱼龙混杂的关陇，但是他能这样一直靠武力镇压下去吗？如他所说，他自家屠各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震慑凉州，已经是屠各的末日余晖了。

他将大量不服的巴、氐部众迁到长安，效仿当年破洛阳后迁汉人于平阳的故事。但这样真的有效果吗？当年"匈奴、六夷、汉"分立的政治结构还能建立起来吗？

从刘曜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好将军，但并非好皇帝。他好喝大酒，听不进劝，陈安之乱未平就为其父母建陵，动用六万人，耗费过亿，为了建陵，挖古墓上千，骸骨露于野，缺德无极限。

匈奴啊匈奴，就到这里吧，东面的"杂胡"老大石勒不会给你们

---

① 《晋书·刘曜载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

② 《晋书·刘曜载记》：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

继续表演的时间了。

325年，后赵石生进屯洛阳，劫掠河南，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多次兵败，只好遣使归附，后赵开始西进。

刘曜派刘岳、呼延谟共攻石生，刘岳克孟津、石梁，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城。

石虎率步骑四万自成皋救援，与前赵军战于洛西，刘岳兵败，中流矢，退保石梁。石虎作堑栅围城隔绝内外，刘岳断粮杀马充饥，石虎不久又击斩了呼延谟。

刘曜亲自带队来救刘岳，石虎率骑兵三万逆战，刘曜前军将军刘黑于八特阪（今河南新安东）大破石虎先锋石聪，刘曜进屯金谷。

正在前赵势如破竹耀兵洛阳城时，神奇的转折出现了：当夜，刘曜军无故大惊，士卒奔溃，刘曜只好退屯渑池；在渑池，刘曜军又无故夜惊，大军溃散，刘曜无奈撤回长安。

六月，失去了希望的刘岳被石虎拿下，刘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全被送到了襄国，剩下的九千余人被坑杀。石虎乘胜攻王腾于并州，又杀了王腾，并坑其士卒七千余人。

从此次对羌、氐降卒的态度以及后面的民族政策看，石虎杀降的大概率都是匈奴人，非匈奴族裔的人都在团结范围内。

不久，司州地区仅存的几个晋坞堡主在此次石虎西征中也全部被打平，郭默被石聪打得抛妻弃子南投建康；长史崔宣率其余众二千投降后赵；李矩将士阴谋叛乱，李矩率余众南归，路上几乎全部亡散，仅百余人跟随，最终死于鲁阳。至此，以淮水为界，司、豫、徐、兖皆入后赵。[①]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五》：郭默复为石聪所败，弃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将士阴谋叛降后赵，矩不能讨，亦帅众南归，众皆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随之，卒于鲁阳。矩长史崔宣帅其余众二千降于后赵。于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

刘曜在两次抽风般地夜惊后接到了同胞被坑杀的消息，在长安城外服素服大哭，然后又病了。

刘曜进行了如下调整：以儿子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其“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曜恢复了当年的“六夷”制度，但和当年比起来，变化很大。

当年刘渊于平阳西建单于台，“六夷”系统的官员都是被紧紧控制在首都边上的。现在刘曜于关中平原最西面的渭城建单于台，不仅大量的高级官员岗位开放给了异族，所谓“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而且位置上也临近羌、氐的本部。

这是刘曜以超低的姿态讨好少数民族，也算是认命了，承认自己没能力再把各少数民族控制在自己身边。

328 年，石勒派石虎率兵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西上蒲坂攻打河东，河东五十余县响应与归降石虎。石虎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推到了黄河要津蒲坂。（见图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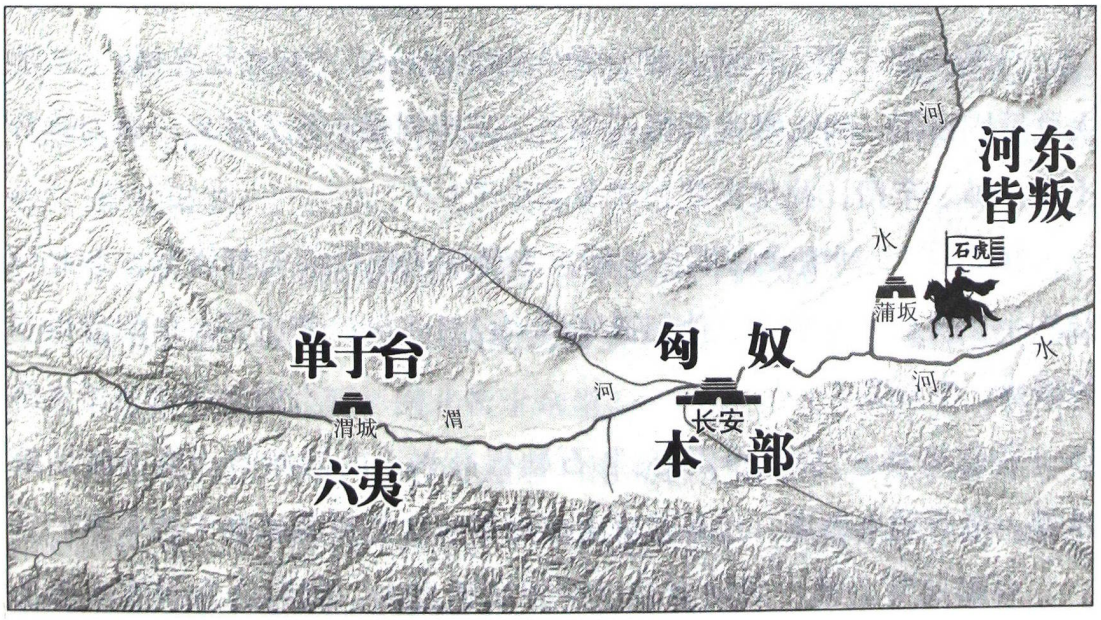


图 5-9　石虎西征示意图

石虎都打到刘曜的家门口了，刘曜只好尽起精锐军队，水路、陆路赴之，倾全国之力亲自前来救援。

石虎心虚了，率军而退。刘曜在高候原（今山西运城东北）追上石虎，双方大战。刘曜干掉了石虎的骁将石瞻（冉闵的父亲），石虎军尸横二百余里，刘曜收其军资不计其数，石虎逃奔到朝歌（今河南淇县）。

刘曜乘胜进军，石勒的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全都投降，襄国大震，刘曜自大阳渡过黄河，攻石生于金墉城，决千金堨以灌城。

石勒接到战报后下令各地兵将迅速归队，表示：刘曜是匈奴第一名将，我亲自去！

左右长史、司马郭敖与程遐等都劝石勒："石虎被虐，刘曜势头正猛，我们难与其争锋。金墉城粮食够用，刘曜攻不下来，他千里出击也撑不了多长时间。就算去攻打刘曜，也不该您御驾亲征，您要是再输了，咱们就土崩瓦解了。"

这话挺有道理的，石勒要是输了，整个河北的汉人坞堡会作何打算呢？

石勒大怒，根本不听，把这帮人都骂出去了，喊来徐光说："刘曜大胜后围洛阳，庸人都说其锋不可当，其实刘曜十万大军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我现在就去逮那老小子！"

徐光说："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来襄国决战反而去打洛阳，由此可知这小子没什么能耐了，他们孤军深入已经多日，您去了，他们就得望风披靡，您赶紧去！"

石勒笑道："你说得真好。"石勒很高兴，内外戒严，谁再废话就杀谁。给石勒当参谋，这是我看史书后第一次觉得我也能干的差事。

石勒通常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想法扔出去，然后认为和他心思不一样的就是反动派。我觉得我还是有能力顺着石勒说的，反正你都对，

你怎么想的你又都告诉我了。

十一月，石勒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所部会于荥阳；命石虎进据石门；自率步骑四万尽起倾国之力救援洛阳。

过黄河后，石勒对徐光说："刘曜大兵据成皋，上计；阻洛水，中计；在洛阳跟我决战，他等着死吧。"

到了成皋，石勒见刘曜放弃了这块战略要地，举手指天，自指额头道："天助我也！"

从石勒所具有的战略眼光来看，他确实是天纵奇才。成皋这个地方曾是刘邦的防空洞，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三百年后，几乎是同样的剧本，一位二十三岁的千古神将带着三千五百骑兵抢占了此地，随后一战打败了河北十万大军。

诸军集于成皋，石勒拢了拢家底，共"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随后全军开始奔袭洛阳。

刘曜在情报上算是输得一塌糊涂，直到石勒大军过了黄河，才想起来往荥阳派兵；等在洛水和石勒的前锋交上战了，才从抓来的俘虏中问来了石勒大军的真实状况。

刘曜问："'杂胡'老大亲自来了吗？规模有多大？"史料原文是："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石勒此时的代号"大胡"，着实搞笑。

俘虏说："我们老大亲自来了，军队规模吓死你。"

刘曜心虚了，终于意识到此战的重要性，于是撤了金墉城之围，将大军布阵于洛阳之西，南北长十余里。

刘曜布的这个阵，比较有意思。南北长十余里，相当于今天大约五公里左右，几乎等同于洛阳西城墙的总长度。（今魏晋洛阳城遗址西城墙残长约四千两百九十米。）

大军十余万，分布在四公里长的土地上，每列大约二十五人，相

比于秦汉军阵的五十人列、百人列，薄了许多。

之所以这样排兵布阵，主要原因是应对此时已经威力极大的突骑战法。

过去的步兵方阵相对纵深比较大，讲究势大力沉，但突骑战法普及后，无论步兵方阵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都不可能比骑兵军团劲儿更大。

如果步兵军阵纵深过大，如果被敌方突骑深入冲击，那么步兵阵就废了，步兵会四散奔逃而彻底失控。

所以从此时开始的战争记载中会发现步兵阵越来越如同一个大长条一样散开。其目的就是为了分散风险，并且被骑兵突阵成功后方便再次重组队形；甚至在骑兵突阵时散开，将对方骑兵放过去，待敌骑冲过之后重新合拢阵形，使得骑兵需要掉头进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冲击，起到消耗其马力的效果。

石勒听说刘曜大军列阵城西的时候，开始鼓舞士气，对身边人说："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

石勒率所有军队进入了洛阳城，并进行了三道布置。

还是那句老话，以正和，出奇胜。（"正"为常规军，"奇"为预备队之意。）

石勒派出的"正兵"是石虎率领三万步兵自城北而出，向西攻击刘曜的中军。[①]（见图 5-10）

石勒出招后，刘曜有什么反应呢？史书无载刘曜方面"正兵""奇兵"的部署是怎样的，有可能根本没布置，也有可能布置了但最终没发挥出来就大溃败了。

---

① 《晋书·石勒载记》：季龙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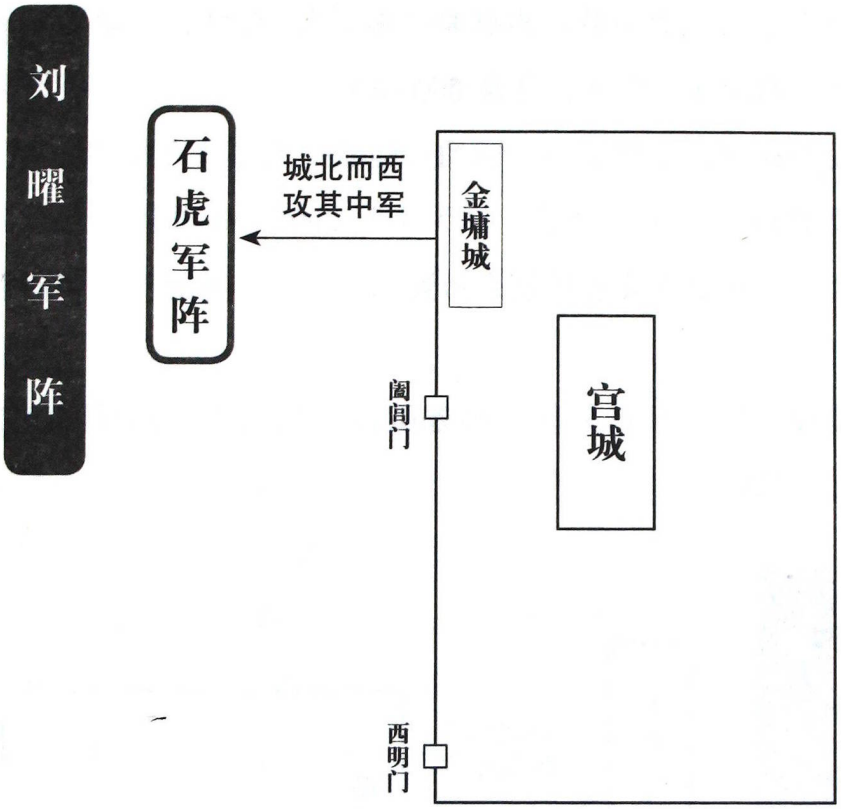


图 5-10　刘曜军阵

因为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会战中，刘曜喝多了，饮酒数斗（一斗约为十二斤，咱也不知他哪来的那么大的肚子）。不知是刘曜的战马不愿意驼他怕吐一身，还是预感到了他要现眼，反正是玩命尥蹶子，于是刘曜骑了匹小马晃晃悠悠地就出来了。[①]

等大会战打起来以后，刘曜又喝了十多斤。[②]作为最高指挥官，喝成这样了，要是还能看得懂战局那就见鬼了！

喝多了的刘曜似乎被段末杯附体，自己冲成了前锋，直冲到了洛阳正西的西阳门前，而且跑到了军阵的最南边。石勒立刻看到了刘曜的

---

① 《晋书·刘曜载记》：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局顿，乃乘小马。

② 《晋书·刘曜载记》：比出，复饮酒斗余。

软肋，放出了第二道布置，也就是“奇兵”，石堪、石聪等率一万六千精骑自城西南门冲了出来，直奔刘曜而来！[①]

石勒的命啊，不服不行，每到关键战役天必降大礼相送！

石勒的骑兵突然冲锋了，作为主帅的刘曜喝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知道刘曜战前是怎么布置的，总之，前赵大军被石勒军一冲就崩了。

石勒顶盔掼甲亲自率领总预备队自西阳门之北的阊阖门杀出夹击刘曜。[②]（见图 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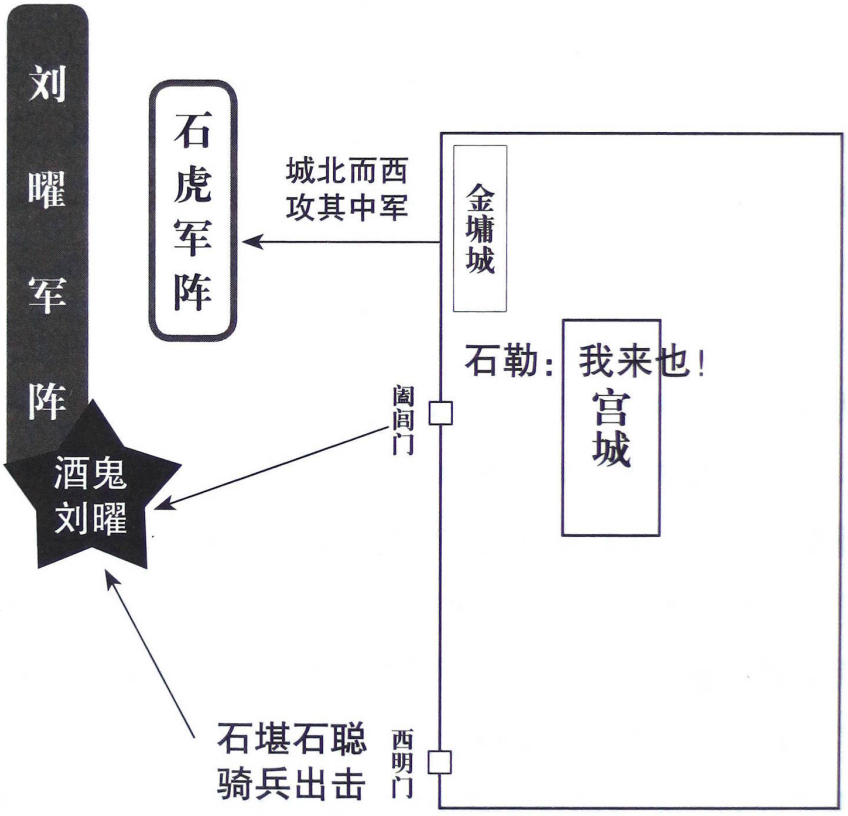


图 5-11　石勒军夹击刘曜

① 《晋书·石勒载记》：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晋书·刘曜载记》：（曜）至于西阳门，捻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

② 《晋书·石勒载记》：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

前赵军大溃，石堪在乱阵中抓到了刘曜。

石勒下令："别杀了，已经搞定刘曜了，将士们追杀得差不多就得了，他们跑就跑了吧。"即便如此，此战仍然斩首前赵军五万余级。刘曜是完完全全的毁灭级大溃败。

未见石勒有多么出彩的布置，全靠刘曜的衬托。

刘曜见了石勒，腆着大脸问了一句："石王，忆重门之盟不？"

"重门之盟"是什么，史书无载，但我们从史书记载的对话中大致能猜出来这哥俩在重门做过"盟誓"。内容是什么呢？大概率就是无论日后是否拔刀相向，刘家和石家永远厚待对方的宗室成员。

石勒将刘曜送回了襄国，待遇还挺高，管他吃喝，还给了女人。在襄国，刘曜见到了之前被俘虏的屠各宗室刘岳、刘震等人。刘曜说："我以为你们坟上的草已经很高了，没想到石王如此仁厚，让大家都体体面面地活下来了，我当年却在大战中杀了石佗，实在对不起石王，今日之祸，我咎由自取啊！"①

石勒命刘曜给他儿子刘熙写信命其投降，刘曜有恃无恐地写了句"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看完很生气，过了很久，还是背盟杀了刘曜。

石勒开了头，石虎也就肆无忌惮地展开了屠杀。

329年，留守长安的前赵太子刘熙弃长安西奔上邽，各征镇都弃守防地跟随刘熙，关中大乱。

前赵将领以长安城归降后赵，石勒派石虎入关进攻前赵的残余力量。

329年九月，刘胤率军反攻长安被石虎击败，石虎乘胜追击，横尸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六》：曜曰："吾谓卿等久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杀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祸，自其分耳。"

千里，刘熙等最后的匈奴核心力量三千余人被石虎杀掉。[①]

关中屠各力量被剿灭的同时，在洛阳一战中俘虏的屠各五千余人也被坑杀。[②]以屠各为首的匈奴汉帝国，在享国二十七年后，以一种近乎灭种的结局，合上了自己的历史剧本。

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与汉民族纠缠相杀了六百年后，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旅程。

之后屠各还会有少数的残余势力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和鲜卑混血的铁弗匈奴甚至又一次拿下过关中，但都是来去匆匆，没有什么建树。正如皇皇炎汉再怎么雄浑壮烈，也终要给别人留下上场的机会。

匈奴不仅贯穿秦汉，还是“五胡”入中原的第一棒，已经占据太多的历史篇幅了，总要给别的少数民族留下些机会。

“杀降者必不祥”“刨坟掘墓者断子绝孙”，屠各的悲凉结局，真是“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

屠各自刘渊以下，无一位首领是无辜之人，且不说别人了，单单刘曜入洛阳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晋朝王公及以下三万余人，还在洛水北造了京观。

刘曜给爹妈修陵，长安周边上千古墓惨遭毒手，“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屠各族大运在时，京观上的每一个头骨也都挺可怜的。

当年陪刘曜一起虐华的族人们，大概率也跟着刘曜被灭了。当然，此时杀降灭屠各族的人，将来也被自己养出来的狼灭种了。

这虽是个无敬无畏的时代，但却不是个算不明白账的时代。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六》：虎执赵太子熙、南阳王胤及其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皆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六》：又坑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

330 年，代国拓跋部和西凉张家称藩于后赵。

至此，除东北一隅，石勒统一中国北方。

330 年二月，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并设立百官，分封一众宗室。

九月，石勒正式称帝。

自 301 年赵王司马伦政变成功废司马衷杀贾南风，天下开始了倾轧互杀，顿时腥风血雨。三十年过去了，整个中国北方看上去被再次整合在了一起。

瓷实吗？差远了！任何短暂的成功，基础都是不坚牢的。

东汉花了三代人七十年才算彻底安排明白。光武中兴的发动机刘秀以其长时间的执政为保障，使东汉一百多年的余烈成为可能。汉末崩塌后直到司马炎这里，天下才迎来了短暂的“太康盛世”。

上述雄主无不天降大任，但亦无不励精图治数十年。

更何况石勒是“杂胡”出身，太多民族的矛盾，天下的满目疮痍和坞堡中一双双不信任的眼睛射来的寒意都将让他的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

大乱了三十年，看似渐渐平静，实际上，汹涌的暗流才刚刚开始！

数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胡、汉的艰难磨合将贯穿后面整整三百年的凛冬时光！

石勒继“匈奴汉”的三权分立后，靠着普发公民权，将“杂胡”变为“国人”，算是接过了棒，往前又走了一步。

这个中国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在纷乱的时代，靠着自己极强的军事天赋和特殊的历史机缘，几乎摸到了这个时代所有能摸到的最高天花板。

中国北方，开始了一次次血泪痛楚的迭代实验。

这三十年中，淮河以南的中国在忙些什么呢？

在石勒打平前赵的关键年份328年，南方同样上演了大戏，江左又一次经历了皇权的生死存亡：东晋艰难地平定了苏峻之乱。

所谓的东晋皇权，像一个可笑的木偶一样，被权臣随意把玩、凌辱。中国历史第一次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发展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状态——门阀政治！

一个个世家大族开始凌驾于皇权，成为权力场上角逐的中心人物。

北方的故事，在三十年大乱后要缓一缓了，视角，由北方的“黑渡鸦”，转到了王谢的“堂前燕”。

该把时间，交给南方了。